

穀城山館文集四十二卷

(二)

〔明〕于慎行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于緯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穀城山館

文集四十二卷》提要

穀城山館文集卷二十五目錄

明累贈資政大夫吏部尚書前刑部主事

胥峰先生陸公墓碑銘

明故奉政大夫戶部郎中堯麓劉公墓碑

銘

明故中憲大夫太僕寺少卿觀海劉公墓

碑銘

明故大中大夫陝西布政使司左叅政壽

峰趙公墓碑銘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五目錄

乙

明故朝議大夫山東都轉運鹽使司同知

管兗州府河工事念山蔣公墓碑銘

明誥贈通議大夫河南按察司按察使臨

溪王公合葬墓碑銘

香山寶燈禪師塔銘

明故太子少保都察院左都御史贈太子

太保葛端肅公神道碑銘

明故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西樓

謝公神道碑銘

明詩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前

歷任知縣介菴王公神道碑銘

明故諡封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前肇昌府通判節齋魏公合葬神道碑

銘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五

東阿于慎行著

門人郭應龍編

北海董可威

天中李時馥校

都門李本緯

男于緯重梓

明累贈資政大夫吏部尚書前刑部主事

胥峰先生陸公墓碑銘

平湖陸氏吳越間世家也唐爲宣公贇宋爲樞

密副使旋吉靖獻先生正國初爲徵士宗秀永

樂中輸租振貸詔表其閭徵士生珪兄弟四人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五

一

二百八十四

皆以有行賜爵召宴闕下珪生程鄉知縣贈都

御史銀銀生南京光祿寺卿贈都御史淞世德

益顯所仕及其里人皆尸祝之光祿公配曰王

太淑人舉五子一工部尚書杰二刑部司務棐

三贈禮部員外郎棐五南京吏部司務集四則

胥峰先生先生諱果字元晉居近胥山嘗以自

號是生四子亦皆舉科第爲吏今尚書公其長

也先生生六七歲疑重如成人長從諸生學誦

傳於文辭一再試不錄輒走之墓所伏讀盟其

配沈淑人母以家累相關嘉靖丁酉舉京兆高第辛丑成進士授刑部雲南司主事出理漕刑用執法不阿與總漕大臣意異大臣以它故罷口語居間先生亦自罷也曰幸得奉先人丘隴砥修禮訓以式鄉閭何爲不若一官然是時尚書兄弟皆已有聞矣先生孝友篤至過絕常人居光祿公喪哀慕泣血糝不入口者六日仲兄爲諸生以小禮得過學使將削其籍朴之先生從童子試入而伏地號哭以請學使感動遂謝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五

二

東

罷仲不問仲長無子欲先生少子爲嗣淑人難之先生曰豈以兒女子私愛而使兄失丞嘗尋以子仲生平輕財好施自昆弟故人內外宗黨無不受其賜者常以生日集諸長年爲會分粟帛問遺其家尚書兄弟既貴又各出秩金佐先生施予若以聘幣惟所命母敢後於是復大宗景賢祠買田八百以贍族之婚喪老疾貧而學者謂之族田修小宗世德祠買田五十以供禴祀謂之祭田置塾講業族里之子弟羣焉買田

二百以給稍稟謂之學田謂宗屬日繁更徭不任也買田三百以代過更謂之役田而先世諸祠在他郡邑及外王父母婦翁沈先生墓皆隨所在修築置田以守而先生所分予諸子名田總之不覆是也歲首會祭先祠召前子弟勉以孝悌即有不率輒挾而記之以故陸氏之宗皆馴謹有文盡先生所化導云又念里俗澆敝與二三大夫講行鄉約里少年亦有所化不敢爲非吳興諸公爭誦其義自謂弗及也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五

三

東

當事用先生議大城平湖寇來不能上里人愈益德之然先生所條畫兵事猶多弗能盡用也平生好遊迹多在山水間嘗倡士民建塔當湖以爲城標因築堂其旁命曰明心峰曰五老磯曰放魚尚書歸侍又亭其上曰悠然先生樂之暇則爲行窩西湖芟衣挂撒漁釣其間至輒忘反而東南會稽天台諸名勝亦皆有履跡矣嘗自稱赤松道人一日汎西湖歸榜其室曰赤松入定所趣褰衣沐浴顧大兒至未吾歸矣蓋其

時尚書被召北渡江心動卽日夜還走及飯舍
焉人以爲孝感萬曆乙亥四月二十一日也
生弘治癸亥二月九日得年七十有三歲
書郎禮部滿考當嘉靖丁巳先生封禮部郎中
再起當萬曆戊寅覃恩贈大理寺卿再起當
甲申以佐天官滿考贈吏部右侍郎今再起爲
吏部尚書滿考受錫更進先生爵矣子男四長
卽尚書名光祖次舉人光裕次陝西提學副使
光祚嗣禮部公次舉人光宅嗣刑部公女三一

綠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五

四

適序班包杞一適舉人陶九韶一適舉人趙邦
秩孫男若干基忠官生基恕基志尚書出基道
基達二舉人出基誠其讓學憲出基仁基侃基
某四舉人出尚書以某年月日奉公葬菁山之
墓與淑人合走使都下使行書其阡石行魯之
鄙生未嘗得交海內長者然竊聞陸氏故以名
家茂族雄於江左世有明德用能受寵祿於天
燕及孫子至於先生益光而大之觀其慕義好
修惠訓不倦有柳河東范文正之風重珪璫

焉奕當代豈虛乎哉古之君子出則樹勲伐於
世居則化其邦族故能享有榮名施於後裔先
生以大用遺厥嗣人而身藏其器爲士矜式出
處之道可謂兩得者與旣載其行事乃作銘曰
粵陸之先聲故吳豐勳華閱鏡八區逖哉唐諸
貽詰謨歷世二十德不渝正獻以下食胥湖重
珪襲組美且都畫轡丹轂夾道隅峴山片玉稱
鉅夫瑰意奇行與世殊一試而韜意泊如糾宗
化里德訓敷用恢於家大厥間桂叢競爽耀帝

綠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五

五

音義忠

衢家君翊聖協昌符斟酌珠斗幹玉樞公乎燕
翼樂只且玄宮載考隰上腴豐碑琬琰鐫以朱
皇三錫命耀地輿內史銘德視世模山高水脩
天壤俱衆者必式過則趨

明故奉政大夫戶部郎中亮麓劉公墓志
銘

戶部郎中劉公者充之東平人也諱爾牧字成
卿其先青州諸城人曾祖海徙東平三傳至尚
書公諱源清嘗爲江西進賢令會逆濠反南昌

使客略定諸邑尚書公大感憤局家人於室環以積薪而身率吏民逆戰殲其二渠濠乃大沮則與王文成公犄角江上卒敗禽濠江右談進賢勦節與孫許二公並也語具國史累擢至兵部右侍郎隆慶中追贈尚書今稱尚書公云尚書公踰四十而元配李淑人無子以張安人助造安人夢垣壞而金魚出則誕降公七日而安人沒於淑人公生而狀貌魁奇豐腴疎眉目天資殊絕數歲受書日記萬餘言而器度凝重

綾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五

六

不與羣兒伍尚書公異之數爲說史傳所載古人行事公輒解其指曰我能爲之年十餘歲居淑人喪三日不食百方誘之乃食總角列諸生有名嘉靖癸卯舉山東省試尚未冠也其明年甲辰舉進士高第授戶部主事公雖少貴而練習吏事以才伏一時往諸邊計臣召買芻粟率多爲之額或限至千萬乃報大賈操其重輕稽市物使價踴貴而儲不給公理遼左軍餉令粟自十石芻自百束以上皆得開報卽中貴大

豪不禁兩月而竣有美衍焉再轉山西司郎中兼攝廣西司事廣西司者主供奉內廷而山西至餉九邊公兩任之裕如也其時西苑建醮費以億億公數以帑藏空詘聞卽詔所徵發常得減十二三至邊臣請乞又計所費與餉校令出入相當乃已邊大臣憚之然亦以此賈怨矣甲寅京師私錢盛行民多煩費公疏奏錢法之壞由賈人乘時射利以權細民今欲使私錢不行則莫如出御府陳藏制錢賦吏士廩祿而使銅

綾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五

七

官益鑄以足用誠令京師內外非制錢不得貿易則一切鏤薄惡錢如榆莢驚眼之類可毋禁而止也 上善其策行之在部八年推會精核出納明允方大司徒器之獨公所草奏無不當大司徒指他子部署上皆與公計之諸郎則稍不堪目爲都郎中而嚴相子世蕃又令其舍人占西北邊鹽侵牟重利請公從中爲地公調鹽法本以濟邊必不用縣官公課而殖權貴人私因奏核鹽課上諸牟利者名世蕃舍人在焉

嵩不知也而可其奏罷之世蕃恨公則嗾其黨御史甲論公變亂錢法使小民無所資藉及裁損祠廟之費不助君父祝釐無人臣禮奏上世蕃固不悅而公又嘗減中書入供費中貴人暨權主本皆有寵用事則從旁偶語中公於是詔錦衣逮郎中闕下榜之百奪爵還田里方大司徒惜公甚爲遣醫調護得毋死而歸見尚書公尚書公曰固也吾固已日夜望而歸矣蓋公以才見任尚書公則私憂之而又喜其有大節

卽子弟更從亦不祈官爲寬假也郡故雄鎮多鼎族用奢詡相高而公以卿子朝吏惟一二蒼頭犢鼻擁簞出饌食客毋過數語客咸慕公亟見焉當世廟末年東省兩臺疏薦公至十餘上大司空朱公尤推轂之隆慶改元廷臣奉遺詔舉故建言諸臣首以公名奏會有他故未卽召而公卒矣其後三年廷臣復以公父子請有詔贈尚書公賜之祭葬而復公郎中如故又以尚書舊廕官公子曰積爲太學生始公兒時尚書公滿三品公最長當廕而尚書公有孤弟子憐而欲官之則試語公兒子何欲卽欲受廕廕汝卽學經自致廕叔氏兒公卽曰兒願受經請任叔氏尚書公壯之卽任其孤弟子頃之孤弟子不祿法當補廕而會尚書公罷莫爲請至是所司核其狀上故國植廕焉蓋天道也公生嘉靖乙酉某月日卒隆慶丁卯某月日得年四十三歲所著有使遼集使楚奏議分曹奏議公類百家小說星命鈞玄及詩文類稿若干云其

爲文沉浸與雅取裁西漢至所自稱說以爲古
之作者必本原六經乃得成業當代惟崔祭酒
爲近詩則質寄陶柳神合建安蓋東方名能詩
者遠李諸公以往公最爲雄焉配趙氏勅封安
人壺範甚修自公沒足不下堂者數年郡守吏
賢而存問之其後以子貴再封太宜人云男一
卽國楨授戶部照磨遷上林監丞再擢中軍都
督府經歷誠懿文雅能世其家娶李氏封宜人
孫男三承安承芳承志公沒十有一年而經歷
終然公隱約日久又耻自炫耀故其書未出誠
文學質行不愧古人如公僅僅一二中心嚮慕
之誠樂爲撰述志行以詔來遠矧有經歷君之
請然公隱約日久又耻自炫耀故其書未出誠
有大雅君子取而傳之令操觚之倫有所程法
當與日星不朽而故同時長老則謂公濟時才

終然公隱約日久又耻自炫耀故其書未出誠

十

剛

也令得究所欲爲當慨尚書公之業而大之
第稱其文已已耳然不盡其用而阨阨而不
起豈非天耶銘曰 岱西之缺羣峰所究汶帶
其要清濟則石脈壤可遊氣鍾以茂越有名卿
是開華胄烈烈名卿維右司馬孤忠奇績格於
上下公實克承爲世大雅文則枚鄒才維晁賈
厥清如玉而直如弦出以道見隱以言傳才溢
於位德周於年彼蒼何心數則使然相彼周原
有阡廬瞻公宮其中厥封負斧不朽者三與此
終古我銘則鑄永示民矩

終古我銘則鑄永示民矩

十一

夏安

碑銘

明故中憲大夫太僕寺少卿觀海劉公墓
吾郡以隆慶戊辰舉進士者六人而滋陽劉公
嶧陽賈公與予仕長安最久尤相善也後十餘
年予請告里居劉公從長安謝罷歸過穀城山
間予追之道左揖與語別去又後三年予校士
南都返過郡城哭公於第矣二十年中浮沉聚
散曾不一瞬悲夫賈公已銘公納諸其藏予亦

何忍無辭乃以郎君之請述而揭之墓曰公諱
不息字體道兗州滋陽人也曾祖以下世有隱
德父贈給事中麟以諸生早世母王太孺人未
三十寡居公年五歲二弟愈少家更中落有田
三百索之力役不自食也太孺人夜績晝織廢
一於金甌廢一於幣修公年十七補諸生文詞
閎雅試輒居右而數黜於闈至隆慶丁卯乃以
春秋舉省試明年遂成進士予與賈公嘗謂公
曰君覽楚濟南道上石城磷乎公聽然曰但不

縣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五

十二

兩

磷長安道上石耳蓋賈公與予數詣南宮而公
一試輒第故云已予與賈公皆選爲吉士而公
今寶坻寶坻者京兆劇邑民力罷極而稅多逋
太宰蒲坂楊公以爲公才可任也至則相賦役
緩急爲催科法民無負責有豪杆罔吏不敢問
輒取而法之羣奸屏迹寶坻大治部使更譽諸
朝已以武清困敝請調公往寶坻吏民千餘人
詣闕奏留當事不能奪也具其狀上詔以令還
寶坻辛未朝正月少師新鄭高公攝部請以故

事旋守令尤異者以風四方得公等十餘人召
賜白金文綺宴之南宮時曠典初舉郡國上計
吏雲集闕下相與指顧美之令僅二年餘即召
拜戶科給事中後以卓異褒者皆不及也明年
壬申奉璽綬封周藩報命稍遷禮科左右會
今上卽卞蒲坂楊公復掌天官以公爲吏科都
給事中屬連歲大計內外吏公皆以職事居間
所條上便宜及糾舉官邪皆闢大體鉤校名實
不避與貴申戍入闈分校與太倉王公同經號

縣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五

十二

多得士始嘉靖中有詔官曾子喬孫質粹爲博
士傳子至孫承業貧且盲宗人有豪黠者上書
爭襲已嗣官矣承業父子號而行乞力不能自
白公爲奏狀奪而還諸承業人心快之方公爲
都諫賈公亦都戶科公擢太僕少卿賈公爲太
常少卿兩公姻婭也而戊辰官金紫近列始於
兩公吾郡因稱盛矣後二年丁丑公以內艱歸
服闋詣闕有人附離政府能爲仕媒使客風公
公曰仕止有命卽勉事之不過得吾故物而整

折以承時貴乃失故吾因上書稱目病不能待
次請賜告歸遂不復出江陵卽世其人伏法臺
諫上疏言公受抑狀下主爵議旦夕且有詔召
而公以不起聞矣夫死生乃不可必何論仕止
公之言有命信也公爲人端凝沉毅儀觀甚修
事無難易精核持重不肯輕發接人盎然和粹
一見如舊而中有畛域未嘗妄交其在諫垣所
指陳當不厭中肯綮而不欲顯有所出蓋老成
有度之十也生嘉靖丙戌十月十八日卒萬曆

殷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五

十四

乙酉三月四日享年六十歲配高氏封孺人子
男五浙淳潺皆邑廩生溥太學潤邑諸生女一
孫男五女九于生曰瑕丘蓋魯故封云自漢儒
江公以春秋顯子孫皆有儒術近代遂無著者
劉公才猷器識雖未盡其用然所論議錯施暴
於天下稱其經學矣豈公之後將復如江公邪
方權貴隆盛士惟不得其門而龍蛻鵲舉以翔
寥廓毅哉公於出處之際也與世之銳於進者
異乎哉銘曰 人之生也如偶而機與接目新

其化也如縣而解休於無垠一出入孰知其
門如電曄曄一瞬而滅如露瀼瀼晞彼春陽嗟
乎此吾友劉公之歲

明故太中大夫陝西布政使司左叅政壽
峰趙公墓碑銘

陝西叅政趙公以萬曆甲午九月二十二日卒
於里第卜兆城西山麓明年三月二十四日卽
宮幽壤壤有誌矣其孤民化民表等以方岳三
品法當立碑復謁予銘予辱從公同舉邑里密

殷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五

十五

適過從甚數知其平生謹表其大者曰趙公諱
雲翔字元舉壽峰其別號也自上世爲平陰人
居城西龍橋代有隱德父諱廷寶累贈陝西按
察副使母蘇氏累封太恭人凡有四子而公爲
長公生而迥秀不羣續學工文號爲雋士隆慶
丁卯舉山東省試明年戊辰第進士授直隸文
安知縣視事踰年察能改調遷安威惠流聞課
最左輔召入爲戶部主事司推許野監兌湖湘
皆以賢聞復改兵部歷武選職方郎中贊襄樞

畫事有成法大司馬倚重焉擢拜陝西按察副使兵備榆林治餉理戎軍聲大振三年秋滿晉本省左叅政脩兵如故以太夫人年高疏求歸養撫臺梅公固留不可會丙戌大計言路有忌公者臨期竄入其各有詔賜罷而公已解組歸矣制府邵公聞之大憤曰以趙君之賢中考功何等法也疏訟其冤詔下按臺核狀未報而朔方兵起廷諸大夫將以邊才薦用而公病困遂不起矣公爲人魁岸懿達豐下甚髯舉止濶大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十五

十六

七

民弗聞也時奉檄行視塞上利病及將吏功罪核報如法奸慝無隱而未嘗馬怙作威有所侵冤故上下信焉其在上郡套虜挾邊尉以請願得受賜如代雲中邊尉無以難也公聞狀即詣塞外召諸酋長諭以威德使奉初約酋長噤不敢對受職如故一軍壯之其居家庭孝友嫻睦門庭諠然田產貲財若無常王三弟居積溫厚幾與公等其處鄉曲降顏析節不作貴態故人父老握手道舊歡如平生人亦忘其貴也夫其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十五

十七

璇樞九伐用彰公之在邊爲國鎖鑰芒掃機槍
塵清朝漠動績既茂將大厥施人之無良俾阨
於時國步多艱將召而復天之無厚倏截其祿
赫赫牧伯疇曰匪庸疇備者艾疇曰無齡世所
不足厥才未究公所有餘厥祉孔厚鸞停鶴峙
翩其蒲堂恢家濟美且熾而昌城西之原枕山
臨壑扶輿鬱葱惟公所樂馬幫旣築龍章是鑄
歿而不亡於此萬年

明故朝議大夫山東都轉運鹽使司同知

蘇城山館文集卷之十五

文

管兗州府河工事念山蔣公墓碑銘

萬曆乙未八月行方避客山中門人宜興蔣生
苴杖來謁再拜請曰先大夫待罪貴邦幸而歸
老不獲邀靈於天及於大故座師太宰蔡公銘
其壙石惟是平生政業半在先生之里過而賜
之一言以丹麗牲之楹豈非藐孤是爲將東土
士庶與有榮懷再拜而泣蓋生之來二千餘里
矣感其孝思辭復何忍乃摭張文學狀著其大
者云蔣公諱士元字君弼別號念山漢山亭侯

澄之裔也世居宜興漏湖之西代有聞人至宋
太師樞密魏國文忠公之奇位望尤著魏國之
孫益祖當政和間徙邑之泚泚家焉國初諱叔
華者爲崇明少尹三傳至野趣公雍雍生惟深
公瀚世載隱德瀚生近山公秀贈奉直大夫薊
州知州配贈宜人陸氏是生二子公其長也髫
而少恃與弟士充相長同受春秋已又受詩博
涉傳記制義工典試爲諸生第一嘉靖甲子舉
應天鄉試蔡公所取也三上公車以乙榜授沅
州學正安福鄒公時爲分守重其學行亟稱許
之旁郡諸生負笈從遊屢滿戶外湖湘之間有
共師矣無何遷直隸新樂知縣撫臺立峰孫公
品爲赤縣最擢知薊州三年考績稍遷濟南府
同知用執法雪冤與巡道相左上記乞休兩臺
惜其才行特請於朝加秩運司同知領兗州河
事駐節單父居一歲子舉京兆公求歸益力請
至六七兩臺度不可留始爲具奏以所居官致
仕歸而閉關著述遨遊溪山雅自適也里居九

蘇城山館文集卷之十五

十九

年萬曆甲午三月二十三日終於正寢距生嘉靖癸未閏四月十六日得壽七十有二嗚呼可謂完名脩福令德考終者矣公爲人雋爽有致器用過人居家孝友慈和內行醇備出而試吏用廉平節約拊循吏民除其疾苦蓋古循良法也其在新樂以地直孔道省減煩文財損厨傳履畝定稅賦藉以平縣南沙河冬涸不舟賦民財以梁其修百丈及春而徹之材入於官及冬而復欽之公至閔焉乃以故財貸民冬取其償

數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五

二十

正

不復更派歲省可數百金縣城舊以版築疏而善潰議以甃憚之公曰不然更有紅廟可貸而役城有錯薪可斬以陶何不費也如畫而城成其在薊州墾並塞甌脫招撫流亡亭平徭賦一切以丁田差地卽大璫貴族無所假借而中人以下皆得自保矣境內有渠轉漕餉邊時或決塞費且千萬更歲月不就丁丑復決公乃畫表裏兩治之策繕治堤防二百十有四里別開支渠二十有五里會於下流以殺水勢發丁夫千

數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五

二十五

也

人自食其力兩月而竣堯庫不聞也貴戚官田三百餘頃與民田錯壤奏請以瘠易腴公持不可曰幸爲國家牧養元元終不忍奪其所生以奉時貴竟以故曰予之其在濟南會有括田之令巡行十七郡邑身履溝塍問民所便制其盈縮歷下豪民多以名田自占無敢欺隱濟東有白雲湖故爲德府湯沐並畜多侵民田又不入賦賦加於民公爲正其封壤以田還民又除民間浮糧八百餘頃齊民大歡王家後上書訟藩司風公政圖公執不可卒如初議郡有騎寇奔突屬邑騷動公居中制畫殲其渠魁寇平口不言功時論多之其在單父表太行縷水二堤西起曹單東抵豐沛延袤四百餘里堤之內外多爲陂堰以蓄泄水費省而工堅迄爲水利故事防河徃卒暑雨輟工官收其直公曰徃卒遠者或數百里雨而奪其直將使安之乃今自春至冬日給稍粟晴治畚耨雨治埽具閒則樵采於澤以儲樁簞終歲食官河隄有脩矣嘗攝邑篆

改行條編法以均賦役民無煩費至今便之在
官十有六年受策命者再薦書十有五勞書七
十有一保留書六又嘗以行視邊功受賜金幣
尤長吏所少云每去一官吏民號泣遮道生爲
立祠刊石頌德濟亮士民聞公之沒皆將請諸
部使討食學宮可以觀政矣元配儲氏累封宜
人相德宜家恪有內範子男三弘惠弘恩弘憲
以春秋高第舉應天乙酉鄉試材雋士也女二
孫男女各七婚姻姓氏詳具誌中以某年月葬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五

二十二

仲

於祖兆東南玉臺山下公所卜也銘曰 周公
之支以國爲族建侯於漢璿源載俶爰臻有宋
家聲允穆爲相爲公彌光世服濟美垂裕以逮
于公才資雋邁學韞淵洪在文稱匠於儒爲宗
基德旣固効用彌崇厥德伊何溫其豈弟有懷
二人友於同氣尤家以恭睦宗以義貞白之風
光於奕世厥用伊何維民之主聲施燕趙政成
齊魯旣介以和允文且武匪兢匪絀不茹不吐
衆所共避公甘如飴衆所共趣公棄如遺道微

於古迹睽於時居有謳吟去有慕思理究虧盈
數操倚伏不足者遇有餘者福完名而歸壽考
以復爰啟嗣賢前徽是躅公遊何之維桐之鄉
公歸安處維玉之陽封若負斧翼以奎章宰如
墳如終安且藏昊衷佑仁坤靈協吉俾熾而昌
無疆維錫圖芳擢美載諸樂石君子之藏過者
必式

明誥贈通議大夫河南按察司按察使臨

溪王公合葬墓碑銘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五

二十三

四

蓋余與濟南王中丞遊雅相慕也余歸田且一
紀而中丞亦以榆林開府洗沐還里雅相聞也
忽一日命駕二百里以孫德璋自扶肅衣冠及
門布幣而拜曰非有謁於子固不出闕矧其有
境外之行不肖孤少而失吾父母也時甫爲諸
生耳又二十年而始徵一第以南陽府推官奏
績贈父文林郎如孤官母爲孺人又若干年而
以刑部主事遇國慶贈父承德郎如孤官母爲
安人又若干年而以開封府知府奏績贈父中

意大夫如孤官母爲恭人又若干年而以河南
按察使奏績贈父通議大夫如孤官母爲淑人
上及大父母爲四錫而至七命於布衣極矣然
皆不及生爵徒號而視於墓爾痛哉不肖孤生
不逮養又無以光昭先德而考之令甲三品封
爵法得立碑墓左吾子其圖之一言而沒存不
朽余謝不獲則按狀叙曰諱儒字希賢自號臨
溪其上世淮之安東人也國初以士伍徙濟然
莫詳其世次今譜斷自福公始福公生玠玠公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五

二十四

三百五十五

生銳三世奉佛好施里人號爲居士王家銳公
尤敦行誼日諷經典寒暑不輟方領矩步儼然
儒也後亦以中丞貴贈河南按察使配某淑人
是生三子伯佐仲佑少者爲公公爲人修眉廣
額器宇軒然少與仲兄受詩一再過輒成誦仲
遜其敏父沒而家中落度不能俱學乃從里長
者卜誰其力穡以奉母氏則公兆焉捧龜泣曰
椎牛而葬不若雞豚之逮親也吾其耕乎耕三
歲而用饒上奉甘肫餘以資仲膏火曰輔兄爲

儒云與仲相得和若埴泥伯頗不懌則乘酒所
譙公公爲長跪請罪詎責益厲公色益恭坐客
不堪競前數伯伯去公起謝客曰負兄性故
爾伯聞而愧之遂歡如仲嘗遊他邑當食心動
自念母得無病與投箸馳歸問母則疾劇呼兒
時也里人嘆云以爲孝比曾子家居矜莊有度
歲時深獻豐而中禮內外姻親母問疎逃常以
時節修問里人緩急叩門應之恐後不言有無
一日與客渡河有婦携兒而涉迫懸崖不能上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五

二十五

三百五十六

雨水暴至婦號呼欲棄兒旁客皆已引去公獨
解帶桑本自繩而下抱其兒以登婦亦從之
則叩頭泥中曰公實生吾母子願請姓名以圖
報也不荅而去平生慷慨重義曉曉世故里中
疑事常就質成卽有違言片語居間無不立解
賦性寬和與物無忤每從人飲輒引滿至醉調
笑多方竟無所觸意有不可卽浮白自勞不數
行陶然歌也嘗戲語人吾於累劫以前修斯陀
舍果一切煩惱久已掃除豈爲濁世塵勞所困

乎平生未嘗臥病忽一夕命酒呼中丞侍談歷
舉先世事爲戒因披案大呼曰仲氏以經術成
名十僞多士辛卯大比主試業取第一而爲御
史所厄棄擲憤歎悲哉孺子勉之必成仲父之
志且吾不憂爾不發憂其發之早而器未成也
中丞唯唯受教俄而就寢訥軒若雷漏下百刻
逝矣此豈於佛經去來之塗有所證悟與楊淑
人者故高淳教諭學書公女也伯父大參公學
禮與太公隣居慕其質行乃以弟女女公是爲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五

二十六

三月廿四日

淑人歸而操作惟謹姑憐其少也欲以顯委二
姒無苦孺婦爲淑人泣謝二姒事姑久亦既勞
瘁奈何以新婦累姒每晨起必先姒上食未嘗
後時姑每語人吾弟籲天顧新婦異日多男多
媳盡孝如新婦代吾報耳公喜賓客客至治具
啐嗟輒辦公好施時益以簪珥公嚴督子學常
紡其旁剗膏分夜如是七年中丞學大成則淑
人代公而有終焉公生正德癸亥正月十四日
卒嘉靖甲寅十二月十八日春秋五十有二淑

人生正德丙寅正月二十五日卒嘉靖乙卯十
一月三十日春秋五十子男三長用召次用畢
早卒季見賓卽中丞舉萬曆甲戌進士以密雲
備兵使者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才
猷政業爲代名臣娶張氏累封淑人懿範甚修
語具趙司徒邢問伯誌傳孫男三繼用召出振
宗太學生娶按察使李公攀龍孫女繼劉及周
亦皆名族鼎宗聘參政于公達眞女見賓出孫
女二一適大醫院吏目周之脩用畢出一字戶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五

二十七

三月廿五日

部尚書趙公世卿男鉢見賓出曾孫男二德璋
邑廩生才僞士也德珣幼皆振宗出狀復述公
一二逸事有可采者公平生雅遊而性好音鳴
絃度曲妙絕一時隣家教侍兒等隔牆屬耳以
手按節卽得其數旦日輒過隣人就師理曲師
驚訝曰此法外間不傳公於何受之而聆合乃
爾然兄仲弗善也諷曰今世所傳供奉之樂皆
本胡元其器與聲去雅蔑矣季何耽之甚不有
琴瑟可理情性乎公謝否否樂之雅鄭故不在

器師延爲糾作靡靡之音所操政五符
聲兆亡禍流後世抑獨何與仲服其言無以難
也嗟夫今樂由古厥有繇然此可與通於音之
外矣銘曰 靈瀆之二南淮北濟有耀自他戎
衣則徒齋心慕義世濟厥美士稱仁人俗號居
士百年之澤五世而昌源深流遠孰發其祥允
茲上德含真履方紛其懿鑒嗟難倫詳贊行溫
醇風神歷落身隱而彰居夷而約相維淑媛鳴
寰有恪冀野訓恭鹿門韞璞夙慧朗鑑外彪中
彌聚順將母因心友兄代祿以善佐儒以耕潤
流疎遜惠滲孤筴達生實難君子樂只呈礙盡
消居易以俟明德饗天用錫厥祉惟不當世是
以有子有子伊何偉哉鉅夫才爲碩佐文則雋
儒治兵輔塞作衛神都帝曰俞哉爾功我圖煌
煌策書貴自內史侯服七命其猶未止永熾而
昌卜維肇祀翩翩鳳質振振麟趾華山之陽寢
成孔安蕃膳旁殖露葱上盤魯史作銘勒諸左
恒積善之慶胡不是觀

香山寶燈禪師塔銘

東阿城北有大雄之宇命曰香山寶燈上人
之上人楊姓世爲田家生而多病年十有七
俗出家法名性然夙具利根頓發至願修習禪
定跪諷華嚴九年不出已而行遊四方謁禮五
臺受戒伏牛南涉吳越西極秦隴名山勝刹皆
有足迹又歷數年乃歸舊邑戒業精苦聲聞益
彰逮近道俗咸起信向矣嘉靖丁未新橋居士
吳仁盧濱等以香山舊寺夙號名藍而歲久荒
頽幾成瓦礫挹上人高名禮請卓錫乃從南曹
徙焉晝夜焦勞拮据締造太守殷君三禮時爲
諸生捐百金倡首檀施雲集金穀輻湊建殿
室環材偉構壯麗堅完右爲精舍一區高閣一
成棲止其中禮佛安禪勤修淨業其誦彌陀也
飲食寢寐未嘗輟聲其入正定也寒暑昏曉未
嘗就枕影不出山迹不入俗六十年矣予嘗叩
之曰上人口誦彌陀當生極樂應曰孰爲彌陀
孰爲極樂吾心是也聲聲相續念念不忘自然

五蘊皆空六根俱淨而寶蓮花現矣西方世界固在剎那豈懸遠哉其精詣如此上人風骨稜稜眉額巖嶄年近期願行步踰躍蓋壽者相也造一座棺置諸榻右一日謂其徒曰吾今逝矣山門朱了諸緣以累敷公使馳告之得諾以報乃扶服入棺跌坐而化其了然於生灰如此平生修持可謂應矣生弘治十三年卒萬曆二十一年八月二十四日得壽九十四歲首座宗璽亦有苦行年至八十先上人而寂孫通進通會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五

三十

曾孫悟鑑悟一悟動悟欽皆恪遵律戒不替清規相與奉師遺骨葬於寺前右壠蓋將爲塔於上而先謁予銘嘗考神僧傳吾邑自元魏時有慧靜大師者識悟通達學徒千人名流徐究之間其後數百年至宋熙寧中有僧應言者修薦誠禪院於邑之新橋鎮蘇長公嘗爲作記卽今香山下趾也又數百年而得上人法苑名流千載旦暮可謂邑境盛事矣予遊上人年旣爲買田一區以供香火復因其請而銘曰維邑之

坎莫崇巖靈宮有儼麗且安旃檀泉寶象設閑誰其管之錫卓泉遐遊四域寒暑遷仰攀俯取窮真源歸來形影不出山勤修三昧息萬緣誠心苦願靜且專晝食一鉢宵廢眠行年百歲志彌堅生滅既滅示涅槃婆娑雙樹何了然然燈古佛以火傳普照無量亦無邊於佛光中祭妙蓮往生極樂度大千長留化迹在世間弟子傳教恭以虔奉師遺蛻藏山田立之浮圖誦石鐫高峰終古無毀焉後學慕德永有觀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五

三十一

百王集

明故太子少保都察院左都御史贈太子

太保葛端肅公神道碑銘

葛端肅公卒於萬曆戊寅勅葬禹津之里少師蒲坂張公爲之誌越十有七年甲午夫人王氏告終啟公之寢合焉而太宰海豐楊公爲之誌埏封有日矣家孫尚質君昕復立石神道之左使弟皓奉書請銘禮也行無似以故人子從公於朝有所睹記敢不綜循大節以示來遠公諱守禮字與立別號與川濟南德平人也遠祖士

能以下世有隱德大父懷正公智父林塘公環
益以行誼修明聞於閭里並用公貴累贈戶部
尚書左都御史大母張累贈夫人母某累封太
夫人林塘公四子公其長也少遊諸生博學工
辭聲稱藉甚年二十餘當嘉靖戊子舉山東省
試第一明年己丑第進士授河南彰德府推官
察能召入以年不及格擢爲兵部主事守山海
關報滿還部丁外艱服闋當事知公才名將改
銓曹力辭不就乃改禮部稍遷至儀制郎中壬
寅擢河南提學副使乙巳轉山西叅政分守汾
州遷本省按察使歷陝西左右布政使庚戌入
覲卽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明年辛
亥以虜警飭邊召爲戶部右侍郎總督宣大糧
儲事竣還報改歷吏部左右侍郎在部四年三
攝太宰 世廟嘗對近臣稱爲忠清有聲已遷
南京禮部尚書丙寅關西地震九卿自列公得
致仕一日 世廟問公安在左右以老對時年
甫五十餘未老也 穆廟卽位用廷臣交薦起

爲戶部尚書居三月以太夫人年高疏請歸養
內艱服除廷臣又交薦公起爲刑部尚書至數
月改都察院左都御史掌院事越二年壬寅二
品考績再受策書又二年甲戌年至請老上雅
知公清謹舊臣特詔不允乙亥六年滿考又再
奏書謂「年過七十考績至部法難議覆因堅
臥不出乃晉太子少保賜乘傳歸里詔長吏歲
致餐米以徯卒給事自隆慶以來六卿謝事蒙
恩未有其比也踰年廷中會推太宰猶上公名
已而遂卒訃聞 上爲軫悼贈太子太保賜謚
端肅遣官治葬守臣稱制臨祭者三皆備物也
公爲人器宇端凝風神道勁被服造次必於禮
法世俗聲色貨利一無所嗜而不肯匿情飾貌
以博名聲常守法務在鉅抑彊梗惠利小弱
而不爲瑣細科條傷於苛急居常踐履簡默言
不出口及當大議大謀衆莫敢發公獨守經據
古侃侃指畫常以片言取決平生取予去就嚴
於一介至臧否人物常依寬大耻爲刻深蓋老

成正直君子也初舉於鄉長吏約三老子弟陳金爲駕力謝弗受至請其籍焚於廷識者重之司理彰德部中有大盜覺徠連士族數百家以修宿怨且圖自解監司使公覆訊再三鉤核具得情實悉論出之其守關也海西夷人闌出禁物及邊邑豪市馬皆禁止如令朝鮮貢使以故事有所獻遺公力卻之曰封疆之吏禮無私交使者拜謝而去還白國王王爲立坊界上以爲其美有羽林列校詐稱遊獵所過橫索吏毋敢問公詰得奸賊卽移牒都官致之於法輦下肅然其郎儀制也代府三王以宗人奉祠貢緣請封行萬金賂貴近皆已報諾金吾調得其藉獨無公名問其奏使對曰郎中執法凜凜不敢以私請耳鴈門塞上有晉府牧逸爲居民所占王遣田官王之民囁聚數百人賊傷田官與王家訟不決公訊其首亂者置之法而使吏賦其租代送王家王與民皆不失田而亂因止秦府亦以牧地占民田立石隴上公使仆其石告以晉

事田亦歸民韓府貧宗入課會城官府盡開公時爲右使至前曉譬約以國法立爲調均所通以便宜假貸宗人感謝解去左使人覲藏吏奉美金爲裝公叱不內吏白此故事也卽公不內後人亦當有之公怒曰爾安知後人非賢者籍而王之帑天官課郡國治狀陝部小吏有署老疾當罷公公請留尚書曰計簿出自藩伯何自忘也公曰此邊吏去省逮徒取文書登簿今見其人方知誤注過在布政何可使小吏受枉尚書驚服曰誰能於吏部堂上自實過誤卽此可爲賢能第一矣嘉靖末年嚴氏柄國廷中又多貴寵賄賂公行天下傳方岳入覲不齎金錢餽遺及爲吏部主計局門不受謁自葛公以外指不多屈非虛語也公佐吏部屬太宰缺柄國者意有所屬以上旨諭部公弗敢從而以周公延名上及調旨別推復申前囑公又不從而以屠公僑名上此兩公皆當世清正臣也在列環聽無不悚服而公以是南遷罷矣 穆宗卽

位大發帑金賜九邊將士朝議以爲邊吏卒多老弱不任兵可因受賜時簡閱因而汰之此省費實士伍兩便公曰不可將士守邊暴露幸蒙大資亦欲邀分寸之澤乃因而汰之是以鉅萬金買怨也傷 明主恩厚且生事端執政深服其言乃止其掌臺政數上疏條畫振紀綱禁侈靡令御史行部申明憲典毋得輕信告誥有所侵寬凡四計內外吏務在綜核名實裁抑僥倖尤重貪殘之禁萬曆初政所風厲處有 先

縣城山館文集卷之五十五

三十六

朝風多公謨畫云武國王以近屬攝國陰結內主謀奪楚王之孤太妃與兩臺奏數格不行公廉得其役行賄長安者劾論如法遂罷武岡歸府而王孤有國矣肅世以孔氏爲令時有不勝任者朝議改設流官公曰 祖宗承前代故事褒崇聖裔職在盟府卽其人不職當擇賢者易之何至廢數百年盛典遂復世職如故其論事引大體持正類如此自爲正卿歷事三朝一意奉法孤立無所阿曲正色直氣望之儼然所

遇二三權相皆折節下公公終不爲少異旣以少宰拂嚴氏罷去及起爲戶部而華亭新鄭構卻舉朝奏排新鄭獨公無疏又拂華亭及新鄭再相修怨華亭至欲戍其子弟公又從中主持得從報寢新鄭固已噉公第念其德厚忍未有以發也及新鄭賜罷廷中有所推鞠詞語連及禍且不測公又以危言激悟江陵下朱金吾雜治其事乃解二公聞知皆心服矣家居奉事二親孝誠備至與諸弟同爨幾數十年教諸子孫

縣城山館文集卷之五十五

三十七

馴謹有法於故人子弟鄉曲貧乏調護尤厚待之色笑溫然不爲崖異人無小大交口德之病則羣禱沒則行哭其中心誠信所感也閑常坐臥一樓據獵經史手自斷注所著有靜思稿及奏疏家訓若干卷行於世公生弘治乙丑二月十二日卒萬曆戊寅正月二十日得壽七十四歲始公爲郎時病而夢謁帝命曰以彰德獄事增壽三紀至是果符其數夫人王氏內範母儀式於士族詳具誌中子一引生邑廩生經術著

名累贈某官娶靳氏累贈某人女一適衛輝府
通判盧茂孫男三長卽昕以任至工部郎中陞
尚書司卿加四品服秩次職舉丙子省試第一
任翰林院檢討次皓邑諸生孫文二一適某府
經歷谷茂椿一適中書舍人般盤曾孫男若干
銘曰 邇際貞元靈鍾海嶽於休我公應期而
作爲度淵洪風猷峻嶒品冠人流道先民覺行
有壇宇學有師宗守已以正事上以忠皎如烈
日穆若清風東都伯起西京少翁粵自初齡濯

終南山館文集卷之二十五

三十八

進

纓輦轂詰奸於境抑疆於牘千蕃千宣保釐近
服化偃提封仁流巖谷時更 三聖位歷四卿
留都典禮銓省持衡乃司邦禁庶獄維平越總
內臺百度咸貞修明憲典班敘岳牧正分定名
獎廉抑黷 帝簡方熙羣情允穆八元可九五
臣斯六端流正色在彼周行士有矩矱朝有紀
綱風聲旣樹勳績彌光胡不百年以保我 皇
圖徽鍾萬垂芳牒史有丘壘如在河之涘玉策
金書旣受多祉德厚流光施於孫子沒而不朽

先民所經鄭僑遺愛隨武流聲玄珉勒德匪以
擢榮是刊耿烈爲世作程

明故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西樓
謝公神道碑銘

謝公諱綬字朝章別號西樓先生其上世潞人
國初徙家朝城以廢著致饒爲邑望族大父郁
舉明經仕阜城丞父珊贈如公官母某氏累封
恭人贈公任俠好施嘗夢一老父謂曰若昔解
裘衣我得免於凍畀而後顯於東土已而公降

終南山館文集卷之二十五

三十九

進

兒時器宇端凝不妄笑語十歲能屬文學使畢
公瑜試而異之成化丁酉舉山東省試甲辰第
進士授任丘知縣其治施刑緩征修舉廢墜日
夜問民疾苦勸課農桑以暇品校諸生執經問
難出其門者麇閭邊劉諸公皆至卿座滿考上
狀召拜南臺御史內監蔣琮爲南京內備怙寵
放恣至鑿雨花臺起第公上疏劾琮 孝廟震
怒立逮琮下吏度獄中已改北道條陳時政
六條亦見嘉納出按宣大大將李瑄戡軍士

愴蹇不法前使莫問也公列劾罪狀劾罷之一
軍肅然改按兩浙值歲大饑民多從三服官
織作統綺費以鉅萬公奏請裁罷上亦欣然
從之其時孝廟虛懷受諫公又以廉直見知
故所言輒聽如此期當大比豐城楊文恪公以
司諫典校公與同心共事所舉顧公應祥等多
爲名臣滿歲入報晉湖廣按察副使比獄平元
楚人德之正德初逆瑾擅權朝士多納交者獨
公無所問遺且與元禮瑾大恨公乃鉤浙中
獄城館文集卷之五十五

公又設伏險阨虜騎零抄出入劫要擊之多所
殺傷虜書褒厲焉公之在邊日訓將吏商軍方
略夜治文書按圖籍指畫山川險易及虜中曲
折皆如身履尤好撫卹士卒調和芻糧燕犒無
不周至竟以勞瘁成疾卒於軍嘉靖八年某
月日也距生某年月日得壽若干計聞詔守臣
臨祭如法後邑諸生薦其行履祀之學宮元配
張氏累封恭人子男三長詔錦少衛千戶娶湯
氏次註舉明經仕建平丞以詩名名家娶劉氏
俱恭人出次評舉明經仕太平府推官娶吳氏
佐室相氏出女二長適東阿文學劉仲公谷大
叅黃石公子也恭人出次適同郡太學生郭府
栢出孫男九篋篋邑諸生詔出司邑諸生蔡升
俱儒士鮑隆慶丁卯舉人仕平山令博雅君子
也俱註出篋篋竿評出曾孫以下男女若干初
公歸觀雲中葬於祖兆及恭人壽終建平君改
卜新阡武水之陽奉公遷焉于廿水曰予從戚屬
後遊平山君爲忘年交因得謂建平君建平君

予大父行也文雅德讓三世彬彬稱齊魯諸儒
質行矣讀東省志傳所述公方正忠貞有大臣
節與所聞父兄相符私心嚮之而平山君縣軍
老矣一日遣子奉書以隧道之碑爲請嘉其追
遠之思不忍辭夫從百年之後而纂百世之勲
其聲實固無窮矣然非有賢子孫繼承而昌大
之安能衛美流光久而彌耀哉既粗據舊傳乃
作銘曰 維昭之宗從武陽累仁戡耀世用昌
金麓漸啟謨訓中元列烈爲鳳翔大廷薦對

縣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一

四十三

四十三

稱賢良肇尹亦謨問彰帝嘉不續任紀綱
凝白簡殛大瑞丹書載考戎書僉越三服官
尚方取彼脂膏實旣僅一言結牖民勞康
孝廟高百王轉圜投水施益光 武皇之世
迺張如龜如鼉實在旁嚙不與臚覆與頤既離
其奈完弗傷出車秉鉞代北疆推牛醢酒士氣
揚左賢其遜谷蠡藏方趙燕門漢雲中在公
瘁殲戎行城藁棟折盡我皇階庭衆寶何煒煌
瑤環瑜珥琮琳琅琕受祉澤未央越九十祀

丘木蒼爰伐樂石碑中唐其土螭首鏤龍章允
也明德展不忘

明誥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前
歷屋知縣介菴王公神道碑銘

今吳楚閩越之間鉅宗大閥本支茂衍一何衆
也江以北降自西晉代遭兵燹衣冠之胄遑遑
避地他徙居者亦尠譜牒離翕戚疏莫之券證
可不慨與以余所聞惟太康王氏爲中州望族
宗法甚修私竊慕之無繇覩也而同年竹溪中

縣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五

四十三

四十三

丞以大父介菴公受錫於朝將勒成於神道走
使徵銘因得論其世焉王氏之居太康自贈侍
郎彥才公仕而有德於里其世始著是生八子
長純爲戶部尚書尚書子三季淪爲戶部侍郎
蓋國初稱世家名臣必曰大小司徒小司徒之
兄曰橘井先生濡儒而不試隱於方醫受署教
邑子弟初娶劉氏有三子繼室殷氏生公公諱
節字伸禮爲人豈弟純誠兼有異質十五受博
士尚書名伏一時邑令崔公敬者陝西鄠人也

器而以孫女之天順壬午舉於鄉二親在御奉
秋高矣居奉晨昏脩極色養喪而哀毀踰常禮
祀必準古禮里人慕其孝因共式之自以祿不
逮親遭延不仕宗老強之乃出主爵品其才以
授陝之盤屋盤屋者三轉縣也供億夥於他縣
至則值歲不登道有殍殲戚之屬不急之役減
無名之征市或蘊糴亭其穀價使毋騰踴因從
富人勸貸得粟若干石計口廩之而於南山陸
海鑿渠二十五里引陂水以溉買牛號用二千
多置農器募貧民雜耕得田若干畝庾廼大充
邑人歌曰君教種花邑有餘麻君教溉田邑無
荒年三年部使上其治行議且褒顯而以勞葬
成疾遂卒官舍伯子蕭儀治喪歸橐如水委子
杰生七歲矣父老吏民道號泣如悲私親相
與爲祠祀焉公卒而伯子舉於鄉旋復無祿又
若干年而季子舉明經仕縉雲永是爲梅岡公
梅岡公二子少者竹溪公璇仕都御史諱府陝
西行部歷屋拜大父之祠下記鄆縣問大母之

里陝人且悲且歡曰嗟乎此父老所傳仁君後
也久之天子以防邊功下詔貴公及子皆爲
都御史於是王氏之廟策書上卿者六世矣而
宗人可數十百率科第明經仕爲良吏以十餘
數江以北無有也夫河出崑丘蒲類踰龍門積
石之險回折數千里而後澎湃汪洋放而之海
北紀之山由太華而東迤靡相屬結爲二室廼
稱嵩高維嶽峻極於天也夫地文則有然者以
公積德百年錫及丘墓赫然皇命臨之亦河
嶽之象矣豈有鐘於靈氣而與相符與公生宣
德戊午八月十日卒成化乙巳二月十三日得
年五十八歲先室崔氏卽故邑令女也繼室孔
氏陳州百戶纓孫誥贈淑人子三長廡舉弘治
乙卯省試娶李氏繼李氏仲駕娶張氏繼聶氏
崔出次某卽梅岡公孔出三贈而偕公官元配
蔡氏與中丞生母龔氏各贈淑人女三皆適名
族孫男八壯雅廡出旌執殯基駕出塋塋杰出
塋爲諸生塋舉隆慶戊辰進士以諫議出歷

白雲公曾孫男四曾孫男女若干玄孫男女若干詳具誌諸粉公宅尚書之穆形家以爲不協及中丞告歸乃以某年月日卜遷吉壤間於二昭曰是在祖考之塋受氣於先厥後其蕃已而果然曾史氏曰余所綜公家世德譜中語也往恭從中丞遊竊服其儒則溫恭如玉山卿雲之映而秉公竭誠効節官下有古大臣風斯以微淵源所自不虛爾神明之胙奕世克昌以弘後中原之文獻皇皇乎烈哉其稱晉國之裔徙於

魏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五

四十六

沛

宛丘固在錯繡之壤談記軼之何也非中丞克念厥紹勳成家史以詔來哲兩司徒之勳伐不其忽諸夫世家之傳豈惟族之茂衍亦以人顯晦爾銘曰於赫 皇代世有貞臣都哉華閭源逃流深晉國之胤去衛而陳累仁服義厥育振振維兩司徒實弘聖作內翊元樞外荒大岳勛述相承勛名有饒疊勳於鐘踵圖於閣似而三葉是毓人英行敦萬范學植章程答書天府作收名城煦以和惠肅以神明爰始握符歲云不

淑嘯饑我嘯嘯寒我煥然有棲不庾有溢栗田彼南山鄭白之沃室陳俎豆奎踴謳聲祚則中壽德惟大齡靡曾不耀靡遠弗徵百年之胙集於中丞久也中丞聖之麟鳳入矢忠猷出敷懿政戎韜載戢邊聲式靖是荷崇渥誕登大命大命維何貽謀則旌邇及列祖六世稱卿爰圖吉壤聿妥明靈煌煌訓誥揭彼丹楹福降自天亦鍾於地展我吉人遐不奕世河水如縈嵩高若礪維德之長以蕃來裔

魏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五

四十七

音王沛

明故誥封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前鞏昌府通判節齋魏公合葬神道碑銘封御史中丞魏公以某年月日葬於邑東南之新阡宗伯臨胸嗎公誌其坎司徒長樂謝公表其封其言信參相徵也伯子中丞君復遣子奉書求碑諸其神道行也沐中丞之高義卽不嫻於辭敢不據實以揚世德按狀公諱怡字仲和別號節齋大名南樂人也始祖良興以下世有隱德曾大母黃始姪而寡舉遺腹子泰是爲公

祖再傳爲考公經以勤儉成家享有耆壽生伯愷及公受書楊孝廉先生呈瑞先生故博碩儒鮮所許可顧獨心器公謂耆壽公怡也良子必大而門愷弗若也兄伯不能無望則故爲方寤公令讀虞書一過輒覆誦期不得遺一字公果一過輒覆誦竟一字不遺也其聰穎絕人如此垂髫補邑弟子輒試高等名與楊先生軋二十七歲以貢入太學四方才士目所爲制義無不折服八試京兆不第始謁王爵得青州別駕治

縣志館文集卷之二十五

四八 青

郡之顏神鎮顏神鎮者齊之距塞居淄青萬山中揭竿之徒聚之其魁姚世清亂後遺俗未殄人咸危公公慨叱御往曰此吾盤錯地也至則用廉平除苛與之更始鎮因大治里豪某罷仕家居暴橫不法嘗以請事不得憾公公有所按舞文吏二人爲豪羽翼作飛語中公當道心知其罔而計無如豪何則請移公他郡父老邁道泣留竟不能得去則爲祠祝之旣詣闕下改陝之鞏昌職王治栗鞏昌邊地疲而多積逋公

乃下令小民第量力輸即不中程別駕寧受其駭終不忍日咎若曹取課最也民聞感奮爭輸所負庾乃溢於平時當道廉公能質成有不決獄必下公治公居官廉慎用法平而不撓指揮某有獄事繫以木簡盛金借里大夫名以獻巨室某者又嘗貯金鵝腹詭爲蕭藩節賜公皆亟麾出之而論報如法然亦不自暴也居郡二年自以資地所局終不大顯輒謝事歸而顏神故里豪與舞文吏相繼中他法庾歿齊人爲公快

縣志館文集卷之二十五

四九 青

之公歸而四壁立偕居外氏廡下耕則無田三子益長皆遊諸生資其廩以養已各以才雋著稱相繼成進士爲鉅卿偉人而公年九十餘再受策書至殿中丞步履矜踈飲啖不衰日陳所錄古文若詩召諸孫誦說意晏如也天性朴雅服御一無華侈恭慎好禮老而益篤即子孫起居不冠不見出則杖而行市中未嘗以安車從遇田叟里父與均茵席不以貴自異也仲叔二君業已先沒而中丞開府晉中以公年踰大耋

累疏乞歸得奉寢膳以及飯含可謂盡事矣配
累贈楊恭八卽孝廉先生女先生奇其女期字
名士而會公先配王沒遂以來歸恭人雅習女
訓孝經諸書歸而執婦道惟謹事姑以順撫王
所生以慈公遊太學恭人脫簪珥爲裝公還育
州歸而有內艱恭人發其餘奩喪乃具公堂行
部秦州賦戶投金於几覺而索之逸也乃付州
庫恭人東旋復過其地州吏取諸藏以獻密語
蒼頭爲白君夫人此無主名可歸請以少拂饒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五

五十

青三百四

塵恭人闔扉而謝素守內範不敢累王君名泰
人道其事嘖嘖嘆曰非獨別駕廉也乃小君烈
烈有樂羊氏風焉公生正德丁卯十一月二十
日卒萬曆壬寅六月十二日得年九十六歲恭
人生正德戊寅六月九日卒隆慶己巳八月二
日得年五十二歲子三長允貞丁丑進士仕郎
察院右副都御史次允中甲戌進士至吏部主
事次允孚庚辰進士至刑部郎中方公卒時孫
男八人中丞仲子廣徵旋第甲辰進士選翰林

院庶吉士餘皆爲諸生有文而曾玄以下至十
八人長者亦多爲諸生語在誌表中不具論于
慎行曰行方爲魏太公碑而東萊趙家宰亦爲
太公徵文趙太公者生與公同年亦以明經貢
爲吏三子亦舉科第太宰中丞其伯仲也卒之
日與公間數月爾何其年與事相符若此哉
聖朝景作熙隆爲壽殿股肱名臣胥以鐘釜
承恩奉期頤之養千里比肩家聲又相若也此
不爲治平上瑞與卽繹而藏之石室足耀千古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五

五十

青三百二

豈惟是麗牲之楹乃作銘曰 猗歟太公含華
咀實漢廷治行孔門經術急病讓夷顏神之績
文武自將奸宄辟易天定勝人廟貌有恤不貪
爲寶所寶非璧一介必矜安取百鎰解組來歸
家徒四壁爰啟哲昆聯翩仕藉方之龍門三珠
是植允烈中丞邦之司直期頤之養五鼎以食
黃耆熾昌以祉無數偕彼元淑歸於其室樹之
桓楹過者必式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五

路

穀城山館文集卷二十六目錄

明故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都察院左都御

史贈少保謚肅敏浚川先生王公墓表

明故大中大夫南京太僕寺卿南畹田公

墓表

明故國子監司業澄川沈先生合葬墓表

明故通議大夫南京大理寺卿竹陽王公

墓表

明故奉政大夫直隸揚州府同知華村劉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六目錄

公墓表

明故誥封中憲大夫河南按察司副使石

澤姜公墓表

故明經鐵峰先生陳公墓表

明勅贈文林郎河南鄆陵縣知縣義渠何

公暨配章太孺人合葬墓表

明故外舅公府家永東村秦翁墓表

明故太學生杏野賀先生墓表

明太學生淨宇王君墓表

目錄終

穀城山館文集卷二十六

東阿于慎行著 門人郭應龍編

北海董可威 天中李時馥校

都門李本緯 男于緯重梓

明故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都察院左都御

史贈少保謚肅敏浚川先生王公墓表

于慎行曰往正德末河南王肅敏公爲東省學

使先君贈宗伯公肅居門下受知及晚歲數

稱述之也日月滋遠未嘗敢忘今年商丘沈先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六

生以書來言浚川先生醇儒也沒五十六年矣

而墓無碑表獨許文簡公誌藏焉奈何令世人

見之今者其孫嗣美來請不佞惻然動心介而

見於左右夫揚先正之休以成哲裔之志請與

吾子共之行也謝不敏三作而拜命沈先生所

著碑銘業詳其世茲表其彰著者焉先生諱廷

相字子衡浚川別號也其先自潞徙儀封世有

明德聞於閭里父贈官保公增配一品夫人

氏是生先生先生風神秀穎早著文聲弘治

外舉河南省試壬戌第進士選翰林吉士授兵
科給事中正德戊辰以他故謫爲州判稍遷知
縣復召爲御史出按陝西會鎮守太監廖鵬等
營民吏先生繩之以法廖遂大恨已而視學北
畿有兩中貴人關請先生焚其書不應兩人亦
恨未有以發也而廖因上書構之此兩人從中
主其奏逮下制獄又謫爲縣丞稍遷知縣同知
擢四川僉事再進山東副使皆視學政及嘉靖
初歷湖廣按察使山東左右布政使旋拜都察

藏板山館文集卷之二十六

二

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入爲兵部左右侍郎
轉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三年召爲左都御
史進兵部尚書督十二團營兼掌院事六年滿
考加太子少保九年加太子太保世宗出內
府王帶及廐馬賜之曾祖考妣以下皆爵一品
先生之督管也與翊國公郭勛共事及歲辛丑
勳罪狀覺上欲遂法之會其受營勅後期因
逮下吏而勅連司馬名並罷先生歸三年以甲
辰九月七日卒於里第距生成化十年十月二

十五日得年七十有一兩臺上書請卹所司畏
不敢請薨葬城東白村之兆穆廟登極始用
廷議復先生故官加贈少保賜諡肅敏守臣稱
制臨祠將作金錢治其兆域吁可謂哀榮禮備
久而彌光者與先生居家孝友處鄉姻睦好脩
古禮奉身儉素屏絕華侈兩遭大戚哀毀踰常
因著喪禮備纂斟酌古今定爲儀式士大夫多
遵用之其立朝當官壹務忠誠不欺奉公履正
國有大事以身任之利害毀譽無能動搖再列

藏板山館文集卷之二十六

三

臺諫所建白糾虔皆關大計出按陝西脩明憲
典擊斷無諱三爲學使品厲公嚴教先行履齊
魯燕蜀之士彬彬嚮服其撫四川威信覃布吏
人畏懷屬夷盜邊發兵討平解散其黨西徼以
寧騰驤四衛勇士隸在中洎多竄市人名籍幾
至三萬先生佐本兵奉命清查留五千餘人盡
裁其濫禁旅肅然南京內外守備多遣私人權
貨關津及進御用服食大發船舟橫索道路糜
耗不貲先生窮其根株悉以銖兩點權爲裁其

多少令與所載相準且請令守備內臣惟詰奸
遏冒以靖都輦不得受民間訟牒侵法司權
世廟雅意釐革所言輒聽正德以來中官壟斷
一旦剗除先生之力多焉其掌內臺日夜講求
憲綱分條類奏班諸御史御史奉以從事罔敢
踰繩至今其籍在也又嘗疏正會議之體事有
可否各出所見卽廷推大吏各舉所知主者毋
得專決司馬舉江防大帥嘗以職敗立上書爭
之竟格不用督理戎政簡練士馬脩明賞罰將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六

四

校無敢私役兩察內吏三計郡國所贊襄簡隲
天下服其公再疏薦何公塘崔公銑呂公柟李
公夢陽薛公蕙諸人皆一時名流士論韙之已
亥車駕幸承天先生疏留不允以九卿扈蹕
道中數召問郡邑供頓狀具以質對多所省減
管和御製歌詩甚見褒賞及他所班賜尚方珍
綺不可勝計也世廟知人善任先生兼京營內
臺且及三考所倚信聽納有加等列中興之烈
賴先生記問該博學術純正於百家之籍無

不沉酣而不涉異教文辭詳贍古雅可爲一
旣罷官歸閉門謝客著述日富以其餘暇與一
二舊知嘯咏山林無染世氛遠近高其風規所
著家藏集十六種世多有之夫人劉氏累封一
品子孫振振濟美幾數千人詳具碑誌于慎行
曰世與道之交相喪也孔子以中爲至德而曰
過猶不及其敝猶之質爾後之學者異甚智者
過之愚者以其知入焉賢者過之不肖者以其
行參焉是以過文其不及也語道則持論要眇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六

五

土苴六藝遊心象罔之原夷考其行務爲絕世
離俗超然物表若將撲規繩而斷之此遵何法
哉其始以不及爲過究之過亦歸於不及非天
地之中矣吾讀王先生所著慎言雅述諸篇於
天人性命之蘊多所發明自謂不以成說牴牾
真見然皆切於身心無堅白玄眇之談與世所
稱說異趣矣其行以倫紀爲宗操脩爲實兢兢
禮法之中皜然不滓而未嘗矯性拂人以滑耀
於世又豈與聲聞過情者同乎哉先生教於鄒

魯之間其高第名流斌斌顧化以予所親葛端肅之忠誠吳介肅之恬淡郭康介之清貞曹司徒之樸謹所操持措注舉不失其師法而行也皆得以父友事焉私淑先生之日久矣九原可作所執鞭而御者匪異人哉夫以五十六年視先生卒之日則誠遠也以五十六年視萬世之日則猶近也後有爲名臣列傳而徵諸斯石以備信史所闕斯沈先生之志而吾所樂從與

明故太中大夫南京太僕寺卿南畹田公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十六

六

三有正化

墓表

南畹田公者諱濡字少生東郡聊城人也其先蓋齊之諸田高祖子實當洪武初籍郡之東北傳三世得司訓公壽累贈太僕寺卿更曰贈公贈公先娶於呂生四子曰溥曰澍曰澤曰淳再娶於朱累贈恭人恭人生二子長者曰漳其次卽公贈公以經學傳世子澤爲永平博士漳爲河東轉運判官而公最少有過人才贈公奇之撫而泣曰必貴吾不見也贈公旣沒而公從河

東公授經爲詩義最精以其間博極群書文辭日著嘉靖戊子舉山東省試己丑第進士授行人皇帝分祀四郊遣告東藩諸王又薨徵王於釣諸藩以故事贈遺皆謝不受壬辰報命闕下擢工科給事中於是公稱曰今世惟臺諫可以行志幸得列在赤墀與論議敢容容無以報國故其居諫垣最號敢言無顧避受命監脩都城有中官督工霄索軍士至斃公劾其罪死中官及中公下吏已而上悟乃釋之甲午遷禮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十六

七

三有正化

科右給事中監視九廟工程時武定侯勛吏部尚書鉉督工數以事相左此兩人並上所寵貴而勛勢尤盛公疏其罪以聞言勛欺罔作威福而鉉忿爭傷國體請並罷之上下詔譴讓二臣令協和康工毋得有負委任而飭巡視科道用心糾察以稱任使一時權貴凜凜工成進監視者秩公上疏力辭資金幣勞焉進刑科都給事中會昌國公鶴齡兄弟有罪上欲中以大法而念昭聖在上難於自內出欲得臺

諫一疏乃決省臣知 上意著趣公具劾公於
衆中大言曰張氏之罪天下以爲可殺 太后
在上天下以爲未可殺吾懼不能回 上意以
安 太后而欲以殺遺我耶趣者乃不敢言公
在省六年言得失書數十上皆切中事理不爲
依阿都官審決公主其議平反可六十人可酉
擢南京太僕少卿明年明堂禮成加贈考妣如
秩癸卯晉本寺卿馬政之敝也南畿苦賦北畿
苦養公請以額馬賦十之三其七以金代而輸

蘇州館文集卷之二十六

入

三十八

之止寺卽有軍興以便宜召買使兩畿民力有
所蘇息 上嘉其議行之後二十餘年山東河
南相踵以請迄今數省民不困而罔寺有餘藏
常施以給邊其議蓋自公發之方是時公以名
諫列九卿位且益進年未服官也一旦以小疾
乞罷賜告歸里無何疾愈部使薦至十餘疏終
不求出年七十餘薦者乃止然其居田里不忘
朝廷每正旦大節必焚香北向拜祝聞一善政
下卽色喜卽問邊報災異輒終日感容隆慶戊

蘇州館文集卷之二十六

九

辰冊立東宮進爵一階公爲人眉宇疎秀風神
儁朗莊慎好禮進止步趨皆有尺寸家居垂三
十年閉門却掃杜絕交遊郡邑長吏不通請謁
其清介絕俗視世之濁濁若將浼焉然練識世
故肇畫事理不爲忤迂是非確固無所回撓天
性孝友未仕而孤後歷華要每念祿養不逮輒
於邑哽咽二親忌辰齋素奠獻年且八十不能
拜起命子攝之扶立其旁猶啜然泣下此第五
兄二姊敬禮如一子孫宗族恂恂雅飭與人無
競性好整恪尤脩家政內外肅然不聞人聲官
室垣屋極爲嚴潔而無雕鏤文繡之飾讀書自
少至老未嘗釋卷於兵農醫卜百家之言無不
倚蹠論理賡給口如懸河而中有指趣無汗漫
語常誨人曰世之君子聰明才辯者不少所貴
聞道耳其梗槩如此垂老自行塋地種稻起祠
望之而歌其於死生之際猶夜旦也晚節病手
足痺一日忽不食惟歷道古人臨終事曰平生
用力正於此時驗之顧左右索衣冠整衿而瞑

時萬曆丙子八月二十二日也距其生弘治丁巳十二月十五日八十年矣配呂氏誥封恭人孝謹儉恪克相壺政後公六年卒子一元休郡庠生娶治中同郡郭公鉉女繼娶都御史東阿劉公隅女孫男五長爾默邑庠生次爾黠府庠生次爾烈次爾勲次爾煥幼女二嗣君以其月日葬公於郡城西南新兆以某月日奉恭人附子生曰徃讀劉邵人物志品十有二流清節家第一常庶幾見其人今觀南曉先生不求仕進

穀城館文集卷之二十六

十

南曉先生

不希名聲脩身砥行沒世而不改其節此何人哉至乃誦習百家核識世故文而不續觚而不堅又所謂經世理物之才而不究其用世多惜之然其所樹立亦足暴於天下而永有聞矣表而著之石後之傳先賢者庶有采焉

明故國子監司業澄川沈先生合葬墓表

沈澄川先生以萬曆丁丑卒於官太傅新安許公爲誌葬且二而孺人荆氏卒於里中丞同邑王公爲誌孤庭柝將合而封焉復走穀城山

中求桓楹之表嗟乎柝則誠盡思哉當嘉靖辛酉行從先生歌鹿鳴於濟又三年乙丑先生第爲太史又三年予亦第從史官後又三年蒙陰公先生第亦爲太史東人指目嘖嘖謂齊魯文學皆出吾榜也其後數年先生不祿又數年公先生沒予竟長安十餘年歸矣乃今爲先生表墓於城南可勝三嘆夫沈先生世所稱博聞篤行君子也予旣爲昆弟交而使不彰於世何以稱友道焉不且傷孝子心乎表曰先生諱

穀城館文集卷之二十六

十一

忠

淵字子靜別號澄川濟南新城人也世有隱德爲邑茂族語具誌中考諱雲鴈不及見先生第後贈翰林檢討適母周封太孺人生母黃號太孺人皆及先生貴也贈公四子伯源仲潭次乃先生又次季淵而贈公獨奇先生塋父得高敞地曰必淵也食其報者贈公晚而病痺家且益落昆弟皆出分先生攻苦績學讀書城南寺舍暮則自携膏火撲被徃宿日以爲常旣舉進士選爲庶吉士數居高等丁卯授翰林檢討其年

入館脩國史及掌制誥執事經筵凡此非詞林
深資不與以 穆廟登極舉大典故並得焉
明年戊辰分校禮闈得豫章張宮保位爲首辛
未冊諸侯王報 命闕下會 上在東宮出閣
以本官兼校書郎入侍萬曆改元用從龍恩進
編脩其年周太孺人沒特詔守臣臨祀並及其
父蓋異數也乙亥起復故職分校起居進爲經
筵講官端慎有儀開陳剴切諸公數目偉之明
年擢國子監司業 上幸太學先生進講尚書

欽定四庫全集

十一

北

賜白金文綺宴於闕門時都試屆期諸生雲集
先生攝大司成矩度甚嚴少所假貸貴遊高第
凜凜步趨莫敢關請國學爲之賤觀明年春病
病三月餘卒貧無以殮予與司徒同邑王公醜
諸里大夫宮保張公醜諸同門友共歸先生之
喪而荆孺人上書請卹 上念舊勞詔守臣臨
祭如法荆孺人者邑處士闈女也生五歲失姑
未笄而歸入門婉順卽以賢聞先生性嗜讀書
不知握筭一切內政倚辦孺人而家無有也刺

繡易粟上供甘毳以其餘餉先生而身自操作
或日不再食後先生雖貴文吏蕭然客至輒呼
酒具孺人躬爲執爨不敢告勞及稱未亡人上
奉壽姑下推孤幼日勤紡績課奴田作家乃更
裕裕於先生時可不謂健婦令母能持門戶者
與先生爲人魁梧豪邁儀觀儼然平生伉直不
阿毋論權貴人必以正對意所不可嶽嶽見辭
色而誠直無他腸不善記人過一語合意輒出
肺肝卽或謾之亦夷然不爲意也博極群書文

欽定四庫全集

十一

南

辭高古尤好爲歌詩體骨遒勁與李臨淮康裕
卿結社倡酬浮白大噉嘗竟日夜爲歡諸長安
遊客爭誦沈太史倜儻豪也吾觀先生學術操
行實有其文在漢宋諸儒中樸直似夏侯太傅
勝篤學似石有道介於齊魯家法稱博聞篤行
不虛矣慨今遘會風雲致身密勿必能據經守
古有所匡持決非碌碌浮沉與世俯仰者而天
不佑良詘於短筭豈海岱之間風氣使然哉生
生嘉靖乙未九月十七日卒萬曆丁丑四日

七日得年四十有三孺人生嘉靖乙未十二月
三日卒萬曆戊戌八月二十五日得年六十有
二合葬古城之陽子男二長庭桂未娶後先生
一年卒次卽庭桂國子生娶王氏戶部員外之
輔女繼娶張氏女一適庠生李鵬程孫女一誌
藏諸幽復其詳於石便考覽焉

明故通議大夫南京大理寺卿竹陽王公墓表

萬曆初元吾郡多官侍從嶧陽賈公暇在劉公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六 十四 三化

爲都諫任城王公爲侍御史泗水杜公吾邑李
公皆爲部郎行不佞待罪翰苑朝夕出入遊甚
驩也時數君皆已結爲姻婭獨行不與私心慕
之後二十餘年諸公相繼卽世而王公與行皆
致爲卿而歸乃以子女締姻交相覲也居無何
公亦逝矣俯仰舊遊俱成千古可不慨哉公病
且亟走書來訣幸備九列不能報國以天之靈
獲終牖下無請大葬於朝惟是盈尺之石可識
堂斧以累執事行也發書而悲忍不能應厥明

訃至矣兩臺具狀以請詔守臣繼制臨爾將作
治葬有加典焉以乙未四月某日與故夫人某
氏合葬城北相里行旣哭公於濟又視其對焉
追公言爲表勒諸麗牲云公諱湘字大清居近
六逸之跡自號竹陽其先萊之平度人國初以
士伍西徙隸濟寧衛世有隱德至父贈公諱信
施仁累善日益有聞初室於李舉漢及滄再室
劉舉公及江浦焉公狀貌魁碩弱不好弄未冠
補博士弟子與季洧同時聲相埒也嘉靖乙卯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六

十五

化

偕計吏上乙丑舉進士以博學宏辭改爲翰林
吉士時館選久停首膺茂簡魯人榮之隆慶改
元解館爲山西道監察御史姜夫人卒於邳援
省僚例乞假得以喪歸期而逆宋夫人宋夫人
者故中丞鉅野宋公滄孫也禮成詣闕還報奉
命巡視內藏條列五事痛革敝習及設官吏平
權量如十庫法禁幣肅然出按貴州調畫機宜
振紀布惠蠻夷懾服無何請急歸省歸而丁母
夫人艱萬曆癸酉服闋北上塗遇海上運舟漂

損過當衛士冤號疏請亟罷海運專用漕輓爲憂以息民勞有詔如御史議遣按順天時罷兩關使者以公兼攝公身行障塞繩以三尺如其故使大將以下奉約惟謹御史按畿內滿歲輒更程書迫急獄囚又繫不時報遣多庾死者公爲先期核請論出二百餘人三輔無冤乙亥內察署河南道故相有所風解執弗肯從以是見噤推視南學政從中沮止改按江西旋陞陝西按察副使妖徒李一真聚衆行劫吏莫能制公授方略藏焉遷浙江布政使分守金衢汰冗剔蠹興革爲多義烏少去本業應募從軍公命長吏加意拊安遇有急募應以浮民毋發閭左壬午杭營之變衢兵聞風將謀不譖公乃登壇集衆示以軍法健兒爲國暴露官不負汝母干黃鉞士叩頭股弁迄無敢譁是年遷本省按察使旋改山西至則擢湖廣右布政使期年轉左上遣中貴人從司寇卽治江陵公爲藩長主議請毋以故相播及全楚司寇從之

籍其見產以報無所株連中貴欲復還國公請大集吏民問便宜狀皆謂不可因提其議以復中貴弗能奪也此兩事有大造於楚楚人德公而公爲故相所抑反全其孥世尤多公長者每歲催稽賦稅裁闊狹相貸宗人常祿給發以時毋使撓法郡邑輸賦令官解自視衡石筭庫無與焉文書上下應時給發或不越宿稽核賦法裒益盈縮撮其要領著之圖籍以爲永式故事採木之役內金於司受而出買樊端交多公度郡邑遠近令以便宜召買司受其成不問出入費省而速及他所財損歲可鉅萬秩滿奏績策書褒美贈大父宣父信皆左布政使大母唐母劉皆夫人兩元配有今號焉居楚五年遷南京太僕寺卿抵滁值歲不稔出秩金糴穀以倡賑施滁人賴之未幾陞南京大理寺卿亭平爰書一以律文從事無所唯阿嘉興陸公時爲司寇亟稱服之嘗與一要人有卻遂構煩言上知公忠慎有詔廷尉第歸今且召用矣公在位幾

三十年奉法守官誠心體國端方慎重事無妄發故所至皆有績効去而見思平生恬靜簡朴無所芬華外夷中分不工俯仰當塗故舊請問疎闊歸日與昆弟親戚醴社歡飲使車及門輒匿不見亦無報書識者嚴之居家敦倫樹軌內行甚脩子弟遵其矩度一門雍睦動有禮法與鄉人處坦夷謙冲不作貴倨聞軍民疾苦輒爲言吏或不使知輒獨無告時有施舍里人頌義焉病而群禱於祠沒而悲嘆其得人如此生嘉

敬城山館文集卷之十六

大

君

靖戊子十一月四日卒萬曆癸巳二月十六日得年六十有六子男五姜出者二用霖乙酉舉人先公卒娶同郡劉氏繼娶楊氏楊殉夫死有傳用極郡諸生娶鄆城仇氏宋出者用斐郡諸生娶東阿侯氏用渠用校未聘女三一適曲阜孔博士胤桂一適子男官生緯一字同郡李廷彥皆宋出孫男若干詳具二誌嗟夫士品之清久矣王公閭閻實踐饒然不滓朝無違言鄉有遺思斯不謂老成恪亮有先進之風者與鄒魚

之教唯篤脩躬行厚名實之際向者二三君子學術治迹要不必同至表裏相孚不失家法視公志行皆在顏行信吾國之多賢也斯言可徵其未爲里士觀乎

明故奉政大夫直隸揚州府同知華村劉公墓表

劉氏其先東鹿人元末徙居張秋張秋在交部中爲諸邑會而與壽張近故入國朝自占爲壽張人三傳爲滄州守清舉天順壬午鄉試以四

敬城山館文集卷之十六

十九

二百九十七

品秩居官又傳爲贈萬安令桓及弟隆平今相又傳爲汾州守坤舉弘治辛酉鄉試由萬安令擢汾號石梁公又傳爲揚州府同知寅號華村公華村公者石梁公長子也生而舉止端重凝然如成人年六七歲石梁公爲取小學講說卽能奉持遂以敬甫字焉舉嘉靖丙午鄉試劉氏世爲德門以孝友醇篤著聞遠近石梁公好學慕古誠厚無與比而公及二弟由定皆肖之於是河上諸邑稱實行馴謹劉氏爲首云公性度

溫仁口蹇蹇不能道辭好施能讓里有貧不能
自振者不問其報施必竭力資之河上俗務華
侈人士美冠服出從騎奴生貴世公以世閑居
溫厚比謬公車乃更爲簡朴行市中未嘗乘馬
遂變其俗隆慶戊辰選直隸永年知縣居職三
年惟拊循勞來爲急未嘗言按人嘗曰韓趙之
聲吾非不慕顧持民太過所不忍爾然遇事敢
爲無所規避不肯阿大吏旨以撓成法城塹水
利歲租可三百金舊皆奉府公請付邑吏代里

蘇州館文集卷之三十六

二十

甲供億湓水時溢多壞田廬公親按行阡陌隄
防堙塞民以無恐屬歲大侵邊餉不克俗祠泰
山相與推金爲社公卽借以輸輓尚不足額至
出私財佐之賦幸告完而民得全活無不感頌
辛未入覲擢知隰州父老遮道擁留哭聲震野
送至里中者尚數百人隰在山間租稅故多逋
負猾胥出內又乾沒其間公令民自輸郡廷遠
者遣僚吏往收之以是租得毋負御史鉤稽士
伍法甚峻迫郡邑奉行不敢後公再三搜訪必

求其真不肯有所枉濫御史讓以爲偏公對曰
此不敢欺非敢偏也嘗入山西省試取士二人
出而不以告士竟不知平生不求名迹類此晉
楊州府同知部使知公才望多所委托嘗守府
印綬及攝行運司所至剔姦除蠹無以假貸以
是多不相中會御史刺淮劾一長吏長吏乃撫
臺所親而公爲御史里人撫臺遂論調公以報
御史公笑拂衣長往不復請尚書選矣公生正
德癸酉某月日卒萬曆乙亥某月日得年六十

蘇州館文集卷之三十六

二十一

三歲卒之日里巷垂涕隣邑咨嗟所部吏民走
千里祠斯已難矣配殷夫人石川先生雲霄女
也石川先生以文章行業著名弘正之間夫人
雅有父風勤儉孝慈善綜家政公甚敬之居公
之喪三年而哭不輟子訥邑廩生其醇厚如公
孫曾以下具誌不著于生曰余讀史術陳仲弓
之行始疑世無若人今觀劉公乃信焉仲弓官
不過令長儵然在閭巷之中而海內名流以爲
宗主公卿在位愧於先之此非有不言成蹊者

而能然乎哉今俗日馳騁於紛華或汨沒澆風而不能自出先民之軌幾無存者予猶及見公耳吏迹謚其淺者恐其內行洵而不傳故表以爲世模亦庶幾無愧辭云

明故誥封中憲大夫湖廣按察司副使石

澤姜公墓表

石澤先生者故膠東鉅儒生也諱光宿字世奎籍郡之麻灣里高祖圭當國初舉異材拜光祿署正至兵部員外郎又嘗以禦虜功官一子錦

數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六

二十二

三萬卷

衣百戶曾祖福以貲拜爵祖達舉明經不仕父業高年賜冠帶毋張夫人張夫人舉三男子長者光儒其次先生又次光燦往膠東諸儒生好治大戴禮從父艾峰公以禮起家爲御史先生從受經通其微指艾峰公私獨喜又嘗從日者卜曰當貴貴以子聞者迂其言笑之比先生學成爲諸生都講諸膠東言禮者皆推先生已數試數不第則稱曰吾不復握管挾書從諸少遊矣蓋其時家嗣叅政君亦已長大列諸生諸膠

東言禮者又皆推叅政君嘉靖壬子先生以父次舉明經叅政君舉省試爲魁里人比之張東厓氏張東厓氏者嘗以一歲中父子貢舉與先生絕類故里人稱之其明年癸丑父子詣公車對叅政君成進士以試第次補行人又二年乙卯先生授華亭訓導而叅政君奉璽綬策命諸侯王便道送先生渡江至吳興別而去使事竣報命闕下擢爲御史先生則遺書勅曰往吾從父艾峰公爲御史樹聲伐矣小子復爲御史無

數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六

二十三

春

忘吾世華亭者江左才數士多博儒先生日召弟子論難經義卽弟子貧者常分餼助其婚喪而諸使監司數下詔褒華亭博士有聲吳中後遷爲山陽教諭無何恭人病卒山陽而會叅政君奉命按閩聞計先生走淮南逆喪先生亦上博士籍免也其後壬戌叅政君以御史滿考有詔封先生御史配贈孺人其明年癸亥叅政君出爲岳陽太守過謁先生色稍困先生曰若薄二千石耶今刺史至貴重顧所報稱云何因爲

邑邑叅政君受命往已擢辰沅兵備副使會隆慶改元覃恩有詔封先生恭人如今稱於是先生垂金紱朱爵爲大吏里長老記事者曰曩時日者之言何奇中也叅政君既貴歲時以秩金進先生伏臘上家報備獻諸先從祖父曰此兒之祿賜又數召宗族各以親疎加恩揮金甚衆先生年八十所不衰時前故人親知絃歌劇飲抵掌大噱驪甚未已也比歲庚辰叅政君部稅長安屬井陘兵備缺井陘者燕趙間要害勁兵處往治兵大夫皆卽拜開府上擇其人以叅政君往且行忽心動亟取道過省先生先生無恙也然見叅政君而悲相泣告令趣裝去未去居七日先生忽索衣曰衣我整冠而瞑里人謂叅政君千里歸省七日而訣蓋天意耶先生爲人清夷朗邵舉止雍雅處家孝友推財讓產爲宗黨所稱而俠節好義不爲異懷諸生倚以決策其訓華亭郡丞劉公有劾詔使逮繫使稍侵丞吏民洵洵先生心知丞枉率諸生數百人往

請詔使言丞廉吏得過權貴惟使者寬之又出俸金十兩爲丞道里費使者以生徒護之故遇丞甚謹丞事後解適爲別駕而吳人盛稱詡美先生義士其居里中人有冤抑亦輒爲居間數得白而不受其報卽間右士或驕恣生貴先生弗校也其大指如此恭人者同里武隱君輔女未笄而嬪先生張夫人少之試以家政輒精核如素習其事張夫人婉順而敏朝夕上食甚恭張夫人安之其處娣姒子姪上下皆有恩義得其驩心郡境嘗有寇家人走入城避先生弟光燦少張夫人不娶也恭人負而從其後比入張夫人乃見之感曰婦活吾兒張夫人嘗病疽諸婦不能近恭人日夜侍數決其疽張夫人曰婦事我謹吾無以報婦願若有婦如若耳先生生弘治九年五月二十四日卒萬曆庚辰十二月十一日享年八十有四恭人生弘治八年六月十五日卒其年月日享年五十有八子男二長繼曾歷官行人御史知府副使任河南叅政

恭人出娶韓氏累封恭人次繼鯉側室李氏出女三長適大名府知府趙慎修恭人出次適宋時雍李出次聘崔鵠側室金出孫男一女三子生曰往余聞漢儒金籙之諺心竊陋焉謂非齊魯間語夫士窮經抱藝徒欲致身明時樹竹帛之光至專門修業名其家學以規青紫洙泗之指衰矣百世儒術尊慕之至如姜先生位雖不顯然明經爲行不侵已諾其教參政君曰夫學者所以學爲忠孝也參政君以是砥行礪節爲

縣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六

二十六

三百六十六

名卿士而不逐世之聲榮此豈與芥拾青紫者同哉禮自高堂生以降推魯徐生傳子至孫數世而大小戴亦以禮世其家然徐生第工爲容戴氏取訓詁非有匡時致主之烈班班可考而先生自從父數世爲禮諸膠人咸尊用其法以學若此而効彰明若彼也不亦淵源洙泗而攝袂曲臺之上者和表諸隴隊白儒者之効焉

故明經鐵峰先生陳公墓表

先生姓陳氏諱職字汝受東阿浮輿里人也世

居安平河上以孝弟力田爲邑著姓至先生而業儒補博士弟子襲糧入邑從諸生遊常以術高第爲諸生所讓已稍厭薄章句慕古人之學不欲以雕蟲自居一日得越中先生語讀而悅之日夜潛思若有所悟而其時里中有三友曰定齋張公一齋邢公洪山張公皆束修慕古長者然其居相去各數十里皆與先生遊月旦爲聚會談說名理終夕不倦諸邑子聞而至者常數十百人著者在平孟我疆氏爲當世名流

縣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六

二十七

通

餘多以經行稱先生爲人長大多髯溫然坦夷不爲畔畝其愛人口不能道平生未嘗有愠事親甚孝昆弟四人子姓以下可數十人皆儉約質厚不營紛華遵約束惟謹自邑中論故家姻睦有古風以陳氏爲稱首矣嘉靖癸丑先生舉明經貢以母老不行受賢書而藏之里人親戚從吏百方先生終不駕其後數年母夫人終除服人又勸先生先生曰已矣年歲遲暮讀書談道足以自樂何以官爲竟不仕先生雖家世溫

厚而天性朴淳至不能名一錢居常布衣蔬食
興至輒爲歌詩陶然自得客有過者輒與握手
談所設不過卮豆然客樂聞先生之言至竟夕
不忍去學使廬陵鄒公集諸生齋上設壇而講
延先生升座自是四方好學之士道安平者無
不過而問鐵峰先生矣一日客有泊舟河上先
生詣之語及江南多士欣然欲往不復與家人
訣卽放舟而南家人知而追之至淮上而返其
好學如此生弘治癸亥正月十五日凡六十八
歲

嚴城山館文集卷之十六

主人

肅

年而沒時隆慶庚午八月二十二日也疾且革
逍遙吟咏拱手揖而瞑配侯氏三子長嘉行邑
廩生雅有文詞次嘉樂次嘉孚女三長適壽張
姜文術次適余兄慎動次適聊城王之第孫八
藻芹菰薇蕢芸行出蒨蒨樂出曾孫二丁可藻
出工可芹出于生曰陳先生余父友也數從侍
几杖聞所稱說頗出越中微言而不涉玄虛至
內行脩飭以孝友德讓見信里黨有過於所談
者斯謂恂恂篤行君子矣世儒高談名理動稱

先王夷考其行而不掩焉甚或假賢聖之學濟
而成其私於先生何如哉孔子曰宗族稱孝焉
鄉黨稱弟焉可以爲士矣言忠信行篤敬亦可
以行矣聖人所爲教者如此以稱陳先生儻謂
無愧辭與

明勅贈文林郎河南鄆陵縣知縣義渠何
公暨配韋太孺人合葬墓表

曹有德讓君子曰義渠何公諱朝臣字子忠其
先山西洪洞人也遠祖某公曾爲勝國侍郎國
毅密館文集卷之十六

主人

肅

初有詔徵之守節不應遂流於曹侍郎生處士
祥祥生處士金金有二子次者曰洪以文無害
推擇行省功曹號曰太公太公先娶於秦生朝
卿朝相其三爲公公生三日母秦見背繼梁生
朝士庶王生朝聘公旣生而失恃太公度不能
哺欲弃勿舉布著而占繇曰大吉乃顧乳媼哺
之長而聰警多所通記以父客在外就傳甚晚
乃慨自奮發洞研經術掄入膠序聲譽日起矣
太公老而謝事屏居村里庶王母子常從情愛

顧昵廼斥伯仲出居置公郡城使持門戶尺布
斗粟無所給予公外應更繇內困薪水不克卒
棄於學遂以居積營殖稍致奇贏其事太公及
王尤盡婉順不見愠色伯仲二氏出分而貧竊
父馬牛及穀太公震怒欲訟之官公從容涕諫
事乃得解王氏有女適在他邑父母念之服食
苞篚問遺不絕諸昆意弗能平或有誚語公又
從容譬解此吾同氣父愛所鍾不能承順親心
反靳其子養志謂何諸昆亦悟遂不復爭伯兄

性卞嘗有違言公奉之彌謹厥後字其遺孤無
異已出里人稱孝友焉配曰韋太孺人同郡處
上廷舟女也生而儼靜寡言居有儀則父母特
愛異之相攸得公結褵來歸和柔婉順宜其家
室值公不得於親食貧相守勤綜內政佐以女
紅鬱冤無聊相對而泣至乃娛侍尊章調護娣
姒孝友之行匡贊實多義問徽音徹於中外矣
少年數乳不育中歲舉子爾迅甫冠而天又越
數年爾健乃生卽今侍御君也將爲踐更所苦

門戶就顧及侍御文業有成鬱爲才儔公乃驩
曰是將大吾之門萬曆壬午果舉東省公時得
捷大喜思及長子又復大悲明年公遂抱疾亟
呼侍御歲在屠維若必登第我不見也公素精
日者家語故能爲兆已丑侍御果第試宰鄆陵
奉太孺人西征日以弛刑薄歛爲侍御勉值中
州歲稔救荒有狀所活萬口頌聲大作朝廷慕
其廉能召爲御史使視司城會大璫伏誅籍其
家貲勢多連逮太孺人乃謂侍御曰天道神明
寧忤內旨母霍無辜侍御敬奉母言多所開釋
都人胥德侍御而賢智其母太孺人春秋旣高
侍御謀爲歸養力止弗許無何出按雲中遂奉
板輿過里取道西上使事未報館內艱徒跣
奔號以不及飯含爲痛乃於明年戊戌四月七
日奉柩公兆司諫任君銘諸其坎復以侍御使
來請表厥墓二君皆予所善誼不得辭總公爲
人坦夷倜儻履方蹈和嫺睦宗戚未嘗色忤里
人歆其德聲無不感服太孺人寬博明慧仁而

好施所解推賢實偏於閭門迹其厚積博施德
孚遠邇凝祥篤慶受祉於天豈非同德之應哉
夫龐公鹿門之隱世訓靡關梁鴻會稽之遊嗣
賢未耀猶以齊年偕老炳煜無垠况夫秉明允
之芳規叶貞淑之懿範孕陶名世光佐鴻圖微
夫川嶽鍾靈神祇錫羨軼潛輝於隱逸超內德
於姬姜烏覩其卓犖與公生正德丙子十一月
八日卒萬曆甲申六月二十五日得年六十有
九孺人生正德己卯四月二十五日卒萬曆丁

縣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六

三十二

三十四

西十一月六日得年八十子男一長爾迅娶田
氏次爾健娶袁氏封孺人女一適諸生李子民
孫男六顯瑞武生現瑞武生呈瑞庠生出瑞禮
部儒士俱迅出應瑞庠生兆瑞湧瑞幼俱健出
女五長適秦問次適牛某次適黃某俱迅出其
二幼健山曾孫男七女四詳具誌文

明故公府家丞東村秦翁墓表

秦氏東阿世族也其先蓋鳳陽人高祖諱彥良
元末爲東平路總管府判官卒葬東阿子孫因

占籍焉總管公生秀永樂中舉明經任爲松
令扶風公生盛正統中舉明經仕爲濟司訓司
訓公四子其季曰泰舉弘治壬子省試仕爲長
子令長子公四子曰諡曰竹曰松其季卽吾外
舅東村翁也諱栢字大貞以別墅自號云母曰
熊夫人以江右名家適長子公之室生翁數歲
而寡擁護幼孤推產以讓諸兄不取盈也翁生
而聰敏多材治經通解未冠補邑諸生而俠節
好遊不視作業從賓客少年揮鞭挾彈出入鳴

縣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六

三十三

四

瑟跼蹙之間亦以故稍減產焉嘗有吏事爲邑
令所譙憤曰丈夫不能自樹窘於吏矢隳其世
矣聞一二里子以司馬法射策自念素精騎射
此可唾手取也乃求古兵法家言閉門伏讀不
數月卽得其要指能著論義往從御史試輒舉
高等再試名第愈高而里子同時舉者至十餘
人以翁大族行尊相與父事之母敢鴈行邑令
前譙翁者至躬勸爲之駕謂秦生材士也向者
吾嘗過之今內愧矣事在嘉靖戊午辛酉間其

時邑有白蓮妖徒聚衆數百結連四方渠魁造作冠服符勅私署名號約以正月上元相應而起邑令牒翁捕之翁率二穀騎馳入其室立縛妖人及其違禁服璽以出獻諸部使時世廟法峻部使畏不敢奏令篋庫藏其服璽趣尸妖人於市而遣翁於庭賜一卮酒勞之因謝罷焉又越數年數詣司馬不錄年且五十餘倦遊矣而不肖已舉進士爲從官翁因謂曰往者吾嘗有志於世今髮且種種計不能偶材官蹶張挽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六

三十四

真

強執銳以博一命盍從郎爲菟裘謀乎會孔上公入朝聞翁賢豪請以爲聖廟典樂天官覆如其議有詔許之典樂者公府家丞而奉聖廟之祀凡珪瓚牲粢及諸生舞籥者隸焉其職與博士等故以士人爲之故事幕屬趨府聲折蒲伏母敢仰視翁獨矩步握衣進退于雅主君嚴之又時時稱引古誼前說主君期有所翊贊主君謙讓未遑及遣諸家丞往請部使部使圍臺遇之至遺翁往部使見其貌莊問知其士人召而

詢訪應對有法無不改容禮之尊者在坐爲起守丞以下送迎揖讓如賓主君以是重翁將傾心任使之而翁終不能俯仰志又不行因自罷去主君使使召之結轍於道竟卧不往矣翁在秦族爲未幾年最少行最尊諸秦長老黃髮齡背鞠脰上食率稱從子甚者曾玄而里閭親識亦無與同輩者故翁卽不大顯然其居邑屋中雍容甚偃也年六十餘邑大夫慕其賢延爲鄉飲祭酒時從問民間疾苦與政所宜興革翁輒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六

三十五

沛

以正對無所阿曲大夫歛容納焉少時忼慷豪舉不能爲人下有侵者必報之暮年家稍振行義益著乃更爲折節故時怨家亦解仇求親翁推心結歡無一毫芥蒂曰吾不能以子壻貴有汰色於故舊便以我爲匪人也以是里中無大小日益親之惟翁言是聽結社醺飲非翁至不舉七觴卽有爭曲直者或不謁吏但從翁質正一言而決卽或謁吏亦多委翁講解受其成不更辭也貧者從之假貸不以有無爲辭卽不能

予息常緩其期甚或折券素好方書常躬治藥餌以待札瘍尤多所全活翁爲人豐盈慷慨好脩容止內無他腸其與人交一言取合即相肺腑相示領身護之卽不相中雖甚其情終不爲異容家產僅及中人而自奉鮮華腹食輿馬擬於素封或怪其奢翁嘆曰人生代間忽如過客吾年踰七十堂構無托卽令被服所喜日夜娛樂猶恨其晚營營自悴將以遺誰徒爲達者嗤耳蓋雖大觀之言亦足悲也始予家自大父

陳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六

二十六

清

以來與翁同巷先宗伯公相與出入遊處爲忘年交予生始晬淑人數月卽締盟焉受室之年先公捐棄予及淑人孤露無倚翁媼無他子女亦惟淑人是依所以贈予膏火至廢嚙以供及予仕遊長安二十餘年淑人多病翁家居思女常以歲時輓轡省視或蹈冰雪不辭卽不及往蒼頭起居者趾相接也其撫摩二甥恩義尤篤二甥親倚翁媼甚於堂闈此尤難矣及歲辛卯予以病乞休幸賜骸骨淑人得奉甘臠鄰下方

相與歡之歸示及期而翁遽逝悲哉邑人以翁壽考康寧享有福祉無所遺恨惟積仁扶義有長者之行而不艾其後相與咨嗟憐之又多感其德施空市走弔有行哭失聲者足以知其平生矣翁生正德己卯七月十五日卒萬曆壬辰八月五日得壽七十四以明年二月十七日塋於龍溪祖兆夫人張氏陽穀張公吉女今年七十有二賢淑有材能綜家政旣拮据傾貲爲翁治喪復念孫曾輩無少者以從茲孫國華奉翁

陳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六

二十七

五月三十日

香火翁復有一女適東平梁起泰太史紹儒從子也不肖行忝居甥館備荷深慈肺腑至情不勝悲慕而無能自盡萬一聊繫其平生鐫諸墓左使賢豪之行不至泯沒云爾

明故太學生杏野先生賀公墓表

杏野先生諱甲字子科究之東阿人也居張秋河上家世業儒多爲文學士者大父以下徙居邑城先生生七歲而孤長而能文聲稱藉甚試輒高等教授生徒爲室下帷踞坐匡牀常數月

不窺戶諸生早入酉出無敢請間出遊以故門下最盛都授掄士輒又多高等至相繼登第爲顯官而先生數奇累試有司不第處之坦如也隆慶戊辰以建儲覃恩詔天下郡邑擇諸生異等者貢於是先生選對公車補太學生其時四方名士多以選至見先生恂恂雅飭無不肅然左辟者司成亦改容禮之先生舉于晚中歲乃有二子子又甚少在太學時日夜思其二子軫悵不樂卽自司成求假假滿給事御史臺又白

入太學而蘭陵太史趙公儀部徐公章結社長安與四方遊士會講先生又躡屨參其間盡聞所欲聞融融有得也方先生在太學時行爲史官常謁先生學舍見几席盤盂往往皆有字畫趣就讀之皆日所願諸公語也可謂篤信矣生嘉靖七年二月初六日卒隆慶五年四月二十一日得年四十四歲卒之日無論士類卽市人行道皆爲嘆息諸生四十餘人相率擁金鑾而庇其孤焉先生初娶蔡氏卒而以王氏繼二子東升東白皆其出也王卒再繼以殷先生沒時二子長者八歲少者七歲而殷夫人年二十餘一室重垣將兒居其中稱未亡人毋悲其少說之更適夫人流涕自誓百端不可至剪髮示之乃止諸生請於邑大夫曰公月給米一石廩之方諸生葬先生行在長安不與久之請告抵舍乃索先生遺事表之而侍御孟君工部喬君皆先生門人也相與伐石而書嗟乎漢桓春卿喪其師朱普千里奔喪負土成墳彼何人也吾愧

之矣述其大畧以志悲云

明故太學生靜宇王公墓表

靜宇王君者平陰高士也諱詩字興甫嘗扁其廬曰靜宇人因號之興甫故邑士族曾大父述爲撫寧令自去其官大父來儀爲蜀幕以父老乞歸不遂請於上官移俸給養里人稱爲孝子父三顧隱德不仕興甫少而穎悟風神秀朗瑯然不凡年十四從諸生試文宗孝豐吳公奇其瓌儔錄入學宮其時宮保豫章朱公開府東藩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六

四十一

以郎君可大出就家塾訪於吳公求年少生可友者以興甫應而予與濟南于子冲皆同研席矣子年十五興甫少予一歲子冲又少一歲可大又少一歲皆不以予無似而兄事我越二歲辛酉文宗袁安節公試士拔興甫高第給廩後使曹公簡肄湖南書院知名諸郡矣此後二十年中子與可大子冲先後第進士同仕爲吏而興甫獨不偶久困諸生然其情好密比浮沉久近猶一日也興甫雅善記誦爲文詞奔放有氣

而少深湛之思以故九試御史皆罷不錄年四十餘乃以明經貢入太學非其志也興甫入對時予與可大在朝子冲備兵漁陽道出都門會於城西道觀劍合生聚相顧稱雄其明年予以病歸子冲在告與興甫過我因同遊玉符山中信宿大飲而別是年秋子冲西入關卒於道子携興甫往哭又二年甲午可大以言事罷官從江右來訪而興甫以是秋卒予將携可大奔哭而可大已病不能往扶服南行卒於江上嗟嗟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六

四十二

人世幾何吾三年之中而哭吾三友夢幻泡影踽踽一身悲可知矣興甫爲人美風姿自喜與人有情思胸中塵落無少城府而賦性孤介不能諧俗脩身潔行取予甚嚴空室蓬戶日晏不炊終未嘗向故人有司請問一語也可謂苦節獨行君子矣生嘉靖丙午七月某日卒萬曆甲午六月某日得年四十有九配高氏無子一女尚幼興甫之沒也予與其友劉元陽氏經紀而塋之劉君志其行頌鐫石於壙又親及吾門請

表其墓嗟夫此吾事也而劉君發之誼彌厚矣
夫交遊之久近所不能齊諸人力命之厚薄所
不能質諸天舉無可言者予獨惜興甫之安貧
守志有原思季次之風而無聞於世也故爲表
其大節使里人有考焉予冲名達真陝西叅政
司大名維京光祿寺丞劉君名敬業四氏學
授文雅士也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六

四十二

穀城山館文集

十六終

穀城山館文集卷二十七目錄

明誥贈少保兵部尚書湖西李公暨配一

品吳夫人合葬墓表

明累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西岡邢公暨配累封一品夫

人鄭氏勅葬墓表

明累贈中憲大夫河南按察司副使育菴

劉公墓表

常侍東濱孫公墓表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七目錄

乙 四十三

石溪先生傳

王氏瑯琊公傳

少保王文端公傳

月溪處士傳

周幼海先生小傳

許孝子傳

周母王太恭人傳

一品朱夫人傳

樊貞婦孫氏傳

目錄終

穀城山館文集卷二十七

東阿于慎行著 門人郭應龍編

北海董可威 天中李時穀校

鄒門李本緯 男于緯重梓

明諸贈少保兵部尚書湖西李公暨配一

品吳夫人合葬墓表

湖西李公者今少保李公化龍父也自上世爲長垣人代有隱德以貨傾其間里少習儒術不及卒業長而以授少保少保爲令公封嵩縣令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七

下

三

配吳爲孺人及徵爲郎公封南京工部郎中吳爲宜人及爲開府公封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吳爲淑人及以征播論功晉爲孤卿而會公及淑人皆沒乃贈公爲少保兵部尚書吳一品夫人令甲錫命大臣先加宮保無徑拜三孤者蓋以代錫圭云而考公諱繼古再錫如公爵大父諱誠一錫如公爵妣咸如吳於是李氏之廟號一品而祝者四世矣李氏之先旣席厚資及考公而家益振以僦儻材力役使邑

中徭賦主辦然不及中年而沒公生甫七齡又獨子也母張夫人則矢天而鞠之少長聘太學吳公女因令從吳公授經經通大義而會家殖市落與諸父分產所得田宅甚儉張夫人私憂之公請無然今母有子子幸有身何爲乃無家也獨無奈一妻貌冠何爾於是棄經生業跳之田間身督耒耜頭傭保蚤夜力作父之垣屋繕完產益豐羨顧反出諸父上而二子亦長二子者長名雲龍爲太學都講次卽少保皆髫而負儒質則前白母兒能負薪敢請所業母曰家故儒也向者悔棄汝耕今可再誤乃携二孫就師於邑使公居田如故公則以旬朔入城奉甘膳省毋因問兒所受書而時侍母夫人飲召兩子勸勉爲道大母孳孳時淚歛歛墮盃中也父之部使稍聞母夫人守義狀爲請於朝奉詔表閭矣而少保以弱冠舉進士爲令公念其少爲一往視問吏迹狀喜而趣駕歸及爲郎吏方岳則不復往以母夫人在也朝夕羞膳所以娛侍萬端

及喪蔬食致毀杖而後起人以爲難少保填撫
遂左以禦虜奏功公生受三品號爲上卿於是
少保居塞上久矣思親而以病請公曰歸可爾
歸而公益增愧日從所善父老選勝載酒酣呼
自適而曰今而後知爲人父樂也無何播州兵
興詔卽家起少保授節鉞督師討賊少保念親
老再辭公再力趣之曰老人雖幸健豈不念煦
煦聚首歡哉顧今方隅未靖主上旰食拂境
內而屬孺子其敢曰有親在以逆失命少保悚
懼對曰如大人教立起入蜀會賊已殘綦江兵
連不解乃遂厲氣銳精寢處兵革之間顧時時
治書報賊可期月待以慰公志公亦知其能辦
而不能無憂已而疾作食稍減遂至不起其時
少保已平賊奏露布而遽聞公諱仰天悲號以
孤之越在行間至不得一訣其親則何以生爲
矣然會兵事未罷詔留少保候代請至入疏期
乃得歸因以倚廬之日爲三年制曰非敢踰禮
爲不忍也而天子以少保忠有勞使守臣奉

制祠公且命將作治塋以二品禮少保持
踰禪又會河決大築堤臣所推舉數人留中不
報以少保名上立詔起家持節趣莅事河上河
上士其里中裁數舍耳乃奉吳夫人行至而大
疏塞河別開洳水以運功且就緒而吳夫人病
逝於省府於是得親飯含無之有悔矣而詔復
留少保候代請至若干疏極迫乃允屬司馬以
播功上乃奉命則又使守臣奉制祠吳夫人
啓公之墓祔焉而塋以一品禮少保大感涕曰
吾何以報上恩也始公之塋少保妻東王公
業誌其墓少傳四明沈公且爲銘神道之碑而
會夫人之喪少保復請舊吏于生爲表其墓表
者最其大都故不詳其世而論其略云公諱棟
字某湖西其別號也天性矜莊不輕言笑望之
嶷然而好以和煦接人旣受貴爵與田畯牧豎
均茵讓席其恭如是親黨貧者歲時粟帛勞問
市廛數區盡施與居族子弟量所宜任以差假
息錢或授之事令其自食及資佐其婚嫁不

可勝計獲滿都榮常以止足爲戒曰當自惜福
無過享也而吳夫人者里之名家淑而有才以
勤儉相公上奉君姑下訓二子使公母內顧無
憾德尤衆嗟夫醴泉有源瓊樹有根斯固然矣
余獨謂國家承平日久三數歲中再舉大役東
則宿十萬之師於玄菟樂浪之境以征卉服而
遼左爲之後距時惟少保之績西南則發四部
吏士翦鬼方之不庭化爲郡邑時惟少保之績
方其啓處不遑何身歟之敢問顧獨念有親耳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七

五

三月十四日

聞詔而趣之出欲歸而遏其請曰若翁若媼方
爲數石醇醪以待飲至兒勉之矣少保以是獎
抱而鼓期不內顧以成勒定之勲比公夫人之
烈不猶名山大川能出雲雨且以捍災禦患而
應祀典與生饗榮號沒受寵優恩數彝章延於
世裔不虛爾今東西大難皆已削平推是一輩
之河憂在吭噬誠以少保之勤平成有期且續
神禹之緒以著於河渠溝洫之史其所爲顯揚
光大滋不細哉姑表爾勲諸楹示我明有社稷

之臣其所由式穀者若此以爲人父鵠焉

明累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西岡邢公暨配累封一品太夫
人鄭氏勅葬墓表

萬曆戊戌倭據朝鮮 上命總督薊遼兵部尚
書邢公爲經畧率師討之明年倭平奏凱還鎮
詔進太子太保錫四代命邢公上疏言臣玠不
天髡而失臣父且五十年臣母鄭幸無恙春秋
八十餘老矣蒙 陛下恩追封臣父以臣所居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七

六

三月

官生爵臣母一品太夫人至異渥也臣韋伏
歿歸自海外臣母倚閭望思願乞不肖之身得
一日侍母疏十四上乃予告歸又三年所而太
夫人終天年也詔發少府金錢大治贈公之兆
以祔太夫人而命守臣稱制臨祠者再有加豆
焉時萬曆乙巳十二月廿六也邢公奉鍾都諫
狀請表隧左然其時邢公又已進爵爲少保稱
三孤於朝矣表曰贈公諱鑣字大用西岡其別
號云邢之先出自周代有顯人元魏時鑾以功

封爲河間望其居青州之益都則自曾祖諱
始也祖諱端父諱聰世有隱德錫皆如贈公官
配皆一品夫人贈公兄弟四人於行爲季脩幹
偉姿布衣而慕俠烈太夫人者處士鄭公舉季
女資性淑嫻佐夫君以孝友親心日歡姊姒之
評語弗聞析箸推腴居瘠宗黨無議焉贈公爲
人仁好施所衣食振救不可勝紀紀其尤可法
者嘗道得遺裝三十金招其主王大章付之大
章以半謝不受有鄭藻者貧其壻而悔婚譬勸

欽定四庫全集

七

胡

不從則捐牛帛爲助鄭感愧納壻富豪何勤以
子錢勤夏忠賣婦將飲賣女忿往數之將質之
官何懼乃歸子錢贖還妻女兩家繪像祠之宋
氏兄弟爭產至以不法相詰乃集鄉三老曉譬
百方兄弟咸叩頭謝請從長者息爭蓋環址海
之境無不稱贈公仁則無不歸太夫人內助也
贈公不治經然讀書知大義時持儒者家法匡
正風俗嘗刻石寺門禁里之火化者而約衆
金爲社死而不收調予棺槨邑有兩儒生奉無

爲道教從其徒居贈公則面數曰君襜褕逢掖
生也左道從夷何類見齊魯之士兩生跪謝遂
屏教主爲人排難解紛惟力是視卽又不居其
功四隣儀公如儀大人緩急恃以無恐有盜二
人行劫長峪商旅禁不敢前贈公預伏壯士其
側而身往挑之曰爾知北海有邢大用邪胡逆
天殃民而欲齒吾劍爲盜方咋舌伏起大呼禽
之道路遂通又大盜王堂率衆據黑虎寨寨近
公里里人恒震公曰無恐也乃公且往行之卽

欽定四庫全集

八

胡

挺身見堂曰吾邢大用也聞君信宿吾地敬効
一日之食願君息於沃土盜相顧愕眙曰邢君
義士誤踐義士里罪過遂去不敢復來歲大侵
或聚衆謀掠人粟贈公諭曰是在法當死死等
耳不死饑死法奈何衆愧而止已而他里掠粟
者果伏法誅則皆踵門謝以公向者言實生我
也年三十餘忽感創毒不救執手訣少保曰吾
素以行義聞亦思奮不顧身佐公家急乃時不
我值命也孺子有音骨非軼下駒他日必成吾

志勉之又言處世惟樂善爲最與人交寧負虧
母虧人少保受而書諸策卒而太夫人痛不欲
生少保伏哭床下四日乃進七漿其時姑老子
少田有畷隣太夫人操持應接內外斬斬之
姑陳夫人沒齋素三年自持筐築墳土伯氏貧
無居推宅以讓從孫有父子鰥者割田而
室隣人韋氏父母未葬鬻地焉而身死太夫人
悲之亟還其地使舉三喪蒼頭負絹竊於逆旅
主人請償却不受曰奴自不力耳趙忠通官租
繫鬻女與婦出篋中金贖之聞者爲之下泣曰
天道有知邢氏其興乎少保舉於鄉命分聘金
二十散與親族舉進士爲令以寬刑緩徵訓爲
御史按甘肅繪泣罪圖授之曰毋輕民命備兵
塞上聞軍士有單衣者親製布絮衣數十給之
歲以爲常奉命東征師行走使起居命二孫受
書戒令一志殉國無忘而翁所欲建立也老人
待飲至率諸孫觴以勞汝初少保爲令最而贈
公一命爲密雲令母則稱太孺人贈公進兵部

侍郎則稱太淑人又進尚書則稱太夫人又進
太子太保則稱一品四錫而至九命金書翟弗
光映存沒於人臣無兩矣嗟乎以贈公之義烈
令得執干戈以衛社稷渠不能取萬戶封乃不
當其身而開少保卽車騎轡以文武才策內參
機揆外寄折衝若再見之其爲萬戶大矣太夫
人殉義代終外持內護最少保以報國功成而
安其養幾九十而考終及見孫曾文武簪紳之
盛史稱高涼洗夫人爲智勇福第一此有過之
無不及焉寧必錦繡寶幃出入行間乃稱丈夫
哉積德累仁陰功陽報操右契而受之豈惟樂
善之効抑均以敦勸薄俗師百世而不朽矣敬
爲表其大都以徵天之所啓翊相鴻明之運必
有由也子孫姻屬詳在碑誌中法不具論

明累贈中憲大夫河南按察司副使育菴
劉公墓表

予子曰劉封公隱丈人也而仕其二子於朝號
爲名大夫生而以仲子貴二爵司馬卽沒而以

伯子貴再爵憲大夫布衣閭巷之雄存沒三錫榮耀當世可以觀德矣而伯子來請先君幸邀寵于天惟是麗牲之楹以對揚庥命敢累記史奉郭宗伯之銘與季司成之狀予受而最其要焉封公諱尚德字汝全其先膠西人也出齊悼惠王之同世系遠不可詳國初有諱宗者奉詔徙實東郡占籍爲博平人世脩什一之業四傳至太公諱舉家乃益饒娶趙生子二公其長也少有資性嘗爲博士家言已以失恃棄去從父受策推擇爲郡功曹邑中豪弱公每有繇發輒使任重公伉弗能誅也入而供賦出顧指豪豪辟易敗事公矣在郡稱文無害府主賢而任之已二子籍諸生公彈其觚笑曰兒爲儒父爲史上書自免去去而大治學舍益市奇書延四方名士與二子課習其中時載酒往聽之爲稱說古昔及在郡所睹記吏治薦墨仁苛之効命二子謹識之久之二子同舉於鄉先後成進士爲內朝官公猶衣袒褐蹠躡田間與故父老侶

旣受策書爲郎邑令延賓鄉飲讓不欲往令馳書都下要二子爲請乃強御冠服爲一卽席已卽筭而藏之更請不復往也二子迎養長安亦不肯駕一日忽自策蹇過都突入二子官舍召問所居官守法狀二子驚喜各以質對公乃更大喜呼酒勞之居三日復策蹇歸矣平生急人之困不言有無自宗族姻黨待以舉火者如千家所推解而婚者如千家焚券尤不可數所過廟宇橋梁圯壞必捐貲飭之自奉則甚蕭然食無兼味衣無重采床第不設絕縵旦日起課僮僕各有作業夜戒戶而後卽安居恒語所親曰長安貴人聞雞而攝弁冕郡邑大吏燭見跋而治書人孰有獲安者小人賴天幸施負擔其敢燕燕居息以隕厥祿聞者惕然間里有紛居間輒解卽不可卒媾召而飲之醇醪徐爲開說無不人人意消後望公之廬而返矣有冤無告時爲直於當事若行金委曲及來報謝則匿不受或反佗僚卻之好行其德而嚮然不滓多類此

卒之月伯子以使過里公命多具牛酒大召故人所善談讌甚歡其夜忽不語申旦而瞑蓋若爲訣云公沒且十年而伯子以知府考績贈公如其官已而進爲副使會有國慶又改公如其官故稱憲大夫然申錫固未已也而伯子於邑曰痛夫吾之失吾弟也令緩暮月無故吾父當晉三品蓋是時仲子已謝人間世矣公生嘉靖丁亥六月十二日卒萬曆壬辰十月二十八日得年六十六歲配李氏累封太恭人子男二伯子大文舉丙戌進士由大理寺正出爲淮安知府進河南副使備兵徐淮娶張繼周贈封俱恭人仲子大武舉癸未進士由翰林院庶吉士爲兵部郎仕至河南叅政娶謝封安人女二一適邑人謝廷試一適邑人徐道文孫男八爾偉爾儁爾豪叔奎皆大文出爾章爾順炳章炳順皆大武出孫女幾人姻室各具誌中 于子曰余遊長安得事二劉君信名大夫也其所居官不同要各有以自樹至冲和夷粹退然若不勝衣

其中耿介廉方不涉世之滓垢若墳簞之應焉以推所稱述封公不謬矣今人有子仕爲吏則自喜爲豪奢媼衣美車馬出入從騎奴以明得意不則時謁長吏請問顧銖兩自豐若武斷閭里視利便田宅貸子錢廢箸不則深居簡出日宴稱未起戒典謁無入客也封公以兩貴人爲子受爵於朝而儉勤退讓若此正考公三命益恭僂僂循牆而知其後之必達矣是父是子語若進熟於公家稱篤論焉

常侍東瀛孫公墓表

東瀛孫公者濟南霑化人也諱輔正德末年掄入禁中爲仁壽宮近侍事 昭聖太后以小心勤慎聞嘉靖改元進爲御馬監左少監居久之再擢本監太監佐惜薪司精敏有心計能其官得賜蟒服比一品秩隆慶改元汰內監冗員公以賢留筦事如故又四十餘年乃罷公爲人頽然脩偉彊力恢廓雅善談說好遊海內長者東方士大夫吏於朝者卽甚穹顯咸與公交時過

從與語公爲設筭器食握手相對至移日乃去平生慕尚高節日閱邸報有上書危言關天下大計者輒藏其副時取而膾炙之又好進賢薦士推轂名流惟恐不及至士行汙下者卽貴有勢公不譽也居一斗室僅可容席而諸公往往請者車馬呵殿旦夕相聞以此傾其同署然其與諸公遊遠或至數十年終未嘗乘間有所關說諸公益重之公年益長涉歷世故明於失得言事後當成敗與人賢否無不奇中至內外吏職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十七

十五

皆洞其要領里人試吏公常爲指畫其所宜行與所當慎皆老成有意識嘗有所知士人出入要津聲勢甚張衆皆嚴之公獨感額語曰夫士貴自立耳安有濡迹權門以博顯貴吾見其敗也已而果然又常於都市設館邑人以徭賦入都垂察而入卽有所誦乏又代之輸常得脫更邑人德之相與立祠里門爲公祝釐云公在內廷久居稱溫厚然不殖生產亦不建造佛宮及廣樹私徒橫乞恩澤但二三蒼頭供事左右而

已生弘治丙辰正月五日卒萬曆甲申八月十三日年八十九歲太史氏曰予數過常侍爲予言事昭聖時及正嘉之際也頗得聞先朝故事云其稱當時卿相名臣狀貌風采至權寵貴倖隆赫一時皆如旦暮則已數十年人矣大都風俗政化所由隆汙與人事倚伏之端可考質焉豈古所謂避世官殿中者與迹其平生論議合於儒者而有俠節之槩使得在上左右備樞機之列顧不與管蘇繆賢同稱而浮沉冗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十七

十六

三自之三卷

從以老夫亦有不盡其才者焉

石溪先生傳

石溪先生者代之隱君子也姓王氏諱憲武字克定其先出太原分徙京兆永樂中有爲龍江衛士者扈從北征留屯雲中塞下因遂爲山陰人五傳得臨邑令縉有惠政臨邑子朝用籍諸生不第受冠帶老焉是生四子先生其仲也而兄伯行宕佚幾亡其產父不任而材先生授以家政甫十有五歲矣家又中貧且田且受經而

兄伯所負責家日操券譟門求伯伯跳身遁先生往謝爲期約代償不令父知也公友韓公器先生而女之益多予女篋具及載粟若燕遺文先生皆謝不受曰丈夫幸能自食不敢以負累翁於是韓公益器先生戒子及諸壻謹事王郎郎嶽嶽不可得也而先生又悉謝絕家累入山中伏讀三年不歸學遂大就試輒居高第諸少年生慕先生經術爭負笈從之遊而代鴈門間稱大師矣先生性篤孝友慨扶義振人之急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十七

十七

七

惟恐不及其後父沒兩弟皆已婚有子女食指日衆咸仰給先生而兄伯前跳身遊益大困挈其兩子羸身來歸先生抱兄慟哭解衣衣兄子衣衣子具飲食湯沐勞苦極驢而伯因有家矣從兄死無後宗人將分其產有先生故業在焉宗人畀之不取曰人則不祀而因以利之何故業之爲也妙情病無所歸昇而詣先生先生推室居之爲延醫療疾積歲而沒沒而調惜歎嗟焉族婦有贅虜而脫歸者憊且死矣先生救之

家沃以饒粥三月乃蘇里人甥以爲妾先生曰婦義不爲虜肯爲妾乎不許更擇善配嫁之忻口武氏甥婦未娶而女家亡徙塞下別鬻文武故與先生善奔以狀告先生陰具錢贖以歸竟不言費後過其里夫婦抱子迎拜上酒脯爲壽隣人爭走出觀相與嘆王先生長者也先生爲人魁貌倚幕居處甚莊子弟自勝衣侍側毋敢嘻笑卽行里中諸狹褻子望見王先生來皆走匿不敢出山陰號當路塞大吏行部延見諸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十七

十八

七

生問兼先生常爲畫可否無諱卽有所徵發吏民弗便常爭罷之會虜大入邊而督帥戲下胡騎數百遮避兵老弱慘僵尸爲首虜夜抵城下先生率諸生白吏登陴謝之旦日帥至悲而詰諸生名先生從容對曰以是貌之城寢處烽火恐一旦之失守以憂將軍有胡服而夜謹俘人於野其誰知非寇而開門受之帥益悲弗省也會監司行部將核首功則大棄髑髏於塹而帥始悟且愧謝諸生去矣先生卽敢言有氣然其

與人居溫厚易直惟恐傷之口不道人過見坐中語咕囁有所指笑輒投袂起去曰奈何以宅人過失資口吻佐酒聞者悚服先生六請省試報罷嘉靖甲子用明經徵對公車而冢君舉於鄉矣冢君者今閣學公家屏也先生聞大快趣治裝歸日召賓客故人相與飲飲極醉乃已將遂不仕迺其明年遽卒卒而冢君以隆慶戊辰第入翰林比侍 今上講讀先生再賜號至太子洗馬又數年冢君入叅大政而景夫人以萬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十七

十九

曆丙戌卒邸中景夫人者先生再繼室也始韓夫人舉冢君七年而沒繼梁夫人又沒乃繼景夫人景夫人子冢君久有恩意冢君喪景夫人擗踊號泣日夜不輟聲而痛先生塋未備將因改營焉 上傷其志下璽書貴先生及父皆號爲少宰大學士如冢君爵遣使爲先生治塋命守吏奉少牢祠代鴈門間相語曰此故山陰王先生也以有子爲相 天子用三公禮塋之先生三子長者閣學公閣學公六子長者濬初舉

省試第一宅皆僑邵相繼起及諸弟子凡九孫云語其誌中贊曰行得事閣學公頗聞先生操行及所以教云士有明德雖不當世其後必興方先生數試不售韋布一經豈自知慶流元嗣爲帝股肱受其光寵耶種德食福若操右契解在晉國之樹槐也夫高山川澤能出雲雨以滋百物則祀典及之 天子所爲光寵先生蓋以此而論於德施之報則狹矣

王氏瑯琊公傳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十七

二十

三十五

舊史氏曰古者氏族之法以郡國地望甄其流品可考而知也自此法之不講而豪宗華胤無所稽其瓜瓞世家之籍闕焉王氏之望以瑯琊爲首蓋始於魏晉之間然卽丘公之後舉宗南渡遂爲江左大族烜赫至今而睢陵公之裔一再傳而無顯者及太尉僕射亦然不以散落北土而譜牒佚與我朝自嘉隆以來新城王氏始以科名閥閱爲海岱冠冕蓋瑯琊之宗留在江北者至是而遠有耀矣非神明之胄得天能若

是乎然亦以譜牒無考宗祏不可得詳惟記
士貴公徙自瑯琊其德義有過人者亦足以知
啓祚流光厥有淵源非偶值矣予與司徒公
子遊得其大都作瑯琊公傳 瑯琊公者諱
新城王氏始祖也其先居諸城之初家莊實
瑯琊境故以號公公故一布衣也而儻焉負
以任俠自喜雅多智畧樂善好施急人常先
已當元之末有白馬軍作亂橫行東方郡邑莫
能禽制公毅然發憤結里中少年數十輩各帶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十七

三十一

忠

弓刀持挺約以冠至出擊至則身先嘗賊少年
奉其要束亦無不自奮者一日有賊數騎抄畧
村里其一蕩而沒於井公飲之罌梮其背斃焉
餘騎大驚走去則整其衆來索操罌者公因從
旁跳匿至新城之曹村居趙氏廡下稍占田自
食而其故莊居人亦多避寇新城初氏在其中
遂娶其女是稱太媼已以曹村地僻無所殖產
又徙業邑中耕牧作苦權金穀之貴賤以子母
息獲贏過當家用益饒而其好施愈甚度歲租

入幾何自輸官及衣食有所贏餘悉以賑貸
貧人以難告常傾橐爲之不言有無日作饅糜
飯游食僧道持鉢掛笠填門坐而傳餐終不厭
也公凡五子其少曰菩薩公伍菩薩公初承父
業家頗不給而好施不減其父然其事頗近尤
見誦說蓋里人目爲菩薩也語且葉宗伯傳及
邑志中菩薩六子其仲曰潁川公麟髻則爲邑
諸生傳聞強識號爲大儒不第以明經貢仕至
潁川主傳故以封稱語具某誌潁川公四娶而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十七

三十二

忠

生八子伯曰經歷公耿光仲曰太僕公重光同
時以儒術顯文行皆如潁川諸公以雙璧目之
然經歷公亦不第以明經貢仕爲幕史而太僕
公第進士仕至貴州叅議以忠勤死官贈太僕
少卿語具某誌太僕公六子長之翰封副使次
卽戶部侍郎之垣次員外郎之輔次同知之城
次按察使之猷少者之棟爲諸里孫凡十八人
皆以儒顯象乾兵部侍郎象坤左布政使象蒙
監察御史象賁寺丞象節翰林檢討象千戶部

郎中象恒某官象晉進士象巽象泰皆舉省試
象震象艮等皆諸生有名曾孫十八人先第者
與善而經歷公少子之都最後亦舉進士蓋自
太僕公之後至今且五十年南官所奏士籍若
東省鄉書王氏子弟幾無虛牘又皆不出首簡
而劉太淑人年且九十安司徒公之養諸子及
孫過家上壽朱輪華轂羅列門庭簪笏珣佩俎
筵爲滿自海內故家所未嘗有也然皆燕儉敦
朴不失寒素風類古之石氏柳氏而文雅勲名

纂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七

三十三

春

過之斯尤難矣潁川太僕二公業已追封爲侍
郎而司徒公家居年且八十司馬以制府東鉞
出鎮西南父子同時卿座又世所希覩何天之
寵佑一門顯融而光大之若恐其不足如此也
積德累仁世濟其美以克享於帝心則自瑯琊
公矣 舊史氏曰予觀王氏家乘異焉自沈隱
侯時卽謂開闢以來未有爵位蟬聯文材相繼
如瑯琊之盛者以今質之豈多讓哉皇皇乎二
千年之世族再顯故土與卽丘相望也有如大

脩氏譜準晉唐所推地望則江北青箱且復爲
熙朝冠矣何言海岱間哉然吾又怪瑯琊公父
子以布衣處士之行所爲德幾何而享天若是
古亦有言活萬人者子孫必封又謂有陰德者
必有陽報夫何施多寡徵其內心必有所獨至
耳瑯琊公仁心慕義設誠而致行之天性則然
所濟雖於不自知其善况欲人知此之謂陰
行德矣故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謂以不有有
也則王氏所由興與

纂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七

三十四

少保王文端公傳

王公諱家屏字忠伯別號對南其先太原人也
中徙陝右國初以龍江士伍從征留屯塞上爲
大同山陰人世有隱德其後漸以儒顯公父贈
閣學公憲武爲時專宿舉明經不仕配曰韓淑
人以嘉靖丙申閏十二月二日生公夢雲間仙
仗擁送玉童下止其室知其貴徵也生七年而
失恃繼母梁再繼景子公如所出而景尤父
公髫則爲諸生以才名著甲子舉山西省試其

明年罷公車對而丁贈公艱隆慶戊辰成進士
廷試讀卷擬一甲第二 穆廟稍錯綜之得二
甲第二而選庶吉士高第庚午授翰林編修與
修世史暨萬曆改元與修楊史及成受爵賞有
差中間分校禮閣教習內館及奉命冊封親藩
皆恪慎稱任使而文章行誼業冠冕詞林為諸
公所屬口矣乙亥建復起居注以史官六人佐
之公為首選會日講員缺公以翰撰先補蓋特
舉也時 上冲齡嚮學日御講殿公從諸耆儒
後音吐朗聲開發懇款 上常欽容受之退謂
左右王講官端士也居一歲以病謁告賜金幣
給緡以行越三年己卯復以日講召至則為翰
撰如故又三年壬午乃陞洗馬踰月再陞庶子
明年癸未主考武闈進少詹事兼侍讀學士掌
院明年甲申春解篆教習庶吉士模範儼恪勸
督甚方士莊而服習之踰數月陞禮部右侍郎
又踰數月改吏部又踰一月詔兼東閣大學士
入內閣與太倉王公同日宣麻闕下動色相

謂為得人然公去為史官甫二年爾 上既特
知公眷倚甚篤數召對煖閣偕同官議處章奏
多所贊決乙酉從視壽宮協定吉壤賜一品飛
魚服明年丙戌以風霾為災偕同官條上寬卹
四事皆蒙嘉納其年大旱扈 上步雪南郊召
對天壇偕同官面奏 上勞勉之居無何景淑
人終於邸第詔賜賻布銀幣錫三代誥命使祭
贈公之墓而塋焉於是虛位待公三年部使以
禪除聞詔進禮部尚書趣還內閣遣行人往迎
踰年乃至時 上御朝漸稀公入都數月猶未
得面乃上揭言邇來朝講久輟章疏頗留典禮
並廢綱紈漸弛衆心喁喁請以 聖節出御畢
發奏章以慰海內不勝大願 上覽疏感動遣
中官諭旨曰王閣老忠愛之心朕已悉喻翌日
為出御門延公進見焉會廷臣請建儲久未得
允人情大譁庚寅元日 上御寢宮召輔臣入
對因出 元子見之四公面請諭教退復以冊
立請再上未報久之公以起用踰年無能有所

補救乃上疏自劾謂比者災異疊見疆圉未寧
議論紛紜風紀廢壞此亦主憂臣勞之時而署
待待食不能効一臂之助臣罪當免奉旨慰留
公又疏言今元子冲磨中外繁心而大禮未
行群情疑慮又禁庭暫御之間喜怒過當訶責
太嚴上累和平下滋危震可憂可懼非止一端
而臣才力不能匡替精誠無由感通內愧尸素
不敢自安其辭彌懇上雖未允然溫旨敦趣
再三乃出視事中外因倚望焉其年十月四日

蘇城山館文集卷之五

二十七

君

公復請冊立不肖行爲禮官亦合九卿三請奉
詔譙議廷臣奪禮官秩於是三公各歸第引疾
謝而公居中調之上意稍解詔趣三公出旋
遣中官李浚諭公冊儲之禮當於明年傳立廷
臣毋復奏擾如有復請直過十五歲方行公見
聖示有期大本已定乃擬傳札以進請宣示百
僚因隱十五歲語又度未必下也以便先錄口
詔馳報禮臣行卽具疏以復謂適奉王音謹口
通行南北諸司傳示大禮有期令其靜俟而亦

隱十五歲語上既不許宣示及見部疏復遣
諭公浚所傳止令卿知爾奈何遽示禮臣且部
覆是何等語會科疏亦上並得譙責然上
不憚而建儲之禮亦因以有成言皆公所調護
也已而三公奉詔出見公乃杜門請罷累
肯趣出明年八月工部郎張有德復請造辦時
太倉王公以歸覲行申公以言在告惟公及許
公直閣計恐有德言入或致激誤欲因而就之
乃亦引諭旨以請上既怒有德因責輔臣不

蘇城山館文集卷之五

二十八

三月

當附和又爲更期三年於是許公策罷公乃疏
言國所具揭臣實與謀乃至稽緩大禮國去臣
不得獨留請並罷臣疏入報聞而其時申公亦
去柄政且屬之公公乃請趣太倉入侍而與新
相趙公同居政本會曾少卿乾亨議太京衛官
衛官遞尚書同亨於朝公在閣聞狀急遣人出
諭天下有叛軍寧有叛官若曹敢於禁地選辱
大臣罪死不貸衛官聞皆解散司馬欲貰毋問
公執不可請令五府詰主者名置之法事乃定

明年壬辰科臣李獻可等以豫教儲官請 嚴
旨謫罰公輒封還 御批力請寬宥疏入不報
而他申救科臣者皆得削除甚者予杖公因稱
疾求罷言儲官諭教委宜早圖科臣所言未爲
差謬而以臣封還內降至蒙譴呵謫削轉相秣
累道路之猜疑橫生宮闈之讒構交作其於虧
損 聖德動搖國本非細故也今臣既無匡救
若復渙忍依違正漢臣汲黯所謂從諛承意以
陷主於不義詒辱朝廷死有餘僇請急罷臣以

騷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七

二十九 月 言

謝天下疏至三上辭益痛切 上終不允而遣
中官臨問諭曰卿其洗沐近醫藥自輔毋言去
也公具疏謝因堅卧不出又再請乃聽而令守
臣偵其起居以奏曰將復召云或謂公相臣也
卽諫不從宜少濡忍以就大事奈何取一決爲
高公謂否否古之人主惟所欲爲皆以大臣持
祿小臣畏罪有輕下心爾吾意大臣不愛爵祿
小臣不畏誅罰事宜有濟聞者服其言公去三
年 元子出閣又數年青宮遂建公奉手加額

以祝齋沐表賀 上亦遣行人齋羊酒錄常問
公於家官一子中書舍人又明年癸卯十二月
二十二日公以病卒得年六十八歲訃聞賜祭
塋如一品禮特贈少保賜諡文端蔭一子某官
始終恩禮可謂備矣而天下猶以公忠誠體國
不及盡展其韞以致太平有餘思焉公爲人長
身豐頤魁然竒立器局博大喜愠不形而操履
端嚴臨事有執意所不可賁育不能奪也方江
陵張公病時朝臣相率請禱公謝不往及敗見

騷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七

三十

君

籍沒所收交遊問遺書無公姓名蒲坂張公繼
秉大政以同里故數從公受策多所規益其後
時政益務恢濶朝士或詭激樹名爭欲有所措
置積爲當事所苦公毅然中立無所依阿獨嘗
以大義兩臂解之交相服也迨升揆席推公延
納侃詞正色百僚傾仰迄無後言謝政家居卜
墅遠郊與父老故舊爲娛客至不盡避亦不洗
接與與如也博聞善記其學無所不窺文思神
敏援筆千言宏遠藻贍自成一家敦倫砥節

行純備自以早失怙恃懷慕終身及執景淑入
喪號碎致毀哭不輟聲人以爲難其與人處豈
易寬和溫然長者而居室當官斬斬嚴肅小大
凜然宗族奴客無敢有竊借者急病振饑惠洽
黨里交際賓筵皆從豐腆而取予峻於一介身
所服用乃無紛華諸子既衆貲產不饒沒身之
日幾不備禮云公初娶霍淑人未廟見卒繼室
李淑人盡政甚修且多母訓以公歸次歲卒及
公之薨詔並祭而祔焉公凡八子長濬初舉省

蘇城山集卷之十七

三十一

三十一

試第一次濬初蔭中書舍人他少長有差及諸
孫若干皆稱儒邵婚皆名族語具狀誌不論
贊曰余從王公同舍相得甚深迹其偉度豐材
沉幾朗鑑汪洋千頃未測津涯矣及臨大節仁
重守誠深堅若將以身殉義一何伉直不阿也
方其廷諍過激人主不能無憚然冊儲慶典
既緩急不渝而於公恩禮始終亦無少替意者
精誠感動默有信倚以定萬世之策聖神獨
運之原固難以用舍窺矣善夫公之論人臣

能不愛官爵見重人主天下事豈有難易哉公
居揆路前後八年乃猶未盡其用故天下惜之
然其所建畫表樹光明俊偉固爛焉列於圖史
而稱社稷臣矣論穀昌後振振孫子則仁人之
報與

月溪處士傳

月溪處士者故吳之世家也姓顧氏諱榮字大
顯居常熟之顧墩父閻母甄處士生八歲而孤
母方二十七歲飲泣而決夫君所不以身亟殉

蘇城山集卷之十七

三十一

三十一

惟是三尺孤保君血食爾夫君領之而瞑乃遂
毀容敝服矢以死守家故蕭然貧也有田二十
畝族伯叔復欲奪之父母不能無忿從容爲言
斬焉顧氏之世卽欲終天扶義如縣鰥何母應
聲大慟絕而復蘇指其心而不言父母迺不敢
強而伯叔益大失望則壞其田斥買之奪所織
布縷不使鬻跡所育雞豚及種蔬種不使長歲
又大侵母日夜力作易少米屑糲糠爲糜糝
以啖兒所自啜者乃其糲也課兒誦讀常至四

夜因其餘火以續書有疑義無從質請兒母則相與泣處士既長學成經術甚著遠近爭除館舍迎爲子師處士亦借幣修供甘脆遂抗席就焉時有專宿兩人教授海上里師無敢鴈行顧獨引接處士爲忘年交數從談義一日爲百韻詩馳示使之立和款以簞處士處士屏不視而令門人唱韻倚席趣成傳信還報辭又瞻美兩人大驚益服顧先生才士也處士長則娶盛夫人盛夫人者邑之名族夙閑內則君姑春秋高

終然山文集卷之二十七

三十一

胡

惟二女一小婢餘無應門井臼操作匪異人任所以極意娛侍忘其貧窶餘二十年母卽世而處士子孫成立家亦稍豐矣處士儒生醇謹居閑簡素端凝正衣危坐終日不移亦無跛倚天性亢直聞人不善常面譬之而不暴於人坐客談人短長卽拂衣起罵曰誰無過舉而津津道之神不福女矣有惡少年酗酒格傷處士處士默而不校他日遇諸塗其人愧匿呼與揖謝之或謂處士太異矣處士曰向者彼徒爲酒使耳

卽求常以報不讐酒爭里子弟聞之益多處士長者處士不喜媚人亦不受人媚見客輒折過度報正色曰揖讓有節何不自重如此儉朴惜福公甘糜爛顆粒落儿豆間必拾歎之布衣芒屨帶十餘年不更及孫貴爲朝吏子受封爵終不肯乘車里門居常宴坐一室焚香誦經每飯必向空合掌然後敢食臨卧亦如之性又好遊常携所善客就松間竹下彈棋嘯咏日晏而歸乃不問家生產也處士之治經精於訓故見俗

終然山文集卷之二十七

三十四

史

學相沿句讀音義多所舛誤乃盡取諸家所集校讐參訂正其淆訛學者宗之其爲詩賦尤工所著有蛙缶集間從水部君受其二三清婉絕俗有作者之致水部君者處士孫雲鳳也處士一子名汝成受爵奉直大夫曰奉直公奉直公二子長者雲鳳及大父時貴貴及其父而爲郡守入覲過家省謁處士無恙也居三月處士卒明年奉直公亦卒而盛夫人之諱已前二十年矣盛夫人者性行與處士埒長齋奉佛日操

續不休或勸盡少自逸曰吾性不喜侈尤不喜
逸精神心力有所勤動則肢體調適不則病矣
其身教如此次孫雲鴻亦名士也處士卒後十
年舉京兆舊史氏曰吾讀學士趙公所爲誌言
處士子孫貴顯談及母時未嘗不嗚咽流涕也
悲之方節母食貧矢志歷嘗險艱唯是三尺孤
保君血食詎知光顯哉處士窮經篤學有詞人
之賦而不干榮利祖褐華首與世儒稱青紫金
簪異矣砥身潔行忘機寡營漢陰谷口之逸何
教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七

三十五

以加焉可不謂獨行君子者與水部嘗遊吾門
貞猷茂樹爲世寶臣其淵源深遠矣嗟乎天之
篤祐委社惟德是親寧有數量乎哉

周幼海先生小傳

周幼海先生者吳門高隱也名天球字公駿其
少時遊文待詔門下習爲書法待詔亟許可之
他日得吾筆者周生也及籍諸生不喜治帖括
語治亦不工顧獨好古文辭諸同舍少年相與
竊笑先生先生益自喜不顧以故遊日益困度

終不能委蛇逐時則謝諸生去深自閉絕外交
陳百家所論著日夜切劘求一當古作者久之
其業乃成而書法亦日有名爲吳人所宗於是
先生曰嗟乎吾有以自見矣乃出南遊天台雲
門唱罷武林湖上西眺三楚北走金陵大飲泰
淮酒肆從一二當壚踞屣鼓鳴瑟醉卽卧不去
又北登日觀揖海上三神仙酌五大夫而下則
又返吳門卧如是往來者數矣先生不喜自眩
有操尺牘求書輒爲酒翰不辭四方得先生詞

教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七

三十六

翰爭葆藏之故先生所爲文不脛而流千里而
部使者守吏至吳未嘗不枉車騎過市問先生
也隆慶庚午大司空朱公御史大夫王公使使
奉書迎先生遊長安先生爲一來當是時成國
弟太傅好客舍先生上舍日造門下供具甚恭
客皆嚴事先生而臺省貴游日相與過謁先生
輿騎羅戶外先生幅巾大帶出與語至移日夕
或操斗酒與遊湖山間先生亦間往然不自駕
脩謁候卽平生故人甚昵者亦未嘗請間有言

也萬曆甲戌成國卽世太傅以東帛加壁請先生勒石先生又爲一來則太傅亦已逝門下客皆散去空無人故舍惟先生在則起策一騎往游漁陽塞望見大漠蕭條醫巫閭諸山橫絕海上戚將軍呼健兒走馬射生使觀之先生扼腕談髣上指自以爲壯遊焉往先生入都諸公重其才行欲以師待詔故事奏令給事蘭臺先生謝不受也至是一二中貴人復欲白上官先生先生又謝不受客謂先生幸而帶半通之綸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

三十七

避世金馬門中何不可者先生俛而笑不言于生曰彼先生胡以官爲也自古顯貴人勢位烜赫至不爲少一日與化俱徂莫能命其姓字至倜儻倜儻之士窮巷帶索至猥瑣也然大人學士各徃徃稱道之聲流千百歲何故哉彼自有不朽者矣卽無論遠者徃先生來時不睹朱家貴盛邪王珂丹轂方駕而朝高堂鼓華鍾座客躡珠履負玉棋劍醺聲如震門下羽林兒錦帶乘駿馬滿巷皆是先生去三歲來北

皆安在富貴寧足保耶僕不佞竊聞海內一二大夫講業騷壇之上先生翱翔其間吳楚名能詩故多靡麗而先生所爲雄勁悲惋自近世所不多見挈其所長萬戶侯不足道奈何假一京帶趨走禁門從諸時貴遊乎夫鄒衍布衣處士之雄耳伏軾而遊燕使侯王公子擁篲先驅至官碣石館焉今去之數千載談天之辯故在彼其時貴人豈少也故先生者無以官爲矣先生聞之俛而笑不言居久之買舟去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

三十八

許孝子傳

許孝子者名性成字太初太傅文穆公族子也居歛之高陽里大人豫齋君與文穆相少長常同筆研又與汪司馬遊嘗以太學高第仕爲邑佐亦儒流也太初少則受博士經頗工章句不肯竟學去而遊於方外好莊列黃庭諸書又以早年羸病燕及素問醫經主養生言焚香靜坐宴然一榻不知有塵中事矣一日有異僧林間人定太初見而慕之延入齋閣旦夕供養僧感

其意密授真訣服行數夕霍然病已僧亦不受其施而去莫知所之已而父病彈疽百方莫効太初憂之焚香告天潛割左肱和藥以進父啜而甘之因而少愈太初不自言也時值炎暑創鉅而爛烝焉叔父與客怪而問故曰瘍也強發視之裹以重帛蟲流於臂母聞大痛走告於父相顧而泣里人白諸長更命三老孝婦共問里汪司馬公頽其室曰白華自是稱許孝子不問名矣太初業好爲醫家言已以父病攻益力

藝山館文集卷之七

三十九

三年而父不愈自恨術之疎也攻之益力醫術遂成名聞於國乃擔簦北遊謁文穆公於都延居內舍一時朝貴慕其風節咸枉車騎過之聲爲歌詩至滿數卷太初亦澹如也文穆謂曰生逢盛世胡不取章服自榮歸上冢墓太初敬諾宗伯試其技業以詔主爵受侍醫號然太初白恰單衣自若不數數束帶謁客也文穆既歸而度江相公再入賓之甚於許公太初自念生不能高蹈箕穎紹上世之風何至負夏無且藥業

從陞楫郎出入而托於大隱乎樂而南下東遊泰山關里稅駕安平里人操計然若相約除舍下榻延爲上賓太初亦樂就焉有沙門草衣者秦故王子侯也逸而爲僧遊於泰山之野見太初而悅之止與爲友相與修頭陀行戒律甚嚴然太初爲人儻浪自適亦不能純用佛法時客而狎於酒人三爵輒醉據几而瞑少頃即醒醒輒復飲素善鼓琴酒酣脫囊奏一再行聲調清越及俗客強之則弗應也亦善歌謳爲子夜吳

藝山館文集卷之七

四十

聲響振林木六博踰庭遊於胡姬酒壚趙李間矣岱畎生曰余滿六十盟墨卿於耆師毋相覲也太初請爲作傳輒復許之涼雨初霽清風徐來胡床石几踞於萬玉之林取蜀箋而泚之啜天目新茗一甌而成此足吾太初否太初婦節甚都語具陳文學傳吾獨奇其割肱事雖非中道亦賢智之高節可以厲世故以孝子名之太初佩一葫蘆長可寸許駐丹藥數粒又佩一木瘦瓢圓徑三寸餘而蟠屈欺窟如文

狀時出以自飲也予調太初胡不懸之樹間曰
畏風鳴瀝瀝聲爾

周母王太恭人傳

舊史氏曰予既爲柘溪先生誌著兩恭人大節
矣而王太恭人者周氏所以興其事近在耳目
有足風者不可使無聞也故劉向所述列女別
爲傳 王太恭人者叅政周啓明母也啓明父
曰柘溪先生沒而受爵更曰中憲公中憲公自
江西吉水遊學漢上止家南漳而太恭人父曰

縣志山館文集卷之五

四十一

五

處士登故南陽唐縣人也買於襄漢之間亦留
爲南漳人配曰盧媼生太恭人處士愷其女也
欲棄不舉抱而出心動若有所震遂止母棄生
數歲婉慧有儀精女紅不嬉遊相者謂其當貴
翁媼心陰奇之而會中憲公與蕭恭人操弓韜
以後欲謀其選使媒通言處士不欲也盧曰疇
昔之夜夢神以綸褱被兒幾貴徵乎處士悟且
喜而亦雅聞中憲公賢乃亟許諾太恭人既歸
事中憲公順而有禮事蕭恭人恪慎而和母教

縣志山館文集卷之五

四十二

敵耦主君主母參相得也數年而乳三男皆不
至數歲輒夭中憲公嘆曰嗟乎吉水之宗絕於
予乎日夜禱祠施舍所以祈子百方一夕夢日
入牀其光燦燦覺而異之越八日啓明生中憲
公大喜是元吾宗因以夢賜命焉中憲公年且
七十乃生啓明又十餘年乃沒啓明十有三歲
一弟一妹皆少者四歲而是時蕭恭人有長
女所贅婿王生宕之他境不返長女老家居號
曰伯姬與太恭人相提而視諸孤如阿保然太
恭人日督啓明出就塾師暮歸必質所業冬月
爨火煬兒督之夜誦少懈輒予杖且杖且歎歎
痛也中憲公沒十八年而當萬曆甲戌啓明舉
進士爲漢中司理迎太恭人於官至則謝曰老
人狎在田間樹畜蠶績以自娛樂不能邑邑居
官舍聞吏卒聲遂趣駕歸啓明爲郎長安及出
叅方岳數迎太恭人太恭人間一徃徃亦不久
稽也再受策書妻翟冠象服輒屏不御曰若翁
背兒時安知今日而令未亡人儼然被錦綺號

無多讓焉嗟夫十世之祉篤於一人豈可謂非天邪

一品朱夫人傳

一品朱夫人者元輔荆石王公配也家世太倉茂族父爲邑令有循良聲凡生二子一女女卽夫人夫人生而志度端凝才識明遠父母固內奇之笄三歲而歸公公少一歲業已以治春秋言數試爲諸生冠矣然一編伊吾不知問日早暮廟見禮成期而未覲蓋其淳也而公弟學憲

藏板山館文集卷之二十七

四十五

忠貞堂

公偶爵配宜人莊氏隨夫人而事姑吳太夫人儉於當室兩婦日賦裁糜三碗羹肉數鬻耳太公意憐之曰家所不足非兩新婦食也憚憚苦饑者何太夫人曰正欲使食苦後當豐逸爾兩婦迭主鹽饋夫人之饌多甘宜人少且病不任也待與俱前或分使更進欲以陰左右之蓋姊姒相得歡甚矣夫人數乳男不育乳女而育久之乃舉太史遂爲國器亦竟不復男也公以嘉靖壬戌及第從宦京師乃受騰鑄於姑親操

藏板山館文集卷之二十七

四十六

家政萬曆丁丑公爲詹事今上天婚禮成夫人入朝內殿恪而有儀環佩玉聲璆然六寢交屬目焉已乃自繪爲圖以示子孫毋忘遇也公爲少宗伯歸觀偕侍兩尊人歡及丁外艱相之成禮公召入閣偕奉太夫人如京此後凡十年中太夫人再南再北夫人獨御板輿往返可四萬里大寒大暑若姑大病所以將護萬端如公之在側也公再起入侍至見時事多艱圖歸益力歲餘乃得命旨太夫人色喜顧謂夫人趣裝對曰且矣詔朝而出抵家三月太夫人終於寢夫人徒跣行號竟以不勝喪病病至不起萬曆戊戌七月六日卒得年六十有六矣始公以孝聞海內其生事也辭三公以養其死事也六十而孺子泣夫人之孝亦然助之哀而加勞焉及太史亦以孝聞其居夫人之喪哀毀骨立旣除服入試舉南宮繼公及第爲法從臣因大痛曰天平曾不憖母須臾視兒子成一第也則伏闕上書請詔遣守臣臨祠賜葬金錢如令蓋其

時始卜玄宮矣公爲人濶達不視生產內政多委夫人夫人有治辦才然其要在操大計不屑屑取小訾省因人任使各盡所長銖兩推會不握筭而析節縮從自奉始魚肉豆羹食不過三簋衣或十年不易班給家衆一稟太夫人遺規曰吾今而知姑之所以慈也相公仕四十年入少費多而不至減產皆出夫人所矣夫人居室雖儉至御下施貧則無所吝惜自甲午歸田朝夕姑姊對食口語眉睫絕不少厭又時使使存

而咨夫人夫人授讀古今斟酌情理以對言多曲中其朝內殿時與一司馬夫人比席頗通環珎之間最後公及大政司馬夫人以壺殮効款有加璧焉發之大恨曰相公平生於一介如白水世莫不知胡爲辱此於閨爲謝淑君請毋復聞問矣既最後舉太史絕憐愛之然至督其講業及出入步趨繩以萬度不少假也一日欽而夜歸倚門待問曰得無少苦太史蒲伏謝後不敢卜夜矣訓女莊於婦御婦寬於子待外家恩義周至而無私問遺母弟進見起居數語肅揖而退母有所也吳俗好祠及游里婦或以時節群禱佛宮及師巫見鬼之流縱橫閭市夫人盡斥不見非有出往足亦不履門樞聞者肅然病且革面徐氏姑嘆曰人間福不可過享吾一婦人耳朝三宮位一品一可死吾夫如此子又如此二可死婦道無遠而吾惠譽施於里三可死矣夫人凡五命於朝公以編修滿則封孺人已爲諭德又進宜人已爲詹事又進淑人尚書

輔政又進夫人太子太傅奏績乃號一品一品
著古所謂國夫人也予衡卽太史淵博瑰特
然儁儒三魁名第皆與公相後先海內修爲奇
談女三皆有淑儀中女守貞仙化世號之曇
大師而太史多子及夫人之世稱孫男女者八
人蓋太史自狀夫人語甚具而其論其大都焉
古之談女德者有云伯宗梁鴻之婦不聞爲母
文伯孟氏之母不聞爲婦亦各其所際然也吳
梁氏之政不出於家季孟氏之名不出於國卽

蘇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七

四十九

三三東

兼而有之亦渺矣至若爲國而資元公爲相而
釐內主且俾其以世忠也有命自天而應隆昌
之會豈論於閨姬里媛間哉鮑司隸之有婦而
貽厥孫謀呂申國之有母而儷其父教合而爲
朱夫人而似矣

樊貞婦孫氏傳

樊貞婦孫氏者太學生重光之配署丞學魯母
也太學父曰樊仲公仲公父曰尚書雙巖公而
貞婦父曰孫公九霄仕爲魯士師兩家皆鄆城

名族故貞婦字焉十五而歸歸而夫君病五年
不愈署丞在抱矣夫君且死亟目貞婦以是如
綫之緒形影無依將柰子何貞婦不應俯而雨
泣夫君察其色如欲殉也亟目貞婦以是藐孤
累子爾司馬之祀在焉子將柰何爾司馬者高
祖侍郎公敬及尚書公繼祖皆嘗爲司馬也貞
婦泣而應曰不敢衡命夫君絕而猶視貞婦抱
兒痛哭旣墮而蘇因不復粒夜則雉經家媼覺
而護之旦日士師諭曰夫立孤死事難易殊也

蘇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七

五十

夫君所不瞑者何而旣已許之矣卽欲遂一朝
之志以戚化者何以面諸地下貞婦乃粒其時
家計蕭索舅姑見背旁無兄弟宗人睥睨且苦
以踐更貞婦不自隳也內撫孤弱外持門戶紡
績田畜攻苦廢著趾不及閭聲不出閭之
有室矣家亦稍豐能自樹立遂以工隸家應南
官碑補丞大官列在近吏雅善其職貞婦年二
十六而寡至且六十與令甲合署丞叩闕上書
訟母苦節下部使核狀三老諸生具以實對

天子御路門朝宗伯露章奏請下在所長吏出
官錢三百緡表其門閭樹綽楔焉制曰可先是
侍郎之孫涇娶李襄敏公孫女亦以節著三傳
而得貞婦若合符節豈樊氏世澤然與抑魯之
風教猶存有足感也李氏以無後不顯而尚書
公之胤惟署丞能亢厥宗貞婦之功烈矣嚮使
感奮一朝卽以身爲螻蟻比於同歸之義何以
長世如是自所覩閭里婦女固多厲節冰潔以
身殉義而有聞有不聞其居然也貞婦之節信
如皎日然非予爲從臣叫天闕而陳奏烏能顯
於世哉往署丞上書予掌南宮知狀比成魯志
又次其事於篇故得論著焉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七

五十一

表

穀城山館文集卷二十七終

穀城山館文集卷二十八目錄

明故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

書武英殿大學士贈太保謚文莊崇川

殷公行狀

明故資政大夫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

御史穀原蘇公行狀

明故榮祿大夫太子太保工部尚書鎮山

朱公行狀

明故資善大夫工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八目錄

乙

一百五十五

都御史晉川劉公行狀

明故通議大夫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

讀學士王陽張公行狀

穀城山館文集卷二十八目錄終

穀城山館文集卷二十八

東阿于慎行著

門人郭應龍編

北海董可威

天中李時複校

都門李本緯

男于緯重梓

明故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

書武英殿大學士贈太保謚文莊崇川殷

公行狀

萬曆壬午六月八日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

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崇川殷公薨於濟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八

二百七十六

南里第孤盤集門下諸生議禮攝事既乃詣闕

告哀恩命已頒將求銘於元老以公遺命俾門

人于慎行撰次平生爲狀狀曰公諱士儋字正

甫其先濟南武定州人當金元之世多仕爲武

吏元末兵起有諱從善者避地關隴國初乃復

故郡公之六世祖也是生太子長曰贈德府審

理正旺配閩夫人爲公高祖考妣是生五子少

曰贈少保公衡景泰癸酉以禮舉山東省試第

五署永平府訓導選爲德莊王教授王之國從

藩府禮儀多所裁剏王上其績 憲廟以國書

褒厲進審理正以是貴其父母仕王國四十年

王以師傅舊恩親爲畫像製贊自是占籍歷城

配李夫人爲公曾祖考妣是生六子第四曰贈

少保公峻以禮舉成化庚子高第其時許襄毅

公爲副使慕其經行遣二子出從學則大司徒

莊敏公誥大學士文簡公讚其後卒業太學與

襄垣劉公同舍劉公遣二子從學則大司馬文

安公龍大中丞夔方是時殷先生以家世傳禮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八

二

爲山東大師諸齊魯間言禮者無不涉其學以

教然竟不第而卒配武夫人爲公祖考妣是生

二子少曰洪麟卽太公贈少保信軒處士也太

公生六歲而孤長有俠節大槩孝友篤行博綜

藝術而以貧不卒業配曰郭太夫人太夫人者

武定世家父巽仕爲保定府通判語具少師李

公所著碑記太夫人七舉子不就夢文昌星見

已而誕公公生而淵睿聰哲神姿迥異一歲卽

能言且善識事誕日示以辟盤取筆與書已取

一秤已取石印一他不復視家人奇之始太公
博物多能精於曆數公生五歲卽教以干支月
建時遁之例因能於掌上推行或賓客滿座各
舉所生歲時問之公一一屈指算無所遺失客
咸驚嘆一日問太公曰曆家所載止六十年何
過此者彼皆不知今我向上推行百歲千歲以
至無窮其生年月建皆在我指掌之中何不詳
載之太公大笑然私心異焉七歲遣就外傳必
擇名師不憚一歲三易章丘翟公者太公之友

蘇州山館文集卷之二十八

三

也數過太公所見公慧慕之一日飲太公而樂
輒起請曰幸得結驪一介少女以備郎君簪帶
客喜共從吏之輒相與合袂爲約翟公歸告其
母母曰柰何嫁女他邑怒不與翟公語然翟公
顧私獨喜以爲得壻其後翟公有吏事繁客死
郡城太公殯之客位如居兄弟之喪以致諸其
子翟公母乃嘆曰吾子知人然亦未卜公之貴
也公生十年能著文論十四而籍博士屬中丞
蔡公經建湖南書院於濟寧使試郡邑諸生拔

其尤肆之公以垂髫與焉方公在諸生中最少
而貧嘗與一羽客遊羽客見公苦學不自給欲
以煉藥訣授之公笑曰吾有帶經食力柰何以
丹砂誤人謝不受公既有名諸生而翟公已前
客死家益貧落於是夫人未笄而歸太夫人女
畜之三年而後廟見太公故精易數占事奇中
庚子寢疾屬且省試卽謂公若茲必第第且與
魯大父合符然吾亦以十月二十日逝也筆而
志之壁是歲也公以禮舉省試第五生十有九

蘇州山館文集卷之二十八

四

化

年矣太公方病聞公第喜且泣已而以書一函
授公曰此吾平生所聞見陰德行事也幸而試
吏毋害百姓以負朝廷公曰不敢以志壁之日
逝公旣以外艱未卽備計吏上乃授弟子室里
中不給薪水又耻稱貸往往歲旦購楮書春帖
太夫人剪綵爲花勝令蒼頭入市賣以供酒醴
其甘貧如此嘉靖丁未舉進士第選翰林院庶
吉士讀書內館相國華亭徐公茶陵張公同爲
學士受命教習公故有儔才朗識卓冠人表

又力學強識淹貫群籍其爲文賦宏博鉅衍不
逐時格月旦甲乙數居上第其後二年己酉以
第授翰林檢討又三年壬子滿考奏績贈太公
檢討母封太孺人是年十二月奉命賁壘紱錫
封伊周二藩以癸丑正月事竣便道過家展太
公之墓又奉太夫人如武定上冢大會内外宗
人各以親疎差賜金帛既乃報使時公仕爲法
從館署多暇乃益謝絕交遊閉門脩業不通干
謁文史祿薄或不自給太夫人在邸中至課奴
掘野以蔬掃廐以饗家人習於儉亦咸安之公
事太夫人旦夕承顏備極孝養太夫人比歲病
意忽忽不快公夫人數長跪請罪得一笑乃敢
起乙卯檢討六年考滿其明年丙辰同考禮部
所取多知名士又明年丁巳太夫人病思歸公
乃上書御母還里至則病益力公日夜焚香籲
天請減己齡益親壽乃至巫覡醫卜無所不用
太夫人病稍間則招致諸姻戚母之侄娣平生
所悅者時侍左右以娛其心有所欲予輒儲以

共命未嘗告置明年戊午太夫人沒公水漿不
入口者三日杖而後起朝夕几筵三年不御酒
肉盖先是公居太公之喪以哀毀踰禮孝聲流
聞是歷下父老諸生千餘人上其狀兩臺下
學使議奏表其間公亟走記止之葬日自藩府
部使長吏邑子賓客會者可數千人公自奉太
夫人歸五年不出濟南諸儒生執經從遊者甚
衆公益譚思著述足迹不入公府又日以敦睦
鄰里施貸閭里其後兩臺諸司日趣公駕乃以
壬戌春起詣闕會 穆廟開閣潛邸 世皇精
簡儒臣輔導以公叅講讀公念以經藝事儲邸
天下治忽係之每當進講必齋戒存誠與有所
感動至君德治道所關或理亂興亡之際及權
奸女寵官寺外戚之禍未嘗不惓惓三致意也
不憚危言激辭以動高聽 穆廟天授聖明每
奏一篇輒欽容深納左右侍從聞公敷陳亦無
不洒然變色易容者以是養成聖德係天下之
望功不細矣公又次檢討九年考滿晉在春坊

右贊善仍兼檢討 穆考在潛邸侍講讀 恩禮優渥歲時珍錯匪頒必擇其鮮以賜至是出金綺賀焉其明年甲子奉命典順天鄉試時諸大臣子弟試京兆或不第固內不快而京兆諸生因以其間爲飛語適一二占籍者及同考郎官誣以賊罪已奉詔覆試所適士皆如式而公素爲衆所信服言者無一語相涉故分考及所適士賴以昭雪其後多登第者明年丙寅十月晉司經局洗馬兼翰林院侍講其年十二月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八

七

志

穆考卽位以公講讀勞宣賜白金文綺其明年丁卯正月擢翰林院侍讀學士掌院二月進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公具疏辭不允以大慶軍恩大父父皆爲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大母母皆爲淑人四月世宗皇帝梓官入山陵以公扈送賚金幣上開經筵以公充講官仍日侍講讀賜宴禮部賚金幣踰月改吏部右侍郎兼官如故有詔脩世廟實錄以公充副總裁日賜宴禮部賚金幣是

年翟夫人病卒長安 上以公講讀舊勞特賜祭塋公以六月上書送喪東歸詔賜乘傳並賚白金文綺爲道里費踰時而還其明年正月戊辰大計群吏時 上新卽位銳然更化圖理公以職佐太宰而日直講幄不顯坐曹治事太宰楊襄毅公召問郡國上計吏行其殿最公以故事出牘所應刺治迹纖悉具備楊公多所倚決是月事竣有詔晉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公再上疏辭 溫旨褒答不允先是公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八

八

三

以史官留滯且二十年至是從五品官僚一歲中遷至上卿而同事少師高公已前 世廟時爲相及 穆廟登極少傅南克陳公太師江陵張公皆已爲亞卿學士以其年並相而公名在後以次稍遷故未卽拜然 上心已日夜嚮注之矣其年二月會試天下士命與少師淮南李公典之取士四百其月 上謁陵從賜一品織衣銀篋佩刀諸物四月以 皇太子立覃恩大父父皆贈資政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

大毋毋皆贈夫人任一子太學生五月選進士
三十人爲庶吉士以公同少保趙文肅公教之
故事教諸吉士或以其成材多所寬假卽課文
括誦要以中程卽已不甚數數也公念以爲朝
廷掄天下士儲之禁苑責以後効士不通經博
聞而以華詞應世與張空券何異故日夜程督
諸吉士取古人文博麗者命之成誦其評駁文
藝惟責實學不以空言爲質諸吉士各務彊學
稽古以稱塞師法館中燈火熒熒或至丙夜公

緣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八

九

忠

又深計士習日趨華靡寢失古道與諸吉士約
以素樸質直從先進舊軌毋染於俗諸吉士咸
遵其指至面背相字不爲小文是歲以災異詔
問九卿大臣用人理財之策各以便宜條上會
其時諫臣石星詹仰庇嘗言事忤上左右杖
奪其官又中貴人乘間多所求請及內帑金繒
乾沒不貲有司莫難也公疏以爲上卽欲用
人當責之主爵比臺諫以直言中法不得洗沐
吏部嘗請錄用並觸聞罷矣理財責大司農而

緣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八

十

內帑錢穀所增耗數主計不與知乃又求請差
遺紛紛無厭如是卽條奏山積何益請宣詔大
臣咨諏理道凡用人理財事宜但釐成部臣俯
垂聽納則實政日脩而災異可弭疏入中貴人
謹曰藩府舊臣乃不以聖斷爲是反爲言官
地以明主之失上亦不爲動而益眷遇公其
年九月大闕從賜衣一襲十二月大宗伯缺命
公回部管事宗伯子部主藩府封爵四夷朝貢
吏胥黷緣爲奸不可按核公日集部吏虚心講
究凡可釐析奸弊輒以法裁正不膠於故卽有
所當避亦不計也議上卹典條例及宗室謚法
名封勘報之規一洗舊習與之更始而適故猶
舞文吏甚者置之法文書積滯有數年不報者
悉召郎吏核狀當奏請者立爲奏請卽不當奏
請輒以便宜報罷令吏無所竊藉蓋其時邦禮
之政肅然一清矣其明年庚午正月朔望日月
交食公兩疏請布德緩刑受言省用及飭內外
臣工講求利弊問民疾苦各數百言皆侃侃敷

初不爲文具初公在詹府日侍講讀及掌大宗伯不與上還宮問狀左右以顯職對上念公講讀數年猶未帶玉於是諭內閣講官士儋久効勤勞加恩一階進太子太保會冊封四妃以公充副使資金幣時經筵日講或以冬夏輟免公上疏請日講如祖宗故事四時不輟經筵之期非大風雨雪亦毋輕免又請於經史之外進講祖訓昭聖訓書及大學衍義貞觀政要上皆稱善從之時今上在東宮屬質長成

常以春秋命大臣將事至是公用侍郎王公希烈議上疏以爲三皇繼天立極功在萬世而列於醫師之中使勾芒四佐配享其側於禮不協請毋祠於署而進歷代醫師祀於一堂歲遣醫令以少牢行禮疏入報聞初嘉靖末議定宗藩條例親王無嗣以親昆弟若昆弟之子嗣王不得以旁支請繼已而肅懷王薨無嗣其大母定王妃吳氏請以攝府將軍縉熾嗣禮部議縉熾雖定王姪其實懷王從叔以叔嗣姪不如令有旨以本爵攝府如故至穆廟卽位又以吳氏疏請有旨如先帝令已又以肅宗人疏請結上左右爲內主公再疏執奏上曰肅藩越在遠塞不王無以填之其令縉熾嗣王公又三疏力請以爲朝廷所以布大信者有成憲可遵海內所以安大分者有明旨可守今肅府請封既違成憲且二聖明命赫然如一若復從其所請則條例不足遵明旨不足守人人欲遂其私事事欲更其制朝廷號令何以行於天

下疏入 上意堅不可回乃進郡王攝府食將
軍祿如故其後縉纘竟封爲親王則當時郡封
徒以公在誦也自 上卽位再郊未舉慶成之
典是歲冬至大報以公請舉如故事是禮不行
者四十餘年諸司案牘或無可稽考儀文樂節
亦多殘缺公乃博訪故老詳核令甲肄習禮儀
奏定位次是日百官與宴者咸相忭蹈以爲盛
遇矣故事殿廷賜宴五品卿丞若經筵侍從近
臣列坐中左門下他卽臺諫史官具列丹墀而

藏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八

十三

忠

道家羽服之流或以六品列坐門下公請令降
列丹墀序於太常祠官之後議者疑之是月詔
公以本官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輔政公再
疏辭 溫旨褒答不允十二月虜大酋執叛人
趙全以獻用運籌決勝褒賞輔臣加少保晉武
英殿大學士官一子中書舍人賜之金幣公上
疏辭廕請給曾祖以下一品誥命 上不允其
辭而從其請於是審理公以下三世祖考皆贈
爲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武英

殿大學士三世祖妣皆贈爲一品夫人其明年
辛未二月冊封六妃以公充副使賜之金幣公
平生志趣雅在守分知止泊於世味常從方外
逸人受養生之訣以盛年入相倚藉方隆乃居
常思歸不甘寵利客有以鼓琴見者數令操歸
去來之調倚而聽之是年十月累疏稱疾乞骸
骨歸田里 溫旨慰留者三志不可回疏至四
上 上重違其意詔以本官致仕賜白金文綺
乘傳還里遣行人護送有司月廩四石歲給輿

藏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八

十四

君

入八名以其年十二月歸老於濟蓋是時甫五
十矣公既退居里第閉關却掃不談世故家無
長產又鮮生殖貴至卿相名田不過數頃第舍
一區僅蔽燥濕僮僕數人門如寒素居則燕坐
一室披閱圖史出而延見生徒論難經義濟南
諸儒生及門者二百餘人或不遠數百里負笈
以從公卽故湖南書院與立期會部使者慕之
下記所司爲諸生供具一時濟上彬彬盛文雅
有漢諸儒風而公暇時又召諸同遊故老罷之

家居者月旦會飲或遊山水之間亦頗聲爲樂
詩被之絃誦以宣太平之盛四方傳其音節習
而歌之公則自稱曰嗟夫造物不假人以全僕
故齊之鄙人幸得以經術蒙上恩遇位至公
孤於人臣無兩又得以其餘年優遊隴畝事無
爲之樂自此以往者假我十年則福出於人間
世矣方是時公年開盛海內日偵其起卽上
及太后亦數數問殷先生無恙語頗聞外廷
而公固已與世忘矣萬曆辛巳冬公忽病股腫

藝文集卷之二十八

十五

君

數日起居如故輒戒門人子弟趣爲我豫後我
其不延聞者謂謾語耳其明年壬午春公日癯
羸然時時跼蹐出與客語一日自調棺具云以
六月當逝家人亦莫信也至六月之朔病利下
寢疾數日不食亦不數語問以遺言笑而不答
至其月八日逝距懸車之日十有二年矣訃聞
上震悼輟朝一日賜祭十一壇使使治塋賜太
保錫謚文莊公爲人偉幹重願儀觀甚飭孝友
恪慎寬仁愛人學必稱師言必及禮綜核事務

靡密精詳卽米鹽裘履皆有經畧器度深沉操
持堅確不爲岑詡大言以賣名聲而致在必行
無所回易識鑒明敏善於中微圖事揆策不務
虛遠至衆論紛糾無所適從常以單辭考衷得
失善敗罔不如響門人知友捧檄爲吏或在遐
方僻徼聲聞所不及公指畫其險夷利病與治
之宜生長其地者有不及知卽有所盾請謾示
數語初不甚解及後履其事亦無不驗又好推
轂下位獎稱人善如恐不及少從里師郭公寧

藝文集卷之二十八

十六

比

受書而李公攀龍爲諸生與郭公善一日至郭
公舍見公熟視偉之曰此少年生異日當爲大
器吾不及也卽引公下坐與揖讓居無何遂舉
省試名第相次爲忘年交其後李公以文章自
命而頗簡伉不偶於俗公旣貴顯乃日遊其名
行於諸公間李公雖以士流推戴爲海內宗亦
多公所推詡也公居詞林二十年非習爲吏然
文法推善典章名物無不精貫後見吏之武健
刻深欲務文巧以致行法相高平民侵冤無所

告訴乃集古往奉法長民之吏以寬仁獲福石
蛟驚遇禍者凡若干人命曰日監懲錄大較本
爲善陰陽之指而專麗于文法又見法吏訊治
多以喜怒自遂或撈掠酷烈不奉憲典乃取大
明律令答杖問擬之法後吏漸失其指者集而
爲帙命曰讀法須知吏見其書者亦多感動方
時政精核吏如救火揚沸而陰以其間有所化
導功實懋焉學問博衍無所不綜教人以經藝
爲準他所曉悟絕口不談其處里人和易虛謙

蘇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八

十七

化

不爲峭岬卽布衣故諸生相見握手殷勤娓娓
道語常竟日夜不厭齊俗故健僥卽貴有勢出
其上少所頽仰一日里少年與公舍人相挖語
或侵公左右以告公曰此自謾若屬耳固無與
乃公事郡邑事有所長短亦謹遜之弗與校公
謝政歸而故少時所事師郭公爲郡丞罷公每
過其門必入謁師却行避席如少年禮郭公亦
安之弗改容也里人兩高之公生嘉靖壬午三
月二日距卒得年六十一歲配程卽程公洪女

也再封爲淑人以沒賜之祭葬再贈爲一品夫
人李公攀龍誌其墓子男一卽盤以從子繼籍
邑諸生雅有雋才娶葛端肅公守禮孫女女三
長者翟夫人出適禮部員外郎張志陝西叅議
鳳子次者佐室某出適海豐谷某兵部左侍郎
申虛子又次者佐室某出字衍聖公尚賢長子
廷椿始公自曾大父三世皆葬歷城東郊之原
及太夫人之葬墳有塗矣乃改卜長清鳳凰山
之陽以考妣遷至是盤且奉勅營兆其次以某

蘇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八

十八

三百八

年月日公卽玄宮惟公精忠茂實簡在二聖
欲謀豐績著在國史雅度清規脩在輿論宏文
博殖布在詞林卽家庭子弟有不脩知門墻下
士其能深稽盛美仰贊鴻烈幸公所自著年譜
稍存梗槩乃又請諸長老各出所志麗以年月
署其大畧以備采擇惟名公大老惠而賜之銘
以垂耀圖籍斯公所不朽於世矣謹狀

明故資政大夫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

御史穀原蘇公行狀

公諱祐字允吉初號舜澤穀原其更號也世爲東昌濮人居北王趙之原高祖克明公當洪武兵後斬蘆葦以田貲甲濮上克明子義公爲醫訓科訓科子贈尚書公亮亮好佛法里人號曰亮菩薩菩薩子贈尚書公思號北莊居士剛方有行義是生五子天民天澤天爵天祿公其季也母曰王夫人王夫人誦觀音經祓子已而公降烟霧覆室三日及在襁褓或撫之晝寢忽展轉亟啼不臥抱而下堂屋梁斷免焉識者知其

救城山館史集卷之二十六

十九

嘉

貴人七歲從塾師授書屬對輒出奇語名公長老無不驚嘆既補郡弟子員長吏爲禮送酒方行忽大雨霹靂火光如斗一座皆驚曰是必有名聞天下者居王夫人憂流賊劫畧至郡大人趣公走避泣曰毋殯在堂兒將爲往願以灰守之竟不避俄而寇去正德癸酉舉於鄉卒業太學爲穆文簡公所知名益著辛巳丁外艱嘉靖丙戌成進士授吳縣令吳縣編里五百徭賦十歲一更簿書紛不可任公分置糧里墻吏使

各署民產高下不得雷同因以叅伍定役後遷稱平吳俗奢靡一切用敦朴財省三年大治使表吳治行章八九上矣以周夫人喪去周夫人者公之嫡母也舟泊穀亭穀亭人夢神告曰河上有尚書至旦日視之公舟在焉服闋補東鹿東鹿故多繫囚公下車一日罷釋數十百人民有昵妾而殺其妻沈之井而逸吏弗問也是日捕置之法明日財罷僮車三十兩又明日有詔召東鹿令東鹿人語曰三日官府百年父母

救城山館史集卷之二十六

二十

三月

召至拜廣東道監察御史癸巳中丞王公以奏疏過誤元日下吏公偕諸御史論救皆得廷杖無何出按宣大至而大同兵變遂討平之初大同亂軍既賊殺總兵李瑾因脇都御史潘倣上疏白狀以爲瑾素虐所致公聞之大憤曰瑾即有罪軍可殺乎卽令朝廷胡以施紀法焉立上疏請討辭義激烈先帝覽之喜曰御史忠愫立遣將將兵臨城問罪御史監軍兵至城下大同固已大窘而惑於洗城之說迄不敢下公以

便遣人入諭曰凡兵之來固欲安之也而爲訛言逆命者何趣下卽免不者種族久之鎮撫王寧出見持城中將吏署狀乞貸首惡七人公嘆曰尚爲賊游說耶 朝廷二百年生養何負若屬而暴亂若是寧因前密訴曰七人者城中非與之也顧力不能誅願得當而行耳公因與約趣使馳報城中於是其魁馬昇楊林窘斬黃鎮等傳首出獻門關公按轡整儀仗徐行而入老幼俯伏焚香填塞道左左右請爲兵防公曰苟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十

二十一

三百三十三

不推心左右誰非敵者諸軍皆國家赤子倉卒迫賊耳何以兵爲聞者遂安已有詔戮其餘黨督臣噤不敢發公輒與中丞樊公會驅亂軍於市中戮之大同遂定而昇林以自歸不誅握兵如故公因出行邊以林從護道中徐語之曰朝廷賜若不必幸矣任職受賞人其舍諸林泣請命公曰唯解兵可免耳林悟受命則移記撫臺亟代其任遣馬乙未出按江北江北大旱疏請大司農金六萬振貸民賴以濟每出行行部

戒郡邑吏卒送而不逆因著爲式符離集故有河患公築石堤十里人號蘇堤如杭丁酉按山西監臨省試以得人稱錄大辟減死五十餘人代還掌河南道河南道者法擢九卿同臺或忌之薦以爲江西提學副使江西士衆歲試數月而徧日閱數百卷皆有評議至面語諸生率能背誦決其科名次第錙銖不爽凡所獎進皆一時名流多顯於世壬寅擢山西參政分理鴈門三關廷臣薦公可當大任晉大理少卿乙巳拜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十

二十二

七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均徭賦省供億革冒濫民用寬裕右輔以寧丁未進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協守及營田奏功兩賜金幣進秩一等成寧武關城已酉召入爲刑部侍郎已亥兵部庚戌轉左考績三代錫如其品廕孫蔡國子生無何以所居官總督宣大山西軍務是秋虜犯京師率三鎮兵入援斬首虜數十奪馬牛以萬計論功賜金幣廕孫宋國子生辛亥虜乞貢市公請外示羈縻內修戰守朝議許之虜

妖賊論功賜金幣壬子老營堡獻捷晉從二品秩賜金幣咸寧侯鸞之在邊也公將之入援入則拜大將貴寵至是出行邊使使言公請以首功一級官公少子公謝曰辱將軍念甚厚然兒非嘗從軍也吾又且朝暮去不敢以累將軍癸丑三品載考晉右都御史虜二十萬衆夾大同南下將入內關公聞報提兵馳赴至永安堡遇賊與戰斬首虜四百有奇捷奏祭告郊廟榜示九邊晉兵部尚書賜白金五十文幣四雙

歲城山集卷之三

二十三

代

孫榮改應錦衣正千戶三代錫如其官公居北邊十年厲兵秣馬訓練將士虜稍其威幾不近塞知人善馭下馬芳劉漢胡鎮董一藝皆拔自行伍爲大將各樹功名既致仕去鎮會總兵岳懋昭廣募府者懼則奏公不請兵糧撫蘇後期故及於敗本兵亦素有卻言如幕府逮下詔獄然公實嘗乞餉奏牘具在諸公無以難也而少師嵩故尚書時嘗爲公所論恨公從中主之削籍爲庶人隆慶丁卯今上即位詔予冠帶歲辰

歲城山集卷之三

二十四

東宮立覃恩以長子光祿君請復故官致仕家食凡十八年守臣數薦於朝竟中尼不召當世惜之公爲人豐肌魁岸戟髯電目望之如神而不爲城府和易可親立朝耿介有節能決大事御史時大夫浚川王公署其考曰有學識有操持有膽量有作爲時目爲四有道長傳覽羣籍游心千古爲文辭歌詩適麗典雅海內以爲名家所著有孫吳子集解三關紀要法家稟集穀原詩文章奏疏道旃瓊言等書既歸田里日與故人長老結社置酒爲驪平生好施常建倉儲粟以濟貧乏世故子弟或以貧困來謁傾貲捐濟無所吝惜遠邇頌其高義公有四子皆儒雅多藝以賢豪稱諸孫美秀而文稱其家學歲時伏臘更前爲壽歌舞滿堂花亭月榭進廣賦詩爲歡未厭也辛未仲子澹都試卒京師公遂於邑發病以其年九月二十九日薨於正寢距生弘治壬子七月九日得壽八十歲配陳累封夫人卒先十六年公自爲誌子男四長濂南京光

祿署正娶許氏贈人子貴再贈宜人次澹
舉嘉靖己酉鄉試娶宋氏次漢德府審理正娶
馬氏次浣國子生娶劉氏女三長適貢士許
次適經歷高適李適監生許賜禮部侍郎戚
子側室劉出也孫男七榮錦衣衛指揮僉事娶
桑氏奈國子生娶錢氏繼陳氏宋恩生娶邢氏
繼馬氏案儒官娶張氏樂生員娶吳氏本官生
娶邢氏彙生員娶顧氏孫女九長適鄆城奉祀
全完次適生員陳萬殊次適鄆城尚書樊公繼

縣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八

二十五

許

祖孫重耀次適生員錢邦龍次適鉅野都憲宋
公澹孫生員良翰次適曹州馬從龍次許聘劉
顯烈餘幼曾孫男五光偉光勳光復光許光泰
曾孫女八光祿君卜以某年月日葬公於祖兆
將乞銘於某公屬行爲狀行里開末學舊嘗御
公適叨塵吏館恭纂 先皇實錄得親公所建
白光祿之請其胡以辭謹述其大略以備采擇
伏惟名公鴻筆托諸貞珉用垂無斁謹狀

明故祿大夫太子太保工部尚書鎮山

朱公行狀

萬曆甲申七月四日故太子太保工部尚書鎮
山先生朱公薨于里第兩臺上聞禮臣核令甲
以請 上念公勲德詔贈故官遣守臣諭祭使
使營其葬事厥嗣工部君維京將請碑誌於朝
因具行實門人于生爲狀狀曰公諱衡字士南
吉之萬安人也其上世籍南康宋時有諱儒庭
者爵至東京郡公始徙萬安之西塘科名相繼
稱邑世族國初有諱如初者號不易公不易公

縣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八

二十六

三

二子長曰與言公當永樂間仕爲都御史次曰
與信公徙居邑之東門與西塘別與信公子諱
彩號元飾公早世而有遺腹子祖貴號東一公
東一公生而孤子爲宗人所扼旣乃自樹有家
以施德聞益大其族公之曾祖也東一公二子
長曰寵次曰憲長公無子次公仕爲博士以子
鵬爲長公後是爲公大人其後公貴兩太父及
父皆贈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太子少保工部尚
書兩太母及母陳皆贈夫人陳夫人者邑之

姓也以正德壬申正月二十日生公慶元里舍有群鶴盤空廻翔舍上邑人善星者卜曰大貴與劉忠宣公同法太公弗敢信也公生有異質出就外傳日誦數千言年十一補邑弟子文詞嫺美崑山周玉岩公奇之手書朱童子銘褒焉十四廩于學宮每試輒首名伏一時嘉靖辛卯舉江右高第明年壬辰成進士授福建尤溪知縣年二十又一歲矣法令明肅聽斷神敏吏民懽伏莫敢爲奸又好古教化講禮興讓修先賢祠宇贍給生徒士咸悅服居一歲舉能治劇改徽之婺源其治如尤溪而才能益長所修舉與除尤衆聲名日進故太宰汪公鉉家在婺源邑有御史行臺太宰以居第近從使者請使者命公公執不可使者弗能奪也太宰之子納婦假閒署置酒召客公聞樂聲而愕命吏遷之太宰聞狀不樂而薦書日至無以詘公會徵天下令長入補臺諫則謂公年少不中格罷毋召而霍文敏公韜從中調護乃權爲

刑部主事遷員外郎公雅精法比處讞平審大司寇漁石唐公甚器重之聞太公小恙上書請告里居六年閉門窮經博及群言學殖益富癸卯請闕復除故官轉本司郎中時貴溪公柄政重公才器欲引入銓司公遜不敢當以其公代宗伯欲徵試南宮預謝不往其後貴溪公敗某公以黨誤而翟相二子並第舉主坐適翟相子者與公同經識者服公乙巳奉命錄囚江南會太公病取道歸謁七日而太公沒服闋補禮部主客司郎中尋擢爲福建提學副使公素識精瑩校閱諸生甄別品第錙銖不爽卽所摘落亦爲逐句評駁有以服其心至許其終身所就往往奇中不知所由得也初試罷邑拔陳公謹爲首輒以天下士期之明年廷對第一他所識獎爲名卿重臣無慮十餘人自閩中校文之盛無如公者太宰李公默聞人也子弟家居張甚與同邑生構率奴客市歐生墨其面而曳之吏不

取省公曰幸奉尺一爲學吏令貴疆辱諸生至此立捕諸李子弟窮治得狀論上御史御史難之公曰此獨某爲之不敢以累使君御史不得已從公而諸李子弟跳之長安爲太宰訴狀太宰之積四歲乃遷爲四川叅政過家觀陳夫人及月陳夫人卒服闋補河南叅政時分宜公柄國亦慕公名公第從里人旅進無所結納世蕃快快補官歲餘不遷戊午入河南省試其冬遷山東按察使明年己未歷左右布政使故

終成山館文集卷之二十八

二十九

事諸郡邑從藩司入賦藏吏以鈞石低昂解戶償補及文書稽蹕道里之費致至破產公命懸秤於前召解戶自允錙銖之贏皆以予之藏吏負牆而立莫敢竊窺文書朝入暮出關無停旅得全產者無算歡聲如雷庚申卽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其年蟲蝗爲災郡邑大侵公數上書請蠲租振貸招撫安輯條畫纖悉至忘寢食下記郡邑民有得蝗一斗償以斗粟又遣使糴徐沛穀麥舟輸河上以貸貧民父老請

府白災公召前面論酸楚虧缺父老感泣歡呼如在懷保是歲也東人微公幾敗其明年辛酉景王之國侍衛臣僕方舟數百道路洶洶公先檄郡邑王舟所過不煩里胥一錢幸告吏民謹俟迎送無怖吏民詳諾莫知所出公乃摧藩司羨金下所在供億而身從御史守臣逆於境上役列兩岸至卽啟行時刻無滯諸中貴人緹騎見所至治辦無以難公王舟出境若弗聞焉是秋召入爲工部右侍郎三殿告成以采石勞賜

終成山館文集卷之二十八

三十

一品飛魚服廕一子太學生時公董工西內世廟從殺惟望見間偉儀觀者誰以公名對上瞪而悅之其明年壬戌改吏部三年考績贈大父父皆爲吏部右侍郎大母母及配皆爲淑人廕一子太學生公乃上言臣幸得備位列卿蒙被恩寵褒及先世而本生祖妣未沾一命竊不勝私情迫切請以臣所應得移贈本生祖妣有詔皆准給與不必移贈自是再命咸受尚書號矣時太宰嚴公左侍董公皆以直贊侍內惟

公坐曹延見群吏蓋攝篆者三年乙丑以久次
擢南京刑部尚書會河決徐方運道湮塞上
憂之甚改工部尚書無右副都御史總理河漕
自兩畿山東河南監大夫以下咸受節制公日
夜馳至徐方率四部人吏行視河所決道漲爲
平陸濬之沙隨水壅渟不可足其旁橫流汗漫
舟行樹杪力無所施則下令吏民父老有能以
河事獻者立召見口對久乃得新渠規度焉始
故渠之東有湖曰昭陽河從西來以湖爲滙其
勢絕渠而左公念舊渠卽幸可疏安能使河毋
趣湖而新渠者乃盛中丞應期所嘗荆開以罷
去不就在湖之東河卽橫決得湖而止勢必不
來規以爲渠宜無河患乃決策奏請有詔從尚
書畫公廬於河旁晝夜調度目不交睫手不停
書六月正午去蓋立隄上汗流被面或深夜風
雨單車小舸出入波濤交作濕裂又其時役夫
多疾公親行其中問疾施藥與同甘苦吏人感
其恩意有流涕者聚衆十餘萬竟無他虞其明

年丙寅功且就緒諸故河隄市人以渠他徙買
販不通流言新渠不便上命都諫何公起鳴
往視還奏故渠難復者五詔如初議明年渠成
凡鑿新渠起南陽至留城百四十二里疏舊渠
起留城至境山五十三里萬艘流通誦穀大作
上嘉其功賦詩四章志喜以示在直諸臣方議
爵公而 薨御上賓矣 穆廟登極晉公太子
少保加一品秩留經理漕河事宜又閱歲河渠
大備屬大司空閔乃召還掌部 穆廟時 朝
廷清宴興造頗多所取辦少府常溢舊額公奏
本部儲蓄闕乏不足經費請勅內監諸臣爲國
節約不得濫有取用卽仍蹈故習許臣以便宜
執請如有異與不舉亦令臺諫劾臣 穆廟聖
明多納公言一時中貴歛迹不敢橫恣 上嘗
建一閣禁中命曰光泰召所司營之材用已具
公上疏諫 上曰尚書不可奈何其罷毋營太
監孟冲請造齋山燈棚擢之費可三萬公上疏
言今歲元夕月食方在脩省而興遊宴之娛糜

費財用不稱懼災之義有詔報罷時又遣中官李佑于浙直織造所增額以千萬公上疏以爲此太監陳洪假以取悅不知江南民力困苦已極上豈以服玩之故忘恤元元疏入亦少裁焉然公謫多指斥用事左右亦嘗有旨譙問以爲沽名賣直公執請如故上亦察其忠誠不深過也往內監匠役皆長安無賴子弟竄名冒食不可究詰公請核其名實所沙汰數百千人衣食縣官者皆著其籍使後不得增減中貴人

召公還部時新鄭去國江陵方貴用事一日謂公某被顧命輔理責任至重何以相規公曰主上冲年踐祚今日要在調護聖躬愛養元元如其振作以俟他日江陵曰公不知也上大以大事托我不以因循姑息上負聖明且人心玩愒日久修明法制正以庇養生民奚相悖乎不憚而罷會有王大臣之獄連及新鄭公謂江陵要一男子闖入禁門一衛士之力耳會內廷以獄下金吾公謂都督朱公此獄正須速成若羅織不已他日必有煩言誰執其咎朱公亦悟趣具獄上寘大臣於法群議遂止涿南故有山溪雨水驟發行者多阻諸中貴或入白狀上以太后命詔司空建橋公奏脩理橋道乃有司之職今聖上念及小民德至厚宜下所在興築不足以煩內使疏上詔發慈寧湯沐金錢司空母與也涿州有泰山元君祠都城士女祀之一日詔司空脩祠如法公又疏奏上自御極以來崇尚儒術以二帝三王爲法佛老異端皆

所斥遠况民間私祠以禍福惑眾又不經之祀而以是祝釐非所以光聖孝疏入亦遣中使營焉武清新貴詔爲起第長安費以數萬公援故事上請謂武清幸得備肺腑不務光昭聖德而非分徵求卽欲保全其祚宜少裁抑之便上悟亦減其半會左輔賈人從武清關請謂京邑土可造城磚比臨清道里近於縣官省武清入其說賈人上書公奏臨清造磚乃祖宗舊制一旦以貴戚故更之示天下私又京邑所造磚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八

三十五

與臨清堅脆殊絕不可用其事遂寢公所與中貴戚畹忤類如此當議建橋廟時相君邀公語曰宮中建造亦累朝常典若每事執奏恐反難處且近日上所欲爲甚多已從容挽回此等興作未其有損可少將順也對曰某與老先生事體不同輔臣以調燮爲事機在挽回部臣以守官爲法職在執奏江陵默然甲戌五月公且以九年滿考言者承指上劾謂司空外爲疆直中實剛愎無人臣禮然上殊眷倚公無意

去公也公再上疏陳乞皆奉溫旨慰留至三疏以病請乃錄前治河工加太子太保賜馳驛歸公旣南旋明年劉御史臺上疏御史公同郡人故諸生時客公舍與可大遊公亦罷重其人以爲御史奇士也御史按遼左上疏據江陵奪爵歸田里故人莫敢問公壯而時存撫之里子有遊江陵者謀構以取悅則爲飛語司空失職怨望與御史爲腹誹相公固甚恨而可大當其奪情又嘗欲具奏論或見其草止之而鄉進士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八

三十六

卷

上書廷杖創鉅且死可大從二三里人護其藥食偵者以報江陵曰果也快快郎君乃屬江右使者踪跡司空久之無所得值辛巳大察吉郡賢士大夫皆得適罷可大亦不免焉然公殊不爲意第戒可大趣之適所無著眉睫其明年江陵沒乃復召可大爲郎公亦不色喜也公少年貌癯多病在告數年脩養生訣寡欲清心老而益健年踰七十耳目聰明形神充溢少壯人不若也其沒蓋中風痰前夕治書報御史大夫

公猶作數百語明日病遂革起盥櫛坐子孫還泣楊前問以後事笑而不語視日早暮瞑矣得壽七十有三歲長老謂劉忠宣公嘗治張秋決河位至正卿與公合符卜者固云公爲人容止莊嚴器度凝毅雙眸炯炯音吐如鐘善持議論上下千古包羅百氏口如懸河聽者神悚精采溢出過絕常人與子弟立談每至夜分不少疲倦其坐曹對吏手治文書口接訟事無劇易迎刃立解拊御小民孳孳嚶咻能得其心自試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八

三十七

沛

宰二邑至開府東土去輒見恩濟南父老爲祠祀公至公誕日相與飲食絃歌其中曰爲公壽云河工告成徐沛之間祠于夏鎮歲時禮奉視濟有加焉平生愛才好士推轂賢偶如恐不及士有緩急不遠千里馳書爲地或不使知後生寒士獲一進見得公數語如飲醇膠去而愈思其風聲言氣能感人心在位既久門生故吏且半天下諸公莫望也天性孝友內行醇篤太公性嚴重公怡顏承志能得其歡仲深爲名諸生

早卒公每念及輒嗚咽不自勝子弟居常語不敢及仲恐傷公志也少時從季父芝山公學芝山公者諱麟舉已進士仕至貴州學使公貴每飯不忘所得祿賜常使使馳獻之家故與族群從子弟接棟而居皆閑雅好文出入溫厚公旣懸車日出所餘賜金置酒爲會述上世積德隱行誠諭疊疊不倦卽子弟以箚器上食亦人爲舉筋以相歡樂里人慕之其居官燕不啻私開府典銓秋毫如水自奉儉薄衣常布素食無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八

三十八

沛

重品家人化之亦毋敢爲紛華自以受恩深重每談及先朝咨嗟泣下家居遇二聖忌辰輒北向頓首愀然盡日其學無所不窺爲文詞雄奧歌詩深雅取裁騷選又善書法有晉人風骨一時文苑名家咸相推重中年厭薄詞章潛心理性從鄒羅二先生談性命之學益有得也先配劉氏處士遷女累贈夫大無出繼配劉氏湘卿令天孚女累封夫人通詩書有淑行先公卒語在少師李公所撰墓表子男二長卽可大

名經京丁丑進士任工部主事娶鄒文莊公女
封孺人次綬京太學生娶劉氏俱夫人出女三
長適同邑劉某子諸生應宿主人出次適廬陵
曾某子諸生文昌貳室彭氏出次適同邑劉某
子諸生士選夫人出孫男二長大夏維京出聘
鄒氏次大商綬京出公所著歷代撫河道奏議
二十卷行於世工部奏議若干卷詩文集若干
卷惟公三朝舊老在位餘四十年才名勲德
彪炳一時而新渠之役爲國永利與陳平江
蘇撤山館文集卷之十八

三九

宋司空等可不謂功在社稷而懋賞之典闕
焉士咸爲公少之誠得當世名筆賜之碑誌以
傳使聖世勞臣之績光垂奕世列于春秋固
其鴻鉅不朽事也謹狀

明故資善大夫工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晉川劉公行狀

萬曆戊戌河決單之黃堠運道告堙詔舉才臣
臨視感言上黨劉公卽家拜工部左侍郎兼都
察院右僉都御史併河漕之政總焉公以其年

八月往淮行河所決請濬趙渠故道明年己亥
告成詔晉公工部尚書兼副都御史任一子官
明年庚子湔邵伯之湖明年辛丑議開泇河公
病卒于濟公子用相奉柩西歸亟以遺命請狀
將藉以乞銘焉念余束髮登藉二三同舍晉則
公與山陰魯則余與嶧陽兄弟歡也今各失其
一矣往余誌嶧陽之墓今必山陰誌公誰復爲
之狀乎狀曰劉公諱東星字子明別號晉川山
西沁水人也世居邑之坪上稱爲德門曾祖諱
蘇撤山館文集卷之十八

四十

文住大父諱得保贈吏部侍郎太公諱賓封吏
部侍郎毋牛淑人公生而穎秀博聞善誦封公
奇之年十四補弟子員試嘗居右嘉靖辛酉舉
山西省試第三隆慶戊辰第進士改翰林院庶
吉士讀書內館故余等與同舍也庚午授兵科
給事中尋轉禮左所條奏邊務國儲及釐剔奸
蠹諸疏號爲老成有識其時新鄭復相宵人附
麗政多失平公將露章彈之或泄其語相懼因
請大汰言官所睚眦舉網之公得謫蒲城丞居

諫省數月爾久之徙知盧氏公雖以內吏左遷然其爲令若承躬行節愛未嘗傳舍其民所至獎薦儒生多成名士二邑皆歌舞之萬曆改元召爲刑部主事署中有所比諫不當其辜他郎毋敢難也公獨力白其冤司寇則目攝公獄有左驗何據而出公仰視曰雖有左驗情實未明亦何據而當之死司寇起謝罷郎竟傳爰書磔歿已而事白司寇及他郎皆奉譴旨鑄官而公名大起矣丁丑以戶部員外郎出爲河南僉事

第

荒政條上改折蠲停差次及請臨德漕粟數十萬斛立法平糴官不失直而民贍給是歲也西輔饑而不害博陵盜起聚且千人吏請發虎符誅公曰此潢池弄兵可尺檄下爾賊其魁若干餘黃不問乃皆解散癸巳轉左副都御史入理院事尋遷吏部右侍郎以清正廉平佐天官臺長政本肅然會閣邊論功大父以下得賜今爵而封公年八十有二從養長安公請送歸許焉聞命而卒於邸朝廷賜之祭將作治葬亦異數也久之有河事乃召起公故事河漕爲兩府漕大臣居淮主發運河大臣居濟主疏渠會有大役兩不相謀幾廢成功朝議合之便乃總屬公七省監司長吏咸受節制自設官以來所未有也公旣循行河隄相度便利以爲漕渠梗塞其治在標河流橫決其治在本兩利而並舉之于是議開趙渠趙渠者起商虞以下至于彭城元時賈魯河故道也行可二百餘年至嘉靖末北徙潘大司空嘗議開之計費四百萬遂止及

河決黃堦稍溢成渠惟曲里舖至三仙臺四十里阜陸如故公因而鑄焉又起三仙臺屬之小浮橋開支渠若干里又濬漕渠自徐邳至宿凡若干里通費可十萬諸部吏民若罔聞焉邵伯界首二湖楊之巨浸游波決漕風則善溺漕行旅宴然初議二十萬比成費可三萬加口河者在滕嶧之間受沂沭下流南通淮海漕河一奇道也隆慶以來數遭近臣行視莫或決策舒大司空嘗鑿韓莊中作而罷至是公遂成之初議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十八

四十三

三首詩信

百二十萬費且七萬有渠形矣而會河決宋中故道填不可舟艤謂加口若成明年新運可毋乞靈河也而公不起矣方公疾時督漕御史過濟視諸榻前公子泣拜而請輒爲其疏已而公疏亦上累詔不允則從牀簀治書經理河事嘆曰吾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邪嗟嗟傷哉公爲人癯而健骨風神瑩朗目光炯然警敏多才遇事風生而能持重不輕發談說纒纒不爲畔岬而中甚勁特有所不可萬夫莫能撓也歷官

三十餘年以儉素自持法服之餘布衣芒屨以居食常脫粟家人化之居室不產而施歲嘗大饑糴粟以振饑履田間時從野老泥飲孟羹豆飯皆爲盡歡足迹希至公府有冤無告則爲白之一日憇于道周有輓輅而覆者號伯助予臂而出詣津路人驚曰何物販夫至使天卿夾轂起河漕日方憇於門二騎士奉檄至謂其田父也揖曰爲通主君公諾而入使出召之騎士驚伏請罪公笑曰無傷也若固不識乃公其朴不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十八

四十四

三首詩信

生貴如此在濟上時臨清稅使霍而激變蹀血署門公聞立遣一將奉檄往撫定之而亟以狀聞用公計畫東方以寧或謂濟清相去且數百里有兩臺在可毋煩公公曰不然大臣出疆惟利社稷是以安有秉鉞方州而河漕襟帶之區視若秦越職守謂何其年燕趙齊梁災流徙滿道公出秩金爲倡下記所部各以多少設粥餉餓者于道旁所活甚衆又下郡邑諸城旦徒惟盜竊不免其他盡令漕河得以輕重相准弛其

什五六既頗省召募徒得早脫所生全亦無算
凡公所爲福利於民多此類也公既脩無生之
學以出世爲宗平居訓勉子弟惟理道檢柙爲
先不及榮利聞海內名碩不遠千里遺之從游
後當任子憐弟孫孤幼欲以官之公子忻然惟
命退無二辭及公卒交游贈送一無所受曰先
人命也斯以知其內訓矣公生嘉靖戊戌正月
二十二日卒萬曆辛丑九月十九日得年六十
四歲配李氏某入女累封淑人子男幾人某娶
某氏某氏某氏女幾人適某孫男女若干云云
總公平生廉而不礫惠而不昵崇簡易之理而
不擇便狃鴻鉅之烈而不雄成虛心正己奉公
矢節凜然古貞臣風焉病而詠曰人能常清淨
萬物悉歸依此其學術所繇矣公駐節濟寧與
予里近各操一舟相訪過諸鉅澤之湖異乎平
生所薰習也慨然謂余古人朝聞夕死者何物
吾與若冉冉老矣於死生夜旦之常猶未了了
不同生乎余則河漢其言茫然失也公且歔而

謂家人避無怛化吾歸矣公歸安處以其所歸
覆其所聞其必不爲罔生也蓋漢初未有佛教
而曹相國汲內史以黃老清淨之學施于當世
其理若懸符者吾以是謂公焉伏惟當世名公
察其韞樹而賜之紀述卽公且不死何言歸乎
明故通議大夫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
讀學士王陽張公行狀
萬曆壬辰秋王陽張公召入爲少宗伯中道而
病以不起聞上念公故在講幄軫悼之遣官
臨祭其家出少府金錢營葬事如滿考法蓋殊
渥也孤堯咨等卜以癸巳七月某日奉公卽安
祖兆將求銘於某公以狀來請予爲之發書而
悲蓋往者從公讀書翰院同舍爲雲中王相君
上黨劉中丞嶧陽賈少司馬吳門徐少宰雲間
林大卿與吾兩人而七此七人者相與同起居
食飲歡如昆弟已而皆荷上恩布列有位一
時稱盛際爲今公已乎而少司馬亦先公一月
卒矣可不爲潸然乎按公所自述世系以爲張

氏肇自青陽至唐宰相文瓘始渡江家于姑蘇
乾符中避亂徙歙子孫蕃衍遂爲大族傳二十
八世爲公祖福高公福高公三子其仲諱清號
秋潭居士卽贈殿講公也贈公受計然之策行
賈大梁室劉太安人因止爲祥符人年四十餘
始舉公已復舉一女更無它子故公居大梁鮮
兄弟期功之親而惟歙宗大馬公諱一桂字稚
圭王陽其別號也生而穎卓稍長出就外傳文
毅蔚然歛俗多賈諸長老皆謂贈公暮年獨子

蘇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八

四十七

三百七十四

當脩世業贈公意亦念之公乃長跪請曰小子
雖不敏必不敢浮慕一經而失先人廢著願少
寬假之冠而無成受賈未暮也贈公奇其志許
之未冠補邑弟子爲亢太史所知目爲國士年
二十餘爲嘉靖辛酉舉河南省試於是贈公益
自喜謂黃金一簣孰與賈多矣明年壬戌從南
宮報罷遂丁外艱哀毀骨立喪葬一準古禮自
此奉太安人客居下帷攻苦學益有成隆慶戊
辰舉進士高第選庶吉士讀中秘書授文苑公

趙文肅公爲師交器重公有所制作大見稱賞
庚午受翰林院編修與修國史二年壬申使持
節冊封德藩禮成還報會 今上改元覃恩賜
之勅命贈公受編修號母封太孺人公亦滿三
年考矣甲戌分校南宮所取多名士是歲
穆廟實錄成進本院修撰賜白金三十文幣三
雙羅衣一襲宴之南宮乙亥補經筵展書官兼
掌制誥丙子給假送母丁丑還闕會 世廟實
錄成進本院侍講宴資如甲戌令已而選直起

蘇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八

四十八

三百七十五

居編纂六曹章奏階資日進矣而會江陵相君
以父喪奪情吳趙二太史上書得譴吾同年七
人具疏論救七人者公及今趙張二相李大宗
伯田少宗伯習官尹與不肖行也疏奏格不上
聞因以星變大察出趙公外臺遷張公南雍謫
習公佐郡田李二公皆以他故乞假公及不肖
行皆以病請告去三四年中同年在館署者幾
爲一空矣及歲癸未江陵卽世諸公皆起遷謫
中復居禁近而公及予輩亦稍詣闕相聚如故

會公考侍講滿再充經筵講官及分修大明會典而是時戊辰在詞林久次同輩或至卿佐公尚爲從官人咸嘆其淹公不爲動也越歲甲申乃擢爲右春坊右諭德仍無侍講乙酉文日講官其年順天大比士公及南充陳公典試有中

人子弟擯不見收而浙士竄京兆與選者數輩京兆諸生因緣爲飛語流聞禁中動搖上聽

下法司覈狀無他具以質對閣中亦爲公解

上意猶未釋也有詔調南京兵部員外郎在廷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十八

四九

忠

諸公交爲訟寃謂當上章自理公謝曰主上聖明照如日月使臣有私亦何待辯使臣無私亦何待辯即日陛辭出都馳之白下從諸省郎遊頗行進退無少幾微諸郎以公先進咸卻曲不安尚書不得已用使事寬之使得奉太安人往來南中而公所取士明年入對上擢爲第一時論爲公快之越三歲庚寅進南京國子監司業其年卽拜祭酒辛卯召入爲太常卿領祭酒事東裝北上道中遷南京吏部右侍郎復折

而南南太宰缺公攝其篆壬辰七月改禮部右侍郎兼侍講學士未至轉左而公方上道時業已病痰欬意忽忽不自得行至永城疾遂大作易簀而嘆曰死無以報國已矣白頭老母將安所依於邑而卒聞者悲之蓋其年八月二十九日也距生嘉靖庚子四月二十四日得年五十

有三耳公爲人長身偉幹風神雋爽精采射人

好脩威儀言動有法而接對賓友色咲溫然不

爲崖異操持清慎素簡交遊取予之節嚴於一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十八

五十

忠

介事所不可義形於色而識度通達明於大體不爲迂僻之見至其論說當世慷慨陳辭懸江河而注之矣爲史官時新鄭相君在位朝夕館署未嘗私謁一日有鄉里會相君徧謝諸大夫揖且至公目而旁問爲誰前道姓名乃知其張太史也左右貽聘相顧訝以爲踈而識者陰心重之才思警敏文詞瞻麗博聞強識涉獵百家其天資有過人者至如本朝典章諸曹法令靡不練習考究顚如指掌卽守官老吏弗能難

也自修 兩朝國史及會典起居紳繹校讎多出公手予嘗几案相接有所不核舉以問公公皆能別道之在南雍時嘗與趙大司成重鐫南北書又嘗日鐫南史凡幾百卷南雍士習輕公端莊教教繩以要求即貴勢請求一無所問或謂南銓之改爲當時所抑亦有故焉孝至性過絕常人太安人自秉家政臨子婦嚴公及安人所以恩事諸端惟恐少失米鹽七簞之微無敢專決及推太安人指服食精腴可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十八

五十一

坤

與女弟共者終不敢言有無安人貴家女再受禴翟躬率諸姬臂帶執爨爲姑具食如新婦禮女弟新寡太安人日夜悲思即上疏請假御母而歸尤人所難也以公篤孝如此而不得終事其母卷卷易簣之言寔其傷矣始贈公卒時所假貸貧乏負責可千金公悉焚其券曰此大人意也請告里居值大荒大疫所蠲租及負又可千金施藥餌愈疾及瘞死者又數百人卒之日宗室父老相與流涕思之其有愛於里如此

夫公之學足以謀國經世而不及大政其德足以範俗表物而不及大年皆非人所能爲也然堯咨等彬彬儔邵能世其家及公素所著述卓然可傳于後亦自有沒而不朽者焉元配鄭氏其女女累封安人子男四長堯咨開封府學生娶周氏按察使于德女繼李氏知縣希程孫女安人出舜咨娶劉氏諸生蓋臣女側室尹氏出堯俞聘楊氏副使時馨女側室汪氏出舜俞聘黃氏左通政克念女側室何氏出女五長遠諸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十八

五十二

坤

生和調元參議震子早卒次適諸生李擇善知府邦佐子安人出次字吳道行指揮使國輔廳襲尹出次二俱幼側室秦氏出孫男一光祖堯咨出未室不肖既從公有年號爲莫逆凡公立朝大節皆所目覩及其生平心曲所自道說有郎君不及知者敢爲著其梗槩以介於當世名公其憐而賜之銘是公且不死而同遊藉光也

謹狀

穀城山館文集卷二十八終

穀城山館文集卷二十九目錄

同館會誦座師殷相公啟

上魯王正旦並賀千秋啟

登第上大司空鎮山朱師啟

上座師殷相公賀正啟

上座師殷相公六十一歲生辰啟

賀郭黃涯大司空七十生辰啟

賀務本王孫元旦啟

賀中立王孫元旦啟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九目錄

乙

一百九十四

賀撫臺汝泉趙公轉少宰及公子登第啟

謝撫臺趙公按臺錢公建坊啟

上魯王元旦千秋啟

賀張鳳盤相公進爵少師及公子登第啟

賀申瑤泉相公進爵宮保及兩公子登第

啟

賀余桐蘆入相啟

請子冲可大聞喜宴啟

報上谷開府蕭嶽峰公賀正啟

賀朱鎮翁老師正旦並生辰啟

報陝西制府邵文川公啟

報鄖陽開府小山毛公啟

報江右開府馬定宇公啟

甲申荅賀生辰啟

賀大同開府胡順菴中丞正旦並加銜啟

謝四川開府送扇啟

賀朱金泉太府考滿啟

賀于子冲轉少叅啟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九目錄

二

一百七十五

賀魯王正旦千秋啟

賀蕭嶽峰開府正旦並考績啟

謝徐華陽開府送扇啟

謝于子冲送行床啟

回賀轉亞卿啟

回于子冲賀轉亞卿啟

回蕭嶽峰司馬賀正啟

賀張弘軒制府生日啟

戊子回兩廣制府正啟

通撫臺李公按臺毛公請建公坊啟

荅各省送錄啟

四王對滄開府賀正啟

衙門迎王對南閣學啟

同年迎王對南閣學啟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九目錄

三

六十化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九目錄終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九

東阿千慎行者 門人郭應龍編

北海董可威 天中李時馥校

都門李本緯 男于緯重梓

同館會請座師殷相公啟

伏以蓬館儲材師相聞談經之教楓宸錫命詞
林疏結綬之榮是肅賓筵仰瞻台座恭惟老師
閣下光猷元精股肱碩望鰲扉鳳掖西清早會
於風雲畫省仙臺北斗常依於日月聲名器度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九

乙

三百七世

卑岱嶽而狹滄溟功業文章拍夔龍而推班馬
沉幾先物談笑而運八埏厚德鎮浮從容而調
萬化周官之制六典厥有帝師天下之儒一人
而況魯國相業行彌於宇宙文光舊覆於門墻
伏念某等斥鷃卑棲蠹魚末品荷 清朝之雨
露幸歸杞梓之場望碧海之瀛洲濫廁圖書之
府更勞虎席久駐鸞坡是惟藹藹之倫共沐循
循之誘春風滿座丹鉛陳北海之帷夜雪盈門
塵拂映西河之帳啓天球於秘序多人間難見

之書探月窟之真樞盡生平未聞之論題高月
旦飾敝帚以千金奏協官商韻啞鍾以六律
俾操觚之侶俱稱舐鼎之仙拜恩綽於九門列
官聯於一命或玉堂青瑣珥筆於螭坳或栢府
蘭曹鳴珂於豹尾冰 聖代清華之選感明師
陶鑄之恩顧報稱以何由幸依歸之有地謹卜
某日序臨首夏候叶良辰嚴別館之供張待元
公之謦欬朱輪玉舄遙瞻天上之星辰綺席蘭
觴正對門前之桃李敢陳竹牘上叩槐階倘荷
教職山館文集卷之二十九 三十三世

賁思何勝豫喜

上魯王正旦並賀千秋啟

恭惟國主殿下王派流祥璫圖衍慶名高梓訓
邁北海之工書化洽桐封軼東平之樂善茲者
乾坤啟泰祚開五始之朝正逢日月懸輝瑞應
千齡之旦誦椒花而改歲慶溢堯封酌栢醞以
延年歡騰魯頌其幸生邦域暫息田間占匪歲
星去金門而避世歌隨月簫樓蓬館以逢春趨
甲觀以無由捧辛盤而思獻敬致熾昌之祝聊

賁燕喜之章

登第上大司空鎮山朱師啓

伏以終節遙開東省憶傳經之地碧衣新試南
官叨擢第之榮微名久荷於陶埏大造真同乎
薰載恭惟老師台座一代宗臣兩朝碩輔神惟
嶽降廬山鍾五老之英文擬河懸彭蠡倒三江
之勢播芳猷於中外四十年姓覆金甌應熙運
於明良五百載名符玉錄光膺寵綽特借浩臺
重臨懷保之民變齊至於魯變魯至於道茂定
教職山館文集卷之二十九 三十三世

平成之績自汶達於濟自濟達於河已崇三少
以升階行列四隣而輔化伏念某稟資闇昧際
運孤寒冉冉橋椿但棲遲於墨綬森森棠棣皆
偃蹇於青袍自甘斥鷃之蹤奚有漸鴻之望幸
從翳樺卽荷甄收拔之驪黃牝牡之中納之蘭
蒨瓊枝之列薇堂春永三年披座上之風栢府
宵寒乙夜立門前之雪韻軒轅之律呂宮商
下焦桐揮郢匠之斧斤散黼溝中斷木遂成漚
植力田不假於逢年自入門墻總角忽觀

升天高地厚錢丹素以何窮日居月諸感蹠跣
之已久更歷軫念誨深提耳之言復荷栽培名
與點頭之選拜綸音於鳳闕自知身出裁成披
緇帙於鸞坡正恐學慚造就酬恩何地昇營桃
李之蹊感德終天徙倚瓊瑤之詠敬陳蕪啓聊
布私衷伏冀昭涵何勝企望

上座師殷相公賀正啓

青規律轉祥開獻歲之朝綠野春融慶集調元
之府恭惟老師閣下貞元應運海嶽鍾英化贊
綏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九

四

璇璣應三陽而啓泰功成鍾鼎含四序以同春
况逢花甲初週仙筭重標於寶曆且見芝田逾
茂韶華早發於瓊枝某身廁門墻地親里閭念
東風之桃李近列園林望北極之星辰重回斗
柄敬獻椒花之誦聊伸芹子之誠

上座師殷相公六十一歲生辰啓

伏以節臨上巳東皇開七帙之辰日麗初躔南
極映三台之座松椿馳祝燕雀翺懼恭惟老師
閣下熙朝哲傳命代大儒咸一德以格天舊歲

虞淵之日協三公而論道早爲商野之霖碩畫
精忠以天下爲己任陰功隱惠利國家無不爲
兩朝垂耆德之勛千載見真儒之效長庚大昴
五百載以膺期旭日卿雲六十年而復旦仰泰
山而比壽况茲逢降嶽之辰挹滄海以添籌何
止效如川之誦卿雲縹緲紫呈芝草之盈田香
藹籠從紅見蟠桃之將地汎蓮舟而披蓂笈恍
疑地上之羣仙列珠履而挹瓊漿共祝山中之
上相某夙緣樛櫟誤荷菲葑放迹青山阻遠渾
渾之府馳心綠野莫趨兩兩之階肅拜魚檄仰
通麟閣伏惟重醴不任冰兢

綏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九

五

三

賀郭黃涯大司空七十生辰啓

伏以瑞錫玄圭舊應六符之象春盈絳府初開
八帙之辰朝著欣傳鄉閭共慶恭惟台座一代
宗臣三朝耆老鍾靈海岱學探魯國之淵源接
武夔龍道協虞廷之岳牧承恩衮服方崇畫閣
之勳適志丘園遯動滄洲之興名於今而爲烈
年自古以稱稀睽惟降嶽之朝共獻如川之頌

日臨初度應十二月成物之功天錫華章八
千歲爲春之旦鳩作杖而刻玉已及韋賢相澤
之年熊隱涓而釣璜將登尚父即周之歲某幸
叨桑梓復厠松蘿敢探海屋之籌敬效華封之
祝尚書上應北斗方齊紫極之輝太傅高卧東
山猶切蒼生之望

賀務本王孫元旦啓

春回鳳曆天旋北斗之杓慶衍麟宮日永南山
之筭不膚純嘏茂對昌辰恭惟殿下經術醇儒
綠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九

六

三百九十一

神明華胄奎章寶畫名傳北海之書玉藻瑤華
學掩河間之頌節臨上歲壽介大年璇源益茂
於天潢紫綬新頒於帝闕麟書增笑紀王正月
之春鶴髮凝禧邁衛武公之雅某也居依華屋
節對青規聊瞻桂樹之叢敬獻椒花之頌

賀中立王孫元旦啓

龍驤肇歲轉淑氣於黃階鳳紀書元介蕃禧於
桂苑地天錫羨宗國同庥恭惟殿下橋梓家聲
珪璋士望窮經博古名高魯國之儒樂善右文

客滿梁王之苑肆春回於寶曆欣慶集於銀潢
正攝提於孟陬茂對內三之泰布鴻鈞於一氣
同欣吹萬之歡某也一入深山再更華歲獻椒
盤而未遂望蘭坂以長思敢對昌辰恪陳善頌

賀撫臺汝泉趙公轉少宰及公子登第啓

恭惟臺下斗山碩望柱石崇勛總領西臺會風
雲而冠聖保釐東夏奠海岳以歸仁忠簡在於
帝心德靈永孚吳貺茲金書渙寵廻斗柄於薇
垣更玉樹傳芳發秋香於桂苑仙臺八座已看
綠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九

七

三百九十二

大冢宰之聯班春殿五雲行見新郎君之步武
勛高麟畫方且弘稷契之謨慶衍龍圖豈止紹
常平之業某自慚菲陋謬荷陶甄喜大厦之幘
幘徒深燕賀望衮衣之信宿莫遂鳬趨敢肅蕪
臧聊申下悃

謝撫臺趙公按臺錢公建坊啓

某也山澤臞姿榆枋末品叨塵甲第名甚愧於
賢科濫列詞林學罔裨於聖世乃蒙臺下激揚
士類弘獎人流爰於行部之初特舉建坊之典

表厥宅里慚無善以樹風聲大其門閭念何德
以勤父老雕甍盡棟藉台翰以流輝金勝
聞微名於不朽此惟鴻才駿望方克堪承
未學微銜所能叨冒寵駕駘於一顧殷價
寧敢帛以千金光榮曷既感藏高誼激切微衷
聊脩一介之函用代雙南之報

上魯王元旦千秋啓

伏以內三成泰弘敷萬象之春得一爲元茂祝
千齡之筭東風入律南極呈輝恭惟殿下地重

藝文館文集卷之二十九

八

方音六

親賢德隆藩輔州分海岱郊青帝以迎年國應
奎婁轉鴻儀而得歲不應純嘏懋對昌期將臨
獻雀之辰適值浴麟之誕日躋初度十二月而
成歲功天錫華封五百里而稱侯服紀夏正則
四時肇序考管頌則三壽作朋某也幸列提封
久依大厦觀青陽之左个莫稱獻歲之觴望滄
海之西丘願效添籌之策

賀張鳳盤相公進爵少師及公子登第啓

伏以想宸綏寵元公崇金鉉之階桂殿傳香哲

胤冠璇魁之榜福關國祚慶衍家聲恭惟閣下
柱石承天斗山命世靈鍾光岳并參儲河華之
精運協貞元日月啓風雲之會文經武緯凝庶
績於五辰坤轉乾旋播鴻鈞於一氣方泰友之
伊始膺異綽以重申大慶覃恩載錫元台之昨
殊功奏捷榮班上賞之書位晉帝師首三公而
論道秩兼天宰式百辟以銘勛司鼎軸於黃扉
柄璇璣於紫殿蓋舜日以爲宅揆而商家所謂
向衡尤欣麟趾之祥高掇鵠頭之選 聖天子

藝文館文集卷之二十九

九

志

重明揚之典求儒又於百千卿大夫進賢能之
書推經術於一二步蓬瀛而叫閭闔獨收海上
之驚扶雲漢而搏扶搖疊翥河東之鳳懋堯舜
君民之業方傳宋聖德之詩邁韋平父子之榮
且編漢世家之史某潢汙下品山澤隴姿閭啟
平津廁翹材於曩日庭開東觀叨埏埴以多年
比請告以旋歸舞卿恩而感戀門墻日遠屏營
湖海之踪伏臘馳寥閣雲霄之候比聞新渥
倍切私欣卽在杜門敢忘賀履望彤扉於天上

暫阻亮趨裁赤牘於山間聊陳雀牂

賀申瑤泉相公進爵官保及兩公子登第
啓

伏以龍墀渙命九旂崇上衮之班鶚剡升賢三
物冠高文之選德榮華國經術傳家恭惟閣下
命世大儒承天上柱若濟川而立傳爲帝者師
同降岳以生申維周之翰德符粹益含元氣以
如春學海汪洋總有流而爲長間兩社以爲輔
位映璇樞咸一德以格天福疑寶曆 聖主虛

蒙密館文集卷之二十九

十一

三百一十

心而倚毗多方忤手以謳吟大慶覃恩載昨元
台之命奇勲奏捷重頒上賞之書舜左禹而右
臯使宅百揆成師周而保奭是謂三公更綿麟
趾之祿同掇鵠頭之選射斗南而鑄鉤吳苑空
異北而索駿燕臺寶駟連城對秦崑山之璧照
分千里雙呈合浦之珠家有箕裘豈止繼晷董
天人之對國多閭閻行且邁韋平父子之榮某
蕞爾下材謏焉末學談經東觀荷陶鑄以多年
請告文園感生全於此日門墻天遠能無依戀

之衷伏臘騁馳莫展興居之間比聞新渥倍切
私欣卽在杜門敢忘賀履修玉堂之歌誦已耳
聞宋聖德之詩紬金匱之圖書將首編吳世家
之史

賀余桐麓公入相啓

伏以國膺景祚久鍾柱石之基 帝簡元公首
正台階之位泰交伊始異命重申恭惟閣下藝
苑儒宗師壇上座形墀獨對陳禮樂之三千碧
漢高博會風雲之九萬比滄溟而挈器量總群
衆

蒙密館文集卷之二十九

十一

三百一十

流分雲漢以爲章學苞萬有橫經青禁龍焚日
以升霄曳履彤庭鰲戴山而立極望推民譽用
勸相我國家忠結 主知乃置諸其左右前旒
渙寵上衮升華名啓金甌面三槐而論道職親
玉鉉間兩社以疏榮比聞大慶之覃恩更見師
臣之荷寵命召公而爲保夾培九鼎之安相司
馬以居中遠厭四夷之望功成樽俎借前籌清
漠北之塵澤霈絲綸宣上德布山東之詔占六
符之象緯光生兩兩之階騰五服之懽欣響溢

元元之誦某也材非桐梓叨培植以多年用劣
刀錐入鑪錘而有日益比者負犬馬之病實羸
然在草莽之間傳漢長安新開丞相之閣處齊
下邑未掃舍人之門敢肅魚鰕少伸燕賀丹衷
無盡赤牘奚殫

請予冲可大聞喜宴啟

伏以景運天開 聖世重臨軒之典禁林春永
名賢接踵第之榮豈伊異人是惟同志恭惟門
下靈鍾斗嶽質擬圭璋早稱國士之風夙負人
羣之望彤墀曠奏播一日之聲名紫殿臚傳應

蘇城山館文集卷之十九

十三

五雲之氣色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以垂天覽
德輝而下之五百年而瑞世遂附雲霄之會長
依日月之光某馨愧芝蘭情深膠漆總角而叅
研席曾叨龍尾之稱拭目而望威儀親聽螭頭
之唱敬除堂宇肅布尊疊聊分視草之陰暫綰
有花之騎乘九十春光之盛陶樂事於良辰續
三五少年之游想舊歡於昨日

報上谷開府蕭徽峯公賀正啓

伏以璇樞轉柄弘開鳳曆之元玉節分旄誕布
龍荒之朔丕膺新福茂對昌辰恭惟門下鐘鼎
豐勲圭璋令望文經武緯望高西府之符碩畫
鴻猷任重北門之鑰左賢請吏既已清朔漠之
塵右弼虛階行且正魁台之座茲者一元肇歲
庶品含春回淑氣於青規共迓內三之泰布陽
和於紫塞均騰吹萬之歡某也契溢盍簪情深
結綬對花磚之日影方嘔六琯之灰傳錦翰於
雲端忽枉雙環之問仰惟渥厚何以堪承敢附

蘇城山館文集卷之十九

十三

綈函少伸丹慊

賀朱鎮翁老師正旦並生辰啓

伏以節臨獻歲東風調六琯之祥日紀元辰南
斗映三台之象春生綠野氣協青陽恭惟老而
學蘊聖真道隆皇佐三朝闡圖麟閣而史鸞
璧一代勲名錫玄圭而鐘三版茲者璇璣啓泰
寶曆頒春適當吹簫之句正值懸弧之旦七十
年而始壽天與華齡八千歲以爲春日臨初度
王潢鈞渭九重卜協於飛熊金馬調商羣品心

僊於賀燕其也身叨冶鑄誼等生成一隔寒暄
斗更伏臘望江皋而夢竟常逢節序而寤夢
尤深取布寸丹敬減尺素五雲天遠莫稱獻歲
之觴三島春深敢効祈年之誦

報陝西制府邵文川公啓

恭惟門下勒石豐勲銘鐘碩望名高畫閣早成
西塞之功恩錫彤廷特起東山之卧擁絳節而
塵清萬里秉彫弧而氛靖三邊金版六改再觀
軍中韓范黃扉八座行瞻殿上夔龍某也東國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九

十四

三

賤儒西清散吏鵷行陪闕曾聞珠履之聲魚海
傳書忽枉瑤函之問儼承命殊切心藏敬具
報章奉伸謝悃

報鄖陽開府小山毛公啓

恭惟門下八座崇班兩朝舊德勲績夙孚於
帝簡嚴華久協於輿情茲者光奉恩綸重開幕
府控秦荆之要塞露潤三藩據江漢之上游霜
清萬里出臨節鉞暫勞六轡之儀入踐斗樞上
正三能之位步鵷行於左掖曾聞曳履之聲

犀節於南雲忽枉檄書之問敢當厚雅但切欣
藏

報江右開府馬定宇公啓

恭惟門下海嶽人英斗山士望名高畫省久傳
南服之勲庸恩錫彤庭新領西臺之節制控蠻
荆而引旆越勞暫駐於禱帷依日月而上星辰
見平臨於霄漢步鴈行於秋苑曾隨擢桂之班
望鶴嶺於江天忽枉折梅之問感戴無既報稱
何由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九

十五

三

甲申荅賀生辰啓

江海賤儒榆枋末品容容下列虛塵有道之朝
冉冉流光已遠無聞之歲惟自憐於雌甲寧誤
擬於長庚乃當饋鯉之辰特荷烹魚之問寶章
耀目情深三祝之辭嘉龍旅庭寵溢百朋之錫
四十年曰強仕敢盍執戟之班五百里惟侯服
尚俟錫圭之命

賀大同開府胡順菴中丞正旦並加銜啓
伏以邊風應律節臨玉璫之春內渥酬庸寵晉

璇樞之位庸公益盛純嘏茂膺恭惟門下海岳
英風乾坤淑氣珠韜金版嚴鎖鑰於雲中玉成
雕弧靖風塵於朔北茲值三陽啟泰朝野同春
適當兩市成功華夷胥慶七枝射分屯而守霜
寒小月之戈五單于解辮而朝雲集大宛之馬
對青規而奏愷鼓簫均歡分紫塞以承恩旌旄
動色某也自違德範屢枉芳華隨春色於長安
莫展栢椒之獻覲恩華於上袞欣看竹帛之光
敬布荒穢聊伸賀悃

敬城山館文集卷之十九

十六 一百四十四

謝四川開府送扇啓

九華煥采方聞貢篚之陳七寶開函特枉時珍
之貺涼生懷袖濯錦水之回波清拂炎蒸想雪
山之增重某質同秋翼識陋夏蟲雉尾身依正
對漢宮之明月蠶叢天遠忽披蜀道之仁風敢
附報函聊陳謝悃

賀宋金泉太府考滿啓

恭惟門下仕林碩望藩服英猷應鳳詔以起家
剖麟符而領郡仁風遠扇化馳鳧繹之郊惠

彭流潤入青徐之野未三年而報政曾禽父之
道風連四郡以書賢召翁卿之故事賜金增秩
暫留鈴閣之春曳玉鳴珂行踐斗垣之座歡生
比屋慶洽提封莫答鴻慈敢伸燕賀

賀于子冲轉少參啓

尊丈載奏膚公光膺大命朱轡畫轂進方岳之
新階玉印雕弧領兵戎之舊任從容而制廟勝
佇聞秉鉞之謨談笑以靜胡沙未數請纓之

敬城山館文集卷之十九

十七

一軍動色九塞生輝某碌碌賤儒依依故侶荷
新避世方執戟以浮沉伐木興歌輒彈冠而重
躍重北門之管鑰暫假折衝光東壁之圖書早
期回照

賀魯王正旦千秋啓

伏以春回大地詩陳東海之風星轉初躔節介
南山之壽歡均境土瑞集宮墻恭惟殿下克崇
明德茂遷蕃釐青土分茅順青規而布化玉潢
衍慶調玉燭以迎年况臨獻雀之朝正值流虹
之旦尊開栢葉進仙家九醞之觴盤誦椒花祝

帝子千秋之筭其幸生邦城獲列朝端陪燕笑
於梁園曾授長卿之簡願鵷行於漢苑再逢義
仲之春敢介華辰敬伸菲賀

賀蕭嶽峰開府正旦並考績啓

伏以助書麟閣方膺鳳詔之恩氣轉鴻鈞又布
龍庭之朔事因時會祿與歲增恭惟門下鐘鼎
元功斗山律望旌旄出鎮威宣右輔之屯秉鉞
臨關塵徒左賢之幙晉臺奏最著竹帛以流光
魏闕酌肅布絲綸而示寵褒推貽穀榮既邇於
綴城山館文集卷之十九

十八

三百九十九

璿源慶襲象賢賞復延於華胤况茲璇儀布象
同歡泰內之亨玉帳班春茂迂師中之吉邊城
絃管久歌一路之福星禁苑芳菲已近九霄之
卿月某有懷倚玉無地報瓊敢酬椒栢之觴用
介松椿之祉

謝徐華陽開府送扇啓

敬捧莊詞欣傳綵筆五明麗製映三春雉尾之
斑百綺新裝來萬里羊腸之道幸卷舒於畏日
獲披拂於仁風惠出裁成似握錦江之月涼生

懷袖疑分玉井之冰

謝于子冲送行床啓

念此匡床分從幕府無脛而至可卷以懷強
不於厥長闔閭善藏其用得之馬上宴然過枕
席之師脫諸囊中倏爾運幃幄之勝制驚異巧
體識同心遠道誠書恍下陳蕃之榻虛齋解佩
煖分謝眺之瑄坐收龍息之安適協災涼之際
隔扶風之帳聚散待雨成雷下江都之帷營
任其棘止清霄露月露之下幸無席地幕天他
年在山水之間亦足枕流漱石解推莫擬憑藉
殊深敬拂清風聊裁赤牘

回賀轉亞卿啓

客客下品碌碌凡才十載橫經竟何裨於啟沃
半生執戟空自愧於浮沉誤荷明恩濫叨顯陟
過踰涯分徒切慚惶乃承俯惠德音申頌渥貺
精鏐文錦光生華篋之陳曼玉鏗金龍溢赫
之間惟同心之誼敢不拜嘉願殊錫之頒云何
稱塞謹因返璧聊當報瓊

回于子冲賀轉亞卿啓

江海孤生粉榆末植詞垣珥筆虛隨卜祝之群
講幄橫經茂表涓塵之効容虛先木分積前薪
乃荷明恩謬加顯陟班陪南省將何贊於寅清
秩領北門更無裨於獻納愧深罔措寵至如驚
仰辱同心俯垂遠問將之篚采溢彈冠結綬之
情先以瑤華斐曼王鏐金之句惟鮑子少而知
我不謂非宜愧燭武壯不如人無能爲役敬佩
平生之訓聊全末路之驅

蘇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九

二十

三百五十五

回蕭嶽峰司馬賀正啓

恭惟臺下業匹夔龍勲高韓范布皇威於鴈塞
久清漠北之烟塵頌御曆於龍荒誕在朔南之
聲教某也幸隨雉尾獲列鵷行愧展賀以無由
辱記存之孔厚歲時易往念契闊以多年召命
將臨佇寤言之在邇

賀張弘軒制府生日啓

伏以天北塵清懋建濟川之烈日南氣應欣逢
降嶽之辰恭惟門下位錫虞圭名高趙璧彤符

青瑣兩朝輸獻納之忱畫轂朱轡四國徧旬宣
之詠陟夔龍於殿上履聲高八座之班出頗牧
於禁中戟影動三軍之氣波澄瀚海方消傳箭
之烽律轉台曜正值懸弧之旦長庚大昴瑞南
極之祥光玉印雕弧鑰北門而奏凱福歸廟社
慶溢邊庭某猥以膏流夙沾末照望廣筵之賓
從莫遂是趨介大斗以壽祺徒懷燕賀

戊子回西廣制府賀正啓

伏以象轉璇儀政應三陽之令春敷玉帳恩融

蘇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九

二十一

三百五十六

六管之天恭惟門下豹畧夙閑虎符久握咥條
風於赤何已澄瀚海之波賓旭日於青規正屆
嶠夷之旦碧幢紅旆綬八桂之光華葦索旄符
集百城之慶祉某也慚荷班之濫綴稱椒筆以
無從萬里折梅遠寄南熏之札三朝面棘佇旋
北斗之杓

通撫臺李公按臺毛公請建公坊啓

竊祿多年叨榮過分上無寸長之樹可補於朝
廷下無片善之稱可孚於鄉曲乃承臺下俯垂

采錄曲賜甄揚樹之模坊表厥宅里遂使北山
逋客特標通德之門東海世家遠續延平之曹
額何脩以勤父老徒獵寵以耀門閭已不日以
告成敢及時而請額更念先朝之舊老久虛後
學之儀刑並列於一坊俾永於奕世蓋邀部使
闡幽之惠以展邦人景德之私石室蘭臺久列
六卿之史璇題金榜同輝十室之間想在高明
必蒙允亮

答各省送錄啓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十九

三十一

言全中

棘闥論秀已登天府之材楓闕升賢遠致星垣
之使殊寶不脛而自至羣情快觀以爭先是承
琬刻之頒更枉琅函之問南宮代奏光分桃李
之榮東序先陳色溢球琳之瑞拜書忻忭報札
屏營并脩完璧之忱少代報瓊之禮

回王對滄閣府賀正啟

恭惟門下德備圭璋功高屏翰五兵不試風清
細柳之營百福交臻日麗崇蘭之曉乃當新歲
曲憶舊歡畫鷁方貼於門庭繁鴈已傳於驛騎

綺詞溢牘珍品盈函酌椒辛以踟躕望榆關而
企佇和風應律暫闕北斗之旗湛露疏榮卽聽
上方之履

衙門迎王對南閣學啓

寵命重膺師垣載入綸扉舊物職參斗極之樞
畫省新階位正文昌之座簡眷無煩於夢卜懽
忻允慤於傳聞宣殿陛之黃麻使節親詣於日
下望闕門之紫氣仙輿佇發於雲中千載奇逢
一時盛事某等夙叨誨植久逃光塵欣燕厦以
彈冠仰龍門而擁篲敢陳漆牘奉迓油幢伏冀
照油何勝願企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十九

三十二

同年迎王對南閣學啓

恭惟台座乾坤毓粹光嶽疏英慶兆槐庭紹家
聲於晉國學淹竹素綴世業於龍門翊贊璇樞
考六符而弘化參陪玉鉉象四輔以承天越從
台袞之言旋益重宸旒之瞻顧倚廬珂里烝嘗
已迫於公除虛席綸闈夢卜亟還於舊物大廷
渙號有衆孚心謝傳之起東山蒼生慰望溫公

之來浴上衛士懽迎愧千載之奇逢信一時之
盛事某幸塵鴈序久侍鸞屏側聞異渥之頒殊
倍恒情之忭茲萬間之大厦敢伸燕雀之忱迓
雙旆於蔚茅佇覩龍蛇之影

穀城山館文集卷三十目錄

回賀轉正卿啟

回子冲賀轉正卿啟

賀顧冲菴開府轉南部啟

與王竹陽親丈問名啟

己丑回賀生辰啟

己丑回賀生辰啟

己丑回賀生辰啟

報顧冲菴開府啟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目錄

己丑報南都賀啟

回馬柳坡兵憲賀啟

賀張洪軒制府生辰啟

賀蕭念渠制府啟

謝張洪軒制府賀正啟

庚寅答賀正啟

賀郭東野相公存問啟

賀于子冲陞河南大叅啟

都門送別子冲報啟

賀張洪軒制府轉京營啟

賀蹇理巷制府啟

賀王對滄開府轉少司馬啟

賀宋可泉開府生日啟

賀張洪軒制府生辰啟

報鄭範溪制府賀正啟

回吳韞菴開府賀正啟

謝四川撫臺送扇啟

賀肅念渠制府啟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一目錄

荅潘印川尚書謝奏議叙啟

辛卯回四川開府賀生辰啟

回宋可泉中丞生辰啟

賀王次山方伯啟

壬辰回賀生辰啟

壬辰回賀生辰啟

報楊楚亭守道啟

賀鄭撫臺崑崙啟

報梅凝初兵使啟

報陳玉壘閣學啟

甲午謝賀生辰啟

賀蕭嶽峰大司寇啟

乙未生辰謝啟

賀吳容宇兵憲轉江西大叅啟

戲問元戎侯兄買田被訟啟

報黃水部與叅求文啟

丙申謝賀生辰啟

謝孫湛明賀生辰啟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一目錄

賀魯王受冊即位啟

丙申回賀元旦啟

回孫湛明賀生孫啟

賀魯王婚禮啟

賀馮琢吾生辰啟

謝王荆石相公誌文啟

與王對南相公趣誌文啟

送康正郎轉四川少叅啟

賀孫湛明生孫啟

謝馮琢吾互賀生辰啟

謝邢知吾賀生辰啟

與孫湛明賀正啟

辛丑謝賀生辰啟

回馮琢吾互賀生辰啟

穀城山館文集卷三十

東阿于慎行著

門人郭應龍編

北海董可威

天中李時馥校

都門李本緯

男于緯重梓

回賀轉正卿啟

山海豎儒章縫下士周旋禁從愧鹿鹿以無奇
陪貳卿曹更魚魚而寡效偶承人乏謬荷恩私
既獵秩於鷄翹復兼銜於鰲禁控陳未遂跼蹐
不安門下遠賁函封俯頒篚采鴻詞獎借榮踰
華袞之褒大賚便蕃寵溢琳琅之重深光沆藉
省分慚惶敢對使以登嘉敬政械而報謝汲深
懷大恐難乘駕鶴之軒身病家殘亟願返屠羊
之肆

回子冲賀轉正卿啟

旅踪躡躅鄉思棲遑始願未諧新除復迫宮端
初改慙瑞日之升華春省旋推望密雲而未雨
顧承厚念申錫莊函遡東海之宗盟門閭共慶
念中原之交誼冠綬同升至勞斐燦之辭特賜

便蕃之貺昭其文也敢當九采之章匪伊番之
忽畀萬釘之寶其賜而不受豈伊異人恐受而
無名何以處我臨楫悚汗對使屏營暫分在笥
之華庸展承筐之報

賀顏冲庵開府轉南部啓

恭惟門下山斗鴻名干城重望漁陽建節塵清
細柳之聲遠左登壇海宴扶桑之窟特膺寵命
首進陪曹曳履文昌對映兩都之座握樞畫省
仍屯七校之師廷議均歸輿情共忭建豐勛於

靈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

九塞已開勒日月之常膺寵命於三台竊俟步

星辰之武

與王竹陽親丈問名啓

粉梓相依日結思瓊之念松蘿有幸天開種玉
之緣向托冰言已承金諾愧蓬門賤胃濫竊國
恩欽畫閣淑儀蚤膺姆訓喜遂念年之交誼忻
承兩姓之姻盟敢脩告吉之儀聊展問名之禮
已丑回賀生辰啓

人地孤寒行能薄劣獵進鷄鶩之列方慚宦業

之客容適逢犬馬之辰徒覺歲華之冉冉門下
遠賜華函俯垂清問既忘其濫竽之愧而賀之
以言復記其懸矢之辰而伸之以祝寵溢百朋
之錫筐篚盈庭光分一札之榮瓊瑤滿牘祇承
無地感佩何辭

已丑回賀生辰啓

某也人地孤寒性資樸拙容容仕路方慙蕭艾
之生忽忽歲華更值桑蓬之旦何意十行之炳
煥來從六轡之澄清伏惟門下高誼薄雲洪光
靈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
賈斗中臺抗疏揭日月於三右輔乘輅肅風
霜於一路幸龍門之獲御望烏署以遙馳乃茲
犬馬之辰特荷鱗鴻之札華函貴飭渥貺鼎隆
仰奉高深殊增寵藉遐不謂矣惟珍十襲之藏
何以報之愧乏七襄之杼

已丑回賀生辰啓

某也鹿鹿凡材蛭蛭末品蒸燈照夜慙虛太乙
之光蓬矢懸祥愧匪長庚之焰敬勞高誼特在
華槭愛之欲生俯賜豐亨之祉喜而溢美居多

貢飾之辭念返璧之不恭願報瓊而無自揆函
感藉非賜踟躕敢駢九頓之辭聊代雙南之謝

報顧冲庵開府啟

關門紫氣已度油幢潞水秋聲旋開畫舫望光
塵之匪達奉几杖以無由反辱瑤函申頌華貺
龍盤虎踞暫紆江上之旌旗鸞序駕行行近日
邊之衮繡

已丑報南都賀啟

罷能淺薄人地孤寒叨隨萬玉之班循牆自愧
教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

四

五十六
東

復值六弧之旦覽鏡如驚乃荷莊函俯垂清問
望鸞鸞之列慶既切於彈冠記犬馬之辰祝更
申於酌斗情陳篚篚貺溢百朋詞擬瓊琚光生
四壁懼祗承之無地感分誼之踰涯敬附報章
少宣謝悃

回馬柳坡兵憲賀啟

人地非溫溫能無取珥彤金馬徒竊祿以多年
待漏銅龍愧酬恩之無地偶承時會濫竊班行
既叨南省之崇階兼領北門之要秩方切濫等

之愧敢期結綬之辭乃荷厚慈俯垂達念望秦
川之迢遞如親容輝憶隴水之潺湲遙分纁素
知心同於萬里愧報乏於七襄敢附尺函少伸
寸悃持麾旌於西塞暫勞秉鉞之輝映樞斗於
北辰行聽賜環之命

賀張洪河制府生日啟

伏惟西下靈鍾嶽降精感鼎生惟茲初度之辰
已逮一陽之月况功成瀚海方收狼北之勲名
而績奏明廷正值弧南之瑞應信天人之交助
教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

五

三百六

亦時事之相逢某也幸列簪裾夙隨劍履視雲
臺之六瑄已書迎日之儀望海屋之三山莫展
祝年之誦

賀蕭念渠制府啟

伏惟門下學擅儒宗望隆仕苑瑣闥珥筆夙高
補袞之勲戟府登壇再建褰帷之節茲者光膺
內渥改鎮名藩同六詔之麾幢暫正西臺之座
聽五雲之劍佩行宣北闕之麻側聞吳令之申
叨承征之慶敢陳蕪篚少展遐忱

謝張洪軒制府賀正啓

遠來鴻翰俯賜寶儀禮愧投樞反荷瓊瑤之報
節臨懸葦仍分栢椒之盤誼既重於未將感尤
深於既辭望燕關之要塞泰滿轅門祝魏闕之
新恩光依斗極

庚寅答賀正啓

天回鳳曆同忻吹萬之懽朔布龍荒共近內三
之泰伏惟門下道隨陽長德配泰生銷兵氣於
漠尚有和風於直北望天邊之虎帳方切心馳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
六
來塞上之魚書何殊面對函增慰拜賜爲榮
一路福星尚隔烽烟之道九天卿月行依斗極
之垣

賀郭東楚相公存問啓

伏以天書渙寵特脩憲老之儀帝傳承恩益重
尊賢之典黃扉盛事青史美談恭惟閣下一代
宗臣三朝元老統百官而贊治風高藻鏡之勲
間兩社以輔公載茂旂常之績備人間之福五
地上神仙燕天下之尊三山中宰相卜熊影而

應兆年符渭水之占衍麟鳳以傳芳世繼汾陽
之武凡協熙時之上瑞宜應曠代之殊榮四牡
使臣奉綈函於內殿三河守吏迎絳節於重城
光被林臯歡生道路某詞場末品海國孤踪晚
入漢廷未獲掃平津之閣遙瞻洛社空思登綠
野之堂幸舉鴻儀殊深雀幘映德星於德座色
齊兩兩之階開壽域於仙臺祝介千千之筭

賀于子中陞河南大參啓

恭惟尊丈一代人豪三齊勳望垂髫振藻鳳蜚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
七
海嶽之英結髮升朝允擅岩廊之器文武萬邦
之足憲精神千里以折衝攬雲夢於胸中若將
吞其八九獵上林於筆下不但躡其二三鶴列
登壇方繕漁陽之甲熊轡問俗聊爲洛下之吟
蓋將掃幕之南而空大開戟府且使分陝以東
而治小屈油幢某也誼稱同舍契合知心割華
管之璫應爲龍尾結蕭朱之綬愧竊鵷行方依
東壁之餘光忽感河梁之別緒敢致烹魚之問
粗伸賀燕之忱

都門送別子冲報啓

城門斗酒方術未盡之歡塞上尺書已卜言旋
之吉望郊原而極目顧溝水以傷神乃至幣賦
微臨澤矣解衣之誼醴尊見錫依然命酌之情
對使屏營俯械愧荷御監興於濟上聊爲書錦
之遊開榮戟於河陽行奉天書之拜敬陳短啟
聊答鴻私續有別函遙將絳節

賀張洪軒制府轉京營啓

恭惟台座文武籌邊忠勤體國三年報政北門

綏城山館文集卷之三

八

百六十六

收玉鑰之勲九命疇庸西府正璇樞之位鵬頭
豹尾總羽林十二將之鈎陳犀甲熊旗領劍客
五千人之上選寵綽風馳於帝闕惟聲雷動於
天營其也夙奉光塵數膺記憶頃聞渙號正切
追思念方遂於檣鳥賀遂逢於厦燕茲逢新渥
幸陪晉接之班庸展舊忱少布恭征之慶

賀蹇理菴制府啓

恭惟臺下斗山碩望社稷貞臣錦里題橋方遂
南陔之詠鳥臺正位重歌出牧之章一札絲綸

寵命星馳於蜀道隔年旌節惟聲雷動於漁陽
幸列鵷班何勝雀林

賀王對滄開府轉少司馬啓

伏惟台座勲猷並懋文武兼資建節雲中舊荷
北門之鎖鑰宣綸闕下新陪西府之璇璣蓋以
掌邦政而旋六師卽將亮天工而宅百揆四郊
多壘方且延借著之籌萬里無塵行見奏舞千
之化

賀宋可泉開府生日啓

綏城山館文集卷之三

九

百六十七

伏惟年丈海嶽人英廟廊偉望西臺建節聲馳
三輔之郊南極呈輝瑞應六符之度況值九秋
之奏齋欣先七日以懸弧敢因鴈使之旋少展
鶴齡之祝伏願恩隆召衆早開畫閣之勲壽永
添籌更覩充間之慶

賀張洪軒制府生辰啓

伏以日臨長至密開三輔之春星次初躔茂啟
千齡之算正太史書雲之旦遇元公夢日之辰
相轉璇璣北斗方回於帝座灰飛玉瑄南山共

祝於仙臺喜溢油旃歡生緹幕某也意深雀忭
地阻是趨敢伸一綫之忱少祝六張之慶

報郭範溪制府賀正啓

象轉璇儀春回玉鏡望征西之車馬已傳三捷
之音空慕北之烟塵永靖二庭之地未伸遠問
先辱華楫敢附報函少宣候悃關門柳色暫勞
節鉞之臨驛路花香行聽凱歌之奏

報吳韞菴開府賀正啓

伏以璇儀轉象方回大地之春玉節頒條始布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

十

三頁六忠

中州之政播仁風於二室流淑氣於三陽猶厯
望月之懷遠發迎年之問東玄纁而戒籛函珠
唾以成箋對使登嘉附楫展謝簫周一甲久疑
玉樹之思盤薦五辛聊答椒花之誦

謝四川撫臺送扇啓

惟茲寶簫出自名區濯從錦水之波龍文煥采
獻入椒風之殿雉尾生涼豈期貢篚之餘獲荷
函書之賜動搖明月疑分萬里之春披拂仁風
欲頌三巴之政愧瓊瑤之莫報惟懷袖以中藏

賀蕭念渠制府啓

滇黔重鎮各借特麾荆楚上游方勞秉鉞復荷
九重之命特兼兩粵之權少司馬之兵符威行
六管中執法之憲節風偃百蠻豎銅柱於天隅
服雕題於月窟海波罷警竹成麟閣之勲斗柄
回杓行正鸞臺之位

答潘印川尚書謝奏議敘啓

家傍河隄身沾海潤久欽禹績未覩臯謨乃下
詢於勗堯俾獲披乎琬琰淵謨碩畫較如借箸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

十一

三頁五忠

之籌偉績豐功脩在銘鐘之簡幸林樗之已滿
愧蠹測之未能益從伏枕之中聊展握鉛之後
殊未得其肯綮應見笑於方家敢辱寵函俯垂
勞藉玄圭輯璫請先藏委宛之書石室抽毫容
別續河渠之史

辛卯回四川開府賀生辰啓

廿載薄遊三時謁告支離病骨方資藥石之生
躑躅孤踪不記桑蓬之旦乃蒙門下厚意動渠
英文璀璨箋函珠玉儼秋月之兩章貺備玄纁

發青天之萬里馳歷井捫參之騎問簸箕挹斗
之依祗荷春存但深街戢觀我生而進退正當
維谷之時錫爾壽而熾昌曷副如岡之頌

回宋可泉中丞生辰啓

寵渙楓宸進陟中臺之位籌添蓬苑適逢初度
之辰喜壽祉之兼膺見天人之協助俯念懸弧
之日幸同展於階賓仰承錫算之仁更遙馳於
渭樹感深什襲光溢百朋蜀行李之方殷愧投
桃之莫報聊陳薄悃上謝深慈

絳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

十二

賀王次山方伯啓

伏惟門下仕苑英流朝端碩望海邦問俗舊聆
栢署之清風濟水分藩猶想棠陰之遺愛乃茲
疏榮紫禁正位鴻樞畫省旬宣暫領東方岳牧
仙臺翊贊行旋北斗璣衡側聞竹馬之歡迎寵
幸能輶之莅止某也夙陪鴈序近息漁磯欣寵
渥之維新慶游櫟之有地敢肅踵門之使聊脩
賀屢之忱

壬辰回賀生辰啓

返服多時臥疴少間及凜秋之云暮適賤日之
將臨芳菲非其彌彰松菊慙披於舊徑老冉冉
其將至桑逢怯過於初辰乃荷深情特垂遠問
贈我綉段愛以德而賦緇衣稱彼兕觥賜之年
而酌大斗蔚矣舒霞之翰溫然膏王之音占牛
斗之不神多慚善禱念參商之久隔宛對清顏
敢肅使以登嘉敬附函而展謝

壬辰回賀生辰啓

行也丘綏餘生林霞癖性老冉冉其將至欣隨

絳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

十二

鹿豕之羣髮種種以何爲漸對桑榆之景望道
猶幾於學易行年已迫於知非乃當蓬矢之辰
特在木樨之間篴篥開來於遠道玄纁旅布於
幽廬將卷錦以無繹擬報瓊之有地數絳人之
甲子幸未辱於泥塗守彭氏之庚申或可延於
歲月

報楊楚亭守道啓

伏惟門下金閨碩望王署名流暫移法從之班
尚須藩宣之節寒帷鼻嶂文光近燭於奎要列

戟麟郊道篇選探於洙泗誠此邦之盛遇亦儒
者之壯遊也昔相如以文章侍漢而持節於巴
渝莊助以詞賦遊吳而判符于甌粵不廢承明
之著作足爲史冊之流傳況在盛時尤多故事
往雲間之秉國議以歷歷而深今蘭谿之逢
時資望以屈伸而重況以雄文華國舊稱黻黼
之才豈因直道事人久隔絲綸之地見魯國先
騰於誦衮想燕廷待驥於宣麻某悵別多年憶
舊歡而如夢依仁有地聞新命以增欣果從羅
敷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四

賀鄭撫臺崑岩啓

恭惟臺下命世鴻儒佳時哲弼詞宗學海選探
鄒魯之源流偉畫嘉謨仰接夔龍之步武矯矯
千尋之直上汪汪萬頃而不撓樸被天曹舊著
山公之啓事舉帷隴塞新傳范老之威名簡晉

西堂保釐東土擁油幢而布化岱畎生春俠玉
節以臨戎海波息警仰福星之遠照沾膏露之
旁流三月而惠問風馳千里之歡聲雷動其曾
隨驥尾共侍鵷頭隴上輟耕憶舊遊而如夢田
間作社聞新政以興謠墳簞猶切於私衷竿牘
公疎於公府歌成章表方將銘日月之常位近
魁台行且聽星辰之履

報梅樵初兵使啓

恭惟臺下珠琳秘寶山斗鴻名珥筆蘭臺茂著
澄清之節分符畫省弘宣屏翰之勲更移岳牧
之崇階俯揖河隄之鉅任合鄒魯曹滕之域贈
綉纓以承恩總汶洸沂泗之流輯玄圭而順軌
慶大東之福庇暫借星華見直北之恩光行旋
斗柄某仕林末品野澤臞姿昔隨柱下之班行
曾觀殿中之鳳采念將迎之久廢竿牘無從辱
惠問之遙頒蓬天有爛光分河潤龍及山靈敢
用登嘉特伸報謝

報陳玉壘閣學啓

恭惟閣下一代名流兩樞間氣儲精井絡詞宗
掩揚馬之聲華毓瑞台躔世德邁章平之閎闊
淵猷雅量汪洋萬頃之波偉器洪圖磊落千尋
之幹十七載功高啟沃簡在帝心二百年運際
明良會爲名世誕啓金甌之舊物延登王鉉之
崇階能自得師爰立作相稽二朝之策命耀前
周後魯之榮閒兩社以弼丞重左禹右皋之列
在昭代方稱爲翔見矧同遊不竊其餘光某魯
國豎儒漢廷樸學采山中之杜若久隨魚鳥之
羣望池上之顏行尚憶鴻鸞之伴尺素遙傳於
驛路雙函遠被於山樊感誼分之綢繆不忘戴
笠慶昇平而怵蹈匪爲彈冠聊陳報禮之辭並
效得賢之誦澧有蘭而沅有杜莫抒遠道之思
伯吹塤而仲吹篪側聽和鳴之響

甲午謝賀生辰啓

江湖野迹林壑餘生逢秋氣之蕭森感歲華之
流邁經疎學易空符大衍之籌時迨知非頗覺
迷途之悟乃承厚雅特寵孤踪念其張矢之辰

縣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

十六

三百八十六

貫以珠璣之間喜而溢美皆善頌善禱之文愛
之欲生有俾熾俾身之初酌昌黎之南斗謾計乘除
倚彭澤之東臯未妨嘯傲

賀蕭岳峰大司寇啓

伏惟老丈海岳殊英乾坤間氣三千里關西鎖鑰威名
夙播於華夷一十年漠北烟塵勲績有光於廟社茲者
承恩進秩飲至策勳再轉管漕改王班高於九命首登
卿座錫圭位逼於三台益將相司馬而建修攘且先借
爽鳩以均勞逸衛士望塵而怵蹈都人加額以歡呼仰
縣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

十七

三百八十七

乙未生辰賀啓

材同社櫟迹托山樊電露浮生漫閱大千之世
界風塵夢境虛過半百之年華幸存林壑之餘
姿詎憶桑蓬之初度乃承門下過垂隆眷特賜
記存念其覽揆之辰錫以便蕃之寵賜已豐於
加璧辭復貴於春金愛之欲生過爲鄭重喜而
溢美厚見周稱沾海潤之汪洋敢沐祝川之誦
仰星華之煥爛莫斟酌斗之辭小人不知紀年

孰華晏歲人情莫不欲壽自養殘生

賀吳容宇兵憲轉江西大參啓

恭惟臺下藝苑名家仕林偉望鍾靈南紀文明
煥斗女之墟問俗東郊聲教洽虛危之野茲告
成而冰寵旋晉秩以遷喬襟泰岱而躋滄溟正
沐澄清之效控蠻荆而引甌越將宣屏翰之勲
暫領正位於徽垣行見躋榮於栢府望光塵而
馳目瞻輿牘以濟心尺素雖將寸丹未罄

戲問元戎侯兄買田被訟啓

藏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

丁八

三百五十五

伏以龍韜虎畧方圖負耒之耕雀角鼠牙遽速
穿墉之訟堪爲捧腹未足介懷恭惟大將軍戲
下望振百蠻威宣九塞拂衣玉帳欽攘夷安夏
之才袖手青山爲問舍求田之計本覓禾麻之
野翻成烟水之鄉汪汪千頃之波惟見浴鳧而
飛鷺闌閨三農之望虛聞佩犢而帶牛已懸罄
於橐中向輟耕於隴上反勞訟牒致見北追陶
令尹之西疇孤舟可棹王將軍之武庫東矢何
充曾無批亢之能可効弄丸之解料無負三尺

之法律亦何傷八面之威風聊陳奉慰之辭自
釋作中之愧

報黃水部與叅求文啓

伏惟門下學擅人流名高仕路秉世家之月旦
映仙省之星華時當問水之閑首勒藏山之業
據今考古書旣續於河渠采俗陳風志兼成於
鎮署遂使萬年命脉總歸山海之圖三邑提封
並入方輿之覽爭先快覩正欲借觀乃承琬琰
之頒特荷薦莢之采欲留未簡俾綴荒詞慙無
載筆之長奚副抽毫之命糠粃難先於珠玉敢
望前茅蠅蚊可附於驥騮請爲後距

丙申謝賀生辰啓

清時末品大塊孤生樵漁久混於江湖歲月渾
忘於甲子五十之年過二漸迫衰頽三萬之日
無多自驚末景惠同藥石誼篤金蘭記其蓬六
之辰錫以華三之祝香浮寶札斐然傷馬之文
寵溢瑤圖宛若松喬之侶七襄莫報什襲爲珍
拜君貺以何深揆余朽而增愧

謝孫湛明賀生辰啓

清時末品大塊勞生秉耒東臯久矣千之耦
探籌南斗已過半百之年方驚之凋前每
撫六弧而感嘆門下昂藏器畧憐斯風猷崇階
已近於槐庭篤誼不忘於梓里念鷗群於海上
志其覽揆之辰緘鴈札於雲中賁以熾昌之祝
酌斗以祈黃耆斐然駢四儷六之辭承筐而戒
玄纁爛乎至再及三之祝惠而好我何以報之
髮種種以無爲殊負錫齡之愛芳菲其未沫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

二十

三百五十五

願深崇德之盟

賀魯王受冊卽位啓

伏以彤庭錫寵新頒屏翰之封朱邸承恩誕正
藩垣之位歡騰繡甸慶溢銀潢恭惟賢王殿下
仁孝性成睿聰天植承祧主鬯夙膺訓梓之方
崇德象賢久協析桐之望茲者欽膺寶命光紹
璇圖襟冕繹而帶泗沈宅十二君公之地家詩
書而戶絃誦撫三千禮樂之邦分星上應於奎
婁賜履旁連於海岱白茅青土衍千年磐石之

基大路龍旂爲列國宗盟之長誠聖代展親之
茂渥而名藩錫祚之榮觀也行也欣逢鴻典之
成倍副龍光之願敢效蘋蘩之末品聊伸燕雀
之微忱

丙申回賀元旦啓

自旋舊里數閱新年鏡裡秋霜拂條風而未解
梁頭春月望遠道以相思適當獻歲之朝特荷
問年之貺椒觴受賜慙後飲之屠蘇葭管占時
候中鼓之太簇敢介祝松之牘聊伸報李之忱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

二十一

三百五十六

望北極之星辰共慶三陽之泰守東臯之隴畝
方歡九扈之春

回孫湛明賀生孫啓

緯生一兒七日而折孫公賀至故報辭云云

幸從子舍再見孫枝正擬含飴翻成畫餅蔭吹
鳳簫蘭方茁於春臯淚落鮫人珠已沉於夜浦
誤蒙惠問倍切悲惶禮雖不可以虛拘感則有
同於實際謹因來使借陳返璧之辭容待他時
別領懸弧之貺

賀魯王婚禮啓

恭喜殿下大婚肇舉嘉禮告成慶衍星軒誕啓
二南之化光生月殿弘開萬福之原宣寶冊於
九重歡騰禁苑統璇輝於六寢喜溢邦圻夙荷
渥慈幸逢吉典詠關雎而增忭歌麟趾以迎祥
敢介薄忱少伸賀悃

賀馮琢吾生辰啓

節屆一陽星躔初度系弧六矢欣傳岳降之辰
綉線五紋正協日長之慶年四十曰強仕將登
九命之階歲八千以爲春始受三山之紀聊伸
蕙祝仰介松齡

蘇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

三十三

三百八

謝王荆石相公誌文啓

幸塵館署久辱門牆輒陳追遠之誠上瀆闡幽
之筆望雖累歲使僅一通詎期華袞之崇褒果
及布衣之賤品拜名篇而骨涕鏤貞石以銘心
恭惟閣下學者泰山國之正氣撫五辰而凝績
謂安社稷者臣循四序以韜功欲後天下而樂
玄亭清靜猶容問字之賓綠野優游不廢立言
之業周情孔思粹然法出於六經帝典皇墳凜

若亡寒於五緯蓋一字比瓊瑤之重况特書垂
金石之章不應羅雀之門亦襲睡龍之寶何言
可謝無地以酬昔中郎之表林宗固因民望若
吏部之銘貞曜亦爲朋從豈如故老之側微特
荷元公之品目雲漢映荒山而演彩日星麗腐
草以生輝遂使承襲拾穗之幽蹤列在漆園之
簡肇筑鼓刀之細行勒成石室之藏微名獲附
於青雲渥澤已淪於白骨遺漢欲墜敢云先祖
之是皇世德可求豈獨小人之受賜諒三生之
有幸福九死以難忘敢脩雙鯉之函聊展七襄
之報

蘇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

三十三

三百八

與王對南相公趣誌文啓

在昔冬殘再承台諭及茲春暮尚缺德音磨斗
石於黃山已成苔篆望奎章於碧漢徒仰榆輝
知綵筆之生花素無勞於頃刻怪化工之雕璣
何屢閱於年時未應白首之如新終異青雲之
可附不任叩心之請敬陳苦口之辭倘遂蒙元
老之品題藉以上先人之丘墓奚但三生之有

幸矢將九死以難忘

送康正郎轉四川少參啟

門下斗畔虹光人中駿目自臨河省屢閱星華
一葦疏流北道無虞於梗塞萬間作厦東方久
入於幘幪峻陟台階榮躋岳牧橋通萬里行來
濯錦水之潏地跨三巴到日見雪山之重無奈
甘棠之蔽芾正當芳草之萋迷敢伸賀燕之忱
並表歌騷之戀

賀孫湛明生孫啟

敬城山館文集卷之三

辛酉

二五十五

伏以寶筵迎長方展五紋之繡璇閨錫羨初滋
九畹之蘭震一索而得男福再傳而衍世蓋鴻
鈞佑善將興必有禎祥斯燕翼垂休有穀貽之
孫子茂啟緼繩之祚弘開秩秩之源瑞應階庭
歡聞里舍况叨風愛尤倍恒歡敢陳布幣之詞
庸效懸張之賀

與馮琢吾互賀生辰啟

歲忽忽其不待懸蓬又屆於初辰芳菲菲其彌
彰淩菊方懷乎舊好鼎來寶翰貴錫珍儀知多

病之所須特分大藥念一寒之如此爲解綈袍
惟臭味之相符有佩服之無數披緘感藉對使
登嘉幸值折梅無能報李預計履長之誕先將
獻壽之忱日月光天世運祗憑黃閣老江湖滿
地生涯亦有白頭翁互伸三祝之詞共薦百嘉
之祉

謝邢知吾賀生辰啟

老冉冉其將至又值桑弧蓬矢之辰芳菲菲其
彌彰敢當松茂竹苞之祝乃塵揆藻特賜嘏枯

敬城山館文集卷之三

壬午

二五十六

分工女之寒機衣安且煥選食單之上品物旨
維偕豈惟臭味之相符更見解推之不厭披緘
感藉拜使登嘉虛勞大塊之生敬謝長年之貺
卷素書於紀上多慚墮履之期起高駕於隆中
尚切彈冠之望

與孫湛明賀正啟

伏以鳳曆授時暖律起萬方之蟄龍躍布朔卿
雲騰五色之輝時適慶於王春福益隆於君子
恭惟門下魯國名儒漢廷哲佐傾葵丹悃協柔

訪以向榮冷栢貞操煦早梅而傳馥丹韶佇聞
於北斗蒼生正望乎東山屬陽德之亨嘉淑氣
與韶華並儼仰德星之炯耀歲華共人事俱新
欣聽寵命之自天喜見陽和之匝地執筆擬歌
花面獻頌應耀芳辰肅函效芹藻以攄衷罔陪
綺席筵疇福五茂同協律之冀華祝願三丕嘯
匡時之業

辛丑謝賀生辰啓

勞我以生年已躋於望六承君之貺惠何啻於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
至三乃當挹斗之辰復損承筐之間酒珠幾於
咳唾懷我好音分斧鑕之光輝華予良歲况枉
元方之駕親臨仲蔚之門欲壽欲安惟是爲小
人之事善頌善禱何以報君子之辭

回馮琢吾互賀生辰啓

伏惟上考承恩崇階進位未伸燕賀但有見馳
乃勞天上之音響數問山中之歲月此交遊所
曠睹於禮俗爲創施何德以堪無辭可謝感誠
幸之冉冉每驚彌六之辰思遠道之綿綿但仰

是三之象計茲仲月序屬元陽適當立說之期
正值生申之旦慶星占之得歲先華祝以祈年
敢云桃投李報之文旂伸栢茂松悅之悃

穀城山館文集卷三十一目錄

魯恭王哀冊文

故大宗伯琢吾馮公誄 有叙

高碩人哀辭

王太夫人哀辭

誥封王母狄淑人誄 有叙

亡兄太學生航隱先生哀辭

亡兄鄉貢進士冲白先生哀辭

穀城山館文集卷三十一目錄

乙

八十六頁

穀城山館文集卷三十一

東阿于慎行著

門人郭應龍編

北海董可成

天中李時復校

都門李本繹

男于繼重梓

魯恭王哀冊文

於惟大國胤自 高皇奎婁畫野鳧繹分疆千

齡肇祀九世彌昌應期誕哲迺篤 賢王於穆

賢王德惟帝度光合辰象靈鍾河嶽器宇顒印

風標卓犖河間比雅東平表樂冲齡踐阼遂主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一

一

三百五十五

宗盟龍章鳳質玉裕金聲溫恭內韞慈孝天成

望孚侯衛德簡宸衷敬遵成法恪修藩度惠露

丕沾仁風遐布辭祿均澤輪租佐賦哀此筑獨

恤彼儒素諸宗廩廩象 王之德羣黎熙熙歌

王之澤折節禮賢傾身結客梁苑猶希齊門尚

阨式是友邦昭格 列祖維屏建位象瀆作輔

世際成周望煥舊唐燁燁桓圭煌煌青土昔聞

天道仁罔不延何其無厚降威名藩六祈滲輟

五緯災纏國虛哲后朝失親賢訃音上聞 皇

心悼慕內殿齋疏外廷縞素適命卿臣持節往
聘適命史臣圖徽表墓哀騰朱邸愴逮國人凡
我庶士罔不悲辛苑園寂寞桂殿深沉跡與化
徂名隨響臻日月不居驂駢戎軸蜃衛虛陳龍
輻出宿臣僕號追城廓望哭靈臺易晞魂往不
復卽宮長夜兆吉靈轡牛封宰律馬鬣嶺岷玉
衣自舉寶帳空懸黯黯西日滔滔左川某也食
毛下邑列籍提封旣欽德教亦荷帡幪西園明
月北渚丹楓會稀欸密迹遠情通比幸懸車依
轅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一

仁有地若節春秋起居無替胡天不圖吾邦霄
庇懷德由衷潛焉一涕病休里巷入臨無從依
稀陵樹髮髯音容心板去轂目送遇旌聊陳薄
酌用表還征

故大宗伯琢吾爲公諱有敘

維萬曆三十一年歲在癸卯三月三日故資政
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北海馮公告終
於位越某月某日塋於青郊祖兆禮也國傾大
厦世實連城輿嘆結於班行寤寐流於寰寓罷

杵歌者比巷捐瑱瑱以盈塗禮官上聞 皇情
震悼爰命司空宅兆內史宣辭賜以官保之階
護以星華之使出東園之秘器題奏登輿假虎
賁之羽儀葆吹在道乃遵大陸言返舊鄉殯閣
未塵玄宮載考嗚呼哀哉夫神鍾嶽降旣甄日
觀之靈光表星分亦洩玄枵之彩豈非弼由
賁運假人成將以弘四七之訏謨濟百六之厄
會者哉然而綠旒未霈鼎席方虛殲茂質於華
齡疏長材於短步栽培無準昭假何徵諒國步

轅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一

三

之未康豈曼威之無厚與行也幸緣世契夙結
心知尚慨離居儵馳訃問山陽笛韻虛纏向子
之悲谷口琴聲永轍伯牙之奏芳輝欲闕遺烈
未忘爰誄素旂以宣哀悃其辭曰 邈哉景霄
代有麻徵在秦上黨在漢杜陵倚與北海肇自
明興重輝遞映遙派相承四世策名襲珪疊組
華耀仕林文雄秘閣鍾美維公才超振古丕構
考謨纂戎祖武長庚芒散賜谷靈分瑰姿炯夜
逸軌空羣甫臻弱冠已際風雲策模實傳對金

終軍策筆承明宏辭州錄演綸左掖皇猷渾
市駿燕臺剖珍楚璞畢獵瑰奇高懸渠襲總章
問道太室陳圖畫延內殿日進嘉謨宸輝雖越
高聽猶平功成消蠖是謂師儒迺貳國均官常
不肅迺司道士文風允穆陸公之奏山公之牘
窮海流傳彌天頌服儲官茂建國本攸寧疇襄
大典實維巨卿功收獻納位正寅清皇輿望泰
鼎路侯升謂天蓋夢錫公何屋謂天無爽奪公
何速二豎沉綿背寒違煥堂下墜鱣座隅止鵬

終軍策筆承明宏辭州錄演綸左掖皇猷渾

四

胡

嗚呼哀哉公之性質金純玉潔公之才藻雲流
電掣二酉紬藏九流考業何道弗臻何思不徹
靈心秉炤算析重玄豐華御辯萬象雕鐫詩則
韋社文則馬班隨珠耀月和王生烟孝友宅衷
端確成性貌偉而恭詞溫而正茂德鎮華淳資
抑兢峻極象崇汪洋比映鄧侯有位王令無年
踰強望艾髮纓顏丹蘭膏燼夜玉樹沉淵有如
可贖何百何千楚囊遺忠衛鮑死諫太上動容
路人興嘆帝之寶臣民之碩範何議之須微稱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一

五

三

未薦嗚呼哀哉蹇子窵啓早濫詞林繼得夫子
方駕披襟綢繆文史流連酒琴豈惟偶影允謂
同心靡謀不咨靡適不與載歌且謠倡子和汝
地無適遐形忘出處尺蹠之間不離寒暑憶公
北上訣我齊郊臨岐色黯望遠魂銷期公早遂
及乎晚凋弗圖弗慮先折豐條里巷同時石交
蓋絕維二三君歲衰是保歷下白楊蘭陵宿草
公其如何捐金復早題書挂壁賦草緘滕耳憑
墜響目結遺形諒齊淹速亦了虧成情猶未免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一

高碩人哀辭

碩人高氏者少保崇川相公之室也以萬曆丙
子秋月卒於內寢相公悼慙輔之奄絕惻微聞

之莫彰禮儀具舉哀榮備至上自臺省大僚下
逮列郡姻友摘章而酌者函軸累百瞻旒而送
者輪蹄逾萬某也奉職京邑聞計後時不克展
賄秘之誠與執紼之事乃爲文以寄哀焉其辭
曰維碩人之淑懿儷元宰以膺祥亶蘭芬而蕙
郁展玉韞而金相方月儀以布曜揆星發以圖
光羌增輝於黻繡爰媲美於姬姜爾其心祇冲
華神棲淵靜慈儉宜家幽蘭成性貴圖史以陳
規懋蘋蘩以薦敬翼叔訓於中韓嗣徽音於壹
政早諧種王之田幾兆徵爾之夢公宅百揆內
顧匪遑誰其尸之而家用康鳴玉堂之環佩調
金鼎以瑤漿聽難聲於闕觀嘆麟趾於堂皇楚
樊之進賢並美周姒之逮下均芳福穰穰而未
沫芬菲菲而彌彰公邇碩庸優游泮奭誰其友
之君子維宴敬占其缺之耕食舉梁鴻之案芳
聲遠播於中朝惠問旁流於里閭方期偕老以
千齡豈意收榮於一旦春心寂於瑤臺水悠悠
於銀漢遂使瓊華滅采璿庭藏輝幃軒寂寞組

昨霏微閉鏡鸞之夜影怨琴雉之朝飛悲
今令羅紉玉露晞兮霜月寒自夫君之渺渺
嗣子之潺潺隕連城於絕瀨沈明月於空淵里
喪叔其共悼家貧庶以增嘆川澹澹兮不流雲
霏霏兮承宇揮彤管以無聲援靈輜而莫覩念
夫子之心悲動門牆之惻楚聊陳詞以助哀靈
姍姍今何許

王太夫人哀辭

嗟夫圓精苞粹方砥礪王母得之以處少廣
傳說得之以相武下物無開而不兆言匪信其
易微允矣太夫人懿範弘淵穆之淑風秉幽
閑之矯節誕毓德於蘭闥肆儷芳於鼎閤既壺
政之丕宣亦母儀之有燁斯以璞照乘於荆山
穀長離於丹穴鑒靈覽之攸甄寔貞符之是協
爾乃教成鄒里慶集虞賓掩四七之遐軌應五
百之昌辰歷三朝而稱老成一德以爲隣亶出
身而事主罔訕志以違親是以綏綏非華朱轡
若寄星鼎之寵不足易其歡湯沐之供無以兼

其味有累札而不畱或屢徵而未暨皇心諒其忠誠士類欽其孝義於是藍輿適體魚笋承歡庭森玉樹座擁長筵滙十洲之墜露藝九畹之芳蘭介千齡於海上備五福於人間若將記蓬萊之清淺涉弱水之潺湲胡若華之不翳溘焉薄於西嶠委雲衣而厭世騷鶴駕以昇仙慨宗人之激激恒元老之樂樂詠蓼莪而愴悵吟芣苢而泥濶蓋猶結情於永日而忘其介嘏於長年也哀音上徹皇宸軫悼乃眷元臣煢煢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一

八

春

在告召內史而受辭命司空而宅兆酹天酒於彫筵揭金書於素旒圖漢官之令儀賜魯師之嘉號豈惟儲物以酬庸亦以作忠而廣孝於是雲凝隴陌霜結泉臺龍韞夕駕蜃衛朝開掩容翟而不御秘蓋僊以生埃川沉沉兮東邁日黯黯兮西迴淒風於盡閣泣護草於瑤階惟祖音之未沫展生榮而沒哀蓋昔者陸宣公之母中使迎於江東張文定之母手詔褒其福壽唐年後爲美談宋史稱以奇遺然而臣主之契未

乎裴亮之墓固究豈如帝佐之勲猷出自母慈之啓佑鍾萬衍其芬芳海嶼膏其滲漏故大君之生不榮於徽章寵數之隆而太君之沒不哀於賙恤恩卹之厚也况乎懋迓繁禧彌昌景胄子舍疑和孫殺衍茂紛玉珥而瑤環亦麟角而鳳味豈非聖代之休楨而名家之永佑也哉行也材資最下人地非溫附仲君之屬序登上相之龍門頃抽簪於禁近幸稅鞅於丘樊憶升堂而展禮美聞計而銷魂悵徽儀之永遯景懿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一

九

夏

範之如存把瓊芳而莫致羞澗藻以靡馨敢抒哀於幅素聊寄悃乎江雲

誥封王母狄淑人誄有敘

誥封淑人狄太君者萬戶松石王公元配而都護楚南君母也毓質璇閨蚤寅典訓儷德鼎胄風締音微祇若舅姑克修七簋之薦敬共夫子有嚴環瑄之容至乃光啓嗣賢早膺世壽性敦詩禮埒御穀之承宗英軼孫吳比衛公之似舅則以明德有耀內訓丕昭故也斯非文史之芳

規母儀之令聞與淳釐既備穹壽復膺以萬曆
甲辰正月十八日終於正寢都護君方以將漕
待命夙夜在公驟罹大戚棘欒永慕聆樹風之
無歇悵泉臺之已宮瞻舊幌而孺悲捧遺杯而
嘔泣乃以是年四月二十九日敬奉靈輶附於
考公之兆因陳素履求勒通旃爰抒彤管之詞
庸備蘭臺之采誄曰 國庇元徽家成令淑有
懿母師發祥景族惠性璿輝芳襟蘭郁衡總有
容并允穆訓宗圖史儀肅琮璜結禱華胄佐
餽尊章豆籩無怠締綌惟良貞心潛抱嘉聲誕
場烈烈夫君中年解組桓桓都護韶齡振武策
奮戈船勲高戟府孰是訓成其惟文母昭哉令
軌允迪前徽和丸勗業輟膳申規家聲克振後
祿方綬暈綸沐寵翟弗承輝既壽而康益昌且
熒倚伏胡常盈虛誰制眠祲告凶收華委世陟
岷長悲詩陔永遷篋衣冒綢繆室局塵三漿汎
酌五鼎虛陳恍蟾輝之燭夜俄發彩之銷辰恨
堂凄今昔暖悽若木兮藏陰嗚呼哀哉春旭韜

和朝霜降列青陸徂景朱離屆節塗龍輶而撒
筵闢馬封而共穴飛素旒之凌雲喝邊簫之咽
月慘棘人之擗標兮緬慈容而割裂背雕幌兮
陟荒丘涉通川兮戾莽洲馬頓轡兮踟躕車按
節兮夷猶金缸優兮寒宵永石埏邃兮玄陰抽
義御忽其匿曜泠淵澹而不流信來芳之未沫
兮嗟往駕之難留爰累德於燁管兮庶圖芳於
素旒生有涯兮此夕各無數兮千秋嗚呼哀哉

亡兄太學生航隱先生哀辭

嗚呼吾兄音容邈絕號而不復肝腸欲裂憶昨
何爲千里跋涉謂從弟臘乃與弟訣嗚呼痛哉
倚伏糾纏數固難通我獨何爲觀此閔凶靈根
夙隕具邇多零前年哭弟今年哭兄鼎鼎百齡
歡哀遞轉曾是單門仍遭多難永懷前人母敢
怕慢奈何天心曾不是監嗚呼痛哉追惟吾兄
天挺雋邁逸氣凌雲高華掩代泌滴溢湧鏗鏘
砥礪辨析毫端神遊霞外風工楚聲宗屈慕賈
遐綜往牒濡班載馬永康跌宕隴西瀟灑旁睨

偷輩無足當者總角趨庭豪遊關輔挾策籌邊
揮涕叩古厭次上書濟南繫虜朗識英蕙族其
與伍志既負俗道固忤時恥操城旦以干有司
初試而憤再試而疑暨乎折節芳華已萎驥伏
鹽車志猶千里老鶻下韉爭能未已傷哉末路
壯心如燬擔簦束書與羣兒齒時無楊意世棄
君平五逐於國三折其肱進不酬志退未成名
縱酒自廢抑豈其情耳熱眼白高歌永嘯俯聽
蠅聲如出蚓竅下士敖敖抑揄而咲不謂其悲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一

十二

志

覆謂其傲以茲岐路遂至途窮一經白首齋志
而終天其可問命寔不同生斯人也而阨其躬
嗚呼痛哉念我 哲考才而不究維仲與叔咸
稱雋茂予孱無知竊餘以售名在里閭稱為五
霸胡天不佑迭毀連城叔殲中路仲隕末齡鴈
行折翼花萼凋榮旣鮮兄弟亦無友生立則號
號行則踽踽遊誰與賦居誰與語仕亦何榮隱
將安處明發有懷悲淚如雨嗚呼痛哉自我薄
遊餘二十年僅再洗沐相從於田蜀來命駕自

齊徂燕惻愴存沒相顧淒然聚首無幾予忽抱
疹兄奔而救起予於寢予甫下牀兄也伏枕亦
奔不寧心操力盡百方莫効一往不迴舍此華
屋歸於夜寒以含以菴匍匐增哀豈伊異人同
生孔懷吟嚶之言略可彷彿象角射與徒遊於塞
上妻孥居遠曾不色悵烈士殉名英魂猶壯嗚
呼痛哉旅襯在堂奄踰旬朔泥彼孤舟僮僕是
托城闕迢遙雲空寥廓駟馬悲鳴徒旅淚落靈
輒信邁丹旌逶遲旋禽躑躅斷梗孤飛孰無生
死亦有此離所遭如此人何以支義御韜暉迅
波無返幸有遺書僅盈數卷知兄者弟其傳或
遠沒而不亡托諸文苑行矣吾兄魂遊舊鄉池
塘寂寞山水荒涼有肴在俎有酒盈觴爾弟酌
爾胡不來嘗嗚呼痛哉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一

十三

三百七

亡兄鄉貢進士冲白先生哀辭

維萬曆元年春正月壬午朔粵四日乙酉亡兄
鄉貢進士冲白先生將遷柩於先兆蓋兄之卒
也以嘉靖甲子今且十年矣時緣二息方孩未

克卽葬其後五年弟行亦仕於朝急不敢以私
請又後四年適得以疾乞告賜洗沐而歸也又
一年所而後適得言其事矣嗟乎痛哉龍輶就
駕祖奠夕張酌酒陳詞一哀如雨其辭曰相玄
運之茫茫兮何哲愚之改錯既何適以永年兮
回何爲而時數轉蕭艾於中事兮萎蘭蓀於風
露武夫襲於積中兮琅玕折而不樹服罷蹇於
中黃兮埋騷於長路驚繁華之中零兮嘆淑
慙之不祚悼正平於漢年兮痛長吉於唐錄心
於邑其不寧兮涕潺湲而橫驚涕潺湲而橫驚
今益竊惋乎吾見鍾穎慧之異質兮抱耿介之
明心神脩脩以颺御兮氣渺渺以蘭芬甫勝衣
而操翰兮迺授筆而成文掃千言以駭電兮羅
萬古以如雲玉藻流而照夜兮鳥篆工而入神
探鍾王之妙品兮步屈宋之清塵賦靈光而絕
和兮談稷下而空羣紛才技之廣洽兮夫何道
而不臻羌髻鬣之翩翩兮迺鳳舉於海岳握靈
蛇而抱荆玉兮卽九關而叩閭閻何時命之坎

壘兮抱長材而落魄保厥美以自珍兮疾世人
之溷濁甘原憲之長貧兮守楊雲之維冀望下
仞而翱翔兮孰華年而隕落青鬢蕭其未改兮
紅顏萎而不作怨春草之長萋兮恨秋霜之已
薄嗚呼哀哉邈東海之遐裔兮世沉淪於漁釣
倚哲考之好修兮寶榮名而罔耀偉二昆之奇
服兮掩前修而同調季煢煢以何知兮迺追遊
於二妙豈閭閻之足陳兮亦文采之有曜考旣
塞而不究兮君又摧於中道豈天道之靡常兮
諒吾家之不造痛切怛以傷心兮淚洟瀾而永
嘯嗚呼哀哉歲忽忽其彌遠今日冉冉而十春
陳蓼被於堂隅兮總帳空而有屋壁遺孤之在
抱今旣婉變而負薪悼門庭之黷慘兮悵棟蓐
之蕭森想音徽於寤寐兮披翰墨而酸辛神宇
寥以凜凜兮天路杳以沉沉鶴去家而不歸兮
壁沉水而難尋諒東川之無返兮於焉托之乎
空岑嗚呼哀哉背寒冬以戒期兮涉春明而于
邁雙轡儼其星駕兮丹旆翩而旆旆淒晨風於

中帷兮零夕雪於素蓋鏘薤露而微吟兮邈玄
雲而永慨長松萎以振柯兮白楊悲而成籟邈
潛靈於冥漠兮閼重扃於蔚蒼天夢夢以不聞
今夜漫漫而未艾已矣乎斯人不可作兮叫彼
蒼而一酹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一

十六

全八忠

穀城山館文集卷三十一終

穀城山館文集卷三十二目錄

祭座師殷文莊公文

祭太師張文忠公文

祭宮保鎮山朱師文

會祭冢宰吳介肅公文

會祭御史中丞霍震吳師文

年家會祭丘簡肅公文

同鄉會祭丘簡肅公文

會祭宗師袁安節公文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二目錄

乙 周 五 李 二

祭中丞鴈泉侯公入鄉祠文

代祭太傅朱忠僖公文

祭大司徒定陶曹公文

會祭少宰丁文恪公文

祭業師鄭舒軒先生文

會祭壽光李封君文

會祭陽信光封君文

祭李春泉宮監文

祭外舅秦翁文

遣奠外舅秦翁文

祭李玄洲春元文

祭大理卿竹陽王公文

祭趙壽峰大參文

辛未履憲告文

庚辰焚黃告墓文

壬辰焚黃告曾祖墓文

壬辰焚黃告祖墓文

壬辰焚黃告考妣墓文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二目錄

告高祖墓文

祭大兄文

遣奠二兄文

遣奠五弟文

祭李氏姪女文

奠兄婦王氏文

穀城山館文集卷三十二目錄終

穀城山館文集卷三十二

東阿于慎行著

北海董可威

都門李本緯

祭座師吳文莊公文

嗚呼泰山巖巖羣嶽所宗泱泱渤海百谷則從

地靈溢湧元化冲融風雲之會代有人雄於赫

熙朝聲明三五亦越師臣興自東土 憲孝之

世壽光惟輔 毅皇末命東萊振武 肅祖之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二

元誕膺天相海嶽氣凝吾師以降玉燕旣祥赤

麟表貺學擅專門才稱哲匠鸞迴禁藥鴻漸詞

林握瑜摘錦憂玉椽金澄波萬頃寶樹千尋九

德既備三宅傾心粵我 穆考龍潛興慶茂簡

國華橫經養聖廣厦細旃三覆諫誦迺自銀宮

誕膺寶命 帝曰師來予學汝成予治汝弼曰

臻大寧俾參衡鑑俾貳寅清歲三錫命羞為上

卿造士文苑掌禮常伯儀鳳乘阿飛黃受策旣

洽神人亦和邦國法抑寵藩恩覃異域 帝曰

師來予懋廼庸欽哉左右亮我天工味調萬鼎
藻繪山龍坐而論道是謂三公伊摯師商常賢
期漢萬斛涉川崇朝灑旱化弱而三風行吹萬
鞮譯輪琛旃裘改而忠孤無與道大難容寧方
而室不圓而遺情紆 聖眷望輶羣工溫實在
洛姬乃居東築堂濟濱雙流夾牖前拱玉函金
與則後學子橫經交親載酒朝參起居夷詢安
否方周六甲酌醴稱歡縝髮未素玉顏尚丹咸
聞長樂數問甘盤玄纁加璧且下齊關云胡昊

錄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一

二

六

天不遺一老轉躔何其音容已藐問鵬坐隅騎
鶴華表星拆中台庭來大鳥維東部使亟馳報
牘 皇心軫悼徹懸改服宋都罷市鄭國巷哭
矧伊里門春歌忍續於乎哀哉吾師之學綜實
鉤玄冥搜象罔顯涉路筌并苞百氏囊括羣言
而非六藝口則不談施於有政淵泉瀉瀉破彫
為觚驅浮成雅志定神閑才博用寡目卻全牛
治損害焉師所選時誰曰不厚然其蓄積十不
一究生既而涯彭聃匪壽惟是明德天胡不佑

世大造損益推遷方園不並齒角難全孰為
創亂孰為永年師亦得矣夫何盡焉俯惟賤子
頑蒙寡識蓬羽門牆濫竿仕籍 帝作之師影
纓受藝函丈樞趨春秋再易所悲今古知已實
難惟師與我義存再三音猶盈耳貌不違顏心
之悲矣摧裂辛酸重研信宿來臻大邑及門黜
然登堂罔覩蘭尊虛存彫筵徒飭雪涕眶盈陳
詞聲失於平哀哉

祭太師張文忠公文

錄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一

三

三

赫赫皇明貞元膺世代有元勲垂鴻典記新都
永嘉降流四裔疇嗣徽稱公也克繼爰自初服
龍翔鳳翥學掩羣流氣蓋千古宏覽淵謨冥搜
博取光射斗墟珍羅冊府粵我 穆考躍在璇
淵鸞坡疏寵鶴禁登賢翼同黃綺授埤甘盤廼
捧六龍以升於天爰簡帝師晉叅大政宅揆宣
猷賡歌流詠六符既平四隅以靖寶鼎臨臨瀝
陳顧命我 皇嗣大粵自冲齡觀圖翊昭負宸
戴成兩宮擁佑羣后趨承委裘在御萬萬咸貞

咸貞維何維公之績鞠躬殫猷廼心帝室舉燭
而書戴星則入手足拮据髮膚罔惜仰毗主德
學有緝熙卷阿納誨無逸陳規言罔弗入知無
不爲辟石投水如音應微樹表陳藝輻輳風行
素或滅采實皆中聲吏鮮留牘功無後程歡覃
萌庶澤寫由庚密握韜鈴顯資謀斷掃汾山陝
澄氛海岸三韓繫組二庭解辦露飛甘卿雲
表絢令旣一俗亦大同鐸韜罷警謁譯還通

維帝之聖維公之功

帝曰康哉嘉迺不庸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二

四

三百三十一

委國授政虛心恭已學而不臣坐則爲起異數
殊恩古無其儼瑩耀乾坤光鏡圖史如何昊天
曾不憖遺功方勒鼎神已騎箕山頽木壞棟折
榱歌人之云亾胡寧不悲上軫皇情宮懸告
微東朝悼嘆遣辭賜醴惟卿大夫纓悲哽咽彼
都人士咸捐珮玦生歎春深哀榮禮至器出東
園容分鼓吹起冢象山鮮衣爲殯臣義主恩鳴
呼旣備貌諸賤子山澤孤踪負擔幸弛簪羽承
明十年落落無所知名實慚桃李味而參苓

不執先祥金豈曜胡契於公親加祓濯簡自詞
垣參諸講幄俾以微忠啓心上沃旣逖門墻屏
居丘海闕奉音微於今四載星麗實繁塵趨何
承所不忘公惟寸心在詎圖一夕階兩銷沈哀
聞雪涕沾襟含情未吐負義實深九京不
復寧知我忱公靈在天公筵返楚神馬不留日
車周視遙馳瓣香敬奠彫俎悼往懷知有淚如
雨

祭宮保鎮山朱師文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

五 三百九十九

嗟乎大恩不報甚痛無辭生我者父成我者師
師在先朝實釐東土行方總角見師於府師撫
而視是異羣兒顧謂長君女其友之惟濟南生
亦旣及止過庭陪趨請業迺起鑪錘日化埏埴
維均行雖不敏亦幸有聞如是三秋吾師入贊
微師之福叨隨羔鴈旣遭家難矢路邈迤馬生
未遇原憲方貧師來居東河堤弭節召置蘭室
俾宰舊業是用不墜獲舉南宮師於其年入掌
司空六律焦桐千金散盡色笑如春遊揚在下

休澣之久退而師謂所不趨承以日爲月越歲
惟成師請還南攀車仰視歎弗能言師悲顧予
今下女親敬保爾身無忘疾疾冉冉歲華悠悠
江喬徒懷遇天無由縮地尺書萬里歲以再三
來本謂告幸跡盈誠皇路既夷舊老咸召曹謂
我師後黃在道云胡不弔歲在龍蛇山頽木壞
真邪夢邪上爲列星下爲五嶽頽仰芒芒神歸
安託九重震悼羣辟悽愴奈何小子不裂肝腸
嗟乎吾師才非有匹動則川湧定而山立嗟乎

敬誠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一

六

三百五十五

吾師學海誰倚辯雕萬品識總羣流惟師好士
虛懷吐握細大畢收緩急一諾維師所至咸得
民和邑有俎豆戶有絃歌師事三朝亦越四紀
茂實精忠光於圖史萬世之功在河之役達濟
洞淮里百四十法繩貴近力抗時權衆所墨墨
師獨毅然四序成功奉身而退嗟乎吾師出處
其備生爲鉅公沒爲明神所不朽三朝耀無垠
容散信陵時更桑海凡師舊遊無幾人在愍給
命使光動江間其於報功蓋猶闕如河山有影

金石有敬惟是知已鑠心曷旣翟門如舊陸莊
未荒有如白日皎皎可忘況從長君聯鑣仕籍
黽勉相期不愆夙昔封埏有日負土無從何物
心香可展哀悰於乎哀哉

會祭家宰吳介肅公文

於鑠昌朝明良克配有偉元公龍驤海岱跨騰
天衢糾糾帝載苦節貞時芳猷擅代厥初駿發
聲自曹鄴出臨岳牧勲績彌光純鉤百鍊厥耀
惟芒古黃飛電乃軼康壯有嚴河朔國之右輔

敬誠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一

七

三百五十六

公奉策書建節開府開虛秉柝邊無控弩旣安
以揅允文且武心睽玄素鑿揆圓方邇哉鳳德
逸翮高翔茅茨環堵田彼汶陽濯纓振領有茲
其芳帝簡耆碩陳於時夏魯國迎申東山起
謝司憲西臺師尹惟亞扇此清風毗我洪化
帝瞻南顧念彼陪京圖莫我宇疇爲國楨周旋
三省晉位阿衡望冠羣辟是謂元卿五典克敦
百揆攸敘避席台躔遊心雲路連章累歲瞻留
彌固車懸未穩舟移非故倚與我公抗志重玄

夙稔駭屬神監虛淵其貞如栢其直如弦展我
民矩胡不百年塵流蘭宇風淒松喬明月沈淵
未絃掩廟士庶悲咨 皇情震悼人之云亡慨
其永肅某等幸同里閭夙奉儀刑都門承諱一
涕沾纓鄉關寥邈故老凋零陳辭展酌莫旣哀
悰尚饗

會祭御史中丞吳霽寰宗師文

嗟乎先生湖山毓粹星昂鍾靈振纓東越結綬
上京堂構繼承爲國隆棟名齊小阮才侔大宋
毅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含香西省惟允惟明旣陳國憲亦著文聲校藝
南宮環材競驚二相三卿於皇軌路閭閻魯俗
泱泱齊風乘輶振鐸來教於東敦行右文袪華
崇質士也彬彬登堂入室仁流楚服政肅江邦
旣稱良翰亦整頽綱 帝曰命哉洵予良使嗟
彼巴黔爾其予又有虔秉鉞鎮是百蠻獫狁不
諛喙息盤跚椎髻投戈雕題繫組不告於訥桓
桓我武有是武功翻然高鶩軒冕鉗鉢我志孔
固川遲作楫壑已藏舟大年未究何意仙遊嗟

乎先生風神卓邁韻宇淵宏身爲士矩道冠民
宗萬頃不撓千仞直上邈哉哲人何其高朗嗟
乎先生學經緯籍胸羅百代瓊佩鏘洋春華騰
萬國翔道圖上下詞林所謂大雅卓爾不羣嗟
乎先生教有必至名固無量塵韞愈曜蘭萎彌
芳 帝悼貞臣嘉迺不績賻貲載頒光流里域
其等質慙駭駭材謝梗楠長鳴遇樂寸朽逢般
幸荷裁成咸登仕籍載是明恩服之無斁遙瞻
絳帳忽報哀書寧悲雪涕相向漣如虎座長乖
毅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一

九

龍門永通緘一瓣香迴泗江喬

年家會祭丘翁肅公文

維岱降靈東海鍾英是毓名卿迺何卓犖風神
嶽嶽咀華抱璞學殖旣豐翺鸞漸鴻蜚鳴於東
晉而在列精忠儼節大名有韓 世祖聖靈赫
若震霆仗下無聲公日補牘遇邪必觸羣枉銷
伏夸夫怙權厥煽炎炎彊項其間志不可怵身
可以詘用晦厥迹出日之隅有田一區以耕以
漁誅茅宴處不蔽風雨布衣管屨我 皇曆明

予予車旌舊德咸升公來蒲輪都人欣欣曰維
舊臣廼承御史爲綱爲紀庶政咸理廼佐司辟
正是三尺罔敢越軼楚獄旣平載陟天卿曰殿
舊京公貞以肅羣工率服在官穆穆 皇心眷
懷虛位中臺哀音適來山頽棟折士皆涕雪民
捐珥珥 皇愴以悲曰不憊遺股肱實虧葬有
賜錢祭有加邁鴻號歸然公之磊磊其操如水
如弦如矢才則翩翩談鋒倚天霞駁毫端古者
電滅如公碩哲胡不大耄謂天享仁掌珠風沈

蘇城山館文集卷之三

十

三百七

行路含辛謂不佑直公授渥錫於人臣極彼蒼
難知生有盡時惟名無期世之穰穰典刑已往
其將安仰謫謫諸生昔從嗣英偕歌鹿鳴或奉
車茵或聆德音咸樂陶甄聞計有惻相顧失色
爲鄉爲國道阻且長莫獻椒觴是械鞭香

同鄉會集丘簡肅公文

天壤之間物各有真剖璞識玉鍊冶知金其在
於人品流斯秩有如我公古之遺直愛始振依
興於東海寶鍊騰芒明珠耀彩貯經成筭握筆

蘇城山館文集卷之三

十一

三百九

如談淩聞者退曲學者慙 世皇之末公在省
闈壯節霜稜英華電發言無回瞻行無卻曲有
佞必指靡邪不觸九隕未悔百折焉撓公身可
退名則彌高且二十年鷗魚是伍鑿然以通巢
林而處 聖后在御車旌翹翹孰是中達有隱
弗招公亦感憤輓輅以登百僚拭目 明主睽
容俾佐栢府羣史咸飭俾貳爽鳩是虔三尺
帝簡公忠俾往治楚旣彰國憲亦寧舊土 帝
謂貞臣式是百辟乃瞻陪京股肱攸寄將有後
命入筦中臺計音忽至都邑傳哀 上所馮依
有不軫悼賄褻策書使實臨告乃詔守吏言樹
之阡大行受名嘉號則頌邈哉伊人社稷之衛
主恩煌煌展也不愧於乎哀哉世道交喪喪辟
相消羌分璞脂孰辨蘭蕭於鑠哉公士所矜式
我思古人其誰與匹公雖嶽嶽而質以純數馬
之慎似萬石君其方如觚而直如矢見憚黷晨
則汲內史食纔脫粟出或無車如貢大夫白首
承淪廷絕私書門無謁謁皎然四知其楊太尉

賢適逢世世亦須賢乃如人斯胡不百年知也
無涯死而不朽縱多後福名於何有某也不佞
四紀從公稔公之初亦覩厥終惟里諸生事公
恨晚畧行芳躅其疇不勉云胡一夕素旒來歸
江流無返露歌易晞人之云亡則將安仰行路
所悲豈惟吾黨一鴈遙酹於海之門蕭蕭風雨
髣髴公魂

祭宗師袁安節公文

吳嶽之秀誕生鉅公倬彼名世邁迹羣龍韻標
徽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二

十二

國器學擅儒宗東先多士鴻漸南宮瑱垣曳武
轡審輸忠佐憲於閩振鐸於東人懷水鏡士仰
挺鎔簡陟列卿兩都戾止嘉績休聞 皇心是
倚忽憶秋尊軒紱芥屨布衣主賓倏然寒士行
修於家化成於里名可得聞書無相抵十載遯
肥交章荐起總憲南臺尋典三禮天卿率屬治
官之紀動著師幕議持國體中朝虛席文昌聽
履抗疏抽簪五湖烟水香山洛社古今孰美懿
範彌敦哲人已矣嗚呼哀哉世旣喪道典則渺

然刻意尚行猶以爲艱邈哉我公實得其全高
而不激方而不列弗爲節苦其節逾堅弗爲名
的其名乃完松柏自勁桃李不言可以寬鄙可
以廉頑乃如之人胡不百年某等幸以鼓篋蚤
辱掄拔青衿賞譽國士相期邇從仕籍獲奉芳
規奄忽聞訃曷爲我悲瓣香遙致勒此哀詞

祭中丞鴈泉侯公入鄉祠文

至和之氣融結精靈下爲喬嶽上爲列星鍾而
爲人爲世豪英歷千百年其歿猶生允也中丞
徽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二

十三

三百六十六

維星維嶽氣骨昂昂藏風神磊落矯捷如龍軒翔
似鶴志雄萬夫術綜三夏抵掌時事唾手封疆
掀髯揮塵四座飛揚功成菟塞威偃龍荒長城
萬里不在金湯赤羽獻俘篋書罷將芥視圭綬
屣脫卿相策蹇山間輟耕隴上野老或爭鉏夫
則讓才資用世世亦須賢胡鍾厥美不究其年
於茲三紀墓草芊芊閭門未表闕畫先傳乃考
祭法爰修祀典鐘鼓在懸邇豆有踐思樂泮宮
式燕以衍茂實榮名遺芳益遠行也不類幸叨

如屬憶在垂髫嬉隨捧腹題以經訓易以詞
撫頂笑言宛其在目公及先君里閭同遊借仕
偕隱亦有春秋追我郎舅勉繼箕裘或隨豹尾
或擁旄頭里人來告公有社主緬懷先君亦分
半俎割席均茵於焉終古俯仰今昔涕零如雨
備官闕下莫致精虔聊修蘋藻酌公以言高山
可仰北斗在天後生小子視此彫筵

代祭大傅朱忠僖公文

天有三能將星維輔國有三公亦文亦武於錄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一

十四 三百五十五

鼎閣肇自東平匡持玄運是莫神京烈烈平陰
夙綏効節兩世二王勲名有燁明德之胄不顯
其光中興佐命實惟定襄太傅之登自彼公路
家號二難國憑雙柱寅恭夙夜以事 世皇佩
之玉劔綰以金章總率期門周旋禁闥軌路清
夷姦迺不發 穆考之世眷顧彌深爰逮 新
朝仍司羽林癸酉之秋定襄即世公日悲號聲
聞於 帝孔懷之軫泉路同歸嫫姚博陸異代
相輝 天子曰咨天胡不佑不憖一老在朕左

右乃召內史錫號焚麻卿臣將命臨祭其家器
出溫明儀崇鼓吹隆章寵數光於域內猗與太
傅溫溫其恭既繩厥祖則友其兄寵而不盈貴
而不有聲折焉求再命而僕平原賓客卻縠詩
書公能兼之古人不如豪華易盡逝水流波高
堂如舊珠履無多丹旆晨飛輶車宵駕違此皇
局卽彼長夜左輔之垆有蔚其阡藏舟埋劍於
千萬年某叨同京邑夙承厚雅聊陳俎筵祖公
於野邊蕭慘愴夜笛酸辛高城愁入一涕沾巾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一

十五 三百五十六

祭大司徒定陶曹公文

大臣之義維才與誠求其備者罕得而稱烈烈
我公興於東土偉貌長材允文孔武胙土之任
實寄專城公由宰邑遂肇英聲柱後之司實惟
國憲公在西臺以直見憚潢池弄兵於梁之野
方部披靡無敢距者公履戎行身當一隊旬始
倏讎師行不再島夷入侵在彼勾吳五湖三江
具爲盜區公秉節鉞皇皇于征雕題卉服隨指
而平孰柅其成遜於雲朔野服角巾居然鎖鑰

穆皇改曆登我元臣列在樞筦寵命惟新甌脫
之首控弦而驚公自請行以紓北顧瞋目語難
罄標隼疾烟烟丹衷有如皎日 帝閔公勞佚
以間燕薇省仙臺陪都是殷七十矍鑠胡遂引
年鳩翎抵掌猶在燕然身外鷺臺塵中麟閣屏
迹河干獨全至樂天佑我 皇登閔理道胡不
勅遺國之耆老計音來奏仰惻宸衷有祠有賻
物備恩崇蓋公名位人臣之極而其素心未酬
萬一耿耿精魂駢其題倉化為弧矢猶嚮天狼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二

十六

三百千本

莫展哀情殄瘁之悲相顧同聲

會祭少宰丁文恪公文

天有氣運不數生賢士而選世亦或連遭既豐
其遇不引其年彼蒼憂於何究旃淮水東流
於海之壖靈淑盤礴公生其間周流學殖馳騁
詞源披褐入說其牘萬言卿雲在廷臚何以傳

公於其時洛陽廣川演綸秘閣豪筆擢軒玉堂
領篆石室開編清標鳳翥雄藻霞宣公於其時
爲唐許燕 穆考之世公在法筵 皇開經幄
公入實先論思 兩朝日侍娟涓公於其時掌
賢史丹升華春省晉貳衡銓回翔卿座踐武台
矚望鄰邦立地通具瞻公於其時夔龍比肩歲
在旃蒙公有外艱匍匐國門奔而潯溪日之云
邁越在隴阡且承明詔曰北其轅云胡遽慘風
露纏綿始者聞之謂不其然公甚矯健神采翩
翩豈其一夕羽化而仙是耶非耶爲之楚酸於
乎哀哉世之喪道大雅疇還公獨耿耿不汨其
天性而介志潔而堅內絕嗜好外斷塵緣遇
事侃侃抵掌而談義所不可推之莫前清標勁
節如水如弦展我人斯胡不永延茫茫大塊萬
化推遷轉蛄彭祖何後何先華實不並角翼難
兼於公所有已得其全晚而衆子駒駿雛鵠公
乎長歸何恨九原某等步趨詞苑義重情聯追
隨講幄日奉周旋式同渠輶和比簞墳孰云今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二

十七

周三百廿一

昔遺響難扳空山夜笛流水朝絃迥彼海風遠
此誄篇

祭業師鄭舒軒先生文

嗟夫世之相遇有如不佞行之於先生斯非數
邪先生處南海行處東海江湖隔越萬里而遙
矣乃行以孱然垂髫之年徵福於司空相公舉
而置之先生門下與可大子仲肩隨鱗比執經
函席再離寒暑竊憫然不敏夙夜奉命承教冀
樹寸尺其後可大子仲擢藻天庭蜚英畫省行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一

十八 周三

亦先弛負擔備職詞林盡先生所甄植也而先
生數奉南宮不博一第抱經捧檄列爲官師又
非數邪方先生丁丑出都行與可大子仲送先
生上東門外浮白擊擣俛仰極歡已相與於邑
嘯咤指髮扼腕然不謂先生竟不第也旣行以
犬馬之病走伏山中先生庚辰入對返而過我
則始矍然自失有如是材而風塵老乎然又以
爲國家蒐羅偉母拘文法以先生器用遽不
能懷半通之綸辟戟陞楯而意其止於斯邪先

生之遷南越嘗寓一書問我二稔而後達及附
報音屈指至越又當復一稔也數月而越使者
北上以先生計聞矣其時魂慄神駭若墜淵冰
以爲夢邪又數日而朝正客過以郎君書遺我
乃始改服爲位一哭失聲計向所報書則猶未
至也嗟夫庚辰一覲遂爲永訣南越一書遂爲
絕響痛可言邪蓋先生之學醇飲縹湘沈冥圖
史遐綜萬品宏探四遊至於尺蹠長篇雲謁霞
爛千言立掃無假雕鐫可謂藝苑之霜鋒詞場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一

十九

任

之神駿者矣如是而不博一第第不以文耶至
乃長材矢激逸氣疾騰標如玉山目若岩電精
法家之指而老吏弗能難通五方之俗而輜軒
無以窮如是而不躋貴仕仕不以才邪爾其爲
人明允洞達諒直長厚談事則慨然抵掌萬夫
不回御物則坦然推心一體無間如是而不及
大年年不以德邪嗟夫彼蒼不可問矣其懷罔
條忽茫茫點點浮沈淹速惟人所值而莫之宰
邪意華實不並盈趾難常而力有所限邪意殊

尤絕迹鍾靈都美忌而弗使成邪自非然者則
如無生斯人而可耳萬載蟬蛸千齡菌蔞泰山
與秋毫埒大螻蛄與彭祖同期是以古之至人
其出不欣其入不距適來者時適去者順故曾
氏歌桑扈而秦失號老聃也吾安取噉噉於其
間哉先生往也先生之文可托琬琰吾爲永其
傳先生之嗣可行箕裘吾爲扶其弱如是止矣
嗟乎片言易罄寸臆難宣生歿交情一朝萬古
先生其聞之邪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一

二十 三百三

會祭壽光李封君文

覽海國之精靈偉者哲之矩步振磊落之長風
抱淳明之雅度軼陶倚而頌中輟原嘗而馳驚
遊齊魯之諸生富燕秦之千樹比素封而偃蹇
曳黃綬而趨蹌秉哦松之朗嘯慕棲枳之遺芳
雖斗食其適志聊吏隱以相羊掛予冠而信邁
諒厥後之洵昌舊德之瓊枝翩翩之威鳳
馳藝苑而班揚步騷壇而屈宋或懷瑾而握瑜
叫天闔而作貢或曳組而垂魚樹崑廊之巨棟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一

二十一 三百三

迢而邈迴人樂樂而不見酒玉液兮蘭湯陳瑤
席兮象璵悅靈御兮琴瑟鑒遐悲兮一荐

會祭陽信光封君文

倚逸夷之卓落振華宗於海疆系冠纓之磊磊
代文史之琅琅美履仁而慕義緊函淳而葆光
德有潛而彌曜澤有隱而寢昌重器陳而簞簋
名寶燁而珪璋筦樞機於溫樹陪法從於長楊
譽有得賢之誦名傳諫獵之章固已扇芳風之
晻藹跨高標之煒煌丹鳥翔而耀亢崑崙燭而

睥睨熾家聲於舊里渙天書於尚方爛縹緲之
灼爍瑤瑤佩之鏘洋脂巾車今疇隴策鳩玉今
山房東海之間已大南山之筭無量胡飄飄而
返舉溢天路今迴翔涉商飈之浙浙躡紫府之
茫茫國曠茹芝之岫家虛蕤蕤之塘蓋懋喬松
之數者多坎壈於榆桑玩朝華之曜者或有慨
于彭殤夫既祺而壽止又流輝其未央睽域中
而歷覽賈斯人之不亡其等列粉榆於故社聯
鵷鷺於名郎景高風而岳峙遡靈源而水長駭

欽定四庫全集

卷之三

三十三

祭李春泉宮監文

漢有蔡侯周惟孟伯固亦多賢何容易得有偉
哲雋是惟李公彬彬其質溫溫其恭受學內廷
備官禁縹皇眷舊藩俾焉出護冲然雅尚左圖
右書述哉確履鉤步矩趨越有休聞交遊日進
在列名卿多所接祗維慈維友羣從相依昭茲
義訓咸遵逢承凡公大節皦皦可述其在士流

或有不及謂天佑善必永若人豈圖奄忽逮此
不辰清顏尚丹鬢髮未素翻其大歸日齡旦暮
僕也拙簡素寡交籍不知於公何緣莫逆釋褐
之歲卽結良遊越二十稔情益綢繆高榭春筵
珍臺月夕言念舊歡悲心內林古傷舊館涕惡
無從矧稱久要如僕與公奚卽素筵一觴出祖
撫事徊徨潛焉如雨

祭外舅蔡翁文

嗟乎孰無生歟亦有舅甥若翁視我始百恒情
及我先君遊如昆弟湯餅方傳綠蘿已繫簪予
受室夙實所天翁年耆艾蘭玉蕭然予旣食貧
翁亦匪美絕少分甘以棄舉案廿年通籍作客
長安歲時往視亦孔之歡比遭家難兼嬰疾疾
幸荷明恩言旋里室松楸已老棣萼具腓誰爲
肺附惟翁是依聚首丘園方期永日云胡一朝
溘焉長卑嗚呼痛哉翁雖不試代有冠簪策名
樞府挂笏公門亦云治生而無形役居處雍容
媿永鮮食年幾大耋既壽而康棄化歸盡亦復

何傷所可傷者烝嘗靡寄天道何如仁人不世
黔婁有婦垂白箠箠中郎有女安所歸寧日月
不居忽臨五七門徑如昨音容已失聊陳一俎
敬獻髮筵女也在是靈其顧施

遣奠外舅秦翁文

於乎我翁今安往耶去此華屋卽穹壤耶嗟乎
悲哉翁之少也有宛孔氏之遊閑而敦之以文
史翁之老也有仲山陽之棲逸而濟之以任俠
翁之棄儒而武也有介子投軼之志而會不逢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一

二十四 周音。七

年翁之棄武而官也有馮譚彈鋏之吟而時不
遇主翁之生而榮也諸公虛左有夷門監之逢
迎翁之沒而哀也闔邑行悲有樓君卿之賓客
蓋壽考康寧純嘏既膺於天造而睦嫻任恤遺
思亦結於人心矣世所不能釋然於翁者鄧僕
射之階庭將虛禴祀而翁無所少介然於世者
蔡中郎之閨媛可作門楣也嗟乎痛哉夫人代
之遽廬適來適去而造物之委蛻何有何無古
之達人所以齊夢覺於當年謝悲歡於異世也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一

三十五

周

翁之外生而知命已了然於此久矣其不可以
含笑九京而怡神太素也耶然行也於翁之逝
則獨扳號追慕而不能自己者何弱冠而失怙
恃所爲佐膏人而饋壺飧者翁也垂老而鮮兄
弟所爲護寒暄而偕伏臘者翁也廿年遊宦會
合難常一日來歸瞻依有地方且慶松蘿之孔
邇修冰玉之相輝翁胡一疾不留舍若女而長
逝耶仰觀棖桷嘆莫挹其容光出睇賓筵慨不
聞其笑語目室帷之號擗則數十年之休戚感
徹肝腸聽兒女之悲啼則十餘載之恩勤情關
骨肉悵孤踪之莫倚傷舉目之無親詎堪多病
之軀值此積憂之損斯以望青城而增悵適素
館而含辛者也岳母傾盃篋以治喪旣從豐興
內子捐環珎以爲賄頗効經營馬封蔥鬱於岡
巒唇衛翺翔於里巷輓送之輪蹄載道宗親之
哀袒盈門使翁正復多男亦未必有加於此也
其不可以含笑九京而怡神太素也耶日月不
居靈輿信邁卽宮厚夜永訣終天載酒於尊崇

看於祖臨風一酹涕泗渾如翁其知之耶其不知之耶

祭李玄洲春元文

嗟乎先生賦瓊瑋之資稟淑靈之性紹青箱之世業擅白雪之高華韞藉淵深旣金相而玉潤風神雋爽亦鵠立而鸞翔爾其棲志丘墳遊心竹素冥探萬卷懸解五車於凡山經海謀之編綠簡緜函之秘漢篋中之所失周柱下之所藏莫不纂要鉤玄發微洞奧而卽應考之輒符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二

二十六

三百九十六

斯可謂宏覽之儒珍博綜之選執矣使得遭時邁會附翼拔鱗劉子政之校書張茂先之博物何足道哉奈何生華貴而食貧抱利器而稱蹇年踰學易始獲一第之榮甲未周遽嬰二豎之沴信乎天不可間而命矣能爲也吾邑山澤鍾美閭閻雲興劉李二宗實爲冠冕其在劉氏則吾舅忠恕兄弟以早秀而夙零其在貴門則公及哲兄小吾以晚成而不遂焚蘭新桂齋志泉臺抵璧捐珠委形捐體蓋吾亦有餘痛於吾

之二兄也豈山川之氣能降而不能成耶抑乾坤之珍在名而不在實耶何賢哲之易謝而文獻之難徵也然而電露流空水漚汎海大鵬與斥鴳共盡蜉蝣與冥靈同期嘆肘楊之易生寤尻輪之可御古人所以鑑井而笑倚門而歌良有以矣以先生之玄覽其不達於此耶憶在垂髫追隨矜履廿年出宦久阻樞趨稅執林居燕談頗暇憐才嘆逝恒焉在心涕愧無從辭或可酌奈何夫子不聞其聲於乎哀哉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二

三十七

三百九十六

祭大理卿竹陽王公文

嗟嗟我公地宜靈秘天挺家英文爲國華才爲世植摘藻彤庭修詞莪苑俊耀青藜朝揮玉琯視成鰲禁展采鳥臺司存獻納藉甚清裁遠按鬼方近巡神輔貴遊避驄車吏解組歲逢大弊佐察惟公有執而亢無異以從秉是鉤繩遂成枘鑿出歷羣方爰登四岳牧伊何鵠久之躍荆人搆孽靈輿自天絕其株連開其荼織仁者之利民以寧一奉官恐後進趨恐先湖湘四署

亦已遠延駟騶天閤在彼南服煌煌棘寺列於
雷穀衆方遲公左右彤扉公遊已倦遂拂歸衣
嘯傲林臯行吟樵牧走日息陰涉川登陸書絕
政府迹遠公庭杜關掃軌削迹逝名衆方侯公
尚其早召公獨相羊不荅而笑既訖其施宜界
之年胡恙不起遽賦遊仙士有遺思里多聚哭
羣些畢奏百身莫贖計音上聞 皇心軫惻乃
遣藩臣祠以制冊將作徒役少府金錢龍章馬
鬣責彼重淵玉樹充庭蘭芽已茁流慶何綿遺
蘇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一 二十九 三百八十四

云其亡

祭趙壽峯大參文

惟公濟時之器名世之賢靈鍾岱吐瑞應奎曜
雄才磊磊逸思翩翩淵渟嶽峙海蓄雲宣筆穎
清英談鋒迂越揮塵風生操觚電發解褐南宮
才名有燁分符赤縣威聲是揭乃晉郎曹職司
祈父冀省趨陪鵠行布武乃承簡命鎮彼朔方
握鈴虎落耀德龍荒謨存幕府節著封疆桓桓
矯矯國士無雙秉鉞專征將膺內召名盛集毀
蘇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一 二十九 三百八十四

功高來譙公也雍容付之一笑解組言歸溪山
嘯傲薜荔爲字蘭茝爲裳容與物表婆娑醉鄉
或車或棹一詠一觴浮雲富貴終身徜徉時事
多艱方切毗倚朝野喁喁庶公一起胡天無厚
溫焉已矣遼東鶴化長沙鵬止大雅旣逝朱絃
絕音白雲黯淡青松落陰體潛名顯數詘道伸
劔藏浮彩蘭歿存馨麟趾錫斯振振克肖五桂
成林三珠並耀後福無垠前光永紹埒而不亡
於公何悼行也居稱比壤友號同心京華聯袂

邑里投簪幸而稅軟從公於林公胡舍我適彼
空岑舊識凋零新知寂歷聆笛酸辛撫絃於邑
臨公之喪潛然沾臆特薦一卮用表夙昔

辛未展墓告文

維隆慶五年歲在辛未十月朔日孝子翰林院
編修慎行謹以剛鬣柔毛酒脯香帛敢昭告於
顯考平涼府君 顯妣宜人之墓曰見行昔對
大廷叨登甲第復膺茂選濫列詞林典奉國華
周旋禁從遭逢明盛備沐 恩私追惟吾父才

毅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百十許

名遺衆而未究厥施吾母辛楚多年而不食其
報後先捐棄歲月俱深產業荒涼門庭寥落累
累兄弟茹苦食貧惟是數卷遺書其相砥礪今
蒙顯佑得蔭餘休意者天心未厭舊德豈見不
敏所克靈承惟有守清白之規以追遺訓厲忠
赤之志以報國恩必不敢爲溫飽之謀慕紛華
之染此則可自保者耳所恨慈馭長賓音容永
逝有親不逮焉用浮榮斯以雪涕荒丘拏悲故
宇每逢歡慶轉益悽愴者也頃以奉職都憲天

甲辰告茲蒙賜告敬掃松阡伏冀尊靈俯垂鑒
焉謹告

庚辰焚黃告墓文

維萬曆八年二月二十一日孝子翰林院侍講
慎行謹以牲醴庶羞敢昭告於 考妣之墓曰
兒以菲劣仰承靈祐服官禁苑閱有年時誤荷
聖恩拔參講帷司存獻納得効涓塵皆 考妣
之遺澤餘麻爲之蔭芘豈伊微末所克靈承邇
值上號 兩宮推恩侍從我 考妣是以再膺

毅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百七十五許

懸綬加贈新銜蓋由玉署之階潛晉金華之秩
對揚申命悲慰交并茲者請告言旋掃除墳墓
敢用宣揚綸制仰徹幽冥禮器肅陳音容眇隔
攀號痛顙摧裂肝腸尚企尊靈服茲寵命垂休
錫美永裕後昆謹告

壬辰焚黃告曾祖墓文

維萬曆二十年二月二十五日孝曾孫禮部尚
書兼翰林院學士慎行謹以羊一豕一豕一豕
於 顯曾祖考處士楮村府君 顯曾祖妣孀

人劉氏 顯曾祖妣孺人王氏之墓曰追惟我
祖考妣積德累仁未食其報貽謀衍慶祿我後
昆仲孫叨沐國恩登崇顯長安匏繫久曠松
楸茲以宿疾乞骸得歸田里時維春仲雨露旣
濡敢申告至之忱少展事追之孝伏惟俯垂鑒
享默佑無疆惟我祖考妣之靈亦永綏於在上
謹告

壬辰焚黃告祖墓文

維萬曆二十年二月二十五日孝孫禮部尚書

兼翰林院學士慎行謹以羊一豕一敢昭告於

三十二

顯祖老誥贈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
侍讀學士壽官翠峰府君 顯祖妣誥贈淑人
劉氏之墓曰追惟我 祖考妣履仁服義隱德
著聞克享天心遺麻再世以孫孱弱植叨沐
國恩環及貽謀錫有顯號茲以沈痾力請獲返
丘園雨露旣濡松楸無恙敢用對揚寵命仰慰
泉臺並製七命服章焚獻墓次少紓永慕之懷
尚冀尊靈歆承茂渥益弘佑啟以裕後昆謹以

長伯考信卿府君二伯考瑞卿府君三伯考順
卿府君四伯考守卿府君祔享謹告

壬辰焚黃告考妣墓文

維萬曆二十年二月二十五日孝子禮部尚書

兼翰林院學士慎行謹以羊一豕一敢昭告於

顯考誥贈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

讀學士平涼府君 顯妣誥贈淑人劉氏之墓

曰嗚呼我 考妣之受三錫而爵七命也實惟

丁亥之春以國典奏成而錄焉今六閱歲矣拜

敬敷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二

三十三

命之初卽當焚告而值二三兄弟相繼淪亡間
祚稍單歸心日劇連年控請展轉至今幸荷恩
俞得還田里乃能因茲時享以對皇休固已後
時矣痛惟 考妣位不酬才年不副德一官辛
楚四壁蕭條先後棄捐歷茲三紀幸而天心降
鑒神理昭彰俾我嗣人食其餘蔭乃今龍章誕
告法服虛陳身後浮榮何裨永慕古人所以嗟
悲於負米雪涕於呼風也所冀靈承茂渥昭格
時烝垂裕後昆爾昌祚胤惟我 考妣之德施

尚永延於無斃謹以兄冠帶儒士阜泉兄
鄉貢進士冲白耐享謹告

告高祖墓文

維萬曆三十年歲在壬寅閏二月甲午朔越十
有九日重子孝玄孫資政大夫禮部尚書兼翰
林院學士慎行偕同枝兄弟三人率六世孫十
四人七世孫三十八人謹以羊豕庶羞敢昭告於
顯高祖考處士諱至深府君 顯高祖妣老太
孺人之墓曰維我 列祖遷自海邦占籍受田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一

三十四 三百

食於茲土綿綿遠矣四世而及 先君仕爲州
牧五世而及藐裔進陟國卿本支子姓奕世振
振或列章服或服龍畝亦咸有闔廬以居皆我
祖之遺庥是賴惟是舊域封樹遺跡依然歷祀
始二百年去邑踰六十里雖歲時廟祀敬奉烝
嘗而霜露荆榛久闕洒掃猶恐紀年踰遠表識
無存追遠之心曷云寧處是用敬諏穀旦奉樹
碑題並列華表門坊以肅神道庶使樵采可禁
瞻謁有依以妥神棲於無斃伏冀尊靈右享默

垂擁祐俾我子孫百億永荷熾昌之祉亦其祈
祖烈於無替敢告

祭大兄文

於乎生人之所甚欲而或比之桎梏以其勞也
死人之所甚惡而或比之縣解以其佚也吾兄
則不然其生也甚樂其亡也甚悲少而從宦長
而服田門戶付之諸弟井曰操於丘嫂寤寐於
中山之味拍浮於平原之境未嘗知憂未嘗知
悶可不謂樂乎老而不子臥病連年嫂氏先一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一

三十五 三百九十九

歲亡長女先一月歿易簣之際舉目荒涼總帳
空縣盃漿誰酒可不謂悲乎夫適來者時適去
者順樂亦不知也悲亦不知也雖復三號亦誠
何益然吾所爲心折而肝摧者蓋自傷也昔者
吾喪吾母同母有三兄焉吾喪吾父同父有三
弟焉曾幾何年兄弟俱盡矣而吾以多病之身
處單孑之地遊於千里之外役乎百感之交誠
何時哉誠何時哉二三年來燕閒塊坐則惆悵
而思夢寐神接則涕泣而寤悽愴無聊之狀亦

可想矣天何苦我至此極耶今有喬木於此密
葉凋殘長條搖落焦枯朽壤幾成糜株惟餘一
枝迢迢孤竦得免於風霆之震撼雪霜之剝落
亦云幸矣而欲承零露之澤橫蓋蔽之陰不亦
難哉方擬求歸尚未得請念兄嫂久棲瘠閣營
魄不安今遣二侄奉耐於先人之兆青衣守舍
俾有所依少女方孩使如已出兄嫂可以瞑目
矣沒不視其含葬不臨其殯有弟如此兄何賴
焉遣使祖奠酌之以辭淚隨筆傾語不能盡於
毀城山館本集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乎哀哉

遣奠二兄文

維萬曆二十年十一月十四日弟慎行率姪男
紹綬緯等謹以羊豕庶羞哭奠於亡兄航隱先
生之靈曰於乎吾兄長安旅觀千里來歸殯閣
凝塵五年未葬蓋弟所爲連章控請職此由也
乃今幸遂縣車可親襄事春秋漸遠窀穸難留
將奉靈輜卽安祖兆薄陳遣奠用餞遐遊嗟
含辛詞不能壯於乎吾兄富挾天之才藻而未

成片紙之名耀射斗之精芒而未效一割之用
承箕裘之緒業而居僅免於縣鵠處士組之門
繼而遊不豐於結駟棲遲末路落魄窮年抱此
珠可卽彼冥漠結知音之長恨傷烈士之壯心
斯以扼腕而悲吟拊膺而永嘯者也嗟乎已矣
千齡且暮詎辨彭殤萬古一丘何知回跼楊朱
罷哭秦失佯號悟泡影之條消諒石火之易燼
復何言哉復何言哉惟是愛割孔懷感深具適
亭臺如舊花樹依然遊目溪山想壺觴之共飫
陶情文史悵華萼之相輝桓公之如意猶存子
敬之琴聲已絕撫今悼往睹物思人未免有情
誰能堪此念昨一遊京邸三哭同胞歸入門庭
如適異域孤踪塊處形影相依似半稿之枝立
春風而憔悴類失羣之翼摩霄漢而哀鳴萬感
攻中百憂疚首興言至此摧裂肝腸天乎痛哉
吾兄往也恁嘗有托著作可傳嘉號命於友生
懿行鐫於琬琰臨風一奠永訣終天奈何音容
曾不彷彿於手痛哉

毀城山館本集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道奠五弟文

維萬曆二十年十二月十五日兄慎行率姪男紹緯等謹以羊豕肴核哭奠於五弟茂才之靈曰吾弟云徂七夏歲月之未嘗待吾而決亦及嗣歲伯仲淪亡三年之內乃值三喪心用不寧連章上顙甫荷明恩復我邦族兩兄之截幸而畢舉及茲道歲又將藏汝嗟乎痛哉昔在烈考蘭玉盈庭眷而舉弟最所鍾情及我慈闈鳩鳩惟一鞠育恩勤愛如已出迨予受室弟甫

教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二

二十八 周言十一

垂髫庭闈見背遺業蕭條居其數椽食分半菽啼號盈耳悽惶滿目我通仕籍既恢厥家弟遊博士亦有聲華胡學不成胡志不就沈湎之從一疾不赦昔我往矣執手道旁今我來思爾殯在堂痛惟我考位爲牧伯垂老家居饗養鮮給爾時諸兄猶有後言謂弟在抱其或私憐及弟析居蕭然四壁苟有微藏其至此極兄仕而貧其愧在兄父仕而貧或可以名惟爾遺孤謀生亦拙休戚關心憂何時撥吾及汝嫂顧念多方

庇爾之室營爾之瘞博延地師歷求吉土考卜云何往依我祖人生地上如露如漚冥靈爲暫茵薜爲修無虧不盈無仁不佑既天爾年尚艾爾後惟汝病兄崎踪踴躍舉目無依其誰與處昔如叢桂今也孤桐昔如羣鴈今也離鴻未決階墮再觀掩窆所不摧傷其惟木石有肴在俎有酒盈卮送爾于過長與此辭我淚未乾我聲已咽酸楚陳詞以興爾訣於乎痛哉

祭李氏姪女文

教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二

三十九

三百十六

嗟吾伯兄丞嘗無主誰其似之有淑者女女旣笄止曰嬪名門閨閣伊邇敢處相聞時節歸寧亦嘗甘旨離孫滿前式燕以喜自予之仕兄抱沈疴昕晡護問匪女伊何胡天降喪先於厥母父子相依如荼斯苦曾無幾何女又云亡畫傷厥考號咷在床亦不踰時考卽幽室惟女之思匪以其疾丞嘗關奉輿爲靡依如兄與女路人所悲嗚呼哀哉自女之歸實勤厥家躬操井臼時理桑麻克奉尊章無違夫子惟布是甘拮据

屏已家幸完止身則焉如壁鵲有巢成而不居
丁及孫振振繼起沒而不亾亦在是矣妻其
墳閣已越三秋賢家來告窻空不留極目鄉山
輻輳罔覲遙遺祖筵啜其雨泣嗚呼哀哉

奠兒婦王氏文

維萬曆三十有三年歲在乙巳六月甲辰朔越
十有四日丁巳乃兒婦王氏五七之辰舅翁穀
山主人偕姑秦氏臨靈奠告曰爾之婦而相吾
兒也十有三年矣姑之視爾非婦也女也爾之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二 四十 周

視姑非姑也母也朝夕親倚痛痒相關生以死
離縶縶不舍其情甚篤亦甚悲矣至乃以道助
夫居無綺語以和接衆動無違顏婦道之備而
已試者也纂組之工兼及縫紉蓄藏之細不遺
鍼縷婦才之試而未盡者也二人垂老舉目無
依方藉代終以安慕景胡天不憐筭苦熾我孝
婦以傷老懷耶爾之在床已及五月姑負疾而
守視自夜不眠夫起疾而營自方俱奏力不
運命人豈勝天展轉迴環延以不救痛何如也

爾之臥病呻吟多訛至於歸命蓮城托身實地
焚香念誦彌留不輟此何以哉抑亦生有所自
沒有所歸神理茫茫若爲究詰乎吾世儒家不
作佛事爲爾遺托五建齋壇以資冥福爾其往
也宿業已消世緣如幻爲嗔爲愛一切都空如
果有淨土之因便速往生莫迷塗路如尚在中
陰之境可早投捨勿作遊魂吾與爾姑親臨酌
汝悲悼之至不知所云爾其能歆承之否於乎
哀哉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二

四十一

任

穀城山館文集卷三十二終

穀城山館文集卷三十三目錄

祭座師大宗伯林公文

祭大司空晉川劉公文

祭少保王文端公文

祭少司馬石葵賈公文

祭少宗伯玉陽張公文

祭葛太史鳳池文

祭蘇中一參軍文

祭于完朴大參文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三目錄

乙

百五十六

祭魯府長泰王公文

祭誥封禮部侍郎仰芹馮公文

外叔祖中丞劉公鄉祠告文

祭姪丈都督侯公文

祭光祿寺丞朱訥齋公文

祭王興甫大學文

祭魯太妃文

祭外叔祖母王太夫人文

祭外叔祖母麻太夫人文

祭岳母張老孺人文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三目錄

二

穀城山館文集卷三十三目錄

穀城山館文集卷三十三

東阿于慎行著

門人郭應龍編

北海董可威

天中李時褱校

都門李本緯

男于緯重梓

祭座師大宗伯林公文

元氣盎然爲光爲嶽於人爲英值代之熙世甄
景貺文明化成玄精磅礴極海而復委和孕靈
誕與碩詰實惟我師爲士儀刑允穆我師巍標
宏蓄淵淳玉立宅衷粹白韞能修姱洵美且飭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三

一

爰自佩鞶揭華漱潤淹苞典藝廼奮六翮扶搖
千仞覽德下集入對亦塗縱橫萬言彬彬可述
皇用嘉止卿雲理縵臚句以傳珥形螭切演綸
鰲禁鴻藻茂宣守玄履貞不涉世滓文質炳焉
洎參棘苑端衡朗鑒偶吉聯翩有仙胄宮儒宗
民表兩都載歷引繩秉萬輔之色笑士格以輯
晉貳秩宗寅清夙夜更歲六七端笏垂紳正顏
容辭在公退食皇覽絕誠廼登八座試於南
邦彼赫巖巖曾是頤指蜮弧且張師曰歸與鴻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三

二

二

飛寥廓弋亦何傷制報曰吁君姑假沐蒲輪在
閑疇不爲工目炭色授而終抱璞疇不爲圓旋
指轉轂而方其鑿權之所趨羣皆熙熙而我寂
寞名之所假嚶嚶尺喙而我默若師歸安處炎
洲之隩可耕可漁耄而不杖猿攫鶴翥骨輕色
愉耆社優繇平泉嘯浪歲二十餘周師渭水漢
傳扶陽師齡則如展也令德胡不百年悅今長
往國喪耆蔡士失山梁則將安仰皇用惻焉
錫之備物徽聲昭晃內史致詞司空兆隧以貴
玄壤惟師慶澤熾昌以延施於孫子奕世象賢
觀光廓緒既耀圖史玉樹理枝大者珪璧小者
環珥善始令終完名純嘏其靡憾矣行魯堅儒
蚤承甄殖列在門墻虎觀石渠亦趨亦步提海
多方我徂東山師處南海各天相望尺蹠萬里
輦子是尉恩斯可忘俄焉承諱惘惘然疑今誠
何夕國士感知在三之誼彌天罔極邈哉素帷
歌薤負土遠莫能卽秉是瓣香遙天展酹一號
聲失

祭大司空晉川劉公文

平鳥桓隕鄧部曲致劈面之哀義峴失羊吏
民傳罷市之哭人之於公其能已於悲乎老聃
亦化秦失止於三號桑扈反真琴張爲之倚嘯
吾之於公亦有事於悲乎以公亭亭峻表落落
孤標衷耿介之明心稟中和之令質學淹流部
而不炫其華操砥潔清而不飭其貌才足以遺
艱投大而出之以冲虛謨足以勘亂定傾而守
之以靜密固儼然貞臣之上軌先正之流風矣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三

三

三百五十五

方今皇路多艱蒼黎告困羣工洵洵莫知所圖
經數百里之河流舉四百萬之漕輓隆替所關
豈伊渺小而玄圭未告壑舟已藏棟折基傾國
將安倚故人之不能已於悲爲公之生而有爲
也以公遊神物始蟬蛻人寰瞬電露之浮生狹
蚍蜉之未壤方且冥心於去來之境曠觀於出
入之門昔未知其果生今安知其有死高超色
界化於非想之天植命運臺紀於無量之算說
星不足喻其象申嶽無以挈其崇而吾從石火

之中嘆閭浮之外不亦鄙哉故吾之無所事於
悲知公之沒而有歸也雖然自非太上未免有
情況在石友其能無感憶昔結纓仕路珥筆詞
林魯晉吳梁合爲七子食則共案肄則均壇德
業相覩則磨礪矢志譙談洽比則爾汝忘形比
鄆郊之唱酬埒建安之遊咏何其歡也已而滯
被崇恩各躋上列大者爲相次者爲卿雖出入
殊際劇開異任而慷慨匡時之志精忠報主之
忱遠近相期始終一節求之仕籍謂罕其儔又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三

四

三百五十六

何盛也日往月來升沉互遞星移物換淹速何
常不謂天假旌麾照臨我土河梁把晤華首相
看時歷三秋壤隣百里尺蹠數至寸悃相依猶
謂光景匪遙良覲可再孰知一夕遂成千古嗟
乎悲哉冀焚未更靈輻已駕率時河嶠踰彼太
行吏人望旆而奔號城郭板轅而巷哭盈塗咽
雨震響成雷安有笛韻山陽不救向生之淚棗
亡流水靡輟伯牙之絃哉素車恐後漬絮遙城
平生之言涕從筆隕於平哀哉

祭少保王文端公文

龍門派衍鳳塞靈甄委和儲祉翊聖生賢秉資
駕允輒質冲淵德爲士軌覺在民先遐苞藝苑
博總言筌經術爾雅文章煥然雲達鴻漸天路
鵬憲洛陽三策平原萬言邁羽近班珥形密臧
寶爰朝披青綬夜直洎簡師臣夙登儒碩石室
宿函金華布席入觀明星出當是日禮逾三接
謨該六籍正色吐辭沃心效畫皇爲改容虛衷
以逆晉叅邦禮旋貳天卿雍雍其度侃侃其誠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三

五青三百三十三

朝廷揆路 帝賚元英匪夢匪卜是協輿情國
維潰決士議縱橫調之以虛鎮之以貞苦口奏
藥別味和羹五辰旣正庶績其凝震器有歸儲
闈未建外心頗觖內言欲煽衆喙盈庭 天威
所譴公伏青蒲謬謬以諫陵慙不阿黷直見憚
納笏前階牽裾後殿累疏彌時竟達 聖眷潔
已非心希名豈願運關隆替身繫重輕裴軌綠
野謝寄蒼生譯鞬問貌婦孺知名孤忠見亮鴻
典竟成玄纁臨問蒲輪飛望盛海寓位懸保衡

公胡不待乘雲上征時維季冬孤辰甫越酌斗
歌闌酌觥涕屑驛音上聞宮懸命徹乃召內史
陳詞遣輟將作鳩工斧封其穴崇號况榮徽稱
表烈 皇卹旣隆士悲未憫市罷謳誦路捐環
珥齊嬰鄭僑遺思永結於平哀哉公之器度萬
頃淵濔公之品地千仞孤騫煦顏陽藹素節霜
嚴遼九國滯庖刃無前福鍾純嘏期非小年錫
羨之數並凱齊元嶽瀆在地犀箕在天有形者
化不朽者延念本魯狂蚤隨藝館合志綢繆半
生繾綣退則墳笈進而推挽予方東歸公亦西
返間澗雖深音徽未緬不悟一朝幽明遂遠素
軫塗綿丹衷幅短吮筆神傷拭巾淚滿於平哀
哉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三

六

祭少司馬石葵賈公文

嗟夫世衰道喪友義湮淪市門朝暮陌路荆榛
匪無把臂所貴知心故有遡千載爲旦暮聯萬
里以比隣而況生同國域出並梓紳綴荀班於
禁闕叅筆彩於詞林如君與我者不亦埒雙龍

之比翼稱兩璧之同茵者乎何者情析於肝膽而分重於蘭金也奈何夫子遽舍我而遐賓也耶嗟乎悲哉海門西畔魯國東偏鳬繹爲望滄浪爲淵下黥深而無地上罍釜而造天賢哲之所雲湧名碩之所蟬嫣歷稽往代炳耀孟盤而我朝二百餘祀獨於君乎鍾焉爾其麓金景霄芸閣靈源名成環壁學紹絕編則孟蘭陵之經術奕世傳也英英直節侃侃嘉言鳴如朝鳳擊類鷹鷂則臣丞相之奏疏相後先也三仕三已

歐陽文忠公集卷之三十三

七

七

樂彼丘園松雲結侶菽菽承歡則疏太傅之知幾未暮年也獵窮藝藪涉極旨筌雕龍滿帙倚馬成篇則梁昭明之文筆和者難也此非翠山川之靈淑表國運之綿延者乎動高節鉞念切斑斕再疏陳情久懸輿於海上四如多壘方飛詔於林端欣征輅之載駕見樞筦之周旋聲且馳於鬼塞績將掃平狼烟曾須臾之不待浮蟻蠓而上仙天乎天乎何其歛重雲於旱麓折桂權於洪瀾也嗟乎賈君不汝覩矣芝宇蘭襟餘

土丘矣玉色金聲嗟何許矣繡筵綺陌接鄰連鑣成千古矣瓊藻瑤華長箋尺素無處所矣古人所以聞笛響而沈瀾輟琴歌而流涕豈不苦哉半生密契情結中腸窮山臥病聞計悽惶風悲日慘水遠山長想驚猿之啼月悵獨鶴之棲霜致生芻而神往懷宿草而心傷胡於君之生也誼則深於王貢而於君之沒也情乃慙於范張哀托辭而哽塞涕承睫而淋漓契平生之翰墨陳舊日之壺觴嗟乎賈君亦爲我而徬徨也耶於乎哀哉

歐陽文忠公集卷之三十三

八

八

祭少宗伯玉陽張公文

嗟乎張君魯岑嵩嶽沆瀣洪河降神鍾美其謂之何才關世運善惟國紀孰是之生而畀之歟謂君不偶位旣爲卿厥施未竟安取時榮謂君無年亦云踰艾鍾鼎在前胡不少待嗟乎張君英英王立曄曄虹光風神道上氣骨昂藏理微言筌學窮書庫三篋補亡五車問富令典紛還圖經秘奧如取如携有倫有要識融朗鑒辭劇

懸流談鋒慷慨情暖綢繆動有鉤緝行遵墳宇
物表亭亭人羣偶偶摘文雅贍命藻豐華繁述
有自著作成家爰肇華齡植根芳苑虎觀
螭頭擢管廼來啓沃廼演絲綸皇風
臣陳二史奏成六典告竟金綈綺函則三錫
綸材京邑冀北空羣江皋左次廼篆成均亦既
賜環聿云聽履契合冲融謂從此始軒車北首
皇路徂征胡恙不已遽隕台星哀音上聞宸衷
憫悼管綏遺祠式悲且耀徽音寂寞迺軌銷沉
丹璫闕寶綠蘭萎芬蓋君之學足以經世見之
者述乃其流裔君之才略可濟時艱陸沉金馬
或匪所安誰實選時而君止此位豈謂崇年亦
太駛尤可傷者垂白憲闡君之篤孝其有遺悲
亦云慰止芝蘭滿砌翩翩繩繩彌昌以熾浮生
電露曾不斯須適來何自適去焉如於乎哀哉
憶昔同舍七子遊遨歌符鄴下賦比鄭郊居或
連櫬出則結轡語皆肺腑心無偏脩倏往倏來
或出或處萬里比隣襟期未阻良時易邁盛會

難常今茲何夕遂有存亡涼飈戒秋嶧陽奮謝
白露初霜鵬集君舍風淒梁苑月黯夷門懷人
嘆逝有不銷魂素車可脂道之云遠束帛雖致
情胡以展是用忍哀贈君以言平生之誼一涕
潛然

祭葛太史鳳池文

惟君才資踔越器宇端方蘭薰雪瑩玉采金相
國載世臣鄉欽華閱羊角扶搖繩其祖烈文成
斧藻譽擅珪璋丹山鳳舉碧海龍翔擢穎賢科
敷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三

耀芒禁秘賦陳甲乙經分同異演綸東觀校藝
南宮典謨渾噩文物春容氣藹風雲司存雨露
爾公爾卿匪朝伊暮年踰強仕玄首渥顏胡志
不起遂棄人間我觀君才譬彼赤驥爍電流星
中阪而躡比君之器承景合光或淬其鋸而折
之銼天平生材豈宜少惜才而不究天其可必
報劉無日大耋在堂幸有昆弟蕙茂瓊芳晚而
夢玉青葱瑜珥書香可托君其未歿知音寥落
大雅銷沉匪君之痛痛在斯文況也通家締交

三世爰始識君逢衣容裔十牛館署日逐高蹤
三秋凋別窮寐相從倏聞哀音可勝愴駭筆札
猶存其人安在兩津之野道阻且長臨風寄爵
一涕潸浪

祭蘇中一參軍文

嗟乎蘇君鳳毛罕瑞麟角鍾仁其文翻翻其德
振振摩自華齡操觚慕古既讀父書亦繩祖武
鳴鑾藝圃終應詞場丹青顧陸翰墨鍾王屢謫
棘闈懷璞莫售於樂辟雍錫惟象胃振鐸高步
嶽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一

十一

青三百九

彈缺悲歌遊同李郭處狎羊何鴻漸之儀翺翺
密府謨契戎韜法行士伍家稱哲胤國號名賢
五侯避席三事停軒入則曹鄴出則岳牧胡不
須吏遽聞鸞鶴佻佻稚子何怙何依靈椿歲晚
傷如何其於乎哀哉嗟予不類夙同梓里京室
隋遊雅稱知己流連文史嘯飲琴尊花時覽眺
月夕過存暨予返初君方詣明風雨淒淒一揖
而訣歸不數月猶得君書又無幾時哀音在聞
淚水涓涓亦流於濟欲投弔辛下邳涸安底乃械

東帛使醉於堂含臺涕落聆吹心傷

祭于完朴大參文

嗟乎子冲吾安所爲辭以哭子耶世之所甚悼
於子冲者三而吾不謂悲也玄首未華丹顏尚
渥輟摧中阪芳零上春嗟子冲乎然而吹萬同
期千齡共盡彭殤子孰知短長此不悲也一
官遠塞吉往凶歸僮僕飯舍路人殯送嗟子冲
乎然而人生地上如寄如客孰爲真宅孰爲逆
旅此不悲也漢之中郎晉之僕射丞嘗關主堂

嶽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一

十二

青三百九

構靡傳嗟子冲乎然而聚同搏土遺如委蛻六
卿之胃今知爲誰此不悲也吾所爲摧肝擢腸
而不能自解者有焉惟念昔者髫髻同遊遂從
廬陵定交濟上鼎足而處鴈行而趨芬若椒蘭
歡如兄弟繼登仕版同事清朝伯埴仲篲叔出
季處薄蕭索之兩綬少雷陳之雙軌天下莫不
聞也去年闕下參語連朝今歲山間偶居信宿
禪關夜醉歌涕相看不言少別遂成千古此吾
之痛也大雅不作斯文道喪中興諸子競從

珠歷下一儒獨執牛耳繼其後者非子而誰乃
今校閣未聞藏山尚闕雷音抑鬱瓦釜喧呶茫
茫古今誰知其故况乎質亡郢斧調掩牙琴尊
酒論文忽爲陳迹此又吾之痛也國步方艱時
才輻輳法夫抵掌模母飾妍如君氣局雄視當
世而深哀罕喻大器難材知其小者以爲一劍
之雄其似者以爲一官之比方進方退且信
且疑使翠黃牽絆於縲索鵬鵠羈棲於鞬紲未
盡其用復奪之年人之云亡天胡不憖此又吾
之痛也夫吾之能了然者在造化鑪錘之密而
吾之不能釋然者在人間悲樂之常則亦不知
其情之所至也嗟乎子冲其遂已耶其爲鼠肝
蟲臂而夷於蘇壤耶其爲列星長虹而遊於太
清耶深山聞訃涕泗連如借我良朋扶病來哭
通門如舊總帳空懸老母悲號稚女在抱玄雲
黯黯淒風颭颭山川寂寥城廓無色吾又知其
果悲耶果不悲耶於乎哀哉

祭魯府長泰王文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三

十三

三

枝疏瓊樹派別璇淵冲資獨稟茂德夙甄
教始超庭學基就傳圖史三餘才華七步河間
好禮北海工文龍章婉姿鳳質續紛穆穆王君
愛鍾繞鄒皇用展親鴻恩載錫茅分青土器
秉桓圭新宮孔曼璽綬增輝亦云嘉止祥開文
定翟弗斯煌既頒成命胡恙不起遽遞哀音藍
田玉隕合浦珠沉親意摧傷皇心軫悼廷遣
使臣奉辭臨弔卜其兆域賜之徽稱史有列傳
壙有嘉銘存沒恩深哀榮禮備所可悲斯繁華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三

十四

三

夙瘁大塊噫氣吹萬悠悠千齡爲暫一夕爲修
楊櫟窮年芝蘭萎露貴賤既懸淹速亦數爵倅
靈寶星號天孫其生有自其沒如存誰爲主君
陳此玄理東門之痛庶可以已某也生居封國
誼屬通家希聲仰止承訃興嗟致潔蘋蘩聊陳
祖奠睿靈如存尚其來鑒

祭諸封禮部侍郎馮公仰芹文

語云嘉禾有舊根醴泉有故源此其小也豫章
出地七年萌芽可識而後歷雪霜風日之餘輪

困節蓼以結垂天之蔭何其久也濫觴之泓源
於岷嶽出三峽風濤之險而後爲洞庭彭蠡顯
渚潢漾以衍帶地之流何其艱也是知千仞之
枝非一夕之拱萬頃之滙非一壑之流五世之
澤非一日之積天之所殖豈不遠哉馮氏之先
奕世載德號爲鼎族雄於青土烈祖觀察公旋
自醫閭光宅舊服五常代起繼美西京可以興
矣而昨未融也烈考大行公明德有文夙昭民
譽繼承先志標華相輝可以顯矣而年未邁也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三

十五

也

於是我公以百晬之孤奉幾筵之母食貧茹苦
僅而成立龍翔鳳翥作瑞明廷可謂繩武光家
克昌厥世者矣然以其英特備邁之才足備社
稷之隸而戒滿於藩垣以其淵醇慈允之衷宜
綿大耄之期而考終於下壽豈猶有不盡者與
天欲施其有餘則必有所不盡人惟韞其不盡
然後成其有餘此所以啓佑宗伯而大保艾之
也夫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知生而不知死
弔而不傷情之在禮固有難兼矣乃若世列通

籍早借擢第京華聚樂衆中稱莫逆之歡世路
聞關彌載結不忘之誼吾之於公可謂知死否
耶契托忘年分深同家殷情密比則肝膽可陳
雅志規隨則古今無兩吾之於宗伯可謂知生
否耶都門蕭寺暫挹清揚橋梓一堂盛殯相對
甫更歲首予卽歸田再閱春華公亦解組竟裘
之逸將終老於東山蒲輪之徵方信遲於後命
云胡不勸遽遽哀音屈出恒舊遊從晨星之落落
馳神良友念素館之煢煢斯以夢斷屋梁魂驚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三

十六

也

宿草淚山陽之管無以喻其傷重薤露之吟不
足宣其弔也然而述迢荒陬地疎隔郡望齊山
而綿邈顧魯道以迢迢徒聲外寢之悲未戒素
車之軫不亦愧范張之末路懸班尹之故轍乎
玄冬旣凜輻軒載脂鬱彼新阡奄宅吉壤邊簫
兢喝楚輓孤鐙有內史之策書遺其屬衛有司
空之窆器懸其斧封赤塞神畿有尸祝之遺愛
華宗梓里有行哭之餘聲歟烈著於官常名實
懸於心旌旌旌順亦哀亦榮是公之沒固自

信其有餘而公之生亦不可謂未盡矣適來適去自得其常而方生方死孰知其紀公其乘莽眇之鳥以去入無窮乎公其騎箕尾之精而飄然上征乎清涼之瀾可緘而清岱獻之藪可采而羞千里含情片辭致悃爲傷爲弔不知所云於乎哀哉

外叔祖中丞劉公鄉祠告文

維萬曆二十四年十月辛亥朔越十有六日壬申資政大夫八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外孫于

穀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三

十七

謹以羊豕庶羞敢昭告於外叔祖御史中丞範東劉公神位曰猗與我公秉乾坤之淑質孕海嶽之元精樹清迥之高標葆冲涵之雅度博綜今古書窮四部之藏吐咀英華學綜六家之要殿中執法弘謬謬之英規塞上論兵考安攘之偉績蚤辭寵利終謝風塵敦孝友於門庭絕聲迹於公府韞九淵而龍德正翥萬仞而鳳苞輝忱昭代之人宗抑詞林之哲匠也卽世三紀鄉祀未修澤必久而彌長論自肯而已定茲以里

子弟之陳請部使者之褒揚爰附秩於學宮永居歆於嘏祝光凝几俎渥耀丹青粉梓均歡葭李交慶猗與庶哉某也名塵後學序屬離孫旣景前修復嚮往緒先宗伯之少而寡也匪公則無師先淑人之生而孤也依公則有父擬承大造啓我嗣人咸自嬰提胥蒙顧復泉扃譔開曦軌靡停明訓如聆慈顏在目幸襄茂典良愜素懷先靈有知亦其夷憫嗚呼百年未報之德何云其忘千秋不朽之名自今以始是陳菲獻聊抒微悰戚與欣并涕隨辭隕公靈不昧尚冀來臨謹告

穀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三

十八

祭姊丈都督侯公文

嗟乎哀哉曷有稱弟郎有稱兄惟君與我殆百恒情在昔二父經術齊名肅朱契分秦晉姻盟及我伯姊儷德高閨兄垂弱冠我方十齡忘年締誼一德爲朋或操觚墨或對盤觥靡遑不共靡抱不傾諸謠密比論議縱橫指畫千古咳唾六經我誠君會君語我聆嗟乃人嗷嗷胥矚且登

時有姑布衆睹而驚謂此二少一將一卿曹聞而笑豈其可徵逮予解褐僞直承明兄旋投筆躍馬邊庭浮沉相應聚散相仍遠或萬里近或連楹近如合璧遠如飄萍戚戚念姊懸懸憶甥悲歡互遞寒暑代更兩階異位八命同升予既得請稅駕歸耕松蘿姜謝棣萼凋零惟兄同志惟姊同生幸而解印亦返柴荆相依皓首式燕以寧西疇南陌綺錯溝塍花臺月榭盃酒將迎宵或達曙晝或見星耳不聞政口不談兵罔知

魏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三

十九

市

喧寂毋論醉醒自言此樂與歲俱贏兄胡舍我遽卽幽寘鶴歸何樓鵬對何憑情瀾在目不覩君形清言在耳不聞君聲百年昵好形影皃皃有懷誰語有適誰并琴歌鳴咽笛韻淒清念此沉痛如何可勝嗟乎哀哉君之閔閔奕世華纓桓桓丞相烈烈中丞君之才略萬里干城營藏彫虎劍殪長鯨六韜成畫八陣爲營漢惟定遠唐則西平用雖未盡而位旣登羽林列將上應台衡志雖未竟而號已成羣公想望百蠻震騰

有孫有子鳳翥鸞停决雲上漢負風振溟箕噤旣備易卦已盈不簣不藥飄然上征君之後祿又誰與京其所不沫耿耿精靈化爲孤矢猶掃機槍固有藝器里有佳城誠如所願不已哀榮日月信邁倏易階冥撫今追往雪涕怔忪爰糾族姓共勒丹旌雖無備物亦表哀誠有肴在俎有酒如澠英神實在來格來聽

祭光祿寺丞朱訥齋公文

嗟吾可大真長往耶如夢如驚其惚恍耶前歲

魏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三

二十

市

之春君過我而南去歲之夏君訪我而東歷覽舊遊流連風誼花晨月夕促膝論心蓋雖骨體稍癯而精神甚王也昔夏徂秋遊軒信邁道旁握手相顧黯然亦云感後會之難常惜頽光之易迅已矣而孰謂其至於斯耶春初聞計方駭方疑周訓行言未有確據幸其誤也邑子入都詢諸舊吏方知別後在道易簣遽廬乃始於城南飲餞之亭爲位而酹焉悲風慘日一涕潺湲竟不知何地何辰含飯何狀郎君追及曾否一

訣至今無從問也嗟嗟世有交深白首分比同
生而存沒茫茫曠如異域興言至此嗚咽何勝
羊左嗤之於周年張范嗟之於漢代矣痛何如
哉夫歡莫歡於心知哀莫哀於別此固交遊
之大分品庶之恒期也若吾於君之平生豈特
世之所謂歡而其於君之今日亦豈特世之所
謂哀耶昔在嘉靖末紀見吾先師於使宅而侍
君之筆研也君方總角吾亦垂髫共事一師時
携二友服食起居義均昆弟乃至言郁蘭菹志

錢松館文集卷之三十三

三十三

序

協塤篴俯仰古今吐納文史望魯霄而言志指
白水以盟心當此時也年俸華管而笑其志之
不謀矣自時厥後離舍多端予幸先登君因後
至比肩影組展采明時遊卽窮晷談或徹旦相
與回翔執苑恍慨時艱扇徽烈於當年究芳華
於盛世當此時也誼並蕭朱而踐其交之不固
矣比予三歸舊里船景中林巷抄回車座無揮
塵君從千里之外顧我者三或解棹於蘭皋或
駐車於桂路爾乃登高望遠詣絕探奇適情山

水之間有枕石漱流之趣忘形觴咏之際有幕
天席地之娛當此時也薄陳荀之相遇空擬聚
星鄙嵇呂之及門虎傳題鳳矣凡此出入幾四
十年久或三秋近止期月遠或隔域邇則比鄰
雖不能無離合之嗟浮沉之感而至其期明德
於皓首要末踰於歲寒固庶幾追松羨而爲倫
侶佺涯而等算也孰意夫子乃舍我而長逝耶
燕笑嬉遊情瀾在目尺書短札手迹盈函絕流
水之結未足方其沉悼輟成風之芥無以喻其

錢松館文集卷之三十三

三十三

序

幽思矣而豈世之所謂歡與哀邪夫豫章之材
必棟萬間之厦黃鍾之器必宮九變之音天之
生物固有以矣其在於人何獨不然以君珪璋
特達之姿錦綺華輝之寶纂章平之世業恢元
愷之家聲洽聞多識則腹笥汗牛揆藻摘華則
筆椽掃電貞心壯節探龍頤之珠光練識豐猷
燭斗邊之劍氣清輝掩映絕足昂藏翩翩一世
之英落落千人之俊而位未適於右列年不逮
於服官壯心阨於促齡長算詘於短路遂使家

夢梁木國隕連城斯以軫行道之悲吟結士林
之永嘯矣其爲痛悼豈獨同心於戲君已反真
我猶爲人冉冉頽齡脩脩華髮家門衰落朋舊
凋殘壬歲哭子冲中歲哭興甫曾不踰年與吾
可大感心猶目悲緒萬端顧非金石何以堪此
聞子冲今心神罔敞不能爲韻語酌君以成一
獻而弟忍哀弱管迷網繆之繫以代祝焉少選
當傳君之行業著之鍾石若叙君之著辭刻之
琬琰而今且未能也一雞一絮馳三千里而遺
數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三

二十二 青六

祭王興甫太學文

嗟乎傷哉生別如雲歿別如雨前年哭子冲今
年哭興甫嗟嗟興甫自是人英操觚美翰總角
馳聲爾時吾輩俱在髫齡子冲稱弟不佞稱兄
肩隨趾接是友廬陵坐分研席居叅寢興紉蘭
並馥倚玉齊榮情均具邇義則友生吾與二子
繼通仕籍念我良友棲遑魯壁君不我踈我常

君惜再告歸來時相出入情略浮沉誼敦夙昔
賢良觀光帝邑吾與二子其時畢集大鵬
連朝微吟永夕盼睐今古謂無與匹及吾得請
親駕林臯二君顧我於山之椒花晨雨夜醉舞
行誥子冲之訣遂在崇朝遺吾與子以遊以遨
縹緲頽景殷勤久要何圖今夕君亦予逃廬陵
在遠巫咸是招吉凶未卜我心忉忉寂寥丘壑
蒼茫故里親識凋零知心已矣出無與遊入無
與止笛韻驚心琴聲在耳人之觀悲亦何至此
數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三

二十四 青三十四

豈徒一涕可謂云爾嗟乎傷哉天不可問世或
談天謂益而損謂礪而全以君覆之殆不其然
沉酣黎火涉獵芸編君之才藻亦旣翩翩遇華
如賦居貧益堅君之志節不愧昔賢奈何斯人
斗食無緣仁必有後福或開先胡嗇其遇又靳
其傳七七之際遽掩重泉胡替其世又奪之年
相彼玄造於何究旃芻狗萬物其信有焉日月
不居且更寒燠城西之壤有覆夏屋丹旄拍途
鳴笳喝陸靈輜不行待予來哭是陳蘊藻酌之

臨平生之言以爲爾告君靈不昧亦其髮鬢

祭魯太妃文

惟靈瑞降瑞玄清儲植蘭儀誕啓玉質夙成
流德通門升華紫禁娥月方輝軒星比潤圖書
黃道頻藻稱虔椒宮授管桂殿鳴環容與內則
周旋文史樛木延和翁斯肇祉 嗣王纂業丕
紹鴻規受釐王母究禮慈幃春草凝暉冬曦衍
啓鳳子龍孫繩繩濟美壽登耄耋福備人天既
膺 帝眷胡不百年視朔書氛觀臺考象宇入
鍊山館文集卷之二十三 二十五 青二百九

降婁雲昏嶂嶂 王既仙舉 母亦遐升國虛
內訓世遺令名三殿降策兩宮馳輿殊渥便蕃
徵章有爛龍帷夕改鸞輅晨遷泉宮既啓總帳
徹縣驚總不陳闕掖永寂儼體 先王歸於其
室長川迥莽靈岫嶙峋樂池輟響蕙路空陰撰
德旂旂圖徽琬琰如蘭御風其芳彌遠某幸生
國域荷禮 賢王懷仁億往聞訃悽傷伏在下
邑無從祖餞遙企椒風敬伸一獻

祭外叔祖母王太夫人文

於乎濟祥鍾美有開必先珠呈合浦玉產旋淵

荷與太君稟資淑令相我元公克襄壺政乘輶
劍外秉鉞燕南筦簫之寄內助惟賢嘯傲泉石
徜徉田畝冀野鹿門匪配伊友終溫且惠既儉
而勤內修蠶織外董耕耘迓遐疑和福鍾麟趾
累業垂纓是惟有子偉茲主器實我渭陽煥煥
玉潤聯珠光太翁卽世幾三十載績學成家
則惟母在謨敦燕翼訓勅熊丸一經入對邁迹
賢關鼎養綸褒天庥滋至胡厭塵芬鸞輶倏逝
鍊山館文集卷之二十三 二十六 青二百九

壽開九表享視千鍾榮哀旣備於母何恫惟先
淑人太翁所育諸母相依恩慈孔篤孫能記憶
亦荷提携牽衣而哺繞鄰以嬉失恃啗恤於今
四紀每覲慈顏式悲以喜丁年遊宦皓首言歸
猶及見母拜於床幃擬誦遐齡兕觥效祝禮之
未展聿云來哭日月云逝窀穸安有期東芻一酌
寒雲淒其

祭外叔祖母麻太夫人文

維靈神都毓粹坤維隤祉行備壺儀教閑女史

遐綜訓典風賦溫恭維德作配嬪我元公歷晉
中丞勲名丕振以有內主徽音祇順東山息駕
林壑徜徉冀耕梁曰陰教彌彰宜其家人有雍
有肅施於宗黨維嫺維睦外祖捐館亦既有年
撫我舅氏二母均歡霞帔虹裾不扶不杖鵠髮
丹顏期願在望旣榮且壽仙路翱翔樂樂吾舅
猶爾摧傷維予小子屬忝離孫痛惟母氏夙荷
春溫失恃多年外家寥落瞻仰壽闈永懷有托
今夕何夕續帳空懸登堂入室一涕潸然舅實

嚴密館文集卷之三十三

二十七

克家公車計蘭孫接武書香可繼生榮死哀
庶謂不亡式荐薄悃神其洋洋

祭岳母張老孺人文

於乎壽先百福載在詩書母年大耋何其有餘
亦曰克昌以綏後祿母無似胤何其不足鳬固
有短鵠固有長孰隆施是夢夢彼蒼惟母之生
揚芬令族淑質春溫貞心桂馥惟母之歸遯事
尊章管篋無怠珩佩有鐙惟母之才允爲女史
陳圖稱詩以相君子母之淑性旣肅且仁惠

惠寡無間踈親班氏丹鉛桓姬井臼展如之人
徽音並茂中年殖落門戶荒涼及臻晏歲幸煥
而康皆旣歸田女方擁膝維翁與母胡不永日
五世之裔三尺之嬰俾承禰祀夫豈其情舊業
瓜分遺室安處其有奇羸半出而女女曰天乎
何恃靡依終鮮兄弟予其無歸兩甥連如受福
王母言念恩勤能忘肺腑六親零落萬感回皇
吾今於母有不心傷曠御靡停玄冬已迫乃穆
良辰爰闢下宅耽耽爰屋惟女營之煌煌蜃衛
維女成之徒御如雲素車盈里何必生男緩急
可使輻軒旣駕玄醴在卮是率婦子抒此悲詞
嗚呼哀哉促莫促今百歲期修莫修今永別離
旗旒翩今駟踰藹雨雪霏今路逶遲背城闔今
望原野陟山臯今厲水湄憑白雲今駕言邁歌
薤露兮無日歸寒誰留今懽容與靈蟻局兮女
心悲嗚呼哀哉

嚴密館文集卷之三十三

二十八

嚴密館文集卷三十三終

穀城山館文集卷三十四目錄

雜體 贊 頌 傳 文 書 題 跋

考 議

葛端肅公像贊

贈大宗伯東武朱公像贊

大史盧溱西先生像贊

勅封監察御史邢公畫贊有叙

王松石像贊

如是居士壽頌有叙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四目錄

乙

百世

桐鄉侯傳

七夕詠天孫文

與司寇丘公論江陵事書

與撫臺宋公論賦役書

年譜畫冊題辭

題浮山法會卷

恭題 御書卷後

先考遺集跋語

岱松考跋

太廟祧遷考

太廟親王祔食議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四目錄

二

百世

穀城山館文集卷三十四目錄

穀城山館文集卷三十四

東阿于慎行著

門人郭應龍編

北海董可威

天中李時馥校

都門李本緯

男于緯重梓

葛端肅公像贊

生也有涯無涯跡也覩公之貌心可識也亭亭乎其似竹與栢其孤直也巖巖乎其似泰山喬嶽其壁立也朴乎其似商彝周敦其華而不飾也淒乎其似秋其憂社稷也邴邴乎其似春忘其適也冷乎其似止水之淵其虛而寂也淑人君子其儀一也嗟乎此士之所謂準繩而國之所謂柱石也

贈大宗伯東武朱公像贊

儒而耆宿如雲之柱五鹿胡不櫛劒而逢服吏而循良如邑之祝桐鄉胡不墨綬而銀章璫然而佩瓊琚燁然冕而紆朱無乃身遊於巖廟無乃名符於斗樞帝曰予嘉良弼謀謨有秩其疇燕翼是用三錫以祉無數曰赤水之淵下有玄

珠厥流迺長巨壑之植蟠於湯谷上爲扶桑士有明德雖不當世其後必昌胡不觀東武先生窮經慕古鞠躬履祥學探道腴教有義方如喬年之望陽何以志旃厥像在堂

太史盧涑西先生像贊

嗟乎先生靈鍾泰岱精感奎曜詞林大雅昭代名賢學淹羣南道軼言筌淵渟海蓄霞駭雲宣珠旣沉浦瑟亦絕絃先生之文不落人間讐書天祿振佩承明周旋列寺回翔兩京寧方其杓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四

三百七十五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四

二

三百七十六

不圓爲卿先生之位未極而榮澡身清冷宅心卓犖彼啖彼噉我恬以懲彼雕彼華我懷太璞先生之風何其香邈我服我朱有紱斯皇我紆我帶有燁金璫有趾整弁貌渥髯霜先生之像宛其在堂彼圖牆與繪閣者又烏較其短長也邪

勅封監察御史邢公肅贊有叙

莊惠先生者封御史邢公里謚也先生飄靈名震鍾美華宗朗而含真樸而體睿慶雲委蔭

葦流輝棲志丹鉛遺情青紫爰始負囊禁署鼓瑟王門繼乃蟬蛻氛埃鶉居訓陌力田以代洗腆息業以佐幣修汎愛周於閭門博施延於州邑義方垂訓德慶凝祥茂玉樹於階庭秀瓊粧於泥閣遂乃靈承貺命載荷真封黃髮齊眉暨願踰耄方以鹿門之隱昆胄無聞儼以鳳穴之珍壽域永介疇如天人交助德祉綦隆者與萬曆壬寅十月某日終於正寢享年九十有一歲空城走赴罷市行哭裂紉縑而獻誄捐珥珥以

而長厥與然而渥光厥蒼然而若玄霜晁而緡衣儼然在堂慶鍾於世德流於鄉其人雖遠其名不忘古之所謂逸民上老祀百世而圖芳者與

王松石像贊

以爲儒也橫金而袋魚以爲武也左圖而右書以爲隱也而鼎鍾其間以爲仕也而林壑是居而狀于徐而色敷愉如登春臺如遊華胥此何人也數或損之而益物或虧之而全故用不究

於人而樂獨邀於天金貂七葉旣爲之前韜鈴之緒復盛而傳夫何爲哉以漁以田尚羊曼衍以窮大年吾不知其畏壘之役吾不知其姑射之仙丹青有神在阿堵間不歿而生望之儼然史也作贊是圖是鑑必百世祀尚其考旃

如是居士壽頌有叙

居士受經東魯紹寶西乾蚤應昌期弘濟時之業中軌玄典詮度世之真已而厭薄塵緣飯依地白門解組黃岫閉關棲十笏之精廬味一

鉢之香飯親執罕接其面僕豎莫覩其踪其出世也不以迫而以俗其了義也不以言而以心其檀施也不以財而以法其正定也不以坐而以遊固翛然漠四相而獨存躋八正而無等者矣夫非應化之上真入地之善果哉有是逸人夙同里居纏累情塵飄泊識浪幸親道範慕而從遊三年而忘有形骸六年而忘有肝膽九年而忘其無形骸無肝膽也於是居士壽躋七十矣無量之算曠劫爲期忘言之符一笑爲贊其

桐鄉侯傳

宅秘六度克弘五根夙備示有身財而身不繫示同俗法朗然獨詣不耽禪寂不輕世諦行菩薩行如是如是以清淨覺了真實義證悟三身發明四智入法兩空去來無滯願超九品位躋十地得無所得離無可離遊如來海如如是寒予下根慙非利器回嚮徒勤追踪莫暨居士之年無量無際居士之德不可思議觀法王法會維摩意如是如是是爲居士

桐鄉侯名晦字維淵其先出赫胥氏棲於冲漠之野以炎氏坎氏爲媒取於木公之支因以燕然爲國是生九子其一曰黔更號烏丸氏結繩既廢文字代興烏丸與漆雕氏遊於竹素之林漆雕第工爲科斗文至龍蛇雲鳥諸體非烏氏不能也戰國之世其族有翟子者以兼愛爲學摩頂放踵以利天下爲孟氏所闢族遂解散又百年而有陳玄徙於絳縣秦并天下與管城子同升上有所畫指揮管城使告諸陶泓氏玄爲

潤色而楮先生受焉及用斯言焚燒六經並罷
玄等惟泰上命龜使進其食刑人則冒刃從之
嘗面攻英布布爲改容恨之刻肌曰我行當王
爾焉能淫我哉漢興蕭曹諸公共執持之不戰
而功爲最武帝稽古禮文侍從之臣多藉玄以
進然其守刀筆之吏致行其法亦頗受畫云文
深峻削一成而不可變矣成帝獵長楊館玄之
裔孫與翰林主人問難其辭甚說楊雄錄之以
進賜爵客卿世襲其號東京時有脩廢父子給

殺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四

七

君

事尚書脩廢者客卿小字也曹魏代漢有石斛
氏者出於黟山假卿之姓亦得侍中曹氏館之
三臺爲陸士龍所取此其賡矣而客卿之貴有
少而媚麗者爲隋煬帝所嬖使爲宮女畫眉謂
之職綠子宗人耻之有唐中葉顯子上谷爲祖
氏所主與康香氏交而相和也明皇寵之置之
几案一日以道士服見伏而呼萬歲三上殿以
爲玄香太守加九錫卿爵如故五代時奚氏父
千載卿之族去易水而徙歙邑於萬松之林曰

吾母族也因止不去其後遊道日多益貴而後
身被五彩雙龍夾脊飾以金寶士林益尊慕之
以豹皮爲幄列之室中或飲其德而醉甚至濡
首宣和之世尤見親禮剖符封松滋侯從母居
也本公之族既繁不能無薰灼濁亂時爲管城
所囑而卿居歙久交遊亦濫四方賤之伯休父
之世居於有篠之野見而憫曰此卿胄也而汚
於所自出微是其無喬木乎吾將更之乃之嶧
山之陽問津於桐氏挹其光彩曰此真吾所願

殺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四

八

從遊歸以告里人子倩曰此麗澤之資油油然
與之偕可也子倩信之曰吾與點也與之立談
久之盡吐其氣兩相忘而化旣而悔之肌色黧
然見濕灰焉主人擁篲掃除希鞶甚恭奉之園
室意終不合越有大武氏者善與人交居中調
劑處之故舊之間乃一快矣自是方員長短惟
人所假無不曲從兩儀萬彙之形百家二氏之
籍與其圖象古文鐘鼎丹篆法符之品苟可模
範無不默而識之又耻爲小文痛刮磨其故習

一尺於機使實而有光輝不佩金珠不衣繡藻
黝然燁然叩之鏗然顧獨守其太玄伯休氏自
喜曰此可以爲藝林寶矣走書而荐之自兩都
公卿學士無不結爲文友相與議荐於朝曰烏
丸之後以母受國今木公之世微矣更以相氏
爲母宜就其國邑改號桐鄉奏具未上而木公
之庶孽婚於烏氏之奴不復與族家通矣默默
先生曰卿之國於木公尚矣相氏之死乃以協
律善談爲師襄所撫爾一旦起而明光遂列凌

蘇松山館文集卷之三

九

芳

烟之畫異哉且子倩胡爲者尺寸之材中立而
不倚百木之長避之士貴自爾耳始木公將廢
有希臯氏者好嘗毒草亦有由然乃其性脂滑
善匿縉紳先生難言之故不如尚同自管城興
於蒙氏楮先生之承旨薦自蔡侯皆有功於文
苑而伯休氏傾其橐貲以奉客鄉至不得黔其
突卒之賜姓受封益張其世以再造文明於草
昧功不在二子下矣世徒目爲墨家者流嘲以
玄之尚白豈知其淵旨哉

七夕頌天孫文

日曜於畢階有七竇義和旣匿堅舒迺升倬彼
雲漢有女將行迢迢河鼓氣如玉瑛執筵執几
蔬果布庭崇脯於豆注酒於罍玄鍼綵縷曰乞
天靈或望而拜或欣而驚亦云得巧時謂休禎
予究其歎沈吟村腹俯而思之竊所不平仰而
嘆曰夫世之佻巧甚矣嗟爾天孫胡爲乎井之
夫使世之驚於雕華而盡喪其真者天孫之所
爲夫滿中憤蘊志意怔忡偃僂長跪訴於帝庭

蘇松山館文集卷之三

十

池

曰大圓之闕厥狀混成黯黯漠漠窈窈冥冥品
庶熙熙不知所憑拙亦無有巧安從興誰爲儵
忽遇於北溟謀酬混沌遂鑿玄扃目攄其采耳
發其瑩率是以往大道迺直歧彼織女金梭玉
繩七襄信美爲錦與繡宜含厥巧黻黼儀刑胡
狗私請脯我蚩氓是雕是飾何道不增茫茫區
宇萬竅縱橫百巧之溢不可殫稱機崇作用體
尚模稜陰藏弄械顯閉絨縢趣墻陟壘貌則錚
錚金椎啗矢見謂康貞口吻性命寤寐冠纓曾

史之標蹻跼之情是曰行巧既顯且策口如含
飴舌如振鈴逆知喜惡默中憐憎機以肘送語
以目營嘻笑之險險於佳兵時可以襲不迫而
鳴毛釐之害卷舌無聲是曰言巧其辭乃騰烹
鮮竭澤毫析奇贏上觀下獲左將右迎錙銖顯
除鉅億潛征粟罄於窠雉新於城謗譁旁流頌
聲仰騰是曰吏巧爲侯爲卿奔弄飛走簸蕩心
英罔咎典故罔式章程鉤玄索隱詰屈歛傾探
奇選輿窮窳鏗錫玄酒不御裂吻以醒朱絃輟

苟說不策而評饅脂畫餅壓飯土羹目可以飫
味不可饜棘端之眇爾猴是筮雖工何補聖哲
靡伐百工技藝羣材所登侯王不爲聚如坻京
拙者尊貴巧者趨承維鵠有巢既深以閱鳩來
居之終安且寧巧者惟樵者豐亨今如何其
豈不是微皇矣上帝臨下明明願還太朴以養
羣解解置墮快與道爲朋食肉之母俾也常盈
下方蟣虱政貢丹誠陳詞勢泰五內凌競望河
之游若沒若微龍梁戢綠原駘輜輶莫來莫往

宛彼二星胡巧胡拙寥寥大漠俛首而坐不知
所聆抱拙守一蒼惶爲正

與司寇丘公論江陵事書

謹啟老伯榮差尚未獲而竊聞台駕嚴裝啟行
有日恐衆中進見不盡欲言老伯此行事體重
大恐有難處生行在里子之求不揣輕微有所
陳於左右以備采擇惟老伯垂聽焉生行濫竽
詞林閱有年歲江陵始末皆所目睹其輝精畢
智勤勞於國家與其陰禍深機結怨於上下

者皆頗能窺其大槩而未易更僕數也當其柄
政之時舉朝爭頌其功而不敢知其過至於今
日既敗舉朝爭索其罪而不敢舉其功皆非其
情實也而連日廷中士夫見其處分過當亦甚
有惜之者至於九卿一疏切中機宜關係國體
又莫不傳誦欣服以爲義舉然主上憤結之
日久矣又有憤怨於海內一欲有所出之其是
非功過卒難別白且方此其時論亦未定也惟
是稽沒一事實在使者籍有深慮敢爲老伯陳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四

十三

三月三

之今上之所爲江陵者一則恨馮瑞之厚
藏而欲求當於外一則考分宜之故事而欲合
符於前故致在必行而不恤也夫使江陵之家
誠如三氏節義而正法不已晚邪然以事理度
之竊知其不然甚也何以實之夫馮瑞所取者
皆中貴之積也內中大小監局號爲二十四衙
門以及門廠庫藏執掃除之役者何止千萬每
有一缺卽納金於保大者以萬計其次數千小
乃數百予者不以爲賄以爲例也受者不以爲

貪以爲例也如輸粟鬻爵而已江陵安得有是
自世廟西苑近臣積貴鉅萬者不知其數邇
年以來其人率多老死每一人病甚其家輒走
告保保卽遣其名下內臣爲之護喪侍藥至則
扁其堂室遂其弟侄禁其飲啖坐而待其斃一
舉而盡獻之保矣如此者又何止數十家其所
得何可貲量江陵安得有是此九卿疏中所謂
比之馮保萬分不侔者也乃若分宜之事又不
同矣何也分宜父子日以鬻官爲事如列肆市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四

十四

門交手相易萬貨畢萃衆價俱陳積蓄鉅萬固
其所耳江陵則不然其平生顯爲名高而陰爲
厚實以法繩天下而間結以恩故其交深密戚
則有賂路人則不敢債帥鉅卿一以當十者則
有賂賤吏則不敢得其門而入者則有賂外望
則不致此其所入亦有限矣且此老以蓋世之
功自豪固不肯甘爲濬鄙而以傳世之業期其
子又不使濫有交遊其所通關竊借者不過苑
登馮昕二三鼠輩而其父弟家居或以其間隙

微有網羅如此而已則所入亦有限矣此九卿
疏中所謂不及世蕃十分之一者也夫以所有
不及兩人十分之一而其積憤結怨乃十倍於
兩人此可爲寒心也乃執此而取盈不甚難邪
況其席藁二年豫爲道理卽有所燕度已流散
今直捕空投虛何以稱塞 上命從而根究祿
連全楚公私重受其累是江右之已事也使者
胡以處之生行以爲臺省今疏本不可少業已
寢閣無復及事老伯受命而往又不宜有言誠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四

十五

遣一使入說同差中貴置馮璫勿談而以分宜
江陵不同之狀爲中貴熟數之使其辭行面奏
豫悟 上心庶至彼中易於區處有以報命也
不然者其說長矣然又有所懇江陵太夫人在
堂年八十老矣纍然諸子皆佻儇書生不涉世
事籍沒之後一簪不得著身必至落鳧流離無
所棲止此行道所爲酸楚而士類傷心者也望
於事寧罪定國法已彰恤其孤嫠存其血食或
爲之疏請於上乞以聚廬之居或爲之私諭有

司恤以立錐之地使生者不至爲樂郤之族而
死者不至爲若敖之鬼亦 朝廷帷蓋之仁也
然惟老伯高誼能行之悠悠世情他人可望哉
生行叨塵館局嘗受江陵知遇已而偶有憤激
得過知已竊不勝愧悚自屏於田野之間僅而
獲免然當其得過之時亦曾與相知有言以爲
今日阿附相公之人他時必至覆我今日之忤
相公之人他時必不忘我乃今坐視其敗而不
能吐一言半辭以酬公之知我愧之至矣老
伯在事得以進言異有萬分之一可以保全其
後此上存 聖朝之恩厚而下以爲使節之光
也老伯其垂意謹啟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四

十六

與撫臺宋公論賦役書

伏承尊諭以條鞭便否下詢仰見虛懷咨諏之
誠何勝悚服不肖迂腐諸生闇於世故然少居
閭里頗從父老聞賦役之大畧矣蓋所謂條鞭
者自萬曆初年敝邑舊尹白君始議行之至今
且二十年邑士民皆稱其便而他邑則有謂不

便者此有故焉請先言條鞭之名後言敝邑之所謂價值邑之所謂不便而後及其法之當否惟臺下梓之夫條鞭者一切之名而非一定之名也如糧不分版口總收分解亦謂之條鞭差不分戶則以丁爲準亦謂之條鞭糧差合而爲一皆出於地亦謂之條鞭丁不分上下一體出銀此丁之條鞭地不分上下一體出銀此地之條鞭其名雖同而其實不相蓋也敝邑所謂條鞭者稅糧不分版口總收起解差役則除去三等九則之名止照丁地編派丁不論貧富每丁出銀若干地不論厚薄每畝出銀若干上櫃徵收召募應役而里甲之銀附焉此敝邑條鞭之畧也然而有便不便者其說何居舊時差役之法如夫役一名該銀若干各僉上八則人一戶謂之頭役而以九則花戶貼之別有閑民代富給領由帖自向頭役打討如數受成使其取償于貼戶而所謂貼戶者人數衆多居有遠近所貼銀數或以錢計或以分計頭役不能編計甘

于包賠而代當之人亦不能純得銀錢大率尺布斗粟皆昂其直以予之故兩受其負自條鞭法行差銀上櫃按季給銀代當者得本色銀錢無折准之苦應差者照丁地出銀無包賠之累此不坐頭役之便也舊時徵派稅糧預選殷實之家僉充大戶列肆自收完日各照版口給批自解當其收時錢銀入手未免妄費及至解納侵漁已多勢必賠償甚有鬻產賣田盡室流徙者自條鞭法行糧銀上櫃收徵但僉一櫃頭守之止知投入不曉銷兩無從侵牟亦免賠補此不僉大戶之便也舊時里甲之役十年一輪謂之見年一切買辦支應俱出其手九年之息不足以當一年之費今將里甲銀數併入差銀官吏支銷里牌胥徒不知有輪當之苦矣此不應里甲之便也舊時門丁均徭分爲九則二年一審置產多者則自下陞上棄產多者則自上擦下故里書造冊有詭寄之弊士夫居間有請托之弊里老供報有賄買之弊官吏受賂有輕重

之弊自條鞭法行均徭不審而此弊盡除矣此不審均徭之便也蓋敝邑所以稱便者如此舊法編派均徭有丁銀門銀而無地銀則穩括其貲產而爲之高下也今去其門銀而以地銀易之惟計其產不料其貲則田家偏累而賈販之流握千金之貲無隴畝之田者徵求不及焉此農病而逐末者利也上八則人戶舊有丁銀門銀今去其門銀而易以地銀猶可言也下丁戶止有丁銀原無門銀今丁銀與上八則等而易以地銀是下戶病而中人以上利也濱海斥鹵之地如濟之東北荒棄不耕之地如兗之東南故皆一望無際顆粒不收平時秋夏稅糧猶累里牌包納若更加地差則里牌亦不能支矣是成墾之田利而荒棄之田不便也蓋他邑所不稱便者如此綜之敝邑所爲稱便者在四弊之除而地無荒棄也他邑所爲不便者在四弊之未除而地有荒棄也以我之便而謂彼之不便以彼之不便而奪我之便豈其情哉今東省

州邑自有八城有如敝邑之稱便者不可知其幾何必其無荒田者也有如他邑之不便者不可知其幾何然必其有荒田者也今欲使他邑之不便者皆如敝邑之稱便則不必照地亦自可行何以實之糧銀上櫃即可不食大戶不爲差之照地與否也差銀上櫃即可不食頭役不必出於地而後可上櫃也里甲併入均徭即可不當見牛不必出於地然後可併也惟差不照地則均徭當審耳然欲不審均徭而一切照地亦自有處丁之貧富地之厚薄或相倍蓰或相千萬其來久矣富見一丁之饗不當貧民千百而丁銀無差等何以服丁之貧者上田一畝之價有至二三兩者下田一畝不能數銖而地銀無差等何以服地之瘠者誠於丁存九則之名田有三等之別而於工賈市肆之流稍有以裁之則照地編差亦可通行無弊矣然又有說天下有治人無治法敝邑所以至今稱便者以十餘年來長吏皆得其人能潤色而損毫髮之也設

或不然豈能無弊何者大戶不僉矣倘即使權頭稱收則有大戶之侵欺或別僉富民徵解則有大戶之賠補是大戶之苦固在也至於不坐頭役亦有流弊蓋差有頭役代當之人自以其便取之於民雖有折緩急可濟今使待哺於官必及期而後領當其未及勢必稱貸以濟急需及其已得則錢出官櫃卽入債家之手加息重貸子數日增展轉再三各抱空質於是頭役之苦不在民間而在代當之人矣此但就中少

庸也所謂門銀者卽有家之調也所謂稅糧者卽有田之租也今田既有稅糧而益之以地差差出於門丁而去其門銀是田不止於租而家可無調也非法古之意矣又不但此有戶有口自上古以來未之有改今不分三等九則而但以丁起差則按圖而被不知某爲某門是有口而無戶也條鞭之法其善如彼而名義之間乃有謬於古而悖於今者則何以策之而可乎統論此法便於南者多便於北者少便於糧者多便於差者少而其所謂便不便者前所陳之四弊而不謂其照地與否也誠於頭役大戶里甲均徭四事如敝邑之法行之則照地亦便不照地亦便設使四弊之名尚存則地銀與門銀無以分也惟臺下察之

年譜畫冊題辭

甲辰之歲甲子已周屆指六十年來浮沈盛衰恍如夢境及披曆筭年庚不載已迺造化之鑪天將世緣家累文字交遊一切謝遣惟冥心守

一以邀餘年無他情想矣會稽金生雅工寫照
過余山中爲作大像一幅頗肖五六又遇生平
履歷自少至老種種狀貌衣冠及所遇之境其
成三十六幅彙爲一冊時開視之輒然而笑夫
其髻髯柔荑者誰頽然而壯長者又誰紅顏充
盜者誰頽然而衰白者又誰惡知其爲一惡知
其爲衆惡知其非我惡知其爲我異哉大化之
密移乎波斯匿王昔白世尊我年二十衰於十
歲乃至六十日月歲時念念遷變而恒河見性
變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四

二十三

題浮山法會卷

往聞桐城浮渡山在大江之曲有七十二峰三
十六巖最稱名勝宋時遠錄禪師所住也其說

法處在峰之絕境號妙高巖故有大刹名華嚴
嚴已而數興數圯鞠爲榛莽及今朗日上人遊
歷其地始卓錫焉而吾友觀我吳君濬宇阮君
方相與棲息諷誦爲東林之隱上人因圖修復
北走長安歷告達官長者值司空晉川劉公駐
節淮上亟檄所司經營其地又與在廷名碩議
請藏經作鎮山門金沙居士附書抵予請爲標
題數語及讀黃太史慎軒記述此山數百年來
興廢之由歷歷如見至其圯墜爲之悵然而嗟
至其興復爲之欣然而讚不自知其解也夫一
卷石之在恒河何啻微塵數百年之在曠劫何
啻剎那而橫生悲喜安加嗟讚是以有涯之識
而遊於無盡之藏也吾則陋矣老人夙障所知
未參內教但聞諸法非法諸相非相亦無生滅
亦無成壞今於不生滅中起生滅緣於無成壞
中作成壞相是真是幻是權是實又此嗟讚心
從何生上人傳語二君參此一轉開示老人亦
當如六一公之信嚮也

二十四

恭題 御書卷後

恭惟 聖上冲年御極崇儒嚮道時時親臨寶翰以賜近臣萬曆丙子臣位臣慎行題補講官一日 上御文華內殿顧謂閣臣二新講官尚未賜與大字閣臣對曰請 上乘暇一揮翌日內侍濡墨伸紙陳於別案 上出見之即取揮成受賜會極門下時 聖齡方十五耳而天毫道勁具鸞回鳳翥之姿真冊府上瑞也章句小臣叨承 日星之輝寵榮何已惟是執經獻納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四

二十五

三十四

後昆永保無數云萬曆甲辰十月朔日禮部尚書翰林學士臣于慎行頓首謹跋

先考遺集跋語

先考贈宗伯公少負才名數奇不偶薄遊開隴宦業蕭條平生賦詠撰述遂多散佚殘編舊篋間餘二三未盡其大都也往歲邢子愿氏畧取二卷刻於南宮李北山先生及中立王孫哀集海岱名家皆有采摭及同年張子陽氏來索全稿刻于安州始幸有成集矣懸車之日奉歸家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四

二十六

三十五

月之難矣富世論文之士倘能於堅白驪黃之外得其淵源所自而別爲流品則半生之偃蹇庶亦少伸於身後矣乎附錄數首先妣劉夫人所著謂非女工所敦成輒去草煨燼之餘所遺無幾亦標其梗槩焉不肖男慎行頓首謹跋

岱松考跋

考之秦紀始皇二十八年東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風雨暴至休於樹下封其樹爲五大夫卽此松也五大夫者秦之爵名耳秦爵凡二十等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四

三

三月十日

有五大夫七大夫在庶長公乘之間漢初猶用以封絳灌諸功臣可考實也予觀泰山二松質幹甚古卽不必秦時所封亦千百年物無疑而謂松數本五火焚其三至有欲爲補之者則不知源委矣平陰劉君元陽博物君子旣恨松受秦官不得饗處士之號代作議表雖非古制意亦奇矣又笑世人以大夫爲五作岱松考辯之因雜取諸詠松者彙成一帙予嘉其雅志爲歌以釋其恨因跋數語志厥錄焉夫松之封餘二

千年而其名始正其志始伸可不謂遇有時也然松之閱世與人深矣古今一瞬何知寵辱吾與劉君切切然白之如冷風之拂枝條忽然過爾於松何有哉

太廟祧遷考

嘉靖中年 孝烈升祔奉祧 仁廟萬曆改元穆宗升祔奉祧 宣廟皆非禮也大禮已成不敢追議姑備稽舊典以俟議者考焉謹按我朝太廟本以同堂異室分列昭穆及 世宗創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四

三

三月十日

建九廟奉 太祖爲太廟 成祖爲世室而以仁宣英憲孝武六廟爲三昭三穆與 太祖之廟而七 九廟旣災仍復同堂異室之制而升祔 睿宗此後遷廟藏主則九室南向前殿祔享則 太祖南向 成祖西向北上七宗東西相向蓋雖左右分列無昭穆之名而昭穆之倫世次固未少也及 孝烈升祔本與 武宗同爲一世則 仁宗一廟尚在三昭三穆之中而遽議奉祧因此 穆宗升祔又祧 宣宗於

今日太廟之中三昭三穆代數始不足矣禮曰
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韋玄成鄭康成則
謂周以后稷爲太廟文武二廟百世不遷其下
高曾祖禰親盡而毀則文武不遷之廟在三昭
三穆之中此七廟之制也劉歆王肅則以高曾
祖禰並五世六世無服之祖爲三昭三穆與太
祖而七文武世室百世不遷不在三昭三穆之
中此九廟之制也今也九廟分建旣以成祖
爲世室不在昭穆之列而同堂時祫又以成

欽定四庫全集

卷之二十四

祖北上出於七宗亦不在昭穆之列則仁
宣以下猶當有三昭三穆可也而遽祧仁宣
於是英宗一世憲宗一世孝睿二廟一
世武世二廟一世穆廟一世是昭穆之數
五也與太祖而六矣豈七世觀德之義哉禮
曰父子與昭穆兄弟昭穆同是昭穆之序所以
別父子非以傳位爲世也請言其義古人之制
廟皆南向主皆東向及其祫於太廟則唯太祖
之主東向自如而爲最尊之位羣昭之入乎此

者皆列於北牖下而南向羣穆之入乎此者皆
列於南牖下而北向蓋羣廟之列左爲昭右爲
穆卽今太廟南向之位太祫之位北爲昭南
爲穆卽今成祖與七宗東西相向之位也
故文王稱穆考則魯衛毛聃皆曰文之昭武王
稱昭考則邾晉應韓皆曰武之穆是昭穆者父
子之名也非以傳位爲世也如以傳位爲世則
兄或爲昭弟或爲穆子孫何以別焉故曰祖有
功宗有德百世不遷之廟也父爲昭子爲穆

欽定四庫全集

卷之二十四

世不刊之典也兩漢以來宗廟之制固不相沿
然皆以同堂異室爲主其昭穆之序固未嘗盡
如周禮而其世數祧遷則皆用昭穆之法未有
以兄弟相傳分爲二世者也晉武帝追尊七廟
則景皇文皇兄弟同爲一世故當武帝之時六
代而七室其後惠懷愍元兄弟四主同爲一世
故當成帝之時七代而十一室此不以兄弟爲
世也唐中宗睿宗同爲一世故開元之時八世
而九室敬宗文宗武宗同爲一世故開成之時

九世而十室此不以兄弟爲世也宋太祖太宗
同位共坐故當徽宗之時九世而十室其後世
宗徽宗又同爲一世欽宗高宗又同爲一世故
當寧宗之時九世而十二室此不以兄弟爲世
也蓋同堂分廟制不必同而父昭子穆則一定
之序未有以兄弟相傳卽爲二世者也今自

二祖之外廟雖七室其實五世揆之七廟之制
世數不足而況云九乎然祧遷之失始於祧
仁廟而改正之舉在於復宣廟何也在隆慶

縣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四

三十一

宣廟

時仁宗不當祧在今日則仁宗當祧而

宣宗不當祧以其在三昭三穆之內也孝之

於睿武之於世二廟可也以當二世非

也以其昭穆同也然則何如而可曰姑以宣

廟未祧設爲次叙明之寢殿藏主九室南向則

太祖居中成祖以下一代各居一室孝睿二

廟同室異坐武世二廟同室異坐前殿祫享

則太祖南向成祖西向北上不在昭穆之

列宣宗西向爲昭英宗東向爲穆憲宗

西向爲昭孝睿二廟東向爲穆武世二廟

西向爲昭穆廟東向爲穆如此則祖功宗德

之祀既有托而可久而父昭子穆之序亦有條

而不紊矣或曰據鄭氏七廟之說文武世室在

三昭三穆之中則今之太廟七世也成祖不

在昭穆之數乎曰鄭氏之說非也蓋懸度一時

之事而未嘗深思耳何也文武二世室可以在

昭穆之中者以其父子相繼兩世不遷故昭穆

不紊倫序如故也設使文王以功德不遷而武

縣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四

三十一

宣廟

王以親盡迭毀卽文武二室俱存而懸隔數世

之後又誰與爲昭穆乎昭穆者父子之稱非可

隔數世而論也劉歆曰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

之不可預爲設數漢之不遷者五宋之不遷者

五若俱列於昭穆則祖禰之廟亦有當祧者矣

故世室在昭穆之中者非也世室旣不在昭穆

之中則三昭三穆之數何可闕其一也故當

仁宗未祧則成祖固在昭穆之列仁宗旣

祧則成祖無與爲昭穆矣無與爲昭穆而百

世不遷則不得不列於昭穆之外 成祖既列於昭穆之外則三昭三穆之數何可闕其一也或曰昭穆之制爲九廟而名也既復同堂異室之祀則已不以昭穆名矣奈何復以世論曰不然古禮昭穆之名正爲同堂異室而有也何者方其主藏羣廟廟皆南向主皆東向各全其尊不相凌越固也惟至祫享太廟則太祖之主東向自如而羣廟之主列於北者取其向明而謂之昭刻於南者取其向幽而謂之穆此正昭穆

錢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四

三十三

三百五十六

之所由名也奈何謂同堂異室無昭穆之名乎漢晉唐宋以來皆用同堂異室之制而室有加盈代無減少蓋以一世爲一代而不以一帝爲一代正是父昭子穆之分耳三代之制或七或九皆據漢儒臆度未有定論但今治法後王禮沿習見漢晉唐宋既皆以九世爲數今安得降而爲七既皆以父子爲昭穆今安得以兄弟爲二世而使代數不備乎或曰宗廟之議嘉靖中如聚訟矣 世宗制禮作樂講求備至當時禮

官何以不言曰不然彼時議禮之臣皆有一

合回護未嘗盡以禮經奏也宗伯夏公本以同堂異室爲主及官允廖公請建九廟上合 聖心禮官謂而從之非得已也九廟既災遂復同堂異室之制而昭穆之廟名廢矣要之二公之意固皆出於傳會而其或分或合亦莫不各有考據惟至升祔之禮直祧 仁宗則非二公之意也且 世宗初祔 孝烈嘗欲奉祧 仁宗及閣臣有陰不可當陽位之言乃藏主於 慈

錢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四

三十四

三百五十七

孝獻皇后之側以明祔姑之議惟祫享殿座則設於西向之第五位耳蓋彼時雖議祧 仁宗而 孝烈實未嘗當一世是 世宗之心亦尚有不妥也及至庚戌升祔則宗伯徐公以嚴旨譴責不敢執奏遂奉 成命而行然至升祔 世宗之時 仁宗卽祧猶及改正而議禮之臣漫不加省徐公在位又不肯遂改前說而人亦不覺其非矣可不惜與或曰同堂異室又以昭穆爲世則祧遷之法何如曰古之祧法不可的

第云昭常昭穆常為穆蓋昭則羣昭皆動而穆不移而穆則羣穆皆移而昭不動為其各為一廟而不相凌越且羣昭羣穆之裔助祭於廟各從其世為列故昭必以班也至於同堂異室則以昭穆代父子之名而非以昭穆為一定之位如守祔各以班之禮則孫居祖位反為左一父居本位反為右一於倫叙何如故必行逆遷之法如奉祧 仁宗則 宣左而 英右奉祧 宣宗則 英左而 憲右前殿給享相

向之座也奉祧 仁宗則 成左而 宣右奉祧 宣宗則 成左而 英右寢殿藏主南向之座也是則今日已行之規自可相沿何必更論總之九世七世之說固不必同然必皆以代為數而不以帝為數則萬世不可易者故以為仁宣之廟在嘉靖萬曆之初皆不當祧祧之非禮也謹摘昔人論辯列諸左方以備他日采擇晉元帝卽位上繼武帝或以惠懷二帝應各為世則潁川潁川府君晉武帝之高祖也世數過七宜在迭毀

事下太常賀循以為禮兄弟不相為後不得以承繼為世下世既升上世乃遷未有下升一世上毀二世者也惠懷二帝俱繼世祖兄弟旁親同為一世而上毀一為一世今以惠帝之崩已毀豫章懷帝之入復毀潁川是一世再遷祖位橫折求之古義未見此例又云七廟七世之親昭穆父子位也若當兄弟旁嗣輒毀上世則祖位空懸世數不足何取於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哉王惠溫嶠皆以為然於是還復豫章潁川於昭穆之位以同惠帝嗣武故事而惠懷愍三帝自從春秋自是以後兄弟一世皆因此例無所登除按晉惠懷同世故祖不再祧以此推之世宗升祔卽武宗升祔世次而再祧一代所謂下升唐睿宗升祔博士陳貞節蘇獻等議曰古者兄弟不相為後殷之盤庚不序於陽甲漢之光武不嗣於孝成蓋兄弟相代昭穆位同至其當遷不可兼毀二廟荀卿子曰有天下者事七世謂從禰以上也若旁容兄弟上毀祖考則天子有不得事七世者矣於是開元

十年創立太廟九室中宗睿宗同爲一代唐自
憲宗穆宗敬宗文宗四世祔廟唐宣宗代以六
而遷至武宗祔廟德宗以次當遷而於世次爲
高祖禮官始覺其非以爲兄弟不相爲後不得
爲昭穆乃議復祔代宗而議者言已祧之主難
於復入太廟禮官曰昔晉元明之世已遷豫章
潁川後皆復祔此故事也於是復祔代宗而以
敬文武三宗同爲一代故終唐之世常爲九代
十一室焉

按晉之潁川豫章唐之獻祖中宗代
宗宋之僖翼宣宗皆皆祔而復

續文獻通考卷之二十四

三十七

宋英宗卽位仁宗將祔廟孫抃等議以爲七世
之廟據父子而言兄弟則昭穆同不得以世數
之商祖丁之子陽甲盤庚小辛小乙皆有天下
廟有始祖有太祖有太宗有中宗若以一君爲
一世則小乙之祭不及其父故國朝太祖太宗
同居昭位南向真宗居穆位北向今大行祔廟
請增爲八室以備七世之禮蓋其時以僖祖爲
太祖而太祖太宗與三祖俱爲昭穆故也至神
宗升祔已祧翼祖哲宗升祔當祧宣祖崇寧三

年始用王肅之說創建九廟復翼宣二廟其爲
十室其後徽宗祔廟以與哲宗同世故無所祧
高宗祔廟以與欽宗同世亦無所祧於是淳熙
末年太廟之祀九世十二室矣

太廟親王祔食議

謹按 國初建四親廟以十六王祔食十六王
者皆太祖之伯叔兄弟祔食祖禰禮也然諸王
之享本祔四祖及數世之後 四祖已祧而諸
王之位依然如故則何所祔而享乎且 二祖

續文獻通考卷之二十四

三十八

列聖以來親王無後者代代有之卽禰廟未遷
不聞祔食之禮况祧廟之後何以獨存誠以爲
太祖所祔不敢輕議則 四親之廟亦 太祖
所立也又可祧乎且使 四祖未祧則十六王
者屬爲子姓配食其旁統於尊也 四祖已祧
則 二祖八宗皆十六王曾玄之屬而儼然臨
之使其祔享於下恐非所以妥先靈而叙世次
矣漢高祖嘗以兄武哀王姊昭哀后祔享太上
寢廟及孝元之世太上寢廟既毀二祀亦罷以

其無所祔也今卽未忍遽廢宜照金山諸王事
例於鳳陽墓所四時祭饗卽園陵無考則祔饗
皇陵祖陵亦無不可在廟非禮也又十六王之
親唯壽春王乃 仁祖之兄係 太祖伯父當
祔 熙祖陵廟臨淮盱眙二王乃 仁祖之子
太祖之兄當祔 仁祖陵廟其南昌王雖係
仁祖之子見有靖江爲後不應祔父安豐以下
九王但壽春王子孫禮有祔禰無祔祖俱應罷
祀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四

二十九

百六

穀城山館文集卷三十四終

穀城山館文集卷三十五目錄
恭擬 御製重刻資治通鑑總目序

恭擬 御製昭仁殿箴

元旦內宴請

仁聖皇太后奏書

大慶內宴請

慈聖皇太后奏書

聖節 兩宮內宴致語

慶成大宴致語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五目錄

乙

命婦賀 中宮慶

慈寧宮御屏十贊

穀城山館文集卷三十五目錄終

穀城山館文集卷三十五

東阿于慎行著

門人郭應龍編

北海董可威

天中李時馥校

都門李本緯

男于緯重梓

恭擬

御製重刻資治通鑑綱目敘

夫人君典學圖治本諸六經然至考鏡古今以爲法戒則史亦有資焉是故英主誼辟將以茂建太平緝熙鴻業則必博稽載籍而觀於得失之林矣朕以冲昧纂紹不圖卽位以來日進儒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五

卷之三十五

臣討論經藝因命以資治通鑑進講閱十餘寒暑幸獲終篇於歷代興亡理亂之蹟亦罔不洞哲矣萬幾之暇又閱朱子綱目深嘉慕焉蓋其書因通鑑舊文而成筆削去取一準春秋之法指在於正君臣之分嚴夷夏之防晰善敗之由究天人之故上下千三百餘年大經大法瞭如日星信乎萬世權衡繼春秋而作矣可不謂師古之模範博聞之樞鍵與我 憲祖儲精藝文嘗勅史臣刊正梓於內府顧是書斷自威烈夏

商以往軼而不載又于群言考證多所芟除音

釋未備讀者稱難因命博求善本模而刻之以

三皇五帝三代紀畧增於其首復據百家所著

如考異集覽實正誤諸書附於分註之下庶

與義微詞炳然在目以繼成先志垂諸來裔有

所考覽焉於戲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

不亡朕嘗以是書廣之歷代之政雖不一揆然

其治也必其以憂勤恭儉之心進用仁賢遠斥

邪佞斯紀綱法度咸得其理而天下安其亂也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五

七

從

必其以逸豫怠荒之志疎棄正直狎昵群小斯紀綱法度咸失其常而天下散蓋所繇隆污大都若此而幾則微矣夫以銅爲鑑可正衣冠以古爲鑑可知興替人主揆於前代之述誠襲其所以安存而易其所以危亡則聖帝明王之治可幾而天命永保矣是書也所以裨益君德助成化理不亦弘哉爰序諸首簡以自勗云

恭擬

御製昭仁殿箴

惟天地萬物父母德以元稱惟大君萬民父母

化以仁成大哉惟仁體之則聖施於政濟世宜
民本諸身祈天永命是故古之帝者身處法宮
恩周六服懷保赤子知其寒燠煦之如日育之
如春元和流賁福祚無垠奈何彼昏曾是不度
肆於民上而縱其亂不自天怨豈在明帝用
不享勳焉以傾是知齊物以德不以刑服人以
心不以力三代仁而迭興秦隋暴而亟失天命
有嚴若之何勿勅眇予寡昧罔燭於理不顯夙
興惟仁是體乃恢別宇位在青陽辨方取類嘉
號斯彰宵而燕息晝而遊衍終食無違顧誕匪
遠仁胡以昭乾乾夕惕心撫四海神遊八極仁
胡以壅志意靡通怠或勝敬私乃滅公是故樂
不可以耽耽則政慢恩不可以殺殺則膏屯法
不可以苛苛則民怨費不可以侈侈則人貧毋
曰時安一夫無襦予授之寒毋曰時夷一夫艱
食予授之饑維民罔懷綏之斯來俾熙熙登於
春臺維帝何力順而不識俾皞皞遊於化日斯
道誠簡諸福之門斯言匪與萬化之根無假銘

盤匪資倚几穆然璇題題我上理

元旦內宴請 仁聖皇太后奏書

子皇帝臣御名謹 奏伏以律轉青陽既協履
端之慶歡承 紫禁宜脩上壽之儀恭惟 聖
母仁聖懿安皇太后陛下德聞坤珍道含慈寶
享九重之至養福備天人御六氣之元和春融
宇甸甘旨常怡於愛日芳非况值於迎年歲華
與仙祚俱新國運應天時共泰禧凝寢饗慶浹
宮廷展蕝葉於堯階肇衍泰元之策薦椒花於
西池之仙御少奉春輝占南極之祥光聊申華
祝臣不勝惓惓謹奏

大慶內宴請 慈聖皇太后奏書

子皇帝臣御名謹 奏伏以 彤闈衍慶崇名
既薦于龍章 紫極承歡至養宜伸于燕喜時
因事會禮本情生恭惟 聖母慈聖宣文皇太
后陛下道邁姜任賢稱堯舜祥開華渚蕃禧誕
發於冲人化肇璇宮減澤潛孚於下土至德同

天而莫報微誠愛日以方深屬嘉禮之初成肆
徽稱之再薦河清海宴幸逢萬國之昇平日暖
風恬更值九重之暇豫卜以某日敬陳嘉宴仰
侍 慈顏肅主饋之新儀考稱觴之舊典伏願
俯垂俞鑒特賜降臨移絳節於瑤池茂對六宮
之喜氣受玉卮於漢殿不膺萬壽之昌期臣不
勝惓惓謹奏

聖節 兩宮內宴致語

伏以 聖壽無疆萬國效華封之祝 慈顏有

教藏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五

五

喜一人承 長樂之歡旦辰值電繞虹流盛會
際河清海晏光生禁籙慶洽寰區恭惟 聖母
仁聖懿安皇太后至德洪名佐 先皇而母天
下 聖母慈聖宣文皇太后深仁厚澤佑 聖
主而致太平微稱普浹於八埏慈訓均敷於四
表恭惟 皇帝陛下德念太一道格重玄溥孝
治於綿區共仰堯天浩蕩燿壽星於午夜欣逢
舜日光華玉帛俱陳祝 聖節八方朝貢煙塵
無警樂豐年四海謳歌問道彤庭旣握千秋之

金鏡承顏 紫極爰稱萬歲之瑤觴 黻座齊
開五色雲中分雉扇玉卮親捧九重天上瑞
龍袍香泛芙蓉瑞露鴻金莖而薦壽涼生殿閣
商飈浮玉宇以流輝天厨水陸畢陳送麟脯猩
唇絡繹仙樂宮商迭奏聽鸞笙象管鏘洋望南
極之祥光遙拱 北辰之位仰 西池之慈馭
來添東海之籌喜溢人天福歸宗社億萬人之
同祝見金甌玉燭永固瑤圖八千歲以爲春祝
鳳子龍孫同陪燕喜 臣等猥以賤工叨參法部
教藏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五

六

慶成大宴致語

臣聞陽回玉曆臨日至之元辰禮洽瑤壇考天
中之曠典肆開廣會式宴群工旣叶貺於三靈
允均歡于萬品恭惟 皇帝陛下德茂重華資
躬上聖擁六圖而論道心奉三無坐黃屋以訓
恭化行九有五兵不試垂霽清大漠之塵萬宇
咸寧擊壤澹華胥之夢昭其聲明文物格於上

下神祇爰當迎日之辰式舉報天之典被紫壇
而肆祀奠肴璧以陳儀精誠潛格於玄穹叶氣
盈於泰時既薦周郊之祉爰開漢殿之觴洪
玉案於雲中遙降鳳凰之輦啟玳筵於天上平
分鸞鷺之羣騰華祝於春雷爛榮光於旭日瑤
觥滿座流堪露以晞陽麟筆盈函紀卿雲之復
旦龍飛鳳舞總來平樂之場伐鼓縱金合奏洞
庭之野固以邁周年之魚藻掩漢日之相梁鋪
張太上之洪休鼓舞域中之和氣臣等叨陪法

錢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五

七

部獲奉宸歡竊忭昌期敢進口號

命婦賀 中官箋

伏以 慶衍璇宮聲啓二南之化 禮成蘭殿
弘開萬福之源喜溢天人懽騰臣妾恭惟 皇
后殿下鍾祥令族毓粹神都質柔順以倪天德
安貞而應地屬聖齡方茂來賓有待於塗山乃
天意攸鍾作合已占於渭涘肆協神謀之吉爰
徵文定之祥宜寶冊於彤庭迺金輿於紫禁光
分六寢欣瞻禕翟之華瑞藹千門快觀星軒之

潤獻種而相祀春秋奉 九廟之恭嘗羞脯
栗以承歡左右致 兩宮之孝養既章婦順允
稱母儀象彼坤維配乾元而載物方之月彩儷
日馭以中天恭王假有家釐女士而從以孫子
必天立厥配作父母以御於家邦 等幸際昌
辰均叨寵渥覲椒塗而慶忭望繡座以懽忻伏
願道替皇風化光盛政和徵於葛覃樛木雍雍
肅肅恒培有葵之祥慶鍾千齡趾茲斯穆穆皇
皇茂衍無疆之祚

錢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五

八

慈寧宮御屏十贊

附寶感電

黃帝之母

軒轅聖母厥有靈符燁燁神電繞彼天樞精通
景貺慶啟瑤圖紀雲迎日百王所模吳開皇統
厥兆則殊

女節應星

帝少昊之母

邈矣軒妃神風遐邵睨彼長虹中天垂耀光流
華渚祥徵慶兆乃誕金天首弘帝道不有聖跡
焉彰靈造

慶都毓聖 帝堯之母

大哉唐帝德與天同靈甄聖母冥感神通玄雲
入戶赤龍在宮遂開景運萬國時雍濟濟岳牧

是謂真龍

塗山翼夏

大禹娶塗山之女

禹錫玄圭周遊四隅啓生而出八年不復允維
塗山脩政椒屋遂登夏道永承天祿澤遠源深
昭哉有俶

簡狄生商

簡狄帝嚳之妃

魏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五

九

三百七

於鑠聖緒長發其祥瑶臺有女玄鳥來翔乃遺
之卵覆于玉筐簡狄吞之感而生商玄王之胤
是爲成湯

太任胎教

文王之母

立教之方罔不在始思齊大任震夙聖子視聽
有儀周旋中禮所以文王緝熙敬止穆穆母儀
光於圖史

太姒嗣音

文王之妃生武王

關雎之詠王化所流徽音仰繼壺政內脩葛覃

訓儉樛木承休篤生武王以興有周賢哉太姒
孰可與儔

明德崇儉

明德馬皇后漢章帝之母

漢有明德休風可慕外飭宗親內度禮數屏去
奢華敦崇儉素大帛之衣寶隆顯祚保族空家
永爲矩度

長孫進賢

唐太宗后

唐宗烈烈踵美三王實惟哲后左右椒房調和
直諒獎進忠良俾茲法拂各奏厥長煌煌彤管

魏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五

十

三百七

千載遺芳

宣仁守舊

哲宗祖母

宋哲冲年握圖在宥尚賴王母單心擁佑政必
法祖人惟求舊一洗熙寧化爲元祐休哉女德
唐虞比懋

魏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五

終

穀城山館文集卷三十六目錄

謝賜路費馳驛疏

考滿謝賜羊酒疏

請朝講疏

請冊立 東宮疏

再請冊立 東宮疏

請 皇子出閣疏

春月請朝講疏

謝患病遣官臨問齋賜猪羊酒米疏

穀城山館文集卷三十六目錄

乞休一疏

乞休二疏

穀城山館文集卷三十六目錄

穀城山館文集卷三十六

東阿于慎行著 門人郭應龍編

北海董可威 天中李時發校

都門李本緯 男于緯重梓

謝賜路費馳驛疏

日講官翰林院侍講臣于慎行謹奏為恭謝

天恩事該吏部題覆為久病不能供職懇乞

天恩給假回籍調理事隨奉 聖旨是于慎行

准回籍調理着馳驛去仍賜路費銀二十一兩約

穀城山館文集卷三十六

絲二表裏欽此臣捧讀 綸音不勝感激伏念

臣猥以凡陋幸際昌明荷蒙 皇上拔自史垣

俾參講幄奉 天光於咫尺徒增韋布之華值

聖學之緝熙寧藉毫毛之補苴久嬰於沉痾時

忽涉於冬春疾痛呼天至徹雲霄之聽恩綸予

告尤霑雨露之零續食乘輶疲憊無虞於道路

賜金錫幣輝華遠貴於鄉閭極儒者之至榮實

聖朝之異數祇彌增於感愧顧何分以堪承犬

馬微生苟未填於溝壑 乾坤大造敢忘報於

涓塵臣不勝瞻戀感激 天恩之至爲此具本
差義男于慶謹奏謝以 聞奉 聖旨知道了
禮部知道

考滿謝賜羊酒疏

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臣于慎行
奏爲恭謝 天恩事萬曆十七年五月二十九
日該臣以歷正三品俸三年考滿吏部照例引
奏六月初二日奉 聖旨着復職初四日復蒙
欽遣御前答應牌子陳朝頒賜新鈔二千貫羊
酒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一

二

信三

一隻酒十瓶到臣私第臣當卽望 闕叩頭祇
領訖伏念臣猥緣淺殖謬玷清班侍 講幄以
多年開陳鮮効佐容曹以累歲忝竊彌深茲當
課績之期宜被黜幽之典顧蒙高厚曲賜包容
仍承隆越之恩特降便蕃之賚函開寶楮驚分
內帑之珍品備尊卑幸厠大官之饗奉 綸音
而馳賜勤 勅使以臨頒寵溢班行光生門巷
頂踵難酬乎大造銘鐫矢結於微衷臣不勝感
效屏營之至謹具本親齎奏謝以 聞 萬曆

十七年六月初四奏初六日奉 聖旨知道了
禮部知道

請朝講疏

題爲 聖節屆期臣工胥慶懇乞蚤舉朝講之
儀以安群情以隆治化事本年五月間該大學
士申時行等以 皇上久未朝講具疏懇請隨
奉 聖諭朕昨覽卿等所奏朕知道了朕意欲
與卿等一見但朕自前月服平肝清心之劑至
今頭尚眩暈眼黑心滿脇脹飲食少思寢不成
較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一

三

信三

寐身體尚軟朕豈敢以荒逸怠厥志若朕疾少
愈卽先出御門後聽講今諭卿等知卿等可傳
與諸司衙門務各盡心乃職不可因朕疾久以
廢政事欽此臣等仰見 皇上憂勤在念飭厲
不忘莊誦 綸音何勝欣悚乃自奉 諭之後
大小臣工喁喁企踵日夕待 命者又兩月有
餘矣竊意天保彌隆神庥滋益 法官之珍攝
既久 聖體之願養必周卽今時屆仲秋天氣
漸爽 聖節大慶萬國歡欣各省直諸臣以入

賀至者輻輳都門咸欲一覲耿光同伸嵩祝倘
畢事而歸未蒙引見傳之遠邇實駭聽聞且
經筵秋講例在是月因此日御講幄延見儒臣
亦其時也伏望 皇上仰思 祖宗付託之重
俯順臣民仰望之殷乘大節在邇蚤出視朝使
進表人員咸得隨班瞻仰以遂其望日之衷因
於 經筵開後照常日講進輔弼諸臣相與商
推理道以啟其格心之益庶治化益隆於有永
而 君德愈進于無疆矣臣等又惟聖國之道

欽定四庫全集

四

三

譬如養身養身者必早起夜臥不敢放逸然後
血脉流通肢體強固而六氣不沴理國者必夙
興夜寐不敢宴安然後精神貫徹臣工警惕而
萬幾無壅伏惟 皇上銳志化原遊心經術自
然形神和適志意清明不惟圖治之要機抑亦
攝生之至道也臣等待罪禮官職掌攸繫一念
犬馬微誠不任惓惓祈望之至 萬曆十七年
八月初四日上 留中

諭冊立 東官疏

題爲仰承 聖意請建 儲宮以隆大本事恭
惟我皇上丕膺 天眷誕育 元子及茲新歲
已屆九齡臣等方齊沐卜期具疏候請隨於正
月元日恭聞 宣召輔臣特承面諭 聖慈溫
謫倫序昭然且因 皇長子出見仰窺冲姿岐
嶷粹表克盈一時大小臣工轉相告語莫不舉
手加額誦 皇上燕翼之仁又莫不雷抃嵩呼
祝 皇上熾昌之福臣等備官典禮快覩群情
尤不勝踴躍歡欣以俟 嘉命恭惟 皇長子
睿齡漸盛英識初開稽之成法已踰受冊之年
考之舊聞又及出閣之歲誠宜亟頒 大號早
正鴻名使左右前後之人各分責任出入起居
之節咸有法程因而置講讀之員備詩書之教
以養成德器開發聰明此 大聖人之作爲所
以重國本而端儲訓也況今蒼震肇祥允符時
令天人交贊然協 宸衷竊意 九廟聖靈擁
持有日亦恐 兩宮慈念屬望多時則今日格
祖承歡之孝亦無有大於此者伏望 皇上深

惟大計早發 德音勅下 臣等將冊立大禮擇日具儀上請舉行并查出閣讀書舊例次第題請將見 國本以豫建而重 聖功以蒙養而成宗社萬萬年無疆之慶端在是矣臣等不任懇切祈請之至緣係前項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萬曆十八年正月初八日奉 聖旨父子至親長幼有序朕見質體尚弱爾等如何紛紛煩擾意欲離間乎這所奏知道了還候旨行欽此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六

六

三頁十九集

冊請冊立 東宮疏

題爲再懇 聖明早舉冊立大禮以修儲教事近該臣等仰承 聖意以冊建儲宮上請伏奉聖旨父子至親長幼有序朕見質體尚弱爾等如何紛紛煩擾意欲離間乎這所奏知道了還候旨行欽此臣等不勝恐懼悚股慄待罪莊誦 綸音大本已定大分已明昭如日月信如金石自宜恭候 成命待期舉行何敢再有瀆陳以煩 清聽惟以聖功養正於蒙而儲訓責

成於豫古之帝王輔翼太子蓋自襁褓孩提卽修諭導有詩書弦誦之教有疑丞師保之官養薰陶化成若性有道之長實基於此竊惟皇長子年已九齡睿資開發蒙養之功正在此日必須先正位號備儲貳之儀方可慎選臣僚受習學之益臣等所以惓惓上請蓋爲此也茲以質體尚弱稍欲從容乃 皇上愛護之慈敢不仰體第思行禮受冊不過頃刻之煩就傳讀書亦多遊息之逸蓋古人所謂養不可以不教而愛不能以勿勞惟 皇上至念焉父子至親出自天性長幼定序斷自 聖心和氣溢於宮廷成法遵乎 列聖固不待臣下之請方能贊成亦原無疑似之形可以離間臣等叨備禮官職當陳請一念葵藿之誠正欲成就 皇上之恩慈豈忍離間一芥草茅之軀亦知上畏 祖宗之法度豈敢離間不但二三禮臣卽今中外大小臣工咸受 皇上天高地厚之恩亦皆不忍皆不敢也惟望 皇上俯垂聖鑒早賜俞音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六

七

三頁十六集

乘此新春吉月將冊立大禮及時舉行以便出
閣讀書豫端儲教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曆十八年正月十三日上 留中

請 皇子出閣疏

題爲遵 祖制體 聖心恭請 皇子出閣讀書以
端蒙養事近該臣等以 儲闈未建再疏懇請候
育日久未奉俞旨臣等竊惟 皇上慈洽宮廷慮深
宗社於 皇長子旣明長幼之序使咸知主器之有
歸復念體質之弱欲少需冊立之大禮定分揭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六 八 三

于日月 明旨布於華夷蓋雖大號未頒而國
本已重鴻儀未舉而人心已安矣但臣等仰稽
先朝舊例 皇子出閣講學大率不出八歲蓋
準古者人生八歲自王公以下子弟皆入小學
之義 列聖隆儲立教無不及期而舉行者典
則昭垂萬世不易 皇上一舉一動咸以 祖
宗爲法乃茲儲教之修實治道隆汙所繫而可
緩圖之乎卽今 皇長子茂齡適屆九歲誠及
是時出近師保日朝講讀俾薰陶德性啟發聰

明蓋以豫養乎聖功實則率循乎 祖制也亦
知睿識開明無假諭導冲質珍護未耐煩勞但
濬哲雖出於性成而涵育必資於學力如玉之
在璞待雕琢而成章如金之出鑛藉鑪冶而成
器自古聖帝明王未有不由學以成其德者當
此志意未定情實將開有所服習則易成有所
聞見則易入故早學一日則有一日之滋培早
學一年則有一年之進益不然禮記所謂時過
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者容有之矣其關於治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六 九 三

忽之原豈不要哉况優游于熙庭之側與深宮
旣不殊從容於講讀之間雖移時而有節是
皇上訓迪輔翼之教誠踰於拊摩顧復之恩而
臣等及時嚮學之請正仰體 聖心以勞爲愛
之意也故敢不避煩瀆披瀝忱悃伏望 勅下
閣臣將一應講讀事宜查照舊例稍爲斟酌及
勅臣等開坐簡便儀注上請 聖裁乘此春和
擇吉先請出閣讀書以修儲教天下幸甚臣等
幸甚 萬曆十八年二月初一日上 留中

春月請朝講疏

題爲春令融和懇乞 聖明勤御朝講以隆泰治等恭惟 皇上勵精化理統志經術臨朝每勤於宵衣聽講不輟於寒暑十八年來中外乂安民物康阜真可謂太平極治之效矣惟自去春以來 聖體靜攝久免朝講已經屢請未奉命旨向以冬月凝寒不敢數瀆乃今春和景明百業欣暢 皇上茂膺新福聖體益康大小臣工頓頌企望乃自春正之後尚未一御常朝遇

欽定四庫全集

十

卷之三十六

經筵之期亦未一臨講殿固知 皇上日覽章奏時對簡編未嘗不留意萬幾遊神千古第臣下之事上猶萬物之戴天必有日月之照臨而後生機顯露必有風靈之鼓舞而後潛蟄昭蘇故群臣望清光如日月聆大號如風霆若經時不覲 天顏累月不聞 面命縱使 綸音申飭法制森嚴終是堂虛不交形神隔越益免朝日久不惟人心稍懈將開廢弛之端且恐 天聽益高遂成壅蔽之漸非所以弘治功也免講

日久不惟儒臣之敷陳鮮効格心之益且恐輔臣之獻納亦無造膝之因非所以崇治本也臣等私竊憂之伏願 皇上體不息之誠嚴無怠之志乘此春光融暖啟處適宜照舊日視常朝而決奏對無令赤墀文陛之上久闕儀章因而時臨經幄延見輔臣無令廣廈細旃之前久疎啟沃由此傳之四方聞之兆庶既皆窺 聖心之無逸而肅然改觀亦皆知 聖體之萬福而欣然相告矣所以靈承 天貺慰悅人心孰大

欽定四庫全集

十一

卷之三十六

於此記曰君子以莊敬日強安肆日偷又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蓋人之精神愈勤勵則愈彊固人之志意愈收斂則愈清明 皇上因政學而夙興夜寐則精神之完粹必甚於燕處之安以朝講而養性寧心則志意之冲和必甚於深宮之逸此又保攝 聖躬之道而臣等一念犬馬之誠尤願以此爲 皇上獻者也伏惟 聖明爲宗社生民留意臣等不勝懇切祈請之至萬曆十八年二月二十日上 留中

謝患病遣官臨問齋賜猪羊酒米疏

奏爲恭謝 天恩事近該臣以患病具奏欽蒙
聖恩賜假調理隨於本月初八日 欽遣御前
茶應牌子高昇齋賜鮮猪一口鮮羊一腔白米
二百酒十瓶甜醬瓜茄一罈到臣私第臣謹於
臥前叩頭祇領訖伏念臣夙嬰疾瘵漸致疲
羸逢寒暑之侵輒有陰陽之沴懼曠瘵之廢日
因疾痛以呼 天敢期上軫乎 宸慈乃至特
勞乎 勅使出導官之白粲兼分八簋之珍頒

錄德館文集卷之三十六

十二

御苑之金莖更備雙牢之品起色忽生於極塞
恩光遙溢於歡傳舉七箸以加飡嘗必正席佐
刀圭而入藥藉以蠲痼苟髮膚獲托於生成卽
頂踵敢忘於報稱臣不勝感激荷戴之至緣係
伏枕不能延謝爲此具本令辦事官袁萬朝賫
捧奏 謝以聞伏候 勅旨 萬曆十八年七
月初八日上初十日奉 聖旨覽卿奏謝知道
了禮部知道

乞休一疏

奏爲夙疾沉綿不能供職乞 聖恩放歸田

里以全 恩造事昨該臣以患病曠職奏請印
務伏蒙 聖恩准臣給假調理仍勉令痊卽
出供職旋蒙特遣中使頒賜酒米蔬肉諸物臣
不勝惶懼感激伏念臣以狗馬之病仰軫 聖
慈既賜之優假以便其調攝復申之問賚以資
其體卽卽天地生成之惠父母顧復之恩不是
過也臣於此時頂踵捐糜報稱無地何敢遽有
他請以瀆 宸嚴緣臣稟受素虛夙多疾病臍

錄德館文集卷之三十六

十三

腹之間舊有結成氣塊每遇風寒暑濕痛楚難
支向爲編修侍講再經請告家居日久稍得痊
平自召復講筵時涉勞役每歲輒發數次每次
輒臥數日然旋發旋愈愈則復初以爲積久之
疾隨時療治但能勉勉遑恤身圖不期連歲以
來家難頻仍一弟兩兄相繼隕沒摧怛於邑幾
不聊生自前月未旬忽感暑疾泄痢日久真氣
虛陷新痢未愈舊恙轉深攻治多方茫無寸効
及該醫官吳海等診臣脉症皆謂沉痾纏綿根

臣已久必非旬月可望安全蓋至是而微臣感恩圖報之心有不能自彊者矣夫人臣之事君以時未可以求退則去爲辜恩身不能以有爲則留必曠職方今 聖明在御世路清夷有生之倫感恩自効而臣微策過分疾疢旋臻精力銷亡驅策不逮是時雖未可退而身則無能爲矣用敢昧死陳情上干 天聽伏乞 皇上察臣迫切至誠俯垂矜念准照有疾例賜之休致使得屏伏田里日親藥石庶托大造幸保餘生

乞休二疏

奏爲患病日久痊可難期再懇 天恩俯容休致以遂生全事該臣於本月十六日以舊疾沉綿具疏乞休伏奉 聖旨卿有疾宜慎加調理

痊可卽出供職不准辭吏部知道欽此臣伏枕聞 命感極涕零旬日以來徧訪群醫千方療治冀幸痊可奉 命早出而藥石罔効病勢轉增虛火上炎真氣下陷腰腹刺痛行立艱難委頓踉蹌息不擇地其不爲癰疾痠廢者殆無幾也臣竊自惟草茅下士名行無聞幸以經術備員講讀蒙被優渥越有歲年曾無分毫可以報稱一旦復叨恩造晉掌繁曹得於典章文物之間效簿書筐篋之役此固臣策駑庸鈍盡誠竭節之一時也而敢干斧鉞之誅以自棄鑪錘之外乎但臣疾疢纏綿非由一日本以家門多累憂鬱而成前疏未敢盡言茲萬不得已披瀝爲君父陳之臣起家寒賤賦命孤畸未髫失母未冠失父同胞兄弟荼苦相依暨臣宦遊幸免流落不意三年之內相繼凋零孤寡盈門酸辛萬狀而臣隻身客處俯仰無聊心事荒涼夢魂淒楚蓋當食而嘆聞響而欷者亦三年於此矣緣臣父母墳墓迫近溝渠每歲山水衝塌旁無餘

地以是兄弟諸喪未從祔葬停留多日待臣處分蓋必臣父母之塋得遷安壤然後臣兄弟之骨皆有歸依而臣門祚既卑別無倚托須是躬親營度方可改圖乃今受任專曹勢難請假徘徊內顧轉益勞瘁蓋家門之私縈繫而不解故膏肓之病沉結而彌深也夫報國分當忘家如臣則幾無家之可忘事君義當致身如臣則幾無身之可致如此精力如此精神即欲龜勉馳驅將何自効此臣所以不避煩瑣再瀆天威者也伏乞 皇上察臣危迫至情非有飾托賜之骸骨放歸田里使得從容調攝以除積歲之病因而匍匐經營以終兩世之葬則臣身家無累視息得全自今已往之年皆大造生成之惠矣臣不勝呼天請命迫切哀懇之至為此具本云云伏候 勅旨 萬曆十八年七月廿四日上廿六日奉 聖旨典禮繁重倚任方殷卿宜遵旨暫攝即出往事毋得再辭吏部知道

穀城山館文集卷三十六終

穀城山館文集卷三十七目錄

請朝講疏

庚寅請祭 郊廟疏

請立 東宮第四疏

請立 東宮第五疏

自陳典禮失職疏

請立 東宮第七疏

辛卯元日請朝疏

謝遣官臨問齎賜酒米疏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七目錄

乙

穀城山館文集卷三十七目錄終

穀城山館文集卷三十七

東阿子慎行者

門人郭應龍編

北海董可威

天中李時穀校

都門李本緯

男于縛重梓

請朝講疏

題爲時事方殷懇乞 聖明勸御朝講以勵人心事本年二月內該臣等以春令融和奏請朝講原疏留中未蒙發下臣等悚息待 命不敢寧居續該科臣等官交章上請奉 旨報聞例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七

七

不具覆書心臣等犬馬之誠雖未能動天而諸臣芹曝之獻可幸而回聽也果至夏秋之間視朝再四召見輔臣奏對煖閣一時人心翕然鼓舞謂太平之治可幾覩矣乃自八月以來臨期輒免雖 聖節大慶萬國來朝亦未獲一覩天顏已事而去非所以肅儀章弘觀聽也又自去春至今經筵日講率從傳免執經之臣具官待問雖 聖學日新無資啟沃而盛典久廢獻納無聞非所以廣聰明光盛德也卽今深秋爽明正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七

二

當調適之時况值疆圉多虞尤非晏安之日伏望 皇上日御常朝聽決庶政非遇風雨無遽傳免至於經筵之期不過二三日講舊規寒暑不輟尤望時常出御延見儒臣則內外文武臣工仰見 皇上宵旰之勞將莫不淬勵精神奉職趨事而以泮奭之遊適起居之節亦所以保和 聖躬茂綬多福也臣等不敢遠引 祖宗故事卽 先帝在御臣等叨列班行所親覩見當時日日視朝日日臨講一月之中傳免不過數次自 皇上卽位始以三六九日視朝餘日聽講一月之中所不未明而索衣戴星而入朝者蓋無幾也乃連歲以來朝講疎闊遽至如此使天下謂 皇上典學勤政漸不如初無論祖宗之法卽視 先帝之時有未及者竊爲 聖明惜焉伏惟 皇上留意臣等幸甚天下幸甚 萬曆十八年九月初一日上 留中 庚寅請祭 郊廟疏

題爲恭請 聖駕親承 郊廟大祭以重祀典

以光聖德事臣等竊惟國之大事莫重於祀典
祭之常經莫先於郊廟古先聖王所以欽天
格祖報本追遠用是道也迨我列聖相承重
祠敬祭南郊大報每歲親行太廟祫饗四
時不輟所以上膺昊眷仰格明靈時和年
豐內寧外謐而聲億萬年之盛治有由然矣及
我皇上冲齡嗣服崇護聖躬卽位三年方
親郊祀蓋一時權宜之禮也不謂自此相因遂
成疏節間三四歲始一親行及自丙戌迄今又
越四年未舉親郊之禮至於太廟時饗自
登極以來未嘗輟免惟去歲孟秋以聖體珍
攝遣官暫代至今裸獻不親亦經六祭矣雖
皇上仁孝素積誠敬允孚明德之馨無假殷薦
然非欽天格祖之禮也記曰惟仁人爲能
饗帝孝子爲能饗親饗者嚮也嚮之然後能饗
焉謂之嚮者言心有專嚮而躬致其誠信也若
以事帝之禮而使卑者承之則分不相及以事
親之禮而使疎者將之則氣不相屬皆非所以

嚮之矣而欲望天地之居歆冀祖考之右
饗其將能乎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正以攝
祭之簡文不如親祭之盡志也臣等每當大祭
陪列班行竊見代獻之臣踧踖而將事祝嘏之
史倉皇而告成測冲漠之降臨想穆清之對越
於皇上饗帝饗親之心得無有惕然而不寧
者乎且臣等聞之古者天地災異則有策告之
文年穀不登則有所祝之典治軍討罪則有類
禡之儀飲至荐勲則有受脰之禮何也人君奉
天地之祀承祖宗之統其精神命脉無一不相
流通而休咎禍福無一不相感召故祭有報有
祈所以協神人之助承上下之庥非彌文也邇
年以來南北各省水旱相仍癘疫交作流離殍
殍所在凋殘卽今一歲之中隴洮地震城堠夷
爲丘墟羗虜寇邊軍民厄於烽燹此皆天心
仁愛所以警告聖明而九廟神靈亦必有
戚然顧念者皇上方將爲元元請命於上帝
帝爲國家祈祐於祖宗而明禋大典不躬厥

事將何以感通靈貺錫福兆民乎伏乞 皇上
暫勞起居恪修祀事先於孟冬朔日親饗太廟
繼以仲冬至日親祭 南郊以答 上天錫祐
之仁以慰 祖宗默相之意則三靈之祉歎欣
交通萬姓之心鼓舞悅懌苗害不作嘉應駢臻
澤被綿區慶流罔極惟 皇上少留意焉臣等
待罪春曹職司三禮今方飭使祠官祇候 聖
駕但恐臨時遣代奏請無及輒敢披瀝款誠先
期上懇伏乞 聖明俯垂允納不勝幸甚謹題

潯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七

五

三十一

請 旨 萬曆十八年九月廿六日上十月初
一日奉 聖旨廟饗大典朕當躬親對越豈有
推託但朕夙疾未獲全愈今次已有旨遣官暫
代郊典臨期奏請候旨行這所奏知道了

請立 東宮第四疏

題爲建儲大慶候 旨日久懇乞 聖明早賜
舉行以昌泰運事先該臣等於本年正月內仰
承 聖意請建儲官奉有候 旨之命不住歡
欣續該臣等兩疏繼請 留中未發然大小臣

工拭目盛典恭候 綸音又將一年所矣而
嘉命未頒鴻儀未舉中外人心咸切疑懼臣等
竊惟 皇上之意必曰大分已明大本已定舉
行遲速可以惟意也但今 皇長子岐嶷夙成
英睿未啟迨新歲已十齡矣臣等不敢遠引前
代以資 宸聰惟考之 祖宗舊制未有年及
十齡不行冊立者 皇上卽位以來事事恪遵
成憲不敢愆忘何獨於國本大計反不以 祖
宗爲法耶且如 皇上推 祖宗之恩於 親

潯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七

六

王之子年及十五必爲之遣官冊封誠以有國
之胤不可不早定也而況於天下本乎豈 皇
上所以自爲者反不如爲宗藩計耶又如士庶
之家自一命以上生子十歲未有不延師教養
者誠以承家之托不可不夙圖也而況於 天
子之子乎豈 皇上所以自爲者反不如士庶
之爲其家計耶 皇上至聖至明超越前代於
古今事變何所不知豈待臣等盡言方有警悟
但望聖心深思遠慮爲 宗廟社稷早定大計

無使道路愚民妄生窺測 宮闈近習潛揣猜疑此誠治忽安危之端不可緩圖者也臣等叨係禮官與有職掌著不及時懇請罪復何辭以是不避煩瀆披瀝下誠伏乞 勅下各該衙門先期成造或於長至或於新正擇日具儀舉行冊立大禮將見國本一定協氣自通時和年豐之慶內順外威之美未必不自此召之矣臣等不勝懇祝之至 萬曆十八年十月初一日上留中

教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七

七

三百九十八

請立 東宮第五疏

題爲懇乞 聖明早發冊立明旨以重國本以安人心事竊見 元子已長冊立未行近該臣慎行等於本月初一等日三疏上請又該臣纁等於本月初九日合辭上請恭候 明旨再決旬矣連日接得皇親都指揮使鄭國泰揭帖亦爲前事兩疏懇請大小臣工方切欣望以爲宗社大計斷自 聖心戚畹之臣能承德意可以仰見宮闈勸戒之美矣乃亦奉 旨報飭未

教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七

八

三百九十九

賜俞音豈 皇上以國家大禮欲允於群臣之公議而不欲行於戚臣之獨請乎此尤臣等所大願也夫聖人舉事必順人心人心所同即天意所在冊立之禮自閣部臺諫諸臣前後疏請不啻數十上矣群臣之言猶云遠也腹心之臣言之則其地密矣大臣之言猶云疎也肺腑之臣言之則其情親矣外廷之言猶云 也即國泰疏中有云 皇貴妃跪泣而諍之其念深矣至此而 天驕猶高此臣等所未喻也夫人之至情莫親於父子人主之自計莫重於社稷群臣爲 皇上而親 元子孰與 皇上之自爲 燕翼謀群臣爲 皇上而重 社稷孰與 皇上之自爲 宗社計則今日之舉亦何待臣下之請而後決也乃臣等惓惓不已者誠以國本不可不豫建儲訓不可不豫端倫序已明 聖衷久定何若早立一日之爲安 睿齡漸長諭導當修何若早教一年之爲益且以 皇上之聖明閱天下之義理深矣歷觀前代史籍亦有

忽輔翼之具而貽治安者乎近考 祖宗成法
亦有及就傳之年而無位號者乎願皇上之熟
計之也臣等恭聞 成祖之時 太子侍前
太孫侍後 憲孝之世 慈闈在上 儲宮在
下其時和溢宮廷慶流海宇乃國家熾昌隆平
之福也以 皇上之德祗承天眷將兼而有之
矣夫 皇上秉錄膺圖握萬年之治於上而
皇子問寢視膳修三朝之禮於前以承 兩宮
之歡以奉 九廟之祀此 宗社之崇禧神人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七

九

三百七十八

所想望也 皇上亦何所猶豫而不亟圖耶臣
等叨荷 厚恩義關休戚欲懇聖聽既不敢爲
虛文塞責之辭仰體 聖慈亦不敢陳深憂過
計之語惟望 皇上俯順群言早頒成命以上
承 天意下慰人心開有道之長廷無疆之祉
天下幸甚臣等幸甚 萬曆十八年十月廿日
上奉 聖旨建儲之事屢有明旨如何又來賁激
奏擾其立序以定已不知爾等爲大臣的每每
催激早立但遲亦是立早亦是立不知早立何

意遲立何意不知爾輩心爲何使雖皇貴妃跪
泣諍立之言可不言牝雞晨鳴維家之索違立
儲之事還候旨行不必以煩言間離天性

自陳典禮失職疏

奏爲自陳典禮失職乞 賜罷斥以明分義事
近該臣等以疏請冊立未蒙 俞允與同部院
諸臣會疏再請伏奉 聖旨云云欽此臣等恭
誦 綸音惶悚股栗無地可容然一念犬馬微
忱終不敢以 天威嚴譴遂止而不請也臣等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七

十

三百七十九

聞自古以來皆以建儲之禮爲宗社之大慶錫
胤之祥爲人主之上福故多壽多男封人以祝
其君宜君宜王詩人以誦其上蓋爲此也今大
小臣工受恩深重見 元子膺齡已茂儲位尚
虛所以再三疏請正欲延 皇上家國之福衍
皇上本支之慶以祈 聖心之悅懌以介 聖
體之壽康蓋雖章奏未免煩煩情辭容或過切
而一念忠君愛國之心則未有不出於至誠者
若謂有所爲而爲有所覲而發則爲臣如此不

惟不可以事主而列於班行亦不可以爲人而容於天地矣況臣等待罪禮官係關職掌及時不請責有所歸屢瀆宸聰乃其官守也然長幼之分敘定已久有祖宗之家法著在謨訓有皇上之明旨布在華夷遲早之間似無容慮而臣等亟請舉行者惟以早立則侍從可簡而起居調護之人各有專責早立則諭導可修而詩書弦誦之習不至過持早立則位號定而禮節易行早立則人心安而煩言可省所以體

分義亦明矣然臣等竊有懇焉皇上以堯舜之聖御喜起之朝在廷諸臣孰敢不精白一心畢忠竭誠求稱任使而以煩瀆之迹蒙不測之疑如此令群臣之心何以自安此非聖世所宜有也至於皇上天性之愛不惟外廷之臣無從離間卽左右近習亦誰敢不畏祖宗之法而有所窺伺惟是宮闈之內形迹易生凡百言動亦有不可不慎者詩謂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正謂此也伏望皇上推至誠於臣

請立東宮第七疏

題爲冊立大禮 諭旨已明仍乞 早示定期
以便恭候事本月二十六日該內閣傳奉 聖
諭朕覽卿昨者所奏揭帖欲計二次輔陳謝本
朕已發之朕思卿等爲國輔弼大臣託股肱之
任前者諭旨着卿等傳示諸司以釋衆惑非以
詆毀卿等而卿等受茲委托朕正賴卿等與朕
分析以解清亂卿等豈可自生疑貳紛紛求退
朕又思卿等欲以此去留之術要挾於朕朕恐
此非爲臣大義卿可傳示朕意着二次輔亟卽
入閣辦事不必又有指摘陳辭至於冊立之事
朕以誠實待天下豈有溺愛偏執之意少待過
十歲朕自有旨冊立出閣一併舉行不必煩言
催讀今諭卿知之欽此臣等竊惟建儲之禮在
群臣之懇請固已披肝膽而無餘在 明旨之
昭示亦如揭日月而無隱矣然而天下人心尚
未能確然無惑者徒以長幼之倫雖有定序而
冊立之舉尚無定期也乃茲始奉 聖諭云少
俟時月繼奉 聖諭云待過十歲則已有舉行

之日而非復猶豫之辭自此天下之心當曉然
知 聖意之所定而無復淆惑而在廷之臣亦
幸 皇上之能亮其誠而無所疑貳矣然臣等
之意猶以爲 皇上欲布大信則莫若早息群
言欲止群言則莫若早頒明示今云少俟時月
則時月之外必有謂者云待過十歲則十歲之
首必有謂者不惟臣下煩聒之語爲 主上所
厭聽而 聖躬靜攝之中日聞讀奏亦臣等所
不安也倘蒙聖布諭旨明示定期使諸司儲其
備物禮臣考其儀章以俟 成命而奉行焉則
人心益定群言自息而臣等一二禮官亦有辭
於天下矣昔唐臣陸贄有言上情不通於下則
人惑下情不通於上則君疑若上無可信之實
則情必不宜於下而下有無已之瀆則情愈不
達於上是下之惑滋甚而上之疑愈積也以此
施於吉祥之典見於昇平之世臣等懼矣臣等
近因具疏自陳致蒙天譴祇宜席蓐待罪敢復
有言但思臣之事君如子之事父子有諫而父

不從必起敬起孝悅則復言臣有請而君不納必至再至三悟而後已况臣等累疏懇請苦口披陳無非體 皇上父子之情爲 皇上宗社之計若蒙俯亮誠悃曲賜聽從卽三黜不辱九隕未悔如以忤 旨而袖手待罪而結舌則朝廷置股肱卿佐之臣將安用之惟 皇上垂聽察焉緣係云云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萬曆十八年九月二十四日上 留中

辛卯元日請朝疏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七

十五

三百

題爲元旦大禮恭請 御殿受朝以伸慶祝事竊見連歲以來元會大禮再經傳免奏請無及臣等不勝惶懼竊以禮莫大於朝會節莫大於元正 皇上每遇元旦必行拜 天禮於大內明有尊也必行朝賀禮於 兩宮明有親也臣子事君尊如天地親如父母乃不得於歲首之辰効嵩呼之悃是尊親之禮伸於上而臣子之情闕於下矣分義謂何以是連年歲節一遇免朝大小臣工相顧悵沮杜門私第不通往來御

臣天衢寂無冠蓋較之常日及覺蕭疎蓋因咫尺闕廷禮無由盡是以徘徊退食心不遑安也誠得一望 天顏少摠慶祝使文物之容快親而歡忻之氣交通豈非所以望太和之風昭昇平之象乎伏願皇上仰承 天眷御殿受朝展王會於兩階懸治法於象魏以納泰來之祉以協上下之休天下臣民不勝欣望緣係云云謹題請 旨
萬曆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上
二十日奉 聖旨是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七

十六 三百 君

謝遣官臨問齋賜酒米疏

奏爲恭謝 天恩事近該臣以舊疾屢發具奏乞休欽蒙 聖恩賜假調理隨於本月初四日復蒙 欽遣御前荅應牌子郭朝齋賜鮮猪一口鮮羊一腔白米二石酒十瓶甜醬瓜茄一鐺到臣私寓臣於臥榻扶掖叩頭祇領訖伏念臣材同樗散誤荷栽培質比蒲零早成羸瘁爲感恩而圖報矢力疾以當官幾經委頓於周行輒至號呼而上顧乃蒙慈渥曲賜優涵復驚 勅

使之親臨特奉 綸音而勞問簡大官之玉粒
使充饘粥之資挹仙苑之瑤漿用佐刀圭之劑
餼出牲牢之博膾味分藟醢之芳珍伏枕席以
先嘗恩沾肺腑踴雲霄而仰戴感切銘鏤豈期
推食之仁適副加餐之望飫芬馨於湛露幸可
回枯朽之春快飲啄於長林猶冀遂生全之願
臣不勝感激屏營之至緣臣病臥不能迂謝爲
此具本云云伏候 勅旨萬曆十九年二月初
四日上初六日奉 聖旨覽卿奏謝知道了禮
部知道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七

十七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七

穀城山館文集卷三十八目錄

自陳奉職無狀再懇罷歸疏

請立 東宮八疏

乞休八疏

請立 東宮九疏

乞休九疏

予告謝恩疏

謝賜路費疏

回籍辭朝疏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八目錄

乙

十七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八目錄

欽定四庫全書
東阿于慎行著

東阿于慎行著

門人郭應龍編

北海董可威

天中李時馥校

都門李本緯

男于緯重梓

自陳奉職無狀再懇罷歸疏

奏爲自陳奉職無狀再懇 聖明亟賜罷歸以

全臣節事近該臣以病憤失職自陳待罪仰奉

恩旨慰令安心供職隨親邸報山東巡按御史

何出光復奏前事與先按李以唐揭內情節大

欽此臣不勝惶懼不勝感激竊思按臣奉命監

臨職司糾察果有情弊自當奏聞但題差考官

不過部臣職掌與場中事體毫無相關惟是采

訪之時所開職名有限或能指數其人題差之

後所餘省分不多或能揣摩其地影響所涉易

有流傳耳目不及安能禁止以此罪臣疎虞臣

不敢辭也至于六月初旬正差雖曾商確臣絕

不出於口其誰聞之副差雖經開送臣猶未擬

於心其誰付之內而揭稱六月初四即據住京吏

之稟報斯已異矣京師去臣本縣一千餘里本

府巡歷地方遠者又三四百里縱使預洩於此

數日之內安能及於臣鄉縱使能及臣鄉百姓

之言何由達於按院而疏稱六月初旬訪自東

欽定四庫全書
東阿于慎行著

東阿于慎行著

門人郭應龍編

北海董可威

天中李時馥校

都門李本緯

男于緯重梓

自陳奉職無狀再懇罷歸疏

奏爲自陳奉職無狀再懇 聖明亟賜罷歸以

全臣節事近該臣以病憤失職自陳待罪仰奉

恩旨慰令安心供職隨親邸報山東巡按御史

何出光復奏前事與先按李以唐揭內情節大

欽此臣不勝惶懼不勝感激竊思按臣奉命監

分義相關一旦操以深文中以危法其已甚之
辭至加以欺蔽抗違不可原之罪而自狀之語
至寫其痛哭流涕不得已之情則臣誠不知其
何故也但臣職司既墮於官常名行無聞于鄉
曲至今式問之使親爲對仗之彈第無論其言
之所從與意之所出而臣之望輕品劣不堪任
使明白甚矣縱皇上以已有處分曲加涵貸
可復使之濫竽近列以辱卿曹耶况臣陳請多
時未蒙 恩允強扶病體委不能支倘承湔洗
之餘得遂生還之願正臣之所欲言而不敢也
伏乞 皇上察臣素心憐臣久病准容休致全
臣晚節因以謝執法之吏重典禮之官其於政
體士風未必無少益焉臣不勝懇切哀籲之至
萬曆十九年八月初六日上初八日奉 聖旨
卿清慎著聞朕所鑒悉人言何足介意宜安心
供職不准辭吏部知道

請立東宮八疏

題爲冊儲慶典 成命久頒伏乞 聖明俯察

藏板出館文集卷之二十八

三

臣等奉

豫辦以候吉期以昭大信事照得萬曆十八年
十月二十九日該內閣通出揭帖文書房李浚
口傳 聖旨傳與兩京部寺科道等官冊儲事
明年傳各該衙門造辦錢糧後年春舉行冊立
不許諸司激擾愈致遲延欽此隨該臣等欽遵
通行傳示兩京各該衙門一時大小臣工恪遵
明諭無敢復有奏擾以瀆 宸聰但臣等伏觀
諭旨豫辦錢糧原在今歲茲者秋令已深正宜
及時營造祗候施行不意工部主事張有德率
爾具奏于冒 天威蒙加罰治至欲將冊立吉
期改于二十一年舉朝臣工無不惶駭臣等竊
惟 皇上神聖英明乾綱獨攬小臣妄有瀆擾
罰治固宜至於冊立元儲定於明歲係關 宗
社大計斷自 聖心本非因人言而決豈及因
人言而改且昨伏觀聖旨原欲過 聖節舉行
卽此一念上孚 天地祖宗之靈下協中外臣
民之望衍慶禔祥莫大於是奈何以一時之震
怒而搖素定之宸衷以一夫之狂愚而更久傳

藏板出館文集卷之二十八

四

臣等奉

之綸命恐非所以昭大信而安人心也伏乞
皇上仍照前旨勅下臣等通行內外各該衙門
及時造辦合用錢糧俟明年春月恭請吉期舉
行冊禮臣等不勝懇切願望之至緣係云事
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萬曆十九年八月
二十二日上二十三奉 聖旨已有旨

乞休八疏

奏爲廢疾難痊曠官日久八懇 天恩早賜放
歸以重典禮事臣於八月二十一日以久病不
能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八

五

萬曆十九年

痊具疏七懇伏奉 聖旨典禮殷繁正賴脩舉
卿疾慎加調理痊可卽出供職不必再辭吏部
知道欽此臣仰捧 恩綸中心感戀恨不能收
功藥石勉效涓埃奈何舊症沉綿有增無減飲
食少進肌膚日銷身不能佇立片時足不能安
行寸步蓋病在膏肓非湯液之所及而根深歲
月非旦夕之可痊也且臣自春初至今註籍已
經數月入部僅止數旬署押付之同官公座幾
於虛設奏牘伏床而視草呻吟不便參詳郎吏

及門而質成往返能無稽悞是豈惟典禮之當
舉者臣不能襄卽職業之當脩者臣亦不能盡
矣夫 朝廷以六曹分職如天有四序虛其一
則歲不成如人有五官闕其一則體不具然則
一殘病之臣何足有無而使四序五官之職有
一不備於 朝廷者此臣之懼益深而疾益甚
也伏乞 皇上憐臣負不能起之病念臣尸不
可曠之官早賜放歸擇人代任庶殘息有再生
之望而煩曹無久弛之虞矣臣不勝懇切上願
之至爲此具本云伏候 勅旨 萬曆十九
年九月初二日上初四日奉 聖旨朕以邦禮
屬卿方切倚任微疾不妨暫攝豈可堅意乞歸
所辭不允吏部知道

請立東宮九疏

禮部等衙門尚書兼翰林院學士等官臣于慎
行等謹題爲冊建元儲久願 慈諭懇乞 聖
明仍照前旨及期舉行以全大信事竊惟冊儲
大典奉有去年聖諭臣等方候舉行適因小臣

瀆激致緩吉期一時人心皇皇莫知所措然臣等以爲冊立之期定於二十年 皇上之本心也非因羣臣之請也其欲改於二十一年非皇上之本心也乃因一二臣之激而發也不知皇上真以此一二臣之言而欲緩冊期耶抑姑以重一二臣之罪而未欲即改耶臣等旬日以來未敢遽奏蓋欲俟 聖意稍平人心漸息輔臣從中密懇或有轉移乃連日恭覲 聖諭則輔臣之調停未蒙允亮而小臣之煩聒益冒威嚴誠恐大典果稽人心益惑臣等幸備大臣與有餘責敢以天理人情之至爲 皇上陳之夫父子之親天性之至愛也冊立之禮宗社之隆福也 宗社之大計與臣下之一語孰重孰輕九重之愛子與一介之愚臣孰親孰疎輕者發而不當譴之可也奈何以所重者持之疎者言而不合罪之可也奈何以所親者禦之萬一傳聞之口妄有揣摩宮闈之間少生形迹 皇上獨不爲 元子計獨不爲宗社計耶夫天道非

信不能運四時君德非信不能御四海故信者君之大寶也 皇上去年歲之旨許以明春天地祖宗聞之在上百官萬姓聞之於下乃以一時喜怒致有遷延是皇上之成言不足爲金石之固而小臣之激瀆反能爲山嶽之移也當此國事多艱之日人情易動之時而使 詔旨不信於臣民德意不孚於遠近臣等有不勝其懼者矣且臣等聞之制命在君奉命在臣今以激而致大典之遲者臣下之罪也然欲使之不遲則在 皇上以激而致大典之誤者臣下之罪也然欲使之不誤則在 皇上激聒煩瀆以擾穆清之聽者臣下之罪也然欲使之無可激聒無可煩瀆亦在皇上奈何以易處之事體而示不斷之形以易息之人言而成難杜之口此臣等所未喻也臣等受恩深重誼關休戚祇見先朝成法未有年過十歲不行冊立者亦未有年過十歲尚未就學者此乃 祖宗億萬年之統緒臣民億萬年之根本 國祚安危之所繫

君德隆污之所係若東守坐視械口無言不惟得罪於皇上抑且得罪於祖宗得罪於萬世矣卽皇上一時優容不加罪責他日聖心開寤必究臣等不言臣等卽伏斧鑕何辭以解是用合誠上請伏闕待命伏乞皇上斷自聖心請諸聖母亟勅臣等禮部仍遵前旨預行造辦俟新年春月擇吉舉行以綿萬世宗祏之福以慰四海臣民之望臣等卽蒙嚴譴亦不敢辭臣等不勝伏地籲天懇切祈請之

藏書山館文集卷之二十八

九

進

至緣係云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旨萬

曆十九年九月初六日上雷中

乞休九疏

奏爲調理日久病勢不痊九懇天恩俯賜骸骨生還鄉里事該臣於本月初二日以廢疾曠官具疏上請奉聖旨朕以邦禮屬卿方切倚任微疾不妨暫攝豈可堅意乞歸所辭不允吏部知道欽此臣屢冒天威不勝悚懼仰承溫綸勉諭感愧何辭但臣蒲柳之姿望秋風萍絢

焉之病踰歲彌深卽今精力銷亡形神敝憊宛轉牀褥起色無期用敢力控丹誠仰干清聽緣臣往歲曾因前疾請告家居屏迹深山齋心習靜綿延歲月方得少瘳再入京師因勞增劇日甚一日遂至廢殘迨今血氣向衰益難取效若使服官調攝必不能痊則臣今日之求歸猶欲如昔年之望愈也其他身家苦累有難數陳若非情迫無聊何敢自棄伏乞皇上憐臣淹病勢委不支原臣苦衷詞非有托特賜旦夕之命

藏書山館文集卷之二十八

十

以全冀土之生臣無任懇切懇祈之至爲此具本云伏候勅旨萬曆十九年九月十四日上十六日奉聖旨朕以卿碩望宏猷簡司邦禮方切倚毗乃以疾屢疏乞休情詞甚懇特准馳驛回籍調理痊可之日地方官具奏起用吏部知道

予告謝恩疏

奏爲恭謝天恩事該臣於本月十四日爲調理日久病勢不痊具疏上懇伏奉聖旨朕以

神祖宏猷簡司邦禮方切倚毗乃以外履蹤
乞休情詞甚懇特准馳驛回籍調理痊可之日
地方官具奏起用吏部知道欽此臣恭捧 諭
音伏床感泣竊念臣人地孤寒材資陋劣幸逢
聖世濫獵清資十四年講幄橫經慚無獻納五
六載卿曹典禮愧乏猷爲雖葵衷向日以輸誠
奈蒲質先秋而易瘁每追陰陽之寇頻蒙洗沐
之恩卧閣經年憂瀆 穆清之聽曠官累月猶
塵慰勉之辭迨罄竭於丹忱始渙頒乎 俞命

藝文館文集卷之二十八

十一

十一

憫其與疾而就道許令擁傳以還鄉聆 天語
之春溫彌彰 聖眷就星輶而夙邁更藉 恩
光鑲骨銘心莫報 君親之賜采苓再木能忘
獻畝之忠爲此具本 云 伏候 勅旨 萬曆
十九年九月十六日上十九日奉 聖旨覽卿
奏謝知道了念卿講讀舊勞特賜路費銀三十兩
紵絲二表裏禮部知道

謝賜路費疏

爲恭謝 天恩事本月十八日伏蒙 聖旨

差御前答應牌子郭朝頒賜路費新鈔一千貫
至臣私寓隨於次日因臣具奏謝 恩復奉
聖旨覽卿奏謝知道了念卿講讀舊勞特賜路
費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裏禮部知道欽此又蒙
欽遣御前答應牌子陳朝恭捧至寓臣連荷
天恩不勝榮幸俱該臣焚香望闕伏床叩頭祇
頌訖伏念臣本由寒賤夙藉生成方懷傾藿之
忱已負采薪之累報稱徒深於戀 主呻吟每
至於呼天幸蒙 予告之恩復渙匪頒之典絲

藝文館文集卷之二十八

十二

十二

綸寵錫兩勞中使之臨宣楮幣函馳再荷尚方
之傳賜精珍瓊璫瑩分玉府之珍文綺煇煌麗
出天機之巧旣示卿臣之備物仍存講幄之微
勞 恩輝近溢于儒紳行色遙增於道路賢非
疏傳誇故里以揮金學謝桓榮修諸生以賜服
蓋 聖代優崇之茂渥豈愚臣去就之私榮惟
慙自棄于鑪錘猶得仰沾乎衣被 主恩愈厚
臣罪彌深敢隕涕以登嘉矢刻衷而永戴臣不
勝感激 天恩之至爲此具本專令辦事官表

萬潮齋捧奏謝以 聞伏候 勅旨 萬曆十九年九月二十日上二十二日奉 聖旨覽卿奏謝知道了禮部知道

回籍辭朝疏

原任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臣于慎行謹奏為啻恩望闕恭陳辭悃事諒臣以久病不痊屢疏上懇伏蒙 聖慈體念特准回籍調理且承綸音優渥賜資便蕃仰被光榮愈深感愧今將扶疾就道長辭 闕廷戀 主懷恩祇增涕泗

數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八

十三

三百九十一

從此江湖迹遠雖永隔於瞻依然而臣子情深實無分於去就舉頭見 日終身戴 天擊壤可以歌太平呼嵩可以祝 聖壽惟願我 皇上勵憂勤于已治周儆戒于無虞崇護起居以介保和之祉常臨朝講以宣下濟之光早建國本昭大信於臣民廣運廟謨布天威於塞徼則宗社無疆之景祚自此彌昌而臣愚未盡之孤忠可以少慰矣臣不勝感激依戀之至緣臣患病不能報名廷辭除焚香望 闕扶掖叩頭外

理當遵例具奏為此具本專為奏明于其奏辭以 聞伏候 勅旨 萬曆十九年九月二十六日上二十八日奉 聖旨覽卿奏辭知道了禮部知道

數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八

十四

七

穀城山館文集卷三十九目錄

閣試高帝善將將論

閣試原性復性定性論

九德論

五諫論

擬

世宗皇帝升祔禮成奉慰表

閣試閩廣賊平露布

原學

穀城山館文集卷三十九目錄

七日來復解

穀城山館文集卷三十九目錄

穀城山館文集卷三十九

東阿子慎行著

門人郭應龍編

北海董可威

天中李時穀校

都門李本緯

男于緯重梓

館課高帝善將將論

爲國莫先御將御將之道在有所可信而有所不可測夫將者以其國戰也有將而無賞罰不可以戰賞罰不信不可以戰信而可測不可以戰是故使之可信又使之不可測然後可得而

穀城山館文集卷三十九

二百五十五

用也何則將非無身也白刃湯火之中甘心而蹈之者上信也擁百萬之師而歸命於萬里之遠凜乎其不敢違者上不測也如是然後可以戰勝攻取一旅之衆可以有天下古之帝王蓋漢高帝能用是道而韓信曰陛下善將將此信所以爲陛下會也信亦知君也哉蘇子論高帝謂其馭將布信越得先賞之法馭樊噲絳灌等得不先賞之法以爲善將當矣雌雄未決之秋得地則以王之爾而安在其爲善信之所爲稱

高帝必大有以懾服其心而不止乎此也信之不聽武涉之說也人嘉其不倍非也信不敢也方信之追還南鄭執戟之隸而亡命之人耳一見而拜以爲大將舉百萬之衆坦然予之而無疑及其北舉燕趙擁兵大國之郊勢甚盛矣詐爲使者馳入臥內取其印符而易之軍舉百萬之師忽然奪之而不難夫其能予者必能奪也而不測之奪與不測之予互發而兼用是高帝賞罰之大槩也嗟夫信之事高帝也蓋其心帖然服凜然震矣是故舉趙下燕定天下之半不請其地而王也得齊而後請蓋度高帝之必與齊也而事定功成可以一請而得及其據十二之險南面稱孤而猶豫於一生之言徬徨而不敢發誠畏之矣是何也有所可信故不倍而有所不可測故徬徨不發也帝真善將哉夫黥布信越三者皆人傑也操縱而予奪之如弄丸掌上爾他尚何可道哉嗟天賞罰者將將之物也使之可信此也使之不可測亦此也法曰某功

則賞及其有某功也斷然而賞之法曰某罪則罰及其有某罪也斷然而罰之如是則信矣曰某功則賞而賞或不必其功者意有出於賞之外也曰某罪則罰而罰或不必其罪者意有出於罰之外也如是則不測矣信之至也使人捐千里之國而不請不測之至使人有千里之國而不敢言倍我也而况乎一介鼓輦之士哉古之賞罰能運千里之國而後之賞罰不能運一介鼓輦之士不亦異乎吾聞之開創之世惠當浮於威不如是則人不爲用守成之世威當浮於惠不如是則玩愒而不振是運之道而已矣

闕試原性復性定性論

天下之言性久矣何其淆亂而不明也亦不識其本體而已本體者何太虛也無象焉耳矣無象而天下之象森具於其中人見其森具也而指象以爲性則性始不明於天下嗚乎曷不求其本體而觀之乎蓋孔子之論性其指甚微思

孟之論性其說甚著而未始分也分之者始於諸子其最著者吾得原性復性與定性三書焉韓子之言得其象而分析之者也李翱之言得其象而矯揉之者也程夫子之言得其無象而忘之者也誠性體者也請先言性體性者太極也太極者無極也天地有樞紐之神而無聲無臭強名之曰太極人心有神明之宰而無思無爲強名之曰性是性也虛通靈明徹乎玄冥探之甚微索之甚精如鑒之光蘊而未照如水之

源澄而不洩本無象也故曰性者強名之者也

四

既名之曰性則有名矣有名之物不可以空虛而無據故子思子謂之善苟異孟也而謂之惡楊異荀也而謂之善惡混皆肖其象言之也而韓子以爲三子者既各爲一說吾豈包以異之是故爲三品之說以爲上者純善下者純惡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其言渾淪完固左右求之而不可得其罅漏然其於性也鑒矣故曰韓子之言得其象而分析之者也至李翱者又觀三品

之說疑焉而不敢信以爲性無惡與混也惡與

五

混者情汨之也故欲止情以復性不知心本無象性者心之象而三品之所由名也去情則無性矣又何復焉故曰李翱之言得其象而矯揉之者也嗚呼天下之言性何其淆亂而不明也不識其本體而已善乎定性之言曰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君子之學廓然而太公物來而順應定者何無象之本體也無象故定定故可以照萬象而不窮是故欽之方寸而非內放之六合而非外寂之乎思慮未起而非幽納之乎紛遞轉輾而非亂本之乎杳杳冥冥而非無措之乎皇皇赫赫而非有何也太虛而已矣故曰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天地之常所謂無聲無臭者也性之淵源也聖人之常所謂無思無爲者也性之本體也然則程子之言性求之於未始有名之先而體其真者乎故曰程子之言得其無象而亡之者也知性體者也然則二子

之說廢乎曰不然得程子之言而二子之說可以相發而不廢何則無象而定者性之本體也定則情善而爲善之象不定則情惡而爲惡之象定與不定交則其情有善有惡而爲善惡混之象是故原性者原其無象者而已矣欲復性者復其無象而已矣識吾性之本體而二子之說可得而通也雖然談道極於鉤深而體道基於致實以論性也吾由定而約於無以盡性也吾由定而推於有

九德論

三代而降天下何其難治也其故在於朝廷之上無中和全德之臣而各用其一偏以爲治是以天下之治展轉相因卒弊於一偏而不可舉夫惟中和全德之臣布列於朝廷則天下無一偏之弊而治易以成聖人欲成治於天下則其所取於天下者何可不以全德求之嗟夫全德之不見久矣吾觀後世之治而悲之三代而下言治者莫如漢唐宋然其用人亦各因其所尚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九

六

三百六十八

漢治尚實所用多綜覈質行之臣其弊也矯激而不和唐治尚通所用多曠達平簡之流其弊也寬緩而難收宋治尚寬所用多誠懇老成之士其弊也優游而不振以唐救漢以宋救唐而天下之治卒於不可成者所用偏也朝廷之所取於天下者苟見其一偏而以爲可用而其人之所以自効於朝廷者亦不能舍其一偏而能有所施轉相效習遂以成風吁求天下之善治不已難乎及觀書傳所稱唐虞之治協和風動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九

七

萬國熙熙其盛至於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辟之元氣盎然流行於萬類而形神不露何其盛也因反而求其故於九府之叙得其具焉而未核於九官之命得其原焉而未詳及觀臯陶九德之謨則喟然而嘆曰嘻此唐虞之所以治也今夫寬柔愿亂與擾天下之所謂柔善也直簡剛強天下之所謂剛善也得其實柔愿亂與擾若可示天下以仁而又欲其備栗立恭敬之德得其直簡剛彊若可示天下以義而溫廉塞義之

德又欲其兼體而不遺且俾有其三者則始以爲大夫而有其六者則始以爲諸侯聖人之所取於天下者其無乃太深乎聖人見天下之敝於一偏而不欲以偏持天下故必求中和全德之臣而用之也今夫天之所以覆萬物者元氣也陰陽元氣之運也四時之吏陰陽之寄也使天而專用陽則元氣至於散渙而不節而專用其陰以成物則元氣必且腴削萎蕪而不能以自運是故以春夏生長萬物而藏二陰於其中

故剛不至於折朝廷邦國之間浚明亮采翕受敷施熙熙乎皆中和全德之臣由是以撫五辰以凝庶績仁義陰陽同運並行而莫揆其所自弘覆涵育與天下爲優游煦命之政而天下樂然而不敢怠鼓舞振作與天下爲奮迅精明之紀而天下油然而不倦其治之成至於渾淪布濩而不知其然故稱之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也其原在于用人之際不倚於一偏而必以全德求之也雖然爲政在人取人以身聖人之授

五諫論

夫諫非諫之難也使君必聽之難也有社稷安危之幾言之則泰山不言則壘卵有生民休戚

之端言之則衽席不言則湯火當此之時保吾之身而不顧國家之利害非人臣之職也盡吾之職而不顧人君之聽否非人臣之心也嗟夫人臣之心誠未有逆其不聽而爲之著也是故不可以無道也蓋君子之諫五日譎曰譎曰降曰直曰諷夫子蓋取諷焉予以爲五諫一也顧用之之宜何如耳夫諫不同也有忠臣之諫有良臣之諫有說客之諫侃侃而陳諤諤而爭萬人卷舌一夫碎首可生可殺而不可使不言此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

十

忠臣之諫也夫子之所謂直與譎也理而論之使自求之隱而箴之使自得之君享受言之利而已無進言之名此良臣之諫也夫子之所謂降與諷也悅仰慶弔捍闔無方聽之謬於大道而往往有迴瀾過目之功此說客之諫也夫子之所謂譎也忠臣之諫足以立名不足以取悟良臣之諫足以取悟不足以必成說客之諫足以必成而君子不由焉雖然諫豈有常哉顧吾所以用之爾用之之道三日度主而施之相時

而規之審已而行之主暴耶則切直之詞難得主寬耶則婉曲之辭易入主多智耶則揣摩之辭可得而中也是故度主而諫則名實得事之將成也則談笑之言緩而流涕之狀深事之未形也道之則回而激之則遂事之已成也詭其辭而中之或可以底幾焉是故相時而諫則理勢一言者諫臣耶批鱗折檻非以爲許也言者大臣耶納牖遇巷非以爲容也言者游說近幸之臣耶恢諧滑稽廣譬博喻之談非以爲誕也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

十一

是故審已而諫則道職符夫諫至難也一介之士必有爭友百里之君必有爭臣有臣而不諫與無臣同諫而不聽與無諫同故諫期於聽也無道而何以致之或曰四諫宜矣君子之事其君也固亦有譎乎曰此亦人臣之不得已也父有惡藥而疾牽者子欲生之進藥而曰湯也固有之矣安有父母死生之頃而守孝已之信者乎夫龍逢而下以諫名者不少嘗總而觀之忠臣之諫聽者十一焉良臣之諫聽者十五焉說

客之諫聽者十九焉非說客之愛君固深於譽
謬之士也術也且夫說客之術非專於譎而已
蓋亦兼而用焉故其抵觸忌諱甚若蹈不測之
淵而恬然以濟此豈無其故哉蘇子曰龍逢比
干不得稱良臣無蘇秦張儀之術也吁有龍逢
比干之心吾謂之道不謂之術矣

擬 世宗肅皇帝升祔禮成奉慰表

伏以軒游漸遠莫攀不顯之神虞廟初開遂奠
孔安之位肇萬禩無疆之祀慰一人罔極之思

蘇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九

十三

沛

恭惟 皇考世宗肅皇帝道光泰始聲穆乾元
握大寶以臨人祇奉三無之德撫真圖而論道
弘開九有之基集百王禮樂之成郊廟朝廷大
備尊親之典茂四紀安攘之烈蠻夷華夏咸沾
仁壽之恩方淵默於楓宸黃道麗中天之座倏
仙游於鼎路蒼梧低日暮之雲旣歲月之不居
佳氣鬱園陵之樹宜宗枋之有奉彤宮開寢廟
之延欣逢典禮之告成允協臣民之想望茲蓋
伏遇 皇帝陛下秉資睿聖撫運盈成體敬一

之心源問道金華之帳諷農桑之內訓監耕黛
邦之壇燦柴臨泰紫之郊蓋享諸親推而享諸
帝解網布風雷之令則虔其始俾以厚其終故
雖不改父之政不改父之臣守成規而致治然
亦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繼宋命以弘恩初
號慕於遺弓悵望龍髯之逝遂祫承乎馮几重
開鳳曆之元禮雖俯就於先王孝則仰承於永
世望銅池於馬鬣尚懷如慕之疑奉玉鬯於龍
帷已踰不言之制敬考事生之典爰成祔主之

蘇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九

十三

沛

儀詠上有嚴躬親必信闕官載啟璇題高紫極
之垣清廟倣成瑤瑟穆朱紘之奏奏石函於寶
座薰蒿如在之神裸鬱酒以蘭觴洞屬思成之
敬九賓穆列和鸞振鸞之肅雍六經具陳夢玉
鳴球之清越遂使望雲就日居歆昭穆之官履
露濡霜對越蒸嘗之位願觀七世之休繼祖繼
宗與繼福而各盡禮聚百順之備報功報德同
報本以俱伸知 聖孝盡思風木之悲無已仰
皇靈有主聲容之想非遙伏願念承祚之艱難

少慰臨然之抱思紹庭之泮無忘敬止之衷
下聯萬國之歡心仰副九京之默佑行其禮奏
其樂對在廟如在天見於羹見於墻易思哀爲
思敬臣等不勝屏營佇望之至

閣試闕廣賊平露布

臣聞臣天造萬物之尊法則必誅上帝有激電
之威兵雖能去故雖無爲之治亦多不戰之征
伏惟 皇帝陛下具神聖之資乘 祖宗之統
陽舒陰慘不言而四時行文德武功有佐而萬

毅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九

十四

六東

物觀五兵不試衣冠日出之邦九譯來王王帛
月臨之國凡此普天之下孰非食土之毛居然
有窮海之邦慕爾起潢池之盜妖賊曾一本等
嘯聚兇徒首萌亂畧集爲起穢之物腥彼南溟
散作旬始之妖孛於大角初則倡舉綱長驅之
侶沐魚鳥之波濤旣而混雕題斷髮之夷依狐
鼠之城社逮梟風之殄瘁猶蠶尾之連捲鼓惑
我人民搖蕩我邊境荒陬絕島妄鏤擁劒之鋒
白晝大都漫漶吞航之浪遂使烟迷合浦鯨人

泣明月之珠峰舉番禺估客棄桃枝之簞損天
地和平之氣傷朝廷玄默之風旣成梟獍之凶
可緩鯨鯢之戮臣等仰奉聖武祗奉王猷嚴興
六月之師薄示三苗之討碧幢紅旆飛蓋海之
樓船犀甲熊旌誓殄瘳之將吏未鼓而人心殲
厲雷霆震瘳雨之鄉先庚而器械精明霜雪洒
炎風之地總督閩廣某官臣某秉中權而下令
分外閩以臨戎左顧而合兵七閩倚劒扶桑之
窟右指而宣威百粵鳴弓銅柱之崖巡撫福建

毅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九

十五

沛

某官臣某總長我勁弩之兵揚旆於泉漳境上
巡撫廣東某官臣某率鶴膝鯨函之士陳兵於
潮惠城邊軍聲大振於前茅從天下而下賊勢應
摧於破竹無穴可藏孰知遊釜之魚尚學處堂
之燕罪已深於擢髮勢何斬於燎毛至某月某
日舳艫並進草木皆兵貔貅沸萬井之烟分胃
增一鼓之氣初戰於某島已寒豺虎之心再遇
於某洲遂折螳螂之臂孰累某而不墜且畱早
暮之餘生方壓卵以如山寧許須臾之勿死至

其日某日師盡陳於水上賊已入于穀中投鞭而浴海成田鳴鏑而馮夷罷舞旁張兩翼此雲合而星馳連發七擒彼土崩而瓦解潤剛鋌者魚貫而披翻染鋒刃者川流於潏沆隻輪勢迫羣兇甘涿野之誅尺組功高渠首縛轅門之下自觸凝霜之典何傷如雨之師卽當剖狡獪之狼心且快三軍之怒獻笑梯之鼠首各陳一體之功妖氛旣已澄清疆圉當時平定日無私照南鄉永以無虞海不揚波北戶晏而不閉華夷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九

十六

震疊朝野懽呼此皆 皇穹默佑潛消芥蒂之憂 聖武布昭預定廟堂之筭不然何如霆一舉勢無駐於建瓴不日斯成功有輕於拉朽帝之德也永橐不戰之功臣何力焉但祝無疆之祚其曾一本等云云謹差某官奉露布以聞

原學

夫學也者非學吾之所不能也而學吾之所不能也者非學自太極流行真精妙合繼善成性

人斯得焉是吾人之初也當此之時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豈學而後愛乎稍長之識無不知敬其兄也豈學而後敬乎何也不慮而知天下之良知也不習而利天下之良能也是故天下無學之名也何聖人之有異迨夫形生神發氣交物感本體既淆天真乃昧於是有不愛其親者也而聖人之孝始彰於是有不敬其兄者也而聖人之悌始著天下望聖人之孝而不能於是學聖人之孝天下望聖人之悌而不能於是學聖人之悌又以聖人之孝悌則天地而通神明非常人之所能測於是揀之茫茫索之冥冥童而習之白首而不得其要則聖人之道始難能於天下而天下始有學之名夫聖人之道非果難能也學之而後不能耳豈知是道也非吾所學之而不能也乃吾所不學而自能者也始焉不學而能終焉有學之名遂至於學之而不能則亦不思其初而已矣試反而思之初嘗不慮而知矣今胡慮之而不知乎慮吾之所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九

十七

不慮者而已矣初嘗不習而能矣今胡習之而不能乎習吾之所不習者而已矣初嘗有惻隱之心誰殘之而不惻隱也學吾之惻隱而已矣初嘗有羞惡之心誰蔽之而不羞惡也學吾之羞惡而已矣初嘗有恭敬是非之心誰昧之而無恭敬無是非也學吾之恭敬是非而已矣故學也者非求之於聖也求之於我也世之人不察也然則不以聖爲歸乎曰越人之適吳也問程歆曰飾車秣馬謀之數年而不發遠之也及其一旦翻然而悟曰適吳者我也非越也慨然就道不踰期而至矣是故求學於聖人勞而愈還求學於吾心逸而彌近何也道在我也吾之所不學而能卽聖人之所以難能也昔之學聖人者莫過於顏子想其仰鑽瞻忽之境宜必恍恍惚惚不可以意測而其功曰克己復禮已吾之己也克吾自克之也未嘗求聖人之無己也禮吾之禮也復吾自復之也未嘗求聖人之全禮也及至天下歸仁而聖神功化之仁渾融而

無間則顏子之學成矣使顏子曰模稜乎高堅前後之跡顧盼躊躇莫知所措則卓爾之境焉從而見之故善學者求之於我歸之於聖人而始之於顏子

七日來復解

五氣順布四時流行可以觀天地之心乎曰是天地之化也根柢造化樞紐品彙可以觀天地之心乎曰是天地之神也天地之心於何而觀之曰於復觀之易蓋曰復見天地之心也而繫之曰七日來復夫自六月一陰之姤歷遯否觀剝以至於十月純陰之坤則陽之漸退者蓋已消漸燼滅至於不可復觀而造物生生之理亦且岌岌乎欲盡也乃忽有一陽爲生於積陰之下旁皇游行若已去而復來是孰使之然哉天地之心存其幾希欲盡之陽而生於不絕如絛之後使之日新月盛充積而不窮是故元氣之運如呼吸之相扇而不得其間也如循環之無端而莫知其窮也此造物之妙也然則自臨自

夫不亦七日之期乎不謂之來復何也曰天地之心主陽而不主陰也陰也者天地之不得已而用焉者也不得已而用陰是故自臨至夬其消也若以爲幸自姤至剝其長也若以爲難至於陽則不然其長也保護維持惟恐其不進必至亢龍無首而始受之以一陰其消也擇節紆徐惟恐其或速故至於剝之上九矣而猶有碩果不食之象以爲來復之地則天地主陽之心不俟乎復而始有也至復而可見耳天地之主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九

二十

陽如此何不純用而不廢而必復之以七日也曰氣也造化之異運也有陰焉有陽焉世道之異齊也有治焉有亂焉人心之異習也有善焉有惡焉有陽而無陰有治而無亂有善而無惡天地之心也陽而不能無陰治而不能無亂善而不能無惡非天地之心也氣也氣有所鼓而不停是故陽之亢也則陰不能不生而其未至於亢也陰不得先一日而爲姤陰之窮也則陽不能不長而其未至於窮也陽不得先一日而

爲復天地者蓋順之而已矣惟至夫羣陰衆起一陽如綫之後天下之所恐懼疑或皇皇而丁寧而忽有一陽焉起於積陰之下聖人者觀而慶之曰茲天地之心哉是故復不能不以七日者天地之氣而七日之後不能不復者入地之心也此造物之妙也雖然我聞曰天地無心而成化反復其道七日來復理也天地何心哉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九

二十一

穀城山館文集卷三十九終

穀城山館文集卷四十目錄



荀卿非十二子說

王仲淹續經意指對

劉子玄評史舉正

練兵議

郭太史簡儀錄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四十四目錄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四十四目錄

穀城山館文集卷四十

東阿于慎行著

門人郭應龍編

北海董可威

天中李時馥校

都門李本緯

男于緯重梓

荀卿非十二子說

蘇子曰荀卿者喜爲異說而不顧敢爲高論而不讓者也予始信之今讀荀子書見其所非詆六家之言歸於畧法先王爲子思孟軻之罪若

荀爲二子而發則知卿有所不得已焉荀子者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四十四

三百三十三

蓋亦欲爲孔子之道而索之思孟之書徒見其說之汪洋汗漫不可得其要領也則遷延而舍去而又恐天下以我爲非孔子之道也於是取非孔子之道者五家歷指而詆之而終之以思孟若曰子思孟軻五家者流也非孔子之道也易曰中心疑者其辭支蓋其中有所不可已也今夫縱情恣睢自放而不檢任囂魏牟之行也慕古之所謂狂而失之者也忍性離跂爲高世異人之行而不足以合大衆明大分陳仲史繼

之行也。慕古之所謂狷而失之者也。尚同兼愛，傷夏差等，使上下淆亂者，墨翟宋鉞之行也。所謂墨家者流也。尚法下修詭，合於君臣而不可以經國定分者，慎到田駢之行也。所謂法家者流也。怪說琦辨，苟以裨闔天下多事而寡功者，惠施鄒析之行也。所謂縱橫家者流也。此五家者，誠非孔子之道也。卿一言以折之，若不勞餘力而獨至於子思孟軻，則反覆其辭曰：「墨法先王，不知其統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若卒遇勑敵力與之角，而惟恐其不勝者，是故其言可驚，可愕，使人聽之莫不惶惑。」而四顧故蘇子曰：「敢爲高論而不讓，喜爲異說而不顧，不知卿之所以極詆思孟者，非故異其說，高其論，而其中有所不得已也。」反覆荀子之言，而洞推其底裏，大率取禮教琢磨以成經緯，而其論治要在審後王之道，以就平世之俗，蓋亦治名實功利之說，而又不安於卑卑之論，則欲本孔子之道而援取二帝三王之統以就之。

治名實功利之說，施之目前，可使旋至而有效。則荀子之術已及其觀。子思孟軻所誦述孔子之言，不究其廣大精微，隱而未發之奧，而徒見其汪洋汗漫之迹，窮年而不可聞言，之可聽而欲以施之名實功利之間，則不可以速得其效。故難之荀難之而已也。然孔子之道在焉，方欲適孔子之道而可以叛乎其徒，故一舉而列之乎五家之中，使天下知子思孟軻之不爲孔子之道也，而外於子思孟軻之說者，或可以庶幾乎其間。故如此其排之也，辟有人焉，贅富人之家而欲假其宗姓，則必驅其嗣子而詭言以擯之者也。豈理也哉？故吾以爲荀子之論專爲思孟而發，彼十子者，卿之所制挺而捷焉者耳。雖然，荀子誠過矣。然致之有由焉。今觀思孟之書，其言天人性命仁義禮樂之旨，渾渾洋洋，皆帝王相守之微言，而至於設施措置之畧，則隱而不發，以爲是聖人之糟粕，可以隨時變易，而何事乎筆之於書，及至易世之後，學者治其

說而不得則求之乎言語文字之中而詞章訓詁之學雜然而並出於是孔子之道不明則不善學者之過也荀子者蓋亦知其流之至此矣然論道之不明者猶不曰詞章訓詁者害之也而曰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吁此亦子思孟軻之罪乎哉

王冲淹續經意指對

或問文中子續六經也可得聞乎曰聞其續三經焉制詔志策比乎典謨以續書也政化頌嘆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四十

四

四百五

合乎風雅以續詩也始晉迄陳踵乎麟趾以續春秋也易則述之而不敢論爲之贊而已禮樂論之而不敢作爲之論而已不續也曰六經之道同歸續三何也曰三者後世之所有也書者三代之文也後世無典謨訓詁之體而未嘗不謂之文也詩者三代之聲也後世無國風雅頌之音而未嘗不謂之聲也春秋當時之史也後世無賞罰褒貶之義而未嘗不謂之史也均三代之文書有聖人之因革焉爲之因革而已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四十

五

五

矣均三代之聲詩有聖人之勸戒焉爲之勸戒而已矣均當時之史春秋有聖人之賞罰焉爲之賞罰而已矣此文中子之志也其論書也曰帝王之制備故索焉而皆獲續書欲其索之也其論詩也曰興衰之由顯故究焉而皆得續詩欲其究之也其論春秋也曰邪正之跡明故考焉而皆當作元經欲其考之也此文申子之志也至于易者聖人之所作也故曰聖人於易沒身而已况吾儕乎知其道之深耶繼業者聖人之所行也故曰吾於禮樂正失而已如其制作以俟明哲知其用之大耶夫如是烏從而續之曰易禮樂之不續則吾知之矣向不續三經也可乎曰奚不可哉經也者聖人所以示萬世之大法也不得已而作焉者也聖人懼天下之昧於帝王之制也擇其文而爲書而因革之法立矣懼天下之闇於興衰之由也采其聲而爲詩而勸懲之法立矣懼天下之眩於邪正之跡也其史而爲春秋而賞罰之法立矣故夫三經

者聖人假以法天下焉爾非謂書足以盡天下之文而三代之文皆不可以不爲書也非謂詩足以盡三代之聲而三代之聲皆不可以不爲詩也非謂春秋足以盡當時之史而當時之史皆不可以不爲春秋也不過假之以立法使天下後世有所守而行焉爾奈何其續之哉今觀太倉公傳其平生所療治卽其人脉理聲色具焉何也示法也有庸醫於此忘其術之精粗亦操牘而記之則天下笑之矣文中子之經何以異此且夫文中子之經其罪有二而僭不與焉一曰淵源之陋一曰取裁之濫何謂淵源之陋自古聖人之作經皆非自取之也蓋皆有天授焉是故聖人未生道在天地聖人既沒道在六經是天地者六經之淵源也堯舜禹湯之授受亦不得而與焉而文中子曰吾欲修元經得皇極謹議焉吾欲續詩得時變論焉吾欲續書得政大論焉夫是三書者吾未得而讀也然其爲書之人不足當畫卦衍疇之聖明矣且聖莫盛

於文王周公然其父子作述僅克繫易而已文中子淵源三世而成三經焉跡其所自述家學之盛文王周公豈得而藩籬之哉甚矣文中子之陋也何謂取裁之濫夫三代而下惟漢爲近古固也以言乎聞道則遠矣今也文景之理措之乎堯勛舜華董賈之策合之乎臯謨說命擊筑橫槊之音和之乎關雎麟趾則無乃不倫乎且夫蜀漢帝胄也一言無採焉而曰中國有并聖賢除之則周赧以後尚不得齒於列國矣元魏夷也以中國之帝帝之而曰天地有奉生民有庇卽吾君也則吳越可以與盟矣此又非春秋之法也文中子之經其失蓋如此而天下徒責其僭則過矣彼旣已儼然自比於孔子被服言笑無非孔者而猶責其僭經是猶執吳楚之王而數之曰女奚以二戟前也又奚爲王旌以田則天下有不笑其迂者乎故夫文中子之經吾無責其僭也已矣然則如何而可曰孔子大聖也亦曰述而不作文文中子誠欲爲孔子也論

目贊焉可矣

劉子玄評史舉正

與自左史記事右史記言石室蘭臺權輿遐邇
矣遷固既往代罕稱良寥寥芳猷千載莫嗣吁
其難哉唐有劉子知幾夙以卓資獨秉淵覽三
爲史臣兩入東觀博淹載籍馳騁古今提要鉤
玄囊括始盡觀其史通所述自三墳五典之書
南史素臣之紀兩京三國之譽中朝江左之曆
亦有汲冢古篆禹穴遺編金匱之所不藏西崑

蘇城山館文集卷之四十

八

三百九

之所未備莫不探厥淵源總其統系捃摭纂著
靡有遁形斯已勤矣爾其神識融洞取舍嚴明
操筆有南狐之志擣藻有班馬之文克其韞籍
不足稱一代良史哉而乃好奇自信拘見深文
小則取笑於方家大則得罪於名教惜也難得
之才遺此無窮之恨省以撫然爲之太息畧而
原之其罪有二其失有三夫堯禹爲聖幸癸爲
凶自有生民所共覩記而信傳疑之語遵好事
之談以竹書爲龜策以壁經爲土直信其言也

則丹朱之不帝重華有築塋之謬倉梧之不返
文命有膠舟之志履辛之不道乃陳琳草檄之
誣西伯之戡黎如桓溫拜表之轍遂使皇圖帝
錄華通逃之數傾官璫室邁垂拱之規是可忍
也孰不可忍茫茫萬世人安適歸侮聖之罪一
矣夫儒者之言折衷孔子皇皇經籍赫若日星
刪述所加各有攸當如讓湯斬紂則紀言之史
不陳魯國無風則登歌之頌已錄而不窺聖意
輒謂有私至所斷據則魏丕曰舜禹之事吾知

蘇城山館文集卷之四十

九

之也何其不信大聖權輿之準而信亂臣依附
之言人之不聰一至于此而能品藻人倫勸懲
萬世者乎離經之罪二矣夫史猶繪也蓋繪者
具人之體貌而必得其精神善史者據事之故
實而必存其色象是故詞有繁而不殺事有細
而靡遺欲其一披簡書千古如覩也公索亡祭
牲錄門人致問之詞子罕哭介夫載覘者反報
之語此左氏之神也仲連見辛垣衍則紹介之
言畢載王生從龔渤海則醉呼之狀具陳此史

漢之妙也而子玄刺畧榛蕪一切刪去讀之索然了無神采是猶操公輸之矩墨而裁成度索之枝執神禹之斧斤而溝洫呂梁之水也天下之奇觀何從而睹哉其失也淺夫立言之旨固貴本質而褒貶之辭或多擬議是以書有漂杵之文而詩載子遺之詠也今焉執西州之無魚而疑趙盾魚食之事謂晉陽之無竹而惑細侯竹馬之迎以鳥啼花笑駁智不如葵之言以中山磨筭評無恤最賢之語是必譚輶軒之使而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四十

十 三百四十八

後方物不遺本篆籀之形而後書法無爽也其失也固夫人之哲愚區以別矣而品流靡一風軌固殊必得其情談何容易今也游夏列儒林冉季稱循吏是不知達者之規摹也項羽爲羣盜蜀漢爲僭君是不睹英雄之梗槩也疑曹操見匈奴無崔琰在坐之事是不究奸謀之詭也謂阮籍聞母喪無園棋飲酒之狀是不聞放達之風也其失也昧矣嗟夫才識特達有知子玄而糾錯不經彰彰若是誠難乎夫磨礪

毫之瑕則完盈尺之壁刮數寸之朽則成合抱之材是故表而正之使其全書不廢於世云爾

練兵議

蘇子曰國家之患莫大乎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深哉其言之乎夫自兵農旣分而邦政之敝未有甚於今日者也以不生不息之財養不耕不戰之兵中外居然坐困舉天下皆知之而徬徨熟視若以爲固然而莫爲之所此何爲者哉愚竊怪之佔哩之暇作練兵三議直指而不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四十

十一 三百五十一

文庶便揀擇焉嗚呼三議者天下之所謂迂遠而難行者也雖然就其易行而策之則天下之患何時而可除而亦安知其果易哉 一議京營團操夫天下之事有萬世之長策有一時之便計國初五軍之制本萬世根本之圖忠肅團營之設乃一時補救之方事極致至交有其弊謀國者權其輕重而已然今日欲練京軍必復五府之舊而後兵可練也何則五軍之制任有所分責有所歸賞罰有所適強弱有所較其利

易於責成而其患難於調遣團營之制其便在
於兵將相習一有倣急猝可遣發而其敝至於
法制繁多上下掣肘無所稽其殿最故兵之
練難也夫駟馬一車而三人御之則于乘之
衆可以分行於九軌之途聯十駟之馬以駕
十車使三十人焉執策而臨其上有不撐抵
盤跚交壞於道路者乎此五軍團營之形也
且夫先王之不分兵農也夫人而皆兵也惟
夫農之不能皆兵則兵不得不別之於農而

續修四庫全書

十一

不能不廩之以食今也皆謂之兵皆廩之以
天下之貢賦乃練其半以爲兵而棄其半以
爲不堪之數誠不堪也則農而已矣何爲隸
之以尺籍而廩之以天下之貢賦誠以團練
爲可用也而授甲乘城不足數萬此何以別
也其棄者旣爲冗兵而練者又無實効是舉
天下之財而盡委之無用矣古曰琴瑟不調
甚者必敗而更張之乃可鼓也今之兵制可
謂不調矣熟視而不敢更張則予之所大惑

也故爲今之計必復五軍之舊而後兵可練
也一議裁兵成周之時天下未嘗有兵也
而軍旅追晉蒐狩之役取六軍而用之如運
諸掌何哉兵雖不常於京師而六鄉六之
中皆天子之爪牙也故無事則籍之司徒而
爲比閭族黨之民有事則統之司馬而爲伍
兩卒旅之師此所以無聚兵之患無養兵之
費而得居重馭輕之權者也漢之六郡良家
蓋有其遺意而不能久行耳國家建都幽燕

續修四庫全書

十二

直隸八府之地即古燕趙之域杜牧所謂王
不得不爲王伯不得不爲伯之地也則今日
京師之形勝可謂扼天下之吭而拊其背矣
乃塞下胡夷蜂屯蟻附邊烽一起輒瞰門庭
何哉畿輔無兵也及至庚戌癸亥胡騎薄於
近郊反調遼軍入衛而肘腋堂奧之間熟視
躊躇而無一卒之可發豈今日燕趙之民與
古殊異若是哉不能作而用之耳爲今之計
必於常制之外倣鄉遂良家之意設畿輔民

兵而後郡邑可守也二議沙汰冗將夫兵之不練由於食之不足食之不足由於將之太冗冗將之弊二一曰承襲太濫二曰添設太廣何謂承襲太濫三代之時將吏不分既無祿食之費漢唐而下員額漸廣亦鮮世及之官祖宗削平僭亂再造乾坤偉勳神功古今無二當時披堅執銳拔城陷陳之功皆親歷戎行得之親記故論功課賞不吝世延深仁厚澤淪肌浹髓億萬載長之命脉端任是矣及至承平以後國家無大征伐不過邊庭烽火卽或立功勝敵亦豈有當時拔城據邑之勞哉況其間戚畹中璫假名奏帶家丁邊將買功討賞身不經行陳之厄目不覩旌旗之色而子孫受鍾石之賞享茅土之榮此何爲者也嘗總計天下之官文職大小不盈二萬而武職大小乃至八萬有奇一衛之中甚至官軍相半管事者輿馬赫焯日浚貧軍之膏血帶俸者關茸菟瑣坐享縣官之祿食兵部除選則老弱藍縷狀類乞丐

者指揮千戶也幕府行邊則扛輿控馬形侔臺隸者指揮千戶也此等輩而欲使之折衝禦侮手將不使之折衝禦侮而徒養之乎均非策之得矣若爲祖宗報功之仁則開國元勳今有不知其子孫所在者矣而況於一級一功之上乎宗藩襲爵自鎮國而下以次遞降祖宗艱難所得之士子子孫享受尚有節制而況於奔走之臣子乎且夫吾所謂濫者又非謂此等也謂夫未經行陣未睹旌旗之輩也此可以無所顧戀而不爲也爲之如何曰兵部通查天下衛所將官見在承襲者多少名數當時蔭襲是何功次除開國靖難之功照舊襲職有罪卽爲拔黃無後旁支不續以漸裁之其宣德以後一切功次自立限之日爲始照宗藩襲爵之法以次遞降如父爲指揮則子爲千戶孫爲百戶而世以百戶終焉身爲千戶終於總旗身爲百戶終於小旗非武舉不得管事非管事不得支俸至於邊方有功將領設爲方畧精其考覈痛除

奏帶之弊寧厚賞而不可妄陞寧超陞而不可妄襲如此而冗將可減也辟之藝圃疏其籬落則生植長茂矣何謂添設太廣國初設立武將都司衛所體統相維而總兵叅遊等官間一設置其員甚少其任甚重故權有所歸而事無所膠近年以來止爲補偏救弊之方不思拔本塞源之計官日增於上軍日困於下自總兵而下非衛所正官隨在添設一事而數人治之不免疊床架閣之弊二卒而數將守之且有十羊九牧之譏寧獨如此軍士之糧不加少而貧苦不能聊生則必有所由去將領之俸不加多而富潤至於不貲則必有所自來辟之羣鴟守一腐鼠其餘幾何而胡以責軍士之不練哉嘗考衛所之制一衛官軍約五千六百員名今一總兵所部乃三千耳是爲一指揮之任設一總兵也而指揮之隸屬者何啻數十一所官軍約一千二百員名今一守備所統甚者止五六百名是爲一千戶之任設數守備也而千戶之隸屬者

何啻數十夫所謂指揮千戶者而不能統如許之兵也則當時不必設所謂總兵守備者而足以統之則何不以都司指揮等官名之而必以崇階厚俸加之哉爲今之計宜將添設將領減其員而重其任一總兵所統須五萬以上一叅將所統須一萬以上其守備以下卽令衛所掌印管事等官帶其名色不必另設至於邊陲阨塞當添兵守禦處所撥某衛之軍卽令某衛指揮統之撥某所之軍卽令某所千戶統之一切冗濫名色盡爲裁罷如是則官少而軍不困矣嗚呼不困而吾可以責其練也

郭太史簡儀贊

蓋聞觀象察法欽若之文炳矣寅賓夕餞敬授之義協焉是以軒輅改物爰命鳳鳥之官義和受成厥勑璣衡之器是不以三辰之順逆筦四序之樞機者哉旣而保章亡官靈臺舍業沈寥千載靡覩厥真倚杵覆盆之喻誕而無稽周髀宣夜之術較而未密維彼混儀創自顓頊取象

轉轂折衷倚蓋三體以爲準的玄規因之營度
然而六合苞外厥狀渾淪俾彼疇人艱於頽仰
元太史郭守敬獨秉玄幾凌駕往昔仰眺九垓
旁羅四極登臺升庫遂創新儀察七政之盈虛
則指掌始盡課六歷之疎密則臬黍無乖通幽
洞靈合符造化永世貽則決乎千茲始天啟其
衷顯茲神道者與昔武公著賦虛握靈蛇之珠
郭璞遺圖空握東序之寶辟彼鏤冰何殊畫餅
而猶布在芸編珍之無斁况乃入神之制陶匠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四十

十八

方世岳

堪輿明時之規戶牖象緯動倍孔甲之盤功百
神禹之鼎豈可使銀書金字未勒玄象之文璇
表玉儀有陋昆吾之義者哉乃作銘曰 茫茫
玄運莫莫三辰譬彼轉轉於一輪舊儀詢美
而狀渾淪卓哉良史創物維新其新匪他維舊
而析四游兩軸當乎二極南軸攸沓天常下直
維北欹傾軸焉是式赤道上載列宿周天三百
六十五度奇焉樞機所運五環三旋去極之度
游則昭然囊括兩儀珠輝七曜象在靈臺不言

而告邈矣維人何識之妙配皇等極昭茲神造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四十

十九

穀城山館文集卷四十終

蕲城山館文集卷四十一目錄

人主和德於上論

甲戌會試程策第三問

乙酉應天程策第二問

乙酉應天程策第三問

蕲城山館文集卷之四十一目錄

乙

蕲城山館文集卷四十一目錄

蕲城山館文集卷四十一

東阿于慎行著

門人郭應龍編

北海董可威

天中李時馥校

都門李本緯

另于緯重梓

人主和德於上

蕲城山館文集卷之四十一

一

原注

人主之治天下而欲與天地合其德則在於養天下之元氣元氣者何天地太和之氣也天地以太和之氣周流六虛絪縕萬品而人主代爲之運人主代天以運天下而使天地之氣猶有所壅闕而不流則與天地之德不相似故必和其德於上以養天地之氣而後國家之命脉綿延鞏固不可紀極是故聖人之治天下遊神乎恬漠之域怡志乎春融之境流於無垓之宇而涵於不滑之淵使血氣之倫莫不優游厭飫有以自樂然後元化醲郁而上下同流也則請終言和德之說乎蓋儒者之述君德其指至博有寬猛之宜有張弛之用有道法之任有文武之執而公孫弘直以和德爲言人主而專以和爲

德無乃有所偏而不舉治何以成噫此非所以論於人主之德也夫人主之德非攝持天下而運天下者也運天下者在於凝固太和以養其元氣而國家之元氣卽天地之元氣故人主必求和德於天今夫乾道變化以一元之氣鼓鑪萬物使之各正性命而其所以運之者在於保合太和是故明而日月潤而雨露鼓而風霆肅而霜雪豈不有所生成肅殺而合之於和故天地之大德曰生生者和之原也人含是和以生而不能致其和故中和之極必建之於人主而後天地之大德可見故人主之德天地之德也何也人主者天地之宗子也其權足以樞萬化其政足以司四時言脫於口而恩可以翔海甸志萌於心而精可以通鬼神行成於身而効可以感象緯然則天地之德非是其孰體之人主闇於天所以立君之意又不知國家之元氣與天地之氣相爲流通故國與民之根本往往置諸度外而惟廣後厭縱是務於是君娛樂於

上民怨咨於下九閭之外言有所壅闕而不通朝廷之上政有所偏諛而不舉閭閻之間情有所鬱結而弗宣使人主之德與天地之氣不相流貫辟之人身若痿痺然其四肢非不附於心腎而血脉經絡不相攝屬則和安從生由是則有驕陽亢旱以應其紆結間阻恩不下逮之象由是則有悽風苦雨以應其怨抑無聊情不上通之象由是則有彗孛飛流山童水涸以應其乖戾窮極政多疵癘之象是何也則人主之德不和而元氣傷也明主知其然是故視天地猶一身而和其德於上以和天下然必求端於心以爲一念怠則德不足以聯屬而和者窒於是朝修夕考宵不晏食而毋憚於屬精之勞一念泰則德不足以容納而和者隘於是居高聽卑履盛思危而毋滿於滿盈之戒一念侈則德不足以節制而和者溢於是土階采椽澣衣非食而毋卽於恣淫之失猶未也喜怒哀愛憎恐施之不當而好其也毋輕嘖笑毋示意指以杜其

窺而防其流禮樂刑政恐修之未協而間其和也毋具虛文毋溺積習以定其制而一其令進退黜陟恐察之未核而戾其和也毋循異同母信毀譽以彰其命而公其計猶未也生養未遂懼民之有啼饑號寒以塞和氣而爲之利用厚生阜財聚欲以導樂利之原爭奪未息懼民之有角力役習以傷和氣而爲之鋤強戡暴禁奸止邪以息爭奪之萌仁義未洽懼民之有風靡俗染以澆和氣而爲之漸其耳目融其知識以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四十一

四

忠

固惇龐之俗當其時人主雖藐然於九重之上而呼吸喘息直通於窮簷簷屋而無所壅雖超然凡宇之位而精神志意微及於蠕動喙息而無所滯雖晏然斗極之居而汪濊醇醲之澤四達於炎荒窮海而不可遏使太和一元之氣薰蒸醞釀塞乎天地之間函之如日育之如春而人主方抱恬守愉藏神見光以臨於侯王君公之上而運之於樞此和德之極也夫人主之德和則國家之元氣旭然而日固國家之元氣固

而天地之元氣益盎然而無所分是故六氣協雨暘若泰階應占玉燭正符而天之氣和矣是故川珍効嶽貢修器車表禎醴泉醜貺而地之氣和矣是故麟鹿遊鳳鳥至朱草在苑彤芝在房而天地之間和矣故曰心和則氣和形和而天地之和應也何也人主以其心爲心而禮樂政教百官萬民以及五方四裔之遠則人主之形神氣色也天地以人主爲心而雨風露雷三辰七政以及於翹肖動植之微則天地之形神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四十一

五

忠

氣色也故人主之德和而所謂形神氣色也者既以和感則天地之心和而所謂形神氣色也者亦以和應也非以其和應人主而天地之元氣與國家之元氣相爲保合以成其化亦安知其和之所自出乎雖然人主之德固非沾沾煦煦以爲和也政有時乎用寬亦有時乎用猛而皆謂之和而不偏則和也體有取於一弛亦有取於一張而皆謂之和中節則和也治有任道亦有任法時有尚文亦有尚武而皆謂之和均調

則和也陰陽並運然後一元之氣無所沈滯亦
無所散越仁義並施然後人主之德有所隆施
亦有所凝固故儒者曰執一無端爲國源泉一
者和也俯仰于古方和之氣獨唐虞成周間得
之迹其時雍和刑措不用以至百獸率舞海
波不揚猗與盛哉而究之有允恭之心有危微
之戒有無逸之陳故能成其和嗟夫憂勤惕厲
之衷固和之府也豈必唐虞成周間哉弘當其
時不能正多慾之主歸諸仁義使其雄心日騁
絃密館文集卷之四十一

六

元氣索然欲以感天地之和而比隆上世道無
由也嗟夫爲人主者可以鑒矣

甲戌會試程策第三問

問三王之教所祖不同故漢人述忠敬質文之
尚至纖悉矣然四者之不相沿也果自名而
自尚之耶抑人以其政窺之乎夫質文代變
之端與天地之運故相流通者也乃儒者稱
皇降而帝帝降而王若不可返者而又直三
正循環五德終始之論其說果孰爲當與三

代而上歷年長者莫如周三代而下長者莫
如漢二季之世天下何其文盛也然勢極致
至而天下卒返於質則循環終始之說無亦
可徵與我國家熙平二百餘年其初上下
之所漸濡固甚朴也迄於今而聲名文物郁
郁盛矣乃識者顧心憂之以爲風教漸澆俗
化漸侈論議漸煩文章漸詭是文盛之敝也
然與否與聖人能通其變於未窮未窮之原
非盡可以法禁防也通變宜民之道必有要
焉可指而陳與夫世道汗隆之際士人所宜
究心者也願相與揚榘之

絃密館文集卷之四十一

七

香子布

對天地有不可已之運聖人之所順而不違也
聖人有不可見之權天下之所用而不知也何
也聖人教天下以樸固知其後之必巧也教天
下以簡固知其後之必繁也然而不能使之不
巧且繁者非聖人之徇天下而天地之運爲之
也不能使之不巧而能使之樸不能使之不繁
而能使之簡則聖人之微權所以移易天下而

不可使知之者也運有所必至則聖人不能違
天天也亦人也權有所必設則天亦不能違聖
人人也亦天也然則世道質文之變可述已夫
文質之用吾未之前聞也其義起於三統漢儒
所謂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者是也而又以殷
爲尚質天質之與敬一也而吾以爲皆非聖人
之教也世徒見其道之不同而以爲聖人之治
天下若有所尚而已矣非其自爲之名也何也
蓋上古聖人修無爲之理而天下熙熙不施忠
於民烏有所謂忠不施敬於民烏有所謂敬天
下有淫比而忠之名始出天下有悞慢而敬之
名始出故夫未有忠與敬之名也謂之質焉可
也既有忠與敬之名也謂之文焉可也豈待周
而文哉然則三代之教雖不可窺而其無所尚
可知也卽有所尚而周之所尚非文又可知也
雖不尚文而世道之升降必有質而文又可知
也儒者見其然遂曰三皇之世如春五帝之時
如夏三王之時如秋五伯之世如冬然則五伯

而降其將流爲長夜而漫漫不旦乎必不然也
則冬未嘗不可爲春而伯未嘗不可爲皇矣故
史遷謂三王之正如循環而鄒衍推五德之運
相終始烏見其遞降而不返哉而予以爲此天
地之運而王道之所因也蓋天地之運其未至
也有所不可已而其既至也有所不可極何也
數基於一至於百千萬億而未嘗不歸於一也
聲起於宮至於九成八變而未嘗不相爲宮也
故質而不能不文也如春之必有冬也不可逆
而止也文而可使之質也如冬之復爲春也非
有強而爲也一寒一暑推而歲月日時之序順
一文一質變而元會運世之化成是所謂循環
終始之說已而談者曰文而欲返之質猶移江
河而行之山何其妄哉夫周之始何以明其不
文也太羹玄酒則禮之極致焉朱紘洞越則樂
之極音焉甚朴而非華矣及其敝也分爲十二
而諸侯之才臣僂子樞承鳴玉驚其文巧之辭
合爲六七而天下之策士大俠憑軾鼓舌信其

押闔之說道術分而白馬雕龍之辨與六藝爭道而馳文藻流而湘纍郢客之章與大雅分曹而秦故自周至於秦而天下之文極矣然其後不能無漢也不能無漢是至漢而循環也漢承秦故斷雕爲樸內而將相大臣有椎魯少文之風下而吏士元元有清靜寧一之化風風乎古風已及其敝也一變而西京經藝之儒各立家門抱策而爭句讀又變而東都瓌詭之士私相標植扞罔而博名高又變而建安之才人握管而覃夸麗之聲又變而江左之玄譚揮塵而課清虛之理故自漢至於六朝而天下之文又極矣然其後不能無唐也不能無唐是至唐而循環也噫由此而唐宋之末造可推已夫此數代者其始固甚質矣非久而文則何其曼衍不已也嘗思其故一代之初天造草昧其政化風俗皆淳然有太古之風故天下朴也既朴矣培之數十年而公私物力必充美而有餘故天下盛也既盛矣聲名文物必參汰而不可制故天下文

也既文矣根本命脉必有所撓焉而不固故天下敝也嗟乎此豈一朝一夕之故哉董子曰已雕已琢還反其樸物之相反復歸於本物極則反豈獨人爲蓋亦天行之道也然二代之末無聖人以救之而其勢遂極極而無以制其後聽其自返於質焉則純任乎天而已豈不惜哉國家常當祖宗時其簡澹無爲之理可考鏡也至故老所道說醇美愿茂之俗又可觀也今俗化常如是聖主握道而理何憂天下而弘正以來六七十年之間則所謂豐亨豫太之時也指固陋而文明撓淳質而華巧上銷日月之光下鑠山川之精天地之氣皆已流而不韞而人之智慧已窮故識者以爲文太盛也試核其大者夫風教嘗淳矣今也繩之以文法而如束濕薪察之以鉤距而能見淵魚銅墨之長日暴其情以中大吏而民日無聊則吏之政澆也俗化嘗儉矣今也不事本業而務於淫伎曲巧三家之市列雕琢繡畫之觀千金之貲而博玄黃琦瑋

之色里見賈子厭錦綺而不御史卒下走蹈文組而不爲華則民之俗侈也論議嘗簡矣今也一令之布而筐篋紛紜老吏握刀牘而汗沾背一議之興而上書之囊滿道郵卒馳而不得息則議論多而成之者少也文嘗平正矣今高者窮極玄渺而盡去其藻質不則修先秦西京之業詰曲亢厲而少恬愉不則呈烟雲月露之形以爲纖麗則文章詭而根本撥也夫明月之珍飾之以銀黃百年之木破而爲犧尊見謂失其性矣天下之文致若此也是世道之憂也愚竊以爲返之至亟矣夫吏治澆者名法敝也其道莫如重教化使長民之吏常有仁厚化民之志而無嚴切操下之心則上之所爲教者敦矣民之靡侈者本業微也其道莫如明法民遊食則法作無益則法買難得之貨則法修奇辟之服而踰冒則法則下之俗儉而天下有餘財矣論議之煩者政不信也其道在斷而畫一一言有當何煩乎累牘之陳單辭可成不必於盈庭之

論則議簡而政有壹矣文之以華奇爲工者學不明也其道在尊經而復古學術正而蕞搖之辭遠淳雅復而鉤棘之調息則文正而不陂矣雖然此非法禁之所能止也孔子曰移風易俗豈家至之哉以身先之而已矣故令禁於已然之後而化漸於未然之前令之所禁由之而可知而化之所漸用之而不可見聖人之爲天下常使之可用而不使之必知故聖人之功常始於不可見而終於不可及無他道也以身先之而已矣樹寬仁之風則無敢以苛應也躬儉朴之化則無敢以侈應也敦簡靜之理則無敢以靡應也遵平正之軌則無敢以譎應也此所謂聖人之權也嗟乎聖人之權用而終始循環之運在人而不在天矣故謂江河之不可返者妄也

乙酉應天程策第二問

問自古英君誼主欲建修攘之烈曷嘗不以制御將吏爲務哉二者八柄肇自虞周俾或備

矣後世治不逮古然其課吏任將之法亦可述者歟乃唐宋以來又有觀察安撫等官總其邑之政有節度經畧諸使握兵戎之權其法何所昉歟豈守令將領之殿最又有所自出歟我二祖文武兼資創守一德制御將吏之權載在日曆政要諸書蓋嘗仰窺一二大率以黜陟賞罰鼓舞一世而不聞有所責成豈皆出聖心獨斷而耳目之者寡歟正統以後乃始遣提舉官三建節開府內撫方夏外鎮邊陲而吏之臧否將之功過有所受成矣其職與前代諸使同乎否歟法臬孰爲善歟皇上聖哲文武紹軌繩麻御極以來日惟嘉惠元元計安疆圉是務諸所整飭吏治振作戎機罔不斷自淵衷恩威並運興一二督撫循資內遷念其數易煩民暫俟久任至乃面諭九卿布臺長申飭之條顧問輔臣嚴邊方巡歷之法蓋責成內外開府以總將吏之要

真善繼二祖遺謨矣然今握符之表鮮臻實效埃枹之士率獵虛聲豈轉移激勸之方猶有遺邪將所以課其臧否核其功過者未盡得人也且今臺察之使與開府提衡而必亦當責成否歟抑本原之地尚有所在歟予居而談當世必有槩焉蓋究陳之對今夫談天下之治於內未有急於御史者也談天下之治於外未有急於御將者也何也內之欲成順治之功而布宣德澤者在吏不得其人而民無依矣故課吏之法不可不講也外之欲建威嚴之烈而慎固疆圉者在將不得其人而兵不振矣故任將之法不可不講也課言人在黜陟而百里之能豈萬幾之所察於是乎擇保釐郡國之臣以分理於內而後更可綜矣任將在賞罰而一尉之畧豈萬乘之所照於是乎擇統御封疆之臣以分理於外而後將可簡矣我皇上所以觀湯

前烈茂建太平用是道也稽夫二五之代政
簡化淳體國定制無所謂文武之名建侯樹
屏無所謂將吏之職然而虞夏三考黜陟之
文垂焉周官八柄賞罰之典載焉其道可循
也自漢以下文武始分而制御之方有足述
者其御吏也增秩賜金緹車屏蓋何其寵也
居官不易衍氏子孫何其久也寬以文法三
歲不計何其優也手書賜諭一札十行何其
親也然其權有在曰黜陟而已而黜陟有所
由成焉其將將也推轂以遣授劔而征何其
尊也置吏收租輸入幕府何其寬也按轡入
壘敬勞將軍何其禮也留屯便宜手書慰問
何其密也然其權有在曰賞罰而已而賞罰有
所由成焉何也古者王使大夫監於諸侯之國
故外稱二伯內爲三公西京之部使東都之州
牧唐之采訪觀察宋之轉運安撫皆其職也而
守令之所由黜陟在是矣古者使公孤師保出
統三軍居則爲卿出則爲將兩漢以列卿出屯

六朝以大臣建節唐所謂節鎮都統宋所謂經
畧制宣皆其職也而將領之所由賞罰在是矣
是故郡邑之理臧否由於諸使而朝廷握黜陟
之機兵戎之政功過核於諸使而朝廷操賞罰
之柄近代制御之法大要若此而建功流化不
能比於虞周則本原之道有所未正而非法之
過矣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創造丕業我 成
祖文皇帝光纂鴻圖 聖德弘敷文教宣朗
神功誕布武略遐宣皇皇乎烈哉丕天之律莫
可名矣嘗仰讀 日曆政要諸書而竊窺其指
大要在於甄敘羣材作新衆志施不測之恩以
勸宣力奉法之士用不測之威以懲列方千紀
之流所爲興起吏治振厲人心信足以軼越百
王規垂億萬矣然天下觀 二祖之黜陟而不
測其所以黜陟者何也進退之權在 上也當
時郡邑之政總之藩臬而歸之銓宰他無與也
其後大臣開府內地以總郡邑之政則藩臬謹
守筦鑰以奉要束若部吏然而欲以守令責之

不猶膠柱而操乎天下知 二祖之賞罰而不測其所以賞罰何也命討之權在 上也當時兵戎之政總之主帥而制之司馬他無與也其後大臣開府於邊以程士馬之材則主帥謹執橐鞬以奉奔走若部將然而欲以將領責之不猶望表而涉乎夫聖與時化智與變俱事以勢遷功以便取創業之主親識艱難利在獨斷守成之主深居九五利在任人知此而制御將吏之道有可言矣 皇上英睿紹圖憂勤圖理日

藏書山館文集卷之四十一

十八

十九

惟嘉惠元元計安疆圉是務是故興勸吏治則尊顯循良有面褒之渥嚴繩酷烈有城旦之書所以旌別淑慝而操黜陟於上者凜然 二祖之遺烈矣振作武功則疏通侯之爵以勞殊勲重失律之罰以懲不恪所以鼓舞人心而運賞罰於上者赫然 二祖之餘威矣而執事猶以爲吏鮮實効將獵虛聲憂治危明之計固甚深也愚誠不敏敢以臆對夫御史之權黜陟盡之矣而吏治未盡興於理者何也此所謂內地開

府之責也自今觀之問俗則有刺舉奏績則有殿最非吏之臧否所由成乎然亦有淆於名實而不足示勸者乎何以明之夫多指亂視多聽亂聰今也令長之治不以屬守而使他郡之佐史察之吏民之過不以屬令而使他邑之長佐調之是庖俎之代也臧否安可稽也上要下詳上詳下亂今一事而條陳互異從違莫適一法而操縱殊科去取安準是單父之書也臧否安可稽也十夫撓椎羣羽飛肉故一厠褒書曹起

藏書山館文集卷之四十二

十九

謝

而謂之不問其由偶乏勞語曹起而非之不察其故是吹竽之和也臧否安可稽也用目飾形用耳飾聰故上有治名民或以爲屬下有神譽上或以爲罷是隔垣之視也臧否安可稽也上知其然故於內地開府尤加意久任焉而郊壇而論公卿又以吏治于和申飭部使淵哉 聖心何明見萬里如此也一時保釐諸臣有不改觀易聽以奉上之德澤者乎夫御將之權賞罰盡之矣而將未盡奮於武者何也此所謂開府

邊地者之責也自今觀之平居則有校閱遇事則有論報非將之功過所由成乎然亦有掩於真贗而不足服人者乎何以明之上有所欲張也虜士馬一而當十上有所欲諱也吾士馬百而不當一則勝有爲飾而敗有爲掩矣功過安可核也五聲非殊調也或以徵而爲羽五味非異齊也或以苦而爲甘則聽淆於入而味嗜於同矣功過安可核也又其甚者文吏所欲與或爲施之文吏所欲取或爲聚之則察有時昏而

慎其幾乎內之保釐方國則藩臬之長老成而練者卽其地拜焉外之統御戎旄則治兵之使精敏而才者卽其地拜焉何也蓋上習其根株而上亦有以究其源委下操其長短而上亦有以制其輕視之未嘗而食者功相萬也必也重其權乎內而一方之利病委之開府俾臺察之使刺其不法而毋相奸也外而一軍之利害委之開府俾臺察之使省其不虞而毋相淪也何也任職者心志精專而不病於異同奉行者

矣而後 朝廷以賞罰制之有銘常之勳疏之
士可也小過毋絀也有亂行之罪試之齊斧
也細謹毋錄也如是而援抱之士將無不策
磨鈍竭節効誠進死之氣銳而退生之志輕
矣是故將與吏辟之事也開府大吏其轡策也
執策止其操縱在手人主之所以御天下也將
與吏辟之舟也開府大吏其維楫也理楫張維
緩急惟志人主之所以濟天下也然必主上以
憂勤奮厲之心運之於上而流浹乎人心 廟

藏山館文集卷之四十一

二十三

堂以正大公平之體佐之於下而整齊乎衆志
由是聽言責事舉聲核實執要受成操一御衆
不參伍而精不繩約而信不金爵而勸不鈇質
而威海內蒸爲太和方外罔其神烈德與元氣
遊咸並神明運矣此又其大本大原也故曰本
原之地在朝廷惟 上加之意焉

乙酉應天程策第三問

問先王體國莫不衆建親藩屏翰王室所以固
本根而隆統緒也史記黃帝之子二十五宗

藏山館文集卷之四十二

二十三

進

而得者十有四人其說何居武王大封同
姓兄弟之國十五可按籍數矣乃其睦族展
親之禮見於戴記亦可爲後世法與漢興諸
侯強大專制擁兵賈生蓋深言之乃其後食
租衣稅僅同封君法何以更也唐初亦大封
數十餘國然甫一再傳裁削始盡則置十王
宅百孫院聚之長安不復出閣矣宋因其法
建睦親敦宗諸院分處二京恩禮抑又薄焉
其制善否皆無足論獨其傳世數十宗支蕃
衍而主藏之臣不聞告誡是操何術也我
聖祖功高百王子孫萬億蓋宗社無疆之福
乃邇年藩祿日增數倍經費計臣日夜持筭
罔知所措卽宗人待哺不贍或亦不能無愁
嘆矣 皇上深規遠覽永惟萬世之策特遣
法從近臣稱制臨問頗以便宜條上而曠日
彌時未聞定議何也始其中有所難歟議者
大率操限封定祿開業通籍數說爲一時通
變之術不知於成法何如抑法所不行亦有

可仰奉遺謨而不膠於迹者歟夫所爲博議者固欲廣朝廷親親之恩使爲可繼耳然則宗人之情亦有不能自達而當爲曲體者歟蓋當事者多取補偏救弊之宜而不求拔本塞源之道非得已也士挾策而談豈亦束於事勢幸具以所聞對

對天下有情不容已而當優之以恩者聖人不忍弛也天下有勢不可過而當節之以義者聖人不能違也何則親不可使疏厚不可使薄情

藏板館文集卷之四十一

二十四

二十

也恩之所必用也顧恩濫則其勢易窮而恩愈不繼於是乎有變通之法親遠而不得不降制久而不得不更勢也義之所必用也顧義勝則其情易拂而義亦難遂於是而有曲體之宜蓋以不忍弛之恩裁不可過之勢以不能違之義節不容已之情如此而藩祿可策矣夫藩祿之議有日矣而未有成畫者非畫之難也知而難於言言而難於任也胡不歷古今之故以明之聞之曰太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蓋親

並建自古然矣司空季子稱黃帝之子二十五宗而賜姓者十有四人蓋以德建也周王光有天下封建親戚而兄弟則十有五國見於富辰所勝蓋以親建也軒轅之歷選矣難追而成周之法載在戴記義可陳焉曰朝於內朝以明親也則外朝以官也曰授事以官以尊賢也則公行在列也曰族食世降一等以著殺也則親盡可推也曰祖廟未毀吉凶必告不怠親也則親親不告也曰親未絕而列於庶人賤無能也

藏板館文集卷之四十一

二十五

則非賢不錄也曰公族之罪雖親不犯有司以正術也則干法無貸也周道親親而降殺之等固若斯矣至於後世代有成法又皆因時變易而非膠於一也漢興懲秦之孤大封子弟分天下半賈生指股之喻其言痛矣至武帝之世主父獻其遺策分王子弟卑受爵邑然後終漢四百諸侯奉法則武帝之通其變也且夫衆建諸侯而漢不厭其多者何也王受國而侯其支庶世世侯之以至於盡而漢不益之國侯受邑而

食其支庶世世食之以至於盡而漢不益之邑也故至平帝之世諸劉屬籍十有餘萬而益戶賜爵者毋過九百斯其効可觀矣唐初雖大封宗室四十一國較漢則不及焉先天之後爲十王宅於苑西天寶之後爲百孫院於宅旁而終唐之世不復出閣矣乃其時諸王月賜盡出宮中而有司不問故易給耳宋初宗人散居京邸比之於唐則又儉矣景祐中置贍親院於都下以處近親而又有廣親睦親之宅崇寧中置敦

敦睦山館集卷之四十一

二十六

宗院於兩京處踈屬而定爲南外西外之法厥後食祿之籍止於五百一歲之供止於九萬故易給耳三代以來宗藩班爵之實大較若此而祿賜之費則無有如今日者蓋我高皇帝光復華夏功軼百王子孫萬億瓜瓞綿衍祚甚豐也乃數十年來宗人之生息無窮而費又日侈國家之貢稅已定而民又日誦今歲漕江南以供京師者四百餘萬而天下宗人之祿乃至八百餘萬昔之稅以十一今稅以十三奈何民母

敦睦山館集卷之四十一

二十七

困談至於宗人又非裕也汰者浸欲崇侈不可盈厭謂者懸鵠百結日不聊生故有爵列河山四壁如掃有年踰強壯六禮未行有掉臂市門亦同負販有竄籍公府迹混輿臺蓋天橫之困亦極矣當事者何以籌之夫富有萬國而至於靳九族之施恩之所不忍也費以一事而至於空九府之藏義之所必裁也及今不爲後數十年可若何矣頃皇上遣法從近臣行兩河秦晉之間稱制臨問使諸王宗室各盡便宜亦頗以其議上矣使所未至又下諸宗陳其可否亦頗有至者矣而廟堂之上未聞定畫何也蓋所議者更制而制不可更所議者節費而費不可節也夫物有虧盈智者弗能預計時有移異聖人不能先天聖祖開物之初亦豈計萬世之蕃衍至於不給我故制不可更也制之所不禁而可以適時何迹之可膠費不可省也費之所溢出而至於病國何故之可襲愚生念此亦熟矣以爲遂推祖宗之志而斟酌

於法之外其說有四下體宗人欲達之情而竊
盜於法之內其說有四請深計而毋誅可哉夫
國家之爵宗人較之前代誠亦侈矣而議者欲
限其封則不可不深考也何也親王之子定
其封數則尊卑懸矣郡王之封裁其世數則
爵邑削矣柰何其限之也無已則郡府之庶當
封鎮國者可額乎中尉之宗當主蒸嘗者可封
乎而其外皆議減焉雖計効於數世之後而亦
足爲萬世之規矣故限封當議也今諸宗衆者
通歲之祿僅得二三徒有虛名竟鮮實惠而議
者欲限其祿則亦有不可不思其終者何也夫
千石之祿其實三百耳十人析之而人三十又
倍而析之而人十石不再傳而比於斗食之秩
何以稱侯服焉無亦裁其貴賤而區別之乎藩
祿多者府歲二十餘萬誠無以加乃亦有一府
不盈數千者何以知世世生息出其中而足也
無亦酌其中數而少增之乎蓋必使盈者足以
示貴而不至於驕隱者足以養生而不至於亂

然後上下相安而節制成也故限祿當議也自
上世以來宗人子弟有不試爲吏者乎今也爲
之厲禁使懷奇抱藝之倫不得與寒士並進以
光家國而愚智同藏虛糜既糜此陳思所以願
辭遠遊而佩朱組也守法如此且謂之膠况非
法乎而議者逆憚其難御至不敢通入仕之階
則德何不儒於漢而臯勉不吏於唐矣故通籍
當議也夫養生之宜束之則不足任之則有餘
中人之情勞之則動心逸之則忘善今也以萬
指坐食而使之崇欲以百室待哺而無所資身
是重敝之也誠開其農賈之業使自擇謀生之
資則貧者有所利賴而不至於流離惰者有所
愁勞而不至於惰佚矣故開業當議也議既開
則不得無弛禁禁既弛則不得無致法自此以
往可數計矣夫四者皆世所熟畫而莫能專決
也則以累朝之舊制不敢更而不思二祖
之遺謀所未有也體祖宗之仁而通四者於
法之外生民之困紓矣雖然今者諸宗之困寧

盡爲祿不給邪抑猶有其故而世難言之乎何也 朝廷親親之恩至周渥也吏之賦祿者徒苦其難而不求其易陽以爲急而陰以爲緩有已微而他抵有折少以爲多奈何其不譁且怨也故有司之出納當審也夫有國家者非寡與貧之患患不均今宗人有爵尊而甚匱者祿非損也有爵卑而富溢者祿非增也而何其相懸甚邪是提器之喻也貸子錢以食積日累月而息終不可舉故交祿券以質貸日累月而祿終

欽定四庫全集

三十

三

不可得今貧宗受金於府者非挈鎔歸也夫對待同室以乾餼而厚望 國家以行葦必不行矣故宗人之封殖當裁也今夫宗人名封請自藩府完事臣吏操其重輕得者累歲之入不償其出矣則守秩坐搞名不上聞此甚難矣而猶易言也國之黠校以入奏爲居奇省之主吏以交關爲守故此彌難矣而猶易言也至若釜蓄之行處乎與窳之間關石之權握於機衡之地則法之所無如何也故撫臣之代奏當行也

欽定四庫全集

三十一

三

夫漢世郡國歲計上宗人名籍宋自熙寧以後袒免之外不復賜名非疎之也誠取其適而已今至庶宗子女吉凶必請簿書往復徒滋弊竇何如以銀漢之派命名於其宗以家人之禮主婚於其長生賜之封沒賜之祭以展親親無相遺也不已寬乎故名封之法當議也四者皆世所熟知而莫敢頌言徒欲裁酌鍾金以紓目前之急顧不知諸此之費豈從天降地出皆縣官財乎安所省乎故下體宗人之情以酌四者於法之內而宗人之困亦紓矣嗟乎天下之弊莫大乎知之而難言言之而難任也宋臣有云以疎而謀親者忠蔽於愛緣始而圖遠者言近乎迂憂國之臣談何容易今夫千金之家有傳器焉而缺以爲上世所遺不敢補直謂之守器非善守也十仞之木液滿理縵其蠹在內而修其條餘使中繩尺非善財也伏惟 聖主深覽古今永惟終始遠考周室親親之典遐稽漢宋班爵之法上思 祖宗垂裕之仁下體宗人望澤

之念寧以有限之制推無窮之恩毋以有盡之財填無隄之費使家國兩利民社同庥豈不萬世之訏謨百主之令典哉然非下之所敢言非下之所敢任也愚生草茅之見策止此耳惟執事進而教之幸甚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四十一

三十二

九十四

穀城山館文集卷四十一終

穀城山館文集卷四十二目錄

乙酉應天程策第五門

已卯江西程策第二門

已卯江西程策第三門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四十二目錄

乙

五十四

穀城山館文集卷四十二目錄終

穀城山館文集卷四十二

東阿于慎行著

門人郭應龍編

北海董可威

天中李時馥校

都門李本緯

男于緯重梓

乙酉應天程策第五問

問記曰國奢示之以儉國儉示之以禮蓋移風易俗之微權也然奢則不遜惟禮可以已之而獨示以儉其說何歟孔子謂與其奢也寧儉則儉與禮得無出於一歟余觀三吳之俗

穀城山館文集卷四十二

一

三

不謂儉矣然氣化有所由開而官尚有所自起可得原本否歟嘗考禹貢職方所載楊徐三州田賦物產若嗇於諸州矣而越絕及遷史盛稱詔閭閻春申之建國也其用物一何泰歟然其時泗上十二諸侯及楚之下東國猶稱僻壤豈地利關於江左而未及淮泗間歟漢初吳楚淮南分王三州之地皆以富雄諸侯六朝王氣所鍾人文益盛及唐中葉設鹽鐵租庸大使開府廣陵以筦諸道之賦而

江淮南北皆號爲陸海神臯以至於今未改矣夫土壤非益沃而盈虛如彼亦有說乎

聖祖翊業金陵三吳列爲畿輔及後燕都定鼎而東南爲財賦所出蓋國家根本膏腴地也顧承平旣久文物熙恬故四方風俗大槩趣於華侈而吳爲之標卽有所創造四方慕而馳之如應影響故與天下且相御而趣於儉矣欲振而維之當示以儉歟抑示以禮歟夫易有節以制民財有履以定民志蓋交

穀城山館文集卷四十二

二

三百八

相爲用者今欲體而施之厥道何由諸士試精言之豈惟吳是爲四方將取則焉

對執事策士三吳而推其俗之後儉至深念也乃其指宏博若借吳以問者士吳人第以吳對夫物之生有盡而人之欲無窮以有盡之財而贍無窮之欲則靡散而至於虛故聖人授之以節節以制度裕民財也以無窮之欲而御有盡之財則宕佚而無所止故聖人授之以履履辨上下定民志也而記曰國奢示之以儉國儉示

之以禮夫示之以儉所以爲節也示之以禮所以爲難也夫曰禮與其奢寧儉儉非禮而何矣是故制國有常而裕民爲本經世有紀而正俗爲先有以率之於上則表直而影自端有以維之於下則坊固而流不溢知此而移風易俗之方有可陳矣夫三吳者何、神聖基圖之所創也詩書文藝之所漸也羣材之所鍾百貨之所聚而賢哲之林也盛有日矣其在禹貢則厥土赤埴塗泥厥賦中中下上然而夏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四十二

三

四

狄蠙珠織文織綺橘柚篠簜之珍貢於天府則物產亦非纖也其在職方則川以三江浸以五湖然金錫竹箭孔翠犀象列在方物則地利亦非艱也顧其時氣化淳龐民俗朴茂天地之藏有所函而未闢山川之珍有所秘而未吐故號爲九州之腴而不入列國之紀厥有由矣降是而春秋則闔閭以勾吳舊邦雄視上國越絕書志其城郭宮廷之制如所謂通門二八隔閼寒暑與夫頽池六尺玉鳧

交流何其溢也降而七國則春申以楚之上相裂土江東司馬史稱其城吳故墟自爲都邑至於上客三千皆躡珠履何其汰也然其時淮南十二縣邊齊之南爲楚下東國而泗上十二諸侯附麗故宋之旁以介于大國卽今淮揚諸郡是已則吳越故壤已擅豐區而淮海舊壤猶稱曠土矣漢初吳淮南分王其地疆者卽山煮海擅銅鹽之利下亦厚招娛遊以亢三尺則故吳益沃而淮南北亦漸衍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四十二

四

進

矣唐承隋江都之舊天寶以後設鹽鐵租庸大使開府廣陵以籠諸道貢物達之長安而淮南北之盛畧與江南等矣夫地利有上下天時有盈虛而吳獨日盛何也蓋自晉之渡而東也收數十代之衣冠禮樂而生聚長養其中彼號爲中原者方且淪於戎馬荆榛之域故相懸也其後宋又渡而南也舉數百年之皇圖帝籍以保有億萬之命彼號爲二京者方且盛穹廬旃幕之場故益遠也然則吳

之盛久矣俗之弘侈亦匪今矣 聖祖開基
淮甸吳諸郡則左右輔也 成祖定鼎燕都
吳諸郡則內外府也豈非根本膏腴之地哉
然以葦園之土而當天下財賦之半加以連
年水潦之災民多懸耜野有與草守閭之吏
日夜責租民展轉呼號莫所聊生蓋吳于今
日又甚詘矣而執事猶談其盛無乃見其影
而未察其形耶請實其狀天金陵五方之輻
奏萬國之灌輸三服織作內給尚方衣履天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四十二

五

下而器食之用自水衡少府半取給焉然而游
浮之民大都之風非有厚藏也故其地物產而
功侈自金陵而下控故吳之墟以跨引閩越則
姑蘇一都會也其民利魚稻之饒居果布之湊
造作精靡以綰轂四方其土也慕遊閑之名頌
雋俠之義故其地實膏而文侈自金陵而北按
三楚之舊苞舉河淮則維揚一都會也其民甘
賦輕訛無所積聚煮海之賈操鉅萬之貲以奔
走其間故其地主膏而客侈自金陵而上至於

甌越則宣歙之間一都會也其民盡仰機利行
賈四方唱權轉轂以遊萬貨之所都而握其奇
贏故其地內膏而外侈今執事徒聞其侈而不
知其膏也欲以儉與禮裁之則過計矣然吳之
膏則生於侈者也欲使之無膏而可使之侈乎
嗟夫侈則誠侈矣彼其琛奇溢目則顏丹明璣
珠琲磊珂弗爲異也其御服鮮華則蕉葛升越
弱緡羅紈筒中之韜鯁人之獻弗爲靡也其器
用精良則桃笙象簟寶鈇文犀單費百緡取直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四十二

六

萬戶弗爲訛也其遊藝嗜古則山甫之鼎考父
之銘華山之博菴吾之刻弗爲邈也其晏居過
從之盛則海錯陸珍剖纖析靡盤舞隨風悲歌
入雲弗爲適也其百賈之所聚則方舟結駟織
陸鱗川飛塵降天赭汗如雨弗爲譁也衍平子
之賦無以盡其華重士衡之趨無以極其靡矣
而豈知其力之膏哉夫山林不給野火江海不
實漏卮難其繼也是故識微之士見本而揣其
末陳風之史觀盛而防其敝亦有說矣且夫吳

者四方之所觀赴也吳有服而華四方慕而服之非是則以爲弗文也吳有器而美四方慕而御之非是則以爲弗珍也服之用彌博而吳益工於服器之用彌廣而吳益精於器是天下之俗皆以吳侈而天下之財皆以吳膏也古人有言奢侈之費甚於天災談非過矣挽之可後時哉請畢其指語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可何以實之一日耕而終畝其於以雕鏤不盈握也一日織而盈匹其於以纂組不累寸也如是則損日矣以終歲之所耕而易盈握之器以終歲之所織而貿累寸之華如是則傷財矣然則背本而趣末者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昔者先王之御天下也因其情而爲之防體其宜而道之利阜其財力而齊之以制厚其利用而約之以繩是故桑非不足於簋而不耕者不以祭帛非不足於桴而不蠶者不以衣玄纁簪履非不足而納采無過五兩飾車駢馬非不足而不命則不得乘故天下望其服而知

貴賤觀其用而明等威今也不綰半通之綸而享溢於珠服玉饌不名一伍之長而室華於瑤瑤構瓊汰流侈靡日新月異是天下之大蠹也則吳之日膏此其由矣夫膏生於侈而吾懼其不能侈也好生於不足而吾懼其不止乎侈也操司牧之權者待不能侈與不止乎侈而圖之不已後乎故欲民用之不匱非解衣推食而示之以儉耳矣欲民志之不淆非裂衣斷帶而止也示之以禮耳矣何也民之從好也甚於其從令也以身教則由而不知以言教則服而難入故曰璧玉不御於上則玩好棄於下雕刻不納於君則曲巧絕於民以身先之也誠使上而法官天府不作無益之工外而貴吏巨室不御無用之器則市無雕奇而作者詘矣華旣不售則不得毋樸樸則有餘日以養其力貴旣上極則不得毋賤賤則有餘貲以養其財如此而民可毋匱矣此易之所謂節也故曰示之以儉且夫民之服禮也甚於其從法也何也禁於

已然後則費而少功防於不然之前則微而易過也故必由大府之憲宣畫一之規正車服之等陳器用之則別吉凶之禮裁器食之量使之各處其檢多是其心則民志一矣董子所謂使之有欲不得過使之敦朴不得無欲蓋易之所謂履也故曰示之以禮伏惟 明主留心萬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四十二

九

百十三

蕃殖之效成惇龐之俗固皇代讓其淳沕帝籍推其景鑠矣嗟夫天下之事有視之不足慮而其實可憂有按之不可述而其患甚遠者用與俗是也今夫計國之臣以盈虛多少爲筭而不權於用之重輕守官之吏以刀筆筐篋爲能而不揆於俗之善敗安得長者之問而陳其萬一哉然今天下之俗大都趣於華侈儉禮之所示匪獨吳矣故知執事之借吳以策也謹對

已卯江西程策第二問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四十二

十

百十四

凡八音與政相通文章與時高下其說尚矣五帝三王之文載在六籍中國之人世守之亦可以高下論否也自春秋秦漢以迄於今其文具在操觚之士日剝心焉卽其才人人殊而一代之機杼較若畫一其故何也論者以爲三代之文至戰國而病涉秦漢復起漢之文至列國而病唐興復起又有謂韓文不如漢漢文不如先秦戰國者其過相沿以降乎其代有盛衰焉轉移變化之迹其端安在可得詳究之與古之論文者其書至不可紀有爲輿論者有爲文賦者又有文章流別論與文心雕龍二書其詳可得聞與我 國家以文化致理往學士家論著故已富於前代邇年以來作者愈工大抵馳騁於先秦西京以爲復古而日靡於琦麗雕華則可謂甚盛矣然識者顧以文巧太過爲世道之憂其亦有見否與彼將以文體之變不可不亟反耶抑亦有出於文之外者與夫賁辭觀乎人文以

此天下孔子卦得之而嘆然而嘆聖人固無
樂乎文盛也誠欲反之其道矣由諸士必有
心知其意者尚究言之毋以文應

對嘗謂天下之事有可言而不可知者有可知
而不可言者氣之有淳澆也而文因以高下此
講藝之士所詳也然而轉移變化之迹若有朕
焉而不得其故此可言而不可知者也文之有
盛衰也而治因以隆汙此誠微之士所憂也然
直折而優陳之則見以爲汙漫而無當於實此

數城山館文集卷之四十二

十一

百五十八

可知而不可言者也執事有鑒於中而以文策
士令揚摧古今文章之變誠意不爲文也愚生
烏足以知之然嘗讀易之渙矣渙之象曰風行
水上渙天下之至文夫風與水相遭而天地之
文以著人與世相閱而古今之變以成故風不
能不以地推移而文不能不與時高下彼風之
行於濫觴之淵也泓渟決瀲有龍鱗而霧縠者
焉風之文也及其行於盤澗大峽而湍悍蕩颶
起濤飛沫電激輪轉者亦風之文也及其行於

洞庭彭蠡之澤而汪洋浩渺浮天無岸連山歎
雪不可嚮遏者亦風之文也文之與時高下亦
若是而已矣是故五帝之事若有若無三王之
事若存若亡論者猶謂黃唐淳而質虞夏質而
變商周麗而雅又或稱虞夏之書渾渾商書灝
灝周書噩噩蓋取諸六籍而萬世文藝之淵源
肇焉春秋戰國之文繼六籍而作而其理不及
也然而攻奇飾說本原百物極窈窕閎肆之談
使後世工文者雖出入萬變而未可得易斯已

數城山館文集卷之四十二

十二

奇矣兩漢之文竊春秋戰國之意用之而又不
及也然而椎雕爲朴反華爲質善叙事理能得
人情言之精者可以不朽斯已偉矣晉宋六朝
竊漢之詞用之而不及也然而善鏤鑄古人
之言以耀光鬻采霞駭雲譎如登赤城之崑崙
目動心麗而不淫者矣唐人竊六朝之體用之
而又不及也然而沈浸醲郁貫穿百家其詞平
易爾雅不爲琦辯雖風骨靡而不振其韞富矣
自韓愈氏至於宋變唐人之體而去其辭而又

不及也然而探頤鉤深咀嚙哉道要刊落華藻而歸之本根雖時有蕪陋然其淵源正矣劉禹錫曰三代之文至戰國而病涉秦漢復起漢之文至列國而病唐興復起如是則盛衰有時勢極必返矣孰振之哉而朱子謂韓文不如漢漢文不如先秦戰國則直以古今風氣日趨於澆薄已耳孰靡之哉此可言而不可知者也意者文之有高下以氣之淳澆耶氣之有淳澆以運之升降耶合之則古今之升降爲一代而分之則

蘇轍山館文集卷之四十二

十三

一代之升降爲古今故觀之風與水之推移而二子之說可互見也雖然渙之文至矣然而聖人曰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又何以說也 國家文化宣朗與帝典王風比隆較烈自弘正以來鴻裁哲匠操觚登壇修詞之子景合雲起靡然向風家握隋侯人懷和氏口不掛江左之籍目不涉唐宋之簡直欲極騁逸軌於先秦兩漢之間而上與六籍接跡豈不甚瓌壯哉執事乃憂其太過有音還淳反朴一與

之更始此非諸生之所及也竊嘗俯仰古今而求文之所以高下以爲其相習而不察者其過有六而詞不與焉其相推而不可已者其敝有四而文亦不與焉六過者儼儼然在文之中而四敝者墨墨然出乎文之外所謂可知而不可言者也嘗言其似夫文者器也器各有體體方圓也彼莊生議論之文也故雖徵之以寓言而不可謂之史馬遷敘事之史也故雖濟之以談說而不可謂之文今不思遷之爲史也而槩模

蘇轍山館文集卷之四十二

十四

四十四

之以爲文是猶慕璧之圓而規璣之邸也失其裁矣是何也不辨體之過也大塊噫而萬竅皆號比竹者一一而吹之以稱於天籟則遠矣春氣生而百昌皆遂雕王者棄棄而鑄之以稱於大巧則迂矣文而肖此至陋也是何也不練氣之過也夫握徑寸之珠而衣褐入市不以爲糞家有敝帚享之千金而過者無不笑也君子誠有高世之識則辭之所運縱橫曲直無所不可若必求工於偏僻矜激乎一致而以片語單辭

仰模作者雖精不逮矣是何也不廣識之過也
梓慶之爲鑊也十年而不敢懷非譽巧拙栗然
父之承蜩不以天地萬物易蜩之翼彼篤於
者猶若是若乃夫績文之士逐時以爲工偶世
以爲好失已者也是何也不定志之過也夫五
味調鼎而和羹之啜不辨酸鹹五音成文而咸
池之奏如出一管是故古之爲文者沉涵百氏
醞釀千古泝乎泱泱而不知其門若夫學一先
生之言讀之而可辨也則下矣是何也不儲學
之過也夫文者以神會者也得其似而未真是
胡寬之管新豐也得其真而未化是優孟之學
叔敖也古有以舞劍而悟書者入神矣若乃不
求其所以言而丹青藻綠惟其色之是肖不亦
是何也不會神之過也是故文有六過而
工拙不與焉此世之所習而不察也雖然
憂也世之所憂者在於頽波橫流不知紀
之若甚緩而其關於世道之升降不啻形
不可弗之思矣請畢其說夫古之人非不

能艷采辨說窮極瑰麗以駭里耳也以爲文而
至於夸則太優而無統元氣漓矣故弗爲也又
非不能哀歌忼慨毗裂髮指若彈鋏擊筑之流
也以爲文而至於悲非治世之音大和散矣故
弗爲也又非不能離析堅白連類要眇若畫工
之圖鬼魅也以爲文而至於怪是陋者之所託
雅道流矣故弗爲也又非不能雕鏤刻畫棘喉
滯吻以爲工也以爲文而至於巧言華道隱
太朴鑿矣故弗爲也此四者古人之所謂敝也
乃今講業之士盛稱引以爲高舉天下而羣赴
之若鵠不知其比於夸與悲而以爲壯麗也不
知其近於巧與怪而以爲瓌奇也得非有所推
而不已者乎夫六者之過也過於文之中憂在
文而不在世四者之敝也敝於文之外憂在世
而不在文此遠識之士所爲察機於微眇而口
不得言者也乃執事又舉古著書論文者數家
以資諸生射覆此非所以索於文之外矣夫魏
文之爲典論直品第建安名家而陸機文賦備

述九變盡其曲折劉勰文心雕龍十卷其詞辯博不可殫述而摯虞爲文章流別論捃摭上下亦無餘蘊然皆藝苑之指南而非世教之砥柱可畧而無談矣愚獨以爲聖明在上誠欲還淳返朴以成一代文明之治則莫若使人務學務學者何以博文強識爲能而不以虛辭藉也又莫若正本正本者何以六經孔子爲宗而不以百家之說間也又莫若尚實尚實者何以好修篤行爲賢而不以浮華取也如是則靡巧之敝革淳朴之源啟而治道之隆見矣此易之所謂節也

已卯江西程策第三問

問孔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古之成大功立顯名於世者其居常守職與人不相遠惟當天下之至難才技所不能爲而後其過人者乃見彼遵何道也宋人雅以識量論人如謂士惟識量不可強及器局欲大識見欲遠之言豈不亦論篤與然識量何以辨也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四十二

十七

三原程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四十二

十八

三月金

嘗觀古人行事有疆臣陳兵入朝而談笑折之者有回紇傾國入寇而單騎見之者有失印不問而得於故處者有下馬嵩呼而軍不敢誅者或當魏軍方至而圍棋對戲識者卽知其辦賊或當車馬渡河而飲博驪呼人主顧待以無憂其處天下之難一何偉與又有密奉仁傑而反見擯於外者有數稱寇準而陰見短於上者詘於所知皆不自明又何汪洋無際也小有可以驗大近有可以明遠故有跌寶器於軍中而色不少吝有觸玉杯於座上而神不爲動者事雖眇小固難能矣此其人皆負一代之望當時號爲有識量者今以數事觀之果稱其名否與假令局曲之士當其所處其亦能辦否也然則大受之具信有不可及者與夫太音希聲大圭不琢豪雋不羣之士固不可以才技取也誠慕而效之其必有本焉諸士將志爲大人者幸明著所由以觀尚友之學

對古之所謂大受者有應天下之識有勝天下之量者也識者何高視玄覽創思遠圖揆善敗之端究是非之紀萬物並興莫不響應明不足道也者何并包兼蓄一齊殊軌以靜持躁以濟之以量然後權疑制變應天下而不窮量而濟之以識然後負大荷艱勝天下而不匱自古及今所以拯立人紀恢翊世運撥亂反正排難解紛必此人者爲之而非世之所幾矣嗟夫士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四十二

十九

太

再引必有試矣請先言其義夫世所謂識者不以其權奇慧辨爲容而已乎而實非也譬之登高登塊阜之丘則十里不能隱登名都之鎮則百里不能隱登岱華之巔而天下弗能隱也所處高焉耳矣夫世所謂量者不以其儻優迂恢爲容而已乎而又非也譬之量物以鍾釜受則升斗不能滿以尾閭歸墟受而天下弗能滿也所蓄深焉耳矣是故其豫之有素其徵之有時其持之有故其出之有宜往往以卒然之應而關天下之安危以偶然之感而定終身之優劣是故天下之事有所迫焉而易憚而氣不爲之撓有所交焉而易惑而目不爲之眩有所發焉而易擾而志不爲之亂有所拂焉而易怨而色不爲之忤有所觸焉而易驚而神不爲之動此所謂識與量也而明問所指者卽其人矣可得而揚摧之乎夫桓溫操問鼎之謀而陳兵新亭之下廷臣皆組上肉耳然而謝安從容就坐談笑自如辭未及畢而壁後之甲解矣是太傅以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四十二

二十

太

一笑之驩而存晉之宗祊也回紇以傾國之師
侵至涇陽兩京如累卵耳然于儀單騎出見使
之下馬羅拜交臂求和日陰未移而勝負之機
決矣是令公以一騎之任而安唐之社稷也此
非當人之所易懾而不撓者乎以丞相而失印
人之所徬徨而急索者而斐度不問也左右復
白果於故處得之此何以故當吏人之竊急而
隘之則其情易敗而匿益堅緩而開之則其間
可乘而跡易解故以不索索之也方大閱而嵩
呼人之所怖愕而急止者而張詠弗駭也亦下
馬東北嵩呼攬轡復行衆不敢譁又何以故當
萬衆譁噓之時以令禁之或反激而爲亂而置
之不問且至難以自明故以不止止之也此非
當人之所易惑而不眩者乎魏兵西下蜀以一
旅當之此何時也費禕乃圍棋對戲終日無倦
而識者知其辦賊契丹入寇車駕親幸澶淵此
何時也寇準方飲博歡呼倦而熟寐而人主恃
以無憂又何以故蓋兩國之壘旣陳士而視吾

之舉措爲安危也而吾以動示之則惟怯而不
振敵而視吾之淺深爲進退也而吾以靜示之
則惘疑而不前矣此非當人之所易擾而不亂
者乎狄仁傑不知婁師德之薦已也而欲出之
於外師德不自明也於是仁傑嘆曰婁公盛德
我爲所包容久矣寇準不知王旦之薦已也而
數短之於上旦不爲愠也且對真宗曰準對上
無所隱蓋見其忠直夫二者非奇節也獨以世
之論交者當其聲名相藉之時則異形爲肝膽
而至於權位相軋之日則同心爲胡越況於施
德而不知者乎故二公者可謂當人之所易怨
而不忤矣裴行儉以器識論人者也其平都支
出所獲瑪瑙盤以示蕃酋將士忽爲軍士所跌
而色不少吝韓琦以寬厚稱者也其鎮大名有
獻玉杯二隻者一日出以宴客爲侍吏所碎而
神色不變夫二者至瑣事也然常人之情當其
志有所持或可以辭千金之璧而至於情無所攝不
能不失聲於破缶况千金之璧乎故二公者可

謂當人之所易驚而不動矣夫使天下之事皆可以持筭預計而運之掌握有知者盡能圖耳惟其出於卒然之應而有所不及圖故機之敏鈍懸而識之高下列矣天下之事皆可以迫性閉欲以號招名聲有足者能企及也惟其出於偶然之感而有所不能強故體之靜躁異而量之深淺形矣之數子者有應天下之識有勝天下之量者也識足以應天下故能迎事立斷如迅弩之機敵不及距而又擴之以量量足以勝

欽定四庫全集

卷之四十二

天下故能從容制動如萬仞之壁物不能搖而又濟之以識豪傑之士所以名成而不墮功立而不礪垂鴻光于圖史流景耀於春秋也而孔子之所謂大受者與嗟夫士何其難論也材有短長器有大小小者不可使大而大亦不可以爲小短者不可使長而長亦不可以爲短是故夏后氏之鼎鑄以九牧之金庾之廟堂爲國傳器然以之烹雞則不能釜鬲之用吳鉤湛盧陸截犀兕水斷鳧鵠萬戶之都不易而以之直履

則無以效刀錐之能何者大小異分而長短殊宜也故口有大畧者不可責以捷巧有小智者不可任以大功今夫機智才辨之士下者因時浮沉與波上下參偶比周以準主意見便而赴知難而避不爲福始不爲禍先其趨會投機非不工也左圖中規右方協矩循令而行按法而治小文細謹白黑不渝其奉官貞度非不當也或好謀喜功見奇賈慧釋結應劇歛如轉圜若如導窳矯其精營以馳驚於世其樹聲進趣非

欽定四庫全集

卷之四十二

不利也談者察於一辭審於一技華言媮說縱橫四出辯解連環捷過矢較其晰微研理非不與也然而明於切切之迹而不知大節之所由廉於問問之智而不知大數之所紀誠使豪傑之士與之挈長於尺寸較重於銖兩則有所不及矣要以定難持傾卒制決於咄嗟轉盼之間而樹蓋世絕倫之績則其相懸也豈不甚哉何也大受之才與小節異百司羣吏以用爲才者也故其才在技數將相大臣以不用爲才者也

故其才在識量劉邵曰一官之任以一味協五味一國之政以無味和五味則明于大小之分而通于長短之宜者矣雖然識有所蔽量有所塞今夫離朱之目天下之至晰也一塵眯之則不見丘山外有所蔽也魏王之瓠可實五石喝然大也堅而無竅則不能受卮水中有所塞也利蔽之外則識易昏私塞之中則量易隘而全才不幾於世矣故程子又謂學進則識進識進則量進則學不可已也而學之要在思誠誠則

穀城山館文集卷四十二

二十五

三百八

明明則不可蔽而量益宏誠則虛虛則不可塞而識益遠故能適變無方利用不匱定乎內外之分而辨乎榮辱之境也夫伯昏瞀人之射臨百仞之淵足外垂而神不慄當此之時禍福利害猶浮芥也病僂丈人之承蜩累丸而不墜身如繫株杓當此之時得失憂喜猶飛塵也誠之至也士而論功名於當世若伯昏瞀人之射與丈人之承蜩也則卓矣

穀城山館文集卷四十二終



穀城山館文集四十二卷

山東建德縣進本

明子慎行撰慎行有讀史漫錄已著錄此集乃所作雜文也明中葉以後文格日卑學漢者蹈故守常才高者破律壞度慎行之文雖不涉弔詭之習至於精心結構潑氣流行終未能與唐順之王慎中歸有光等並據壇坫故錄其詩集而文集則附存目焉